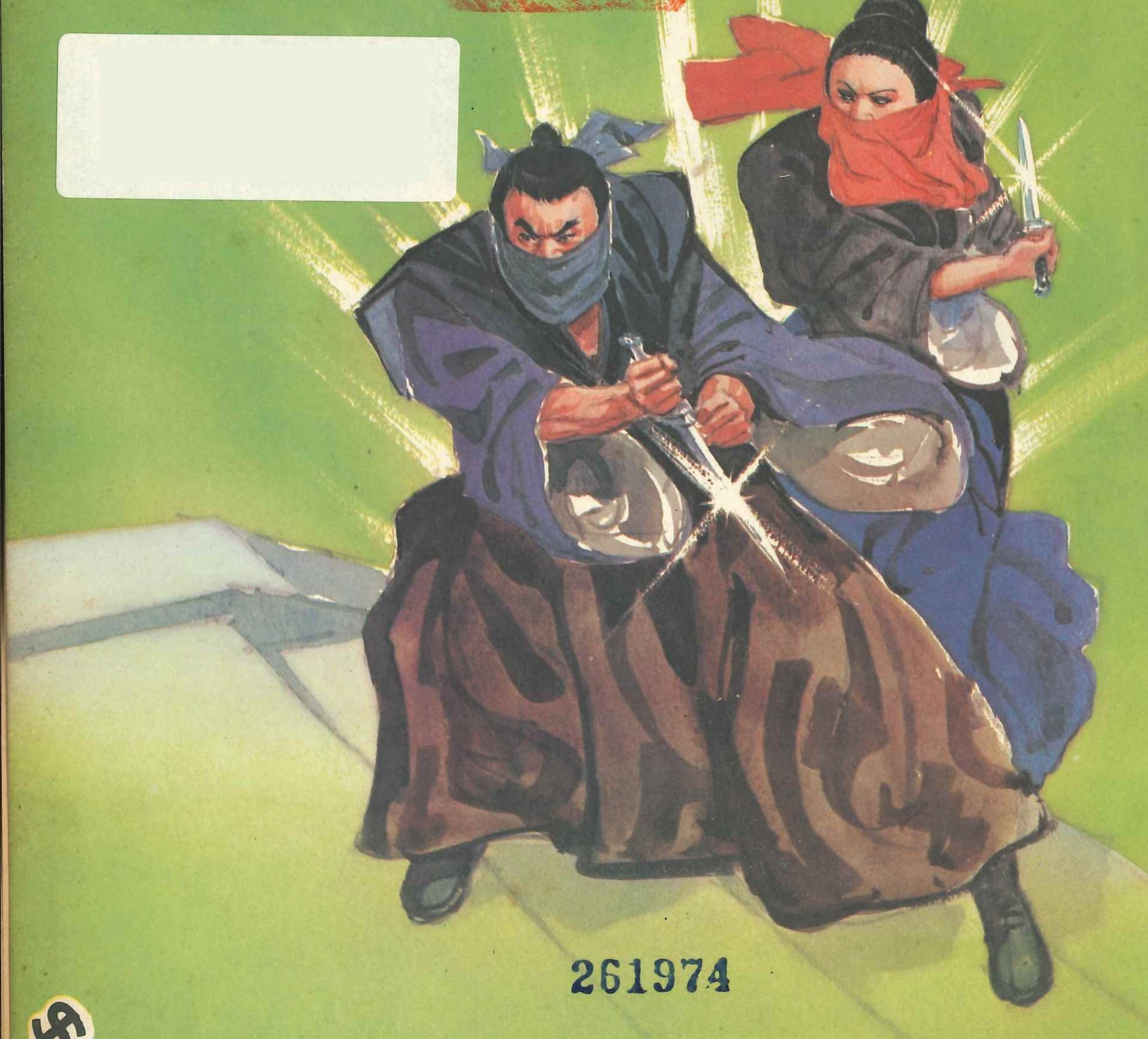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血名單（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馬雲・新著

古代的占士邦式人物劉郎，面臨另一項大挑戰，爲了追尋一名殺人兇手，爲了揭開一份血名單的幕後情況，不惜冒生命危險。當眞相大白時，「赤手空拳走天涯」這個古代俠情故事亦告結束。



$2.50

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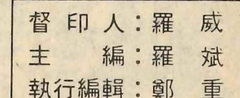
編者話

近月來，我們接獲讀者來信特別多，他們都是關心本刊內容方面的意見，褒貶俱有，難能可貴。從來信中給予我們的鼓勵及讚賞的讀者們仍佔絕大多數，可堪告慰。其中激昂反對本刊目下所刊出幾類作品的讀者亦有，據我們彙集來件統計，僅是區區一兩位。不過，我們對讀者所有意見及批評，不論是「褒」與「貶」，都一律衷心歡迎接受，並且加以檢討的，最終目的就是以大多數讀者意見爲前題，同時希望做到「採人之長，補己之短」爲原則，務使本刊漸臻盡善盡美，今後更希望讀者們無限量來信批評指導，謝謝各位

**　　　**　　　**

今期特別推出的巨型小說是由馬雲君撰作之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血名單」，本故事內容描述明末朝代一班忠臣後裔之壯烈事蹟，氣勢磅礴，大義凜然，激昂鬥智，可歌可泣！愛好歷史性俠義小說讀者們千萬不要錯過，敬請先睹爲快！

暌別一時的東南亞名作家東方英先生，下期將有新作在本刊發表，一期完「特巨」俠義故事「夢斷刀還」是他耗盡心思的佳構，屆時敬希留意。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8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香花山　林間有機關

劉郎還是那副老樣子，吊兒郎當的到處遊蕩，過着四海爲家的生涯。

這一天，已是正午時份，劉郎走過一條村莊，肚子又餓又口渴，附近却見不到可供飲食的場所。

前面小鎭上一定有飯店茶寮，於是他脚步加緊，往前急走。

烈日當空，汗流浹背，劉郎恨不得立刻就可以喝到一點水。

火傘高張之下，劉郎差些兒以爲自己眼花，那邊路旁竟然有一口井。

井畔有人，那是一個小童。

小童正以繩子將水桶吊入井下淘水，但水重人小體輕，雙足竟然有如倒栽葱似的，搖搖擺擺，險象環生，看得劉郎又着急又好笑。

劉郎僅可走到，小童突然失去了控制，就要朝井下墮落去。

劉郎衝前一手執住他的小腿，將他由井口拖了上來，發覺他只是個年僅十歲的男童。

他舒了一口氣，出奇地瞪住劉郎：「你是誰？」

劉郎輕輕一笑：「我是過路的。你這小小年紀，怎可以打這麼大桶的水？」

「姐姐本來叫我打半桶，太費時了，索性打它一桶，這樣可以省時一半。」小童一邊用衣袖抹汗，一邊說道。

劉郎苦笑搖頭：「也許你年紀太小，根本不明白什麼叫『量力而爲』，你人這麼小，怎可以挑這麼大的兩個桶？你姐姐說得對的，你每次打半桶，挑着兩個半桶回去，相信一定可以。但是，像剛才那樣，實在太危險了。要不是我及時出現，你已栽了下去。」

「謝謝你！」小童眨着眼睛，「你走吧！叔叔，我會照顧自己了！」

「爲什麼急着要我走？」劉郎說，「請我喝一口井水可以麼？」

「那當然可以！」小童指指仍然垂在井畔的一條繩子：「但你要先替我將這一桶水吊上來！」

劉郎感到可笑，想不到這小小年紀，竟然也會講「代價」。

其實即使他不提出這要求，劉郎也會爲他打滿兩桶水。

因爲放在井旁的另外一隻桶，還是空空如也的，一滴水也沒有。

劉郎接過小童手中的繩子，俯身井畔，將繩子搖曳着，讓下面的水桶翻側。

別小睹這動作，其實古代人的生活方式，有許多根本本身已是一門藝術；繩子搖得不好，桶無法翻側；水桶無法翻側，又如何入水？

劉郎渾身武功，但從未打過水，所以那條繩子搖了好幾次，還是無法將下面的水桶弄翻！

小童也站在井畔，彎腰看得嘻哈大笑：「你根本就不明白什麼叫『量力而爲』，想喝水嘛，你必須先學打水！」

劉郎爲之啼笑皆非。因爲「量力而爲」那句話是他剛剛說過的。想不到這小童這麼快就拿來回敬他。

小童口齒伶俐，劉郎不但沒有生氣，反而笑道：「小哥兒，我服了你。你先將水打滿，我再爲你將它吊上來好嗎？」

小童重回井邊，只見他那隻小手輕搖兩下，水桶隨即翻側，水灌入桶內，桶即緩緩下沉；然後，小童將繩子交到劉郎手中。

劉郎抱住欣賞的心情，將繩子接過，正要彎腰將水桶扯上來。

突然之間，他感到雙腿被人從後面抽起，迅速往前一送。

那一股氣力絕對不小，而且動作做得十分之快。

劉郎眼看就要掉入井中去了。他立即將雙手往前伸到了對面的石基上，趁着後面一推一送之勢，雙足朝天，人也凌空翻了過去。

那刹那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劉郎一下子也弄得糊塗起來。

以劉郎的武功造詣，假如突如其來有第三者出現，他最低限度也會知道有人來了，及時提高警覺。

然而剛才他絕未聽到任何步聲。

既然沒有第三者，那麼，企圖推他下井的，自然就是被自己救過的小童了。

不錯，井口的另一邊，那小童正對他怒目而視，絕不友善。

劉郎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已感到上當了。

從剛才那一推一送的氣力可以體會得到，這小童絕非泛泛之輩。

像這種有武功底子的小童，剛才那「差些兒掉入井中去」的情形，照計是不會出現的，所以劉郎覺得上了那小童的當。

他想也未曾想得完，一條人影已凌空飛騰而起，越過了那口井，衝着劉郎的面首之間，直壓下來。登時令到劉郎忙了手脚。

劉郎這一生人就是這樣，習慣了赤手空拳，從來不喜歡携帶武器。

當時他也是兩手空空。

陽光之下，銀光閃閃，對方的手中顯然有利器，那可能是一把小刀。

劉郎較早時並未注意到他身上有刀，也許是小童將刀子藏在衣袖之間亦未可料。總之等到他現在發覺時，已經太遲了。

劉郎揚臂擋煞了那一下子來勢，手臂隨即中了一刀。

假如剛才劉郎不是存了輕敵之心，他決不會受傷。

假如對方不是個小童，劉郎早已還手，但現，在他却不忍下手。就在猶疑間，他受了一點輕傷，那是皮外傷，手臂在流血。

劉郎不敢再輕視這小子了，他反手扣住那小童的手腕，迅速奪取那把小刀。

小童的反應奇快。刀子被奪，隨即拳脚並進。

劉郎若要擊倒他，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劉郎却不想傷害這小生命。

他處處避忌，對方却是步步進迫。

劉郎終於使出了一招虛幌，將那小童擊倒地上，縱前一手將他按住。

劉郎問道：「你爲什麼要這樣？我與你前世無冤，今世無仇。你這小小年紀，怎麼會兇狠成這副樣兒？」

小童雖然被按在地上，口裏却不饒人：「你恃着高大，欺我弱小，這算不得英雄。」

「誰跟你逞英雄？」劉郎放開了手，「你先站起來，我有話跟你說！」

「嘿！」小童悻悻然爬了起來，「應該是我問你：你爲什麼要跑到這兒來？」

「我路過此地啊！」劉郎說，「我不是告訴了你麼？我只爲喝一口水。」

「別裝蒜了！這兒沒有人到的，你顯然是另有企圖。」

「企圖？」劉郎看見他那淘氣的樣子，倒忍不住笑了。「你以爲我有什麼企圖呢？」

「問你自己好了！總之，我知道你是不懷好意的。」小童眨着眼睛，又拍拍衣服上面沾上了的塵埃。

劉郎有些啼笑皆非：「你沒有受傷吧？」他很關心地瞥了他一眼。

小童指指他的手臂：「受傷的是你，不是我！」

「是的，你很强！」劉郎一邊走到井邊，一邊說道：「但我仍不明白，爲什麼你要殺我？」

「我不殺你，你就會殺我爹爹。」小童檢回地上的小刀。

小刀只有幾寸長，劉郎仍然沒有將它放在眼內。

他一邊將那桶水自井中吊了上來，一邊不斷用眼尾監視着那小童的一舉一動，以防他再度向自己偸襲。



赤手空拳走天涯傳奇故事

血名單

馬雲・文
子成・圖



但那小童並未再向他攻擊，只將小刀上的血漬抹去，又再置於袖管之內。

劉郎喝了一口水，坐在井畔的石基之上，瞪住那小童：「你叫什麼名字？」

那小童反瞪他一眼：「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劉郎道：「你這麼小小年紀就學會了好勇鬥狠，你父母一定也是個喜用刀劍的人！」

「你錯了！我本來就是爲了保護他們才會這樣的。老實說，我正在懷疑你。」

「你懷疑我什麼？」

「你沒有理由跑到這裏來。這條小徑十分僻靜，平時絕少人行。」

「絕少人行並不等於沒有人行，我本來打算到那邊的小鎮去。」

「到小鎮去你應該走大路，爲什麼偏要打從這裏來？」

「老實告訴你，我對這裏的環境不熟識。」劉郎正以腰帶將手臂上的傷口包紮起來。一邊又說：「我以爲這是捷徑。」

「你在裝蒜！其實你想到我家裏來，殺我爹爹，但先來一個投石問路。」

「你爹爹是誰？我爲什麼要殺他？」

劉郎有點啼笑皆非。

「嗯——」小童眨着一雙小眼，又怔怔地問劉郎：「你真的不知道我爹爹是誰麼？」

「如果我知道，我又何必問你？」

「那麼，我們可能只是一場誤會！」小童抱歉地說：「我願意向你賠罪。」

「算了吧！你年紀還小，我絕不會怪你。」劉郎道：「剛才要不是我機警，我已被你推落井中去。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會懷疑有人對你父親不利？」

「我也不明白，但這卻是事實。」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我不會告訴你。」

小童說完，走到井畔將兩桶水挑起；其中一桶早已打滿放在一旁，另一桶是劉郎剛爲他打滿的。

他挑起那一担水，步履如飛地走了！

劉郎瞪住他的背影，呆了好一陣。

毫無疑問，剛才他顯然在裝蒜。他並非一如他所說的那麼不濟，他裝蒜的目的只爲了故意令劉郎走過來救他而已。

他爲什麼要這樣？

看情形這小童年紀小小，已經十分懂事，他似乎在担心有人殺他父親，所以便要「先下手爲强」，處處疑神疑鬼的。

劉郎不知道那小山之上究竟是什麼地方，只知道樹影竹林之間，肯定有人居住，否則，那小童爲什麼要挑水上去？

劉郎自井邊站直了身子，四下裏張望，這時才發覺這條小徑的確很偏僻，很少人由這兒經過。

劉郎望望那小山之上，什麼也見不到，只見樹影婆娑，竹林處處。

然而剛才他分明見到小童由山脚上去，難道自己見鬼麼？

再摸摸那傷口，雖則是小許的皮外傷，却也感覺得到有點痛楚。

小童、小刀、井和水，一切都是眞的，怎麼會假？怎麼會是鬼？

劉郎眞想跑上小山去看看，但是，從剛才那小童的做法忖測，這樣闖上山去，勢必引起主人家的極大誤會，又似乎犯不着。

劉郎終於還是走了。

臨離去之前，他還回頭張望；那小童的影子仍在腦海中。

劉郎的目的地是那小鎭。

他沿住那小徑走去，突然之間，他的脚步放慢下來；前面出現了兩個人影。

那兩個男子鬼鬼祟祟，躲在一處矮林後面，顯有所圖。

劉郎迅速閃過一旁。

這條小徑已經夠靜了，那二名大漢究竟是什麼人？

劉郎悄悄繞到矮林附近，隱約可以聽到他們正在一邊交談，一邊指住小山之上，顯然是有企圖。

「據我所知，他就在上面。」其中一人說：「我只知道姓吳，不知是否你所講的人。」

「他家中有些什麼人？」

「兒女、妻子。」

「住到這裏有多久了？」

「日子相當久，最少有三幾年吧，但從來不與外人來往。」

「聽人家說過他從前幹什麼的嗎？」

「沒有。」

「替我打聽一下，日落之前到悅來棧找我，我不會待薄你！」

「好吧。」

二名大漢本來蹲在該處，說完之後便雙雙站了起來。

因此劉郎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一個身裁頗高大，背上有刀；另一個較矮小，樣子鬼鬼祟祟的，穿着藍布粗衣。

二人離開那處矮林之後，便在小徑之上分手。

劉郎本來對小山上的人已置諸不理，現在又令他感到有點興趣；到底那是什麼人？剛才那兩個又是什麼人？

劉郎再回憶小童的一擧一動，一言一談，就不難想像得到，那山上的主人一定大有來頭。

× × ×

小鎭之上，食物店不多，可供稅居的客棧也只有兩間。

劉郎注意到其中一間就叫「悅來客棧」——那大漢提過的名稱。

劉郎決定了就在這家「悅來客棧」投宿。

他在地下的食堂上要了一壺酒，點了幾道小菜，自斟自飲。

時間只是下午，還有好一段時光才到黃昏；他記得二名大漢相約黃昏時份在這間客棧會面。劉郎只有等下去。

一壺酒只喝到了一半，門外就有人入來。

劉郎眼前一亮，隨即俯首喝他的酒，不敢正視，因爲剛才進來的人，正是他見過的高大漢子。掌櫃的見他進來，立刻招呼。

他在劉郎的隣桌坐了下來，未喝酒先喝了一大碗茶。

劉郎不對他正視，是爲了避免打草驚蛇。

肯定就是這個人。身裁高大，衣着還是沒有改變。

同樣一副兇險的咀臉，背上一把閃閃生光的鋼刀。

掌櫃的站了起來跟他打招呼，他也要扳起面孔，要理不理的樣子。

劉郎一直在心裏盤算着這個人的來頭。是衙門裏的公差還是刺客？抑或是專在江湖做大買賣的海盜？

他爲什麼要向人打聽小山上的主人是誰？

從劉郎所聽到那短短幾句話之中，只知道山上的主人姓吳。

究竟那姓吳的是否有錢？是否就是他要找的人？

劉郎還未知道，相信他也未知道；等到那穿着藍布粗衣的人來了之後，也是謎底揭開的時候了。

高大漢子登上二樓去。

劉郎坐在食堂之上，也可以見到他的影子在欄杆後面消失。

他就住在二樓一間客房之內。

劉郎看在眼裏，記在心裏，默默地仍在喝酒。

等到那壺酒喝光了，劉郎開始向掌櫃的租下一間房。

那間房就在二樓，貼住高大漢子那一間。

進入房間之後，劉郎便倒頭大睡。因爲他知道入黑之後可能沒有太多的時間讓他休息了。

× × ×

劉郎也不知睡了多久。

一陣輕輕的叩門聲把他驚醒。

叩門聲來自隔隣，若非警覺特別高，在熟睡中很易錯過。

外面天色昏暗，正是黃昏時份。

劉郎佯作若無其事地，貼耳木板之上，希望能聽到來自隣房的談話。

但是，他只可以聽到開門和關門的聲音。

同時，也僅僅可以聽到二人互相招呼的聲音。

當房門關上了之後，二人交談聲很低沉，劉郎在隣房根本聽不到他們說了一些什麼。

劉郎很着急，但也沒有辦法。

不久，那個蛇頭鼠眼的矮小子走了。隣房的高大漢並未送客。劉郎只聽到他將房門關上了。

劉郎很想追上那個矮小子，向他查問一下，但那樣會有些什麼後果？

矮小子一定不會實話實說。

看情形高大漢子必然給他好處，他才會爲他效勞。

劉郎決定等下去。

他知道夜深之後，隣房那人一定會有所行動。於是，他將窗門推開，外面是一列屋頂。

隔隣的大漢如果要悄悄出動，那是必經之路。

× × ×

香花山上。

夜色已深，四周一片沉寂，只可以聽到虫聲唧唧。

這是一座小山，四周樹木茂盛，竹林掩映，許多人根本未有留意到山上有人居住。

即使偶然經過，仰首上望，也難以見到屋宇。

山莊的主人年已半百，過的却是隱士式的生活。

他從不見客，亦未下山。更加沒有人知道他的來龍去脈。

日子久了，隣近的鄉民才知道那神秘莊主有二子一女。

鄉民們猜測他可能是朝廷的官員，正在告老歸田，過着隱居的生涯。

那二子一女都懂武功，所以一些專向富戶打慣了主意的鼠輩們，都不敢妄動。

試過有個小偷，一晚悄悄摸上山去，給一條青籐倒吊起來，差些兒活活吊死。

翌日，山莊的大少爺將小偷放了下來，教訓一頓，還賜了一些銀両，打發他走了。

小偷於是廣爲宣揚。聽說自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敢去冒險了。

這一晚月色朦朧，山莊的小徑上，又出現了人影。

小徑上有木柵攔路，那人只好步向山坡那邊。

他非常機警，因爲事前他已知道不少關於這小山之上的秘密。

果然，就在這刹那之間鈴聲大作。

一條青籐反彈而起，套住了一些什麼，那東西正在拚命掙扎。

然而青籐的活結做得很好，一經被它套住，無論用上多大的氣力也無法可以掙脫，只有越套越緊而已。

鈴聲、叫聲驚動了山莊裏面的人。

幾條人影，燃起了火把，提刀拔劍，急急由屋內衝了出來。

他們循聲找到了山坡上，發覺被青籐套住雙足的，只是一頭野貓。

青籐連貫的機關，足以將一個人凌空吊起來，任何人墮入此陷阱，鈴聲亦隨即響起來

毫無疑問，這是莊裏人的設計。

三名莊丁，三個年紀大小不同的男女，悄悄舒了一口氣之後，相顧而笑。

那三個年齡不同的男女，正是莊主吳天笑的三個兒女。

長子吳大剛，年已三十，妻子王氏。

次女艷艷，雙十年華，至今仍是雲英未嫁。

幼子小弟，年僅十歲，跟着兄姐勤練武功，也練得渾身勁力。

正當三兄妹相顧大笑之際，屋內却傳來人聲吵鬧。

各人大吃一驚，急急入內。

只見屋內人影幢幢，幾個人正打作一團。

吳氏三兄妹只認得其中一些家人，其父則驚呆在一旁。

吳大剛的妻子王氏與母梁氏，正携手領導家丁們對付一名幪面大漢。

大漢身裁高大，刀法凌厲。吳家各人看來絕非他的對手。

吳氏三兄妹在吆喝聲中加入戰團，也只能夠造成「人多手脚亂」的局面，反而給那幪面大漢連傷兩人。

突然「嘩啦」一聲！凌空飛落一頁瓦片，不偏不倚，擊中了幪面大漢的手腕。

圍攻的人也爲之大吃一驚。

大漢功力十足，即使如此，仍能負傷應戰。但經此一役之後，大漢已心知不妙，賣一個關子，虛幌一招，就待由後門遁去。

大漢已够機靈，瓦片由屋頂飛下，上面顯然有高手埋伏，所以他不敢由天井躍登屋頂，改由後門遁去。

但是，一條人影飛掠而至，輕飄飄地落在幪面大漢的前面，攔住了他的去路。

那人赤手空拳，正是劉郎。

劉郎自小鎮上的悅來客棧一直跟踪住幪面大漢到這裏來。

幪面大漢自問已經够機警了，他早已知道這小山之上有機關，於是小心翼翼地前進，想不到一頭野貓却替他擋了災。

這還不算，最妙一着，還是如此一來將各人的視綫轉移，讓他可以順利進入屋內。

豈料正當他找尋目的物之際，不知是他自己不小心，還是被人作弄；一片瓦片墮地，隨即驚動了宅內的人。

剛才吳大剛率領弟妹和莊丁衝出屋外時大家已開始警覺，現在更加小心提防。

火把照耀之下，各人果然發覺有刺客，於是各人立即打作一團。

即使如此，幪面大漢仍然信心十足，他感覺得到這班人絕非其對手。

但是現在，他面對一個赤手空拳的劉郎，反而呆了一陣。

幪面人有胆單人匹馬闖上山來，自然不是泛泛之輩。他看見劉郎手無寸鐵，態度竟然顯得如此悠閒，再回憶起瓦片先後自屋頂飛墮而下，他私心底下已知道對方必是高手。

他一言不發，揮刀狂斬。

吳家的人尾隨而來，見狀也爲劉郎很担心。尤其是曾經見過劉郎一面的小弟。

小弟心裏想：劉郎究竟是什麼人？他爲什麼會在這裏出現？

若非那幪面大漢舉刀相向，他還以爲劉郎與此人是同黨。

幪面大漢態度認眞，出刀又狠又勁，劉郎身形輕巧，一閃一避俱見功夫。

吳家各人袖手旁觀，他們並非不想協助劉郎，只是給劉郎的不凡身手吸引住。

無論幪面大漢用的是甚麼花招，竟然無法傷及劉郎皮毛。

劉郎忽左忽右，忽前忽後，弄得幪面大漢渾身大汗。

只見他身形飄忽，動作瀟洒，幪面大漢刀來刀往，總是撲了空。

突然之間，幪面大漢怒吼一聲，雙足一頓，一條人影越牆而出。

吳家各人正待包抄，却給劉郎連聲喝住：「快回去保護你家老爺，其他的人却在下代勞吧。」

話未完，人已越牆而去。

劉郎已下了決心，不肯放過這幪面大漢，因此不顧一切，追落山去。

那大漢走得好快，轉眼已沿住小徑，飛遁而去，昏暗的環境底下，人影已渺！

劉郎步履如飛，加緊追上！

突然之間，前面有人影一幌，隱約傳來一聲低沉的慘叫，一條人影在掙扎中栽倒地上。

劉郎大吃一驚。

月色朦朧，劉郎在戒備中放眼四望，却見不到其他人影！

那高大的身形倒下去之後，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

劉郎看見他的刀已離手，這才蹲了下去，將他的面巾拉下。

正是那個高大漢子——在悅來客棧出現過的人，劉郎早已知道就是他，只是至今爲止，劉郎還未知道他的身份，還有姓名。

劉郎有話想問他，可惜，他已氣絕身亡。

他身上有一支竹簡，彷彿寫上了一些字，但劉郎在這昏暗環境底下，看不清楚那是甚麼字。

山上又有一股人潮湧下來！

火把照耀下，劉郎迅速被人包圍住。

劉郎怔怔地站了起來：「這是怎麼一回事？」

「嘿！你眞會裝蒜。」說話的女郎正是這山莊主人的女兒吳艷艷，她很生氣，也很氣憤：「你這佈局倒也新奇！」

曾在山下挑水的吳小弟，含着滿腔熱淚，手上握着的是兩柄鋒利的小刀，牙齦一咬，瘋狂地向劉郎進攻！

劉郎手無寸鐵，但剛從幪面刺客身上搜出的一支竹簡却握在手中，他輕巧地閃避，竹簡暫充武器，三撩兩撥之間，吳小弟一雙尖刀竟然先後飛離他的小手。

吳艷艷看得又驚又怒，嬌喝一聲：「小弟，站過一旁，讓姐姐來收拾他。」

話猶未完，劍發連環，迫得劉郎左閃右避，一時之間，竟未還手。

劉郎並非怕了她，只是心裏感覺得到屋內可能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否則這對姐弟不會有此一着。

劉郎突然停止退後，劍鋒就在他的前後左右衝刺，只是沒有傷害到他分毫。

他手上的竹簡如刀似劍，在艷艷的手腕之間輕撩幾下，「錚」的一聲，艷艷的劍已離手，但人的動作却未停止，反而瘋狂地反擊，直迫得劉郎連退幾步，却未發拳還擊。

突然有人從那邊喝止：「二妹，不要這樣，快快住手。」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少莊主吳大剛。

吳艷艷停止了對劉郎的進攻，其實她早想停止了，因爲她明知單憑一雙手無法傷害劉郎。

吳大剛走過來，將弟妹召返屋內，據說他們的父親要見他們最後一面。

劉郎早已感覺得到屋內有事發生，想不到果然事不尋常。

他也要跟進屋內，但吳艷艷和吳小弟都不准。

吳大剛似乎較爲明理，他說：「可能與這位俠士無關，他是來帮我們的，我看他是個好人。」

各人進入屋內，立即就可以聽到一陣陣婦人的啼哭聲。

莊主人吳天笑正危在旦夕，家人正圍繞着他，每個人都愁容滿面。

劉郎也弄不清楚吳天笑怎麼會受傷，而且還傷得這麼嚴重。

吳天笑渾身是血，顯然受到刀劍之傷

，吳大剛所以說可能與劉郎無關，大概也是因爲劉郎手上並無兵器之故。

但是，劉郎當時手中持了一支竹簡。竹簡也就是更古時代，人們用以書寫的工具之一，相當於紙張，一片片的竹簡用繩子串在一起，便成爲一本書。

不過，當時已有紙張了，爲甚麼那刺客身上還藏有一支竹簡？

劉郎一直想知道竹簡之上寫了一些甚麼字蹟，可惜外面月色昏暗，現在室內的光綫較爲充足了，他終於看到了上面寫了三個字！

三個紅色的字竟然就是「吳天笑」！

突然有人驚呼一聲：「嗯！血……血名單！」

劉郎也感到吃驚不小，因爲發出驚叫聲的，正是與家人子女們見最後一面的吳天笑本人。

吳家的人一直沒有注意到劉郎手中的竹簡，這時候被吳天笑那麼一聲驚叫，才紛紛把視綫轉移過來！

劉郎刹那間變成衆矢之的，頗感尷尬，爲了避免引起對方的誤會，他立即乘機解釋這是幪面刺客身上找到的東西。

他還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從吳氏三兄妹和其他吳家的人的眼色中，也可以看得出，他們也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每個人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劉郎發覺吳天笑正在發抖，面色變得一片蒼白。

「我早知會有今日的。」吳天笑抖顫着聲音說：「果然是……」

劉郎看見他突然頓住，急忙問道：「他們是誰？」

吳大剛也急急問他父親：「是的，他們是誰？快告訴我們，爹！讓我們爲你報仇。」

但是，吳天笑雙眼一翻，四肢伸直，最後一口氣也呼了出來！

圍繞着吳天笑的吳家家人，在哭聲震天中紛紛下跪。

劉郎雖然沒有跟他們下跪，也沒有悄悄地就此離去。

他呆在一旁，不斷在想。

劉郎想着這件事的可能性，爲甚麼吳天笑會指這竹簡爲「血名單」？

吳天笑見了這竹簡之後，立刻面色大變，他顯然知道其中來歷。

可惜他來不及交代清楚，甚至還加速了他的死亡。

劉郎現在有機會再仔細看清楚那支竹簡。那是用竹削成的，粗如二指，長僅六寸，上面的字蹟呈瘀紅色。

劉郎給吳天笑提醒了，他指這是「血」名單，那麼，上面的字蹟可能是用血寫的。

血一經凝固，便變成了棗紅色，瘀瘀黑黑的。劉郎細看清楚，那三個字的確是以血書成。

爲甚麼會有人用血書寫了「吳天笑」三個字在這支竹簡之上？

爲甚麼這支竹簡會在那名幪面刺客的身上發現？相信吳天笑和那刺客一定最清楚，可惜這兩個人都死了。

誰殺死吳天笑？

想潛入來殺死吳天笑的，就是那個幪面刺客，但劉郎一直苦苦糾纏着他，他根本無從下手，已被劉郎迫退。

也就是說：那幪面人不會是兇手。

他不但沒有殺死吳天笑，到頭來還被別人所殺，爲甚麼？

正當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幪面刺客身上之際，屋內却突然之間發生了命案，吳天笑就在這時候被殺。

到底誰人殺死了吳天笑？又是誰殺死那刺客？

幪面刺客行刺不遂，極有可能是被人滅口。

憑此忖測，亦不難想像得到，有人一定要吳天笑死去，所以除了派來一名幪面刺客之外，另外還派來一名監視者。甚至極有可能是兩名。

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監視者就會代刺客去執行任務，同時把刺客殺死滅口。

當然，這一切只不過是劉郎的想像而已，實情如何，根本沒有人知道。

吳大剛忽然站了起來，回過頭來問劉郎：「你爲甚麼還不走？」

劉郎道：「請恕怪我愛理閒事，我這一生人就是這樣，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我不會走。」

吳大剛嘆一口氣道：「算了，你走吧，這件事與你無關，我不會再懷疑你，兇手另有其人。」

「你已知誰殺死令尊翁？」劉郎問。

「我會查出他是誰。」吳大剛從劉郎的手上，接過那支竹簡。

劉郎問道：「這就是血名單？」

吳大剛輕輕一點頭。

他忽然又問：「閣下姓劉？」

「是的，你怎麼知道？」劉郎大感驚奇。

「我早聽人家說，江湖上有個赤手空拳的俠士，看你剛才出手，就知道你是劉郎。」

「不錯，我正是劉郎，很抱歉，劉某生性愛理閒事，本來想來制止一次暴行，想不到反而不明不白的死了兩個人。」

「雖然家父仍然難逃一死，我仍然要感謝你仗義相助。」吳大剛又是深深嘆了一口氣：「這似乎是天意，儘管東躲西避，他們還是找到來了。」

「他們，他們是誰？」

吳大剛回憶着說：「記得家父曾告訴過我，他是血名單上的一份子，遲早會有人找上門來殺死他，所以他帶着我們一家人，一直避居於此，我們也一直處處小心防範，想不到命中注定他要死，又有甚麼辦法？」

「老人家生前還說過一些甚麼？」

「他似有難言之隱，不欲多說。不過，有時我們爲了解除他內心的疑慮，曾經旁敲側擊的追問關於血名單的事，他總算透露了一點點。」

「如果你相信我，請將你所知的盡量告訴我，我會替你去找那個兇手。」

「那份血名單上的人，有些是父親認識的，他們都死得不明不白。」

「令尊翁以前是做甚麼的？」

「曾在朝廷裏做官。」

「請恕我大胆開罪一句，會不會是他

為官之時，做過一些事——對不起別人的事？」

「那就難說了，每一個做官的，相信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圓。」

「那麼，那份血名單之上，還有些甚麼人？」劉郎問。

吳大剛回憶着說：「我只記得父親提過一名舊同僚，他叫岑京。他們是好朋友，但自從血名單上的人一個一個的死了之後，家父不敢去找他，只有自己悄悄的躲了起來。」

「岑京在何處？」

「漢溪鎮。」

「漢溪鎮離此不太遠，你們有岑京的消息麼？」劉郎問。

「沒有，家父決心不理一切，不聞外間的事，以為這樣躲了起來，就可以平安大吉，想不到……唉！」吳大剛感慨地搖搖頭。大有不想再提往事之感。

劉郎忽然伸手過去將那支竹簡奪了過來。

與此同時，他「咦」的一聲，也令到吳大剛感到無限驚奇！

竹簡上有「吳天笑」三個字，他們早已知道了，還有甚麼值得驚奇？

原來除此之外，竹簡的背後，也有些字蹟出現，那是沒有任何顏色的，只是用硬物作筆，劃了上去。

只是「劃」，並非「刻」，因為那兩個字並不太深刻，所以很易疏忽。

那兩個字竟然就是「岑京」！

「岑京」——劉郎剛剛才聽到了的名字，為甚麼會在此出現？

吳大剛也呆了一陣！

由於竹簡已經很陳舊，如果不細心觀察，很易疏忽！

劉郎也是湊巧在燈光之下，剛好吳大剛在無意之間將竹簡反了過來，才讓他看見了那兩個近乎隱形的字。

劉郎彷彿想起了一些甚麼，喃喃自語地說道：「會不會是……下一個就輪到他？」

吳大剛亦有同感！

他對劉郎道：「這是大有可能的事，因為家父事先也接過警告。」

劉郎莫名其妙地瞪住他：「你的意思是——」

「我記得家父收過一封信，是京中一位舊同僚寄來的，信中說：「一支竹簡背後有他的名字，叫他小心保重。」

「他老人家就是為了那封信才吃驚地躲了起來嗎？」

「正是。」吳大剛回憶着說：「但我絕對想不到竹簡的正反兩面均有字蹟，甚至父親也只以為他只是血名單上的一份子而已。」

「嗯！竹簡正面的人名，是用血寫成的。」劉郎細心翻閱着竹簡的正反兩面，又說：「反面的字蹟可能是被人用銀針劃上去的，從字體看，並非出自一個人的筆法。」

「可惜那幪面刺客已經死去，否則，我一定迫他說出真相。」

「只怕他也未必知道個中真相。」

「他一定知道。」吳大剛說：「如果他不知道，人家何必殺他？」

「相信他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奉命追殺令尊大人，由於他此行任務失敗，所以才會被人殺了滅口。」

「你的意思是：潛入舍下的，不只一人？」吳大剛感到迷惑地問。

「絕對不只一個。除了死去的一個之外，最少是兩至三個。」劉郎細心分析着說：「他們先分散我們的注意力，然後下手殺你父親，我們全部上當了。」

吳大剛回頭問他母親：「當時你在房間麼？」

吳天笑的妻子梁氏道：「我和家嫂持刀在房門外戒備，他獨個兒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直至到我們聽到了一聲慘叫才衝入來，但是，可惜為時已晚，他已傷重倒地了。」

劉郎仰望屋頂，那些瓦片之間現出了一個洞，相信兇手就是由該處跳下來。

× × ×

擾攘間，天色將亮。

劉郎和吳大剛檢視着那幪面刺客的屍體，又是一陣迷惑。

他記得幪面刺客的屍首之上，似乎有一柄飛刀，但當時劉郎因為要應付吳氏姐弟的攻擊，竟忘記了將刀拔出。

現在，那一柄飛刀已不翼而飛。

為甚麼會這樣？

大概殺死幪面刺客的人，當時仍留在現場附近監視一切，只不過由於黑夜關係，他們見不到而已。

等到他們進了屋內之後，兇手才再度出現，將殺人兇器取去。

毫無疑問，兇手不想留下證據。

劉郎很後悔，當時要不是吳氏姐弟及時殺到，他一定會將兇刀拔出，即使不取去，也會多看它兩眼。

然而現在，他一些印象也沒有。

劉郎心裏一直在想：誰擁有那份「血名單」？

他以此問吳大剛，但是吳大剛並不知道。

他左思右想，決定先去找一個人，那人就是：岑京！

吳大剛也想去，因為他要知道誰殺害了他父親。但是，他父親死了之後，家有喪事，他必須留下來照顧一切。

劉郎只安慰了他幾句，便獨自下山去了。

劉郎並不認識岑京，亦不知他是何許人，只知道他在漢溪，所以他決定先去漢溪。

× × ×

漢溪，一條十分繁盛的小鎮。

劉郎找到一家最好生意的食物店，坐了下來，目的是先打聽一下。

豈料他剛坐下，店小二就過來對他說：「客官，對不起這張枱已經有人了。」

劉郎左張右望，附近的枱子，每張都坐滿了人，只有這一張空的。

但這一張枱除了劉郎之外，並無其他人！

劉郎笑了笑：「這是甚麼意思？」

「你可能是外來客，假如是本地人，一定知道這是岑大官人長期訂下的枱子。」店小二又說：「我們並非有生意不做，而是這個時候，岑大官人快要到了。」

郎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岑京這個人，

劉郎乘機問道：「你口口聲聲說甚麼岑大官人，我真想知道他是何方神聖？」

豈料話猶未完，店小二的視綫突然之間轉向了門外。

店內所有的食客的視綫也都同時轉到了門外去。

劉郎也循勢望出去，只見一名穿紅着綠的少年人，大搖大擺地進來，後面跟住三名彪形大漢，大概是保鏢。

店小二見了此人立即面露笑容，打躬作揖地，招呼他到劉郎的座位來。

但是，劉郎並未站起來，依舊坐在那兒，動也不動！

店小二一邊用巾子拍着櫈上的塵埃，一邊叫劉郎離座。

但是劉郎却佯作不聞。

店小二非常着急。

那三名保鏢開始對劉郎展開了包圍之勢，店內的食客都集中注視着，以為即將有事發生，甚至有人已開始離座。

店小二無可奈何地，嬉笑着再一次請劉郎起來！

劉郎知道吳大剛口中的「岑京」，決不是這種年紀的少年人，但既然是姓岑的，會不會與岑京有些關連？

劉郎心裏想着，也作成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

「拍」的一聲，劉郎趁住站起來的刹那間，以掌擊桌！

三名大漢覺得劉郎太過沒有禮貌，就要動手教訓他！

少年人在劉郎坐過的櫈上坐了下來，突然之間不知怎的，連人帶櫈，一齊倒在地上。

食客之中，有些人忍不住格格大笑起來。

豈料笑聲未完，那店小二也連人帶枱一齊仆倒地上，「嘩啦啦」的响個不停。

原來店小二當時正以巾子抹枱，那張枱却不知怎的，化作片片碎。

食客之中有人在笑！

有些人感到莫名其妙！

只有少數人早已看出了端倪，望向門外！

他們心裏明白：這並非甚麼玄妙的事，只是劉郎的功力所造成的。

有些人早已看得清楚，劉郎離座時那一拍，表面上是顯得無可奈何，實則已將櫈和枱都震裂了。

店小二和姓岑的少年人不知內裏，所以才會先後上當。

劉郎只是存心教訓他們，却想不到座中有些人已心中有數，及時跟了出店外。

劉郎這時候也真的是有點肚餓，他只好轉到了另外一間食物店。

這兒並不太擠！

劉郎揀了一張桌子坐了下來！

可以供他「揀」，自然是不只一張空桌，他左邊的一張也是空桌，而且很快就有一個人坐了下去。

那人是尾隨劉郎而入的！

劉郎並未太過注意他！

直至那人把店小二招呼過來，吩咐他說：「隣枱那位客官這一頓吃的喝的，全都算在我岑某人的賬內好了。」

店小二恭恭敬敬地，唯唯諾諾。

劉郎也聽到了，他忍不住望過來。

那是一個中年人，約莫五十左右，與吳大剛所講的，差不多了。

難道他就是岑京？

他很有禮貌地，向劉郎點頭微笑：「相逢何必曾相識，可否讓在下過來共喝一杯？」

劉郎心裏存在着太多的疑問，為甚麼對方會無故獻慇懃？

為甚麼此人出現得如此突然？

不過無論如何，劉郎還是樂意讓他過來！

那中年人很有禮貌，也很尊重劉郎，所以先徵求他的同意，然後才過來。

劉郎因為事情來得太過突然，所以注意着他的每一個細小動作，以防不測，劉郎並不知道此人有何企圖！

他等那中年人坐下之後，乘機向他請教姓名。

中年人笑笑說：「在下小姓岑，字化銘，閣下高姓大名？」

劉郎有點失望，因為對方並非岑京。

他將自己的姓名告訴了對方。

劉郎不敢提岑京的名字，以免打草驚蛇！

一下子怎麼會有這許多人姓岑的？

可能，這一帶正是岑氏族人聚居之地吧！

岑化銘吩咐店小二取來酒肉，看來此人手段十分濶綽。

劉郎苦笑道：「有道無功不受祿，在下到底何德何能，竟蒙厚待？」

岑化銘笑了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劉老兄看來只是路過此地，難道不希望多結交一些朋友麼？」

「交朋友，我一向喜歡，只怕高攀不上。」劉郎又問：「岑老兄可是這鎮上的世居？」

「是的，岑族宗親，在漢溪已有好幾代了，敢問劉兄可是過路客商？」

劉郎彷彿聽得出絃外之音，對方顯然已開始懷疑自己的身份。

劉郎故意說道：「不！我不是過路客商，我是為了尋人而來！」

「尋人？」岑化銘怔了一怔。

「是的，請問你可曾聽過岑京這個名字？」

「岑京？」岑化銘面色一沉，很快又强作鎮定，反問劉郎道：「閣下是他什麼貴親？」

「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我從未見過他，更談不上什麼貴親了。」

「然則——」

「我是個愛管閒事的人，有一件與我無關的事。但却與他有關，我要見他，然後才可以詳告！」劉郎說。

「為什麼一定要見他？」

「事關機密！」劉郎故作神秘地說：

「人命關天的事，我還是少開口吧。」

「我不是個愛管閒事的人，但聽劉兄這麼說，我倒忍不住問一句：是否有口訊傳給他？」

劉郎早已想到他會有此一問，因爲此人外型、年紀等等，都與吳大剛口中的岑京相差不遠；「岑化銘」會不會是「岑化名」？暗示着這只不過是岑京的化名呢？

劉郎越想越覺得可疑。

劉郎又故意說：「此事與我無關，我也只是受人所託。」

「誰？」岑化銘緊張地問：「是誰託閣下帶口訊來？」

劉郎瞪住他又問：「岑老兄是岑京先生什麼貴親？」

「不瞞你說，我是他的堂兄弟。」

「然則，你當然知道他在何處。」

「不，他不見客已經有許久了，如果你有口訊，我可以爲你帶給他。」

其實劉郎也沒麼麼口訊，岑京不見客，這已表示他心中有數——遲早會有人來找他算賬，所以他也像吳天笑一樣，可能早已過着隱士式的生活，不見世面久矣！

劉郎道：「如果你見到他，告訴他吧，有個吳天笑，是他的舊同僚，昨夜已去世了。」

岑化銘道：「嗯！我會告訴他。」

「吳天笑的兒子吳大剛是我朋友。」劉郎說：「他叫我轉告岑京先生，但我絕不明白他話中的意思何所指？」

「有話你儘管說好了，明不明白那是另一回事，我們是局外人，當然有許多事情無法明白的，你以爲對麼？」

「不錯不錯，那我就照說好了。」劉郎又故意頓了頓，道：「不過，我如何可以保證你一字不漏的轉告他？」

岑化銘道：「我這一生人最關心族中兄弟的安危，這就是最好的保證啊！」

「好吧！那就讓我告訴你：吳大剛說：竹簡背後有你兄弟的大名。」

「竹簡？」

「我是實話實說，其他一概不知。」

「嗯——也許我兄弟會明白亦未可料，我也只好照說了。」

這時候，店小二已將小菜送來。

岑化銘又向他要了一壺酒。

豈料劉郎只有喝了兩杯，就感到有些不妙，他開始感到渾身無力。

劉郎事前並未想到，原來這店小二竟然也是岑化銘的人。

劉郎越是掙扎，越快昏迷過去。

血竹簡　殺人有預告

當劉郎醒過來的時候，岑化銘又再一次出現在他的面前，很關心地瞪住他。

「你怎麼了？」岑化銘身畔有着數名彪形大漢，每個手中均有兵器。

劉郎仍然感到渾身無力：「你在酒中滲了一些什麼？」

岑化銘笑道：「是你酒量淺而已，根本什麼都沒有滲入。」

「我早已想到你並非什麼岑化銘；你果然就是岑京。」

「你呢？你是誰？」

「男人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姓劉，江湖上的人都叫我劉郎。」

「難得你這麼坦白，劉郎這名字，彷彿我也在那裏聽過了，就是沒有想到，你竟然也會爲金錢去賣命！」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嘿，你應該比我更加明白。」

「是的，我想到了，你一定以爲我來殺你。」劉郎苦笑搖頭：「其實你弄錯了，我只是一番好意！」

「好意？這手法太舊了，表面上你先來一番口訊，看來確是好意，其實你的目的十分明顯，要我心理上飽受威脅，以爲這樣就可以慢慢的折磨我，我有許多同僚都上當了，他們就是這樣被折磨死的。」

「你令我有口難言。」劉郎道：「假如你在江湖上聽過我的名字，多少也知道我的爲人，我愛管閒事，但絕不害人。」

「許多江湖中人，都是好歹不分的，相信亦包括了閣下在內。」

「你如此多疑自有你的理由。」劉郎說：「但我不妨告訴你，你的處境非常危險。」

「這點我早已知道了，否則，在下又怎可以棋高一着？」

「你錯了，你以爲我就是被派來的刺客麼？」劉郎苦笑一下，「我只是過路人，偶然認識了吳大剛……」

劉郎還未說完，岑化銘就冷冷地笑道：「聰明人才會智取，決不會硬進！」

「我不知怎麼說才可以令你相信。」劉郎道：「你把我帶到這兒來，等於自取滅亡！」

岑化銘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劉郎道：「殺死吳天笑的固然不是我，也不是表面上派去香花山的幪面刺客，而是一個神出鬼沒的人。」

「那神出鬼沒的人，自然也就是武功高強的你了。」岑化銘冷笑一聲，又說：「不過，你現在就算明知我岑某人在此，又有什麼用？我告訴你，我就是岑京，怕你也無能爲力，相反，我却要你坦白對我說：究竟誰派你來殺我？」

「沒有人可以指派我，」除非我心甘情願去做，沒有人可以收買我！」

「然則，我與你有何仇怨？」

「我根本不認識你，何來仇怨？」

「那你顯然是被人收買了！」

「我再說一次，我沒有被任何人收買，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問吳大剛，看看他父親是給誰殺死的，他一定可以證明我是清白的。」

這時候，外面來了一個人，不知跟岑化銘耳語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岑化銘又是面色一沉，瞪了劉郎一眼：「你還有同黨？」

劉郎彷彿想到了那是怎麼一回事，忙說道：「我早說你不該帶我到這裏來，果然有人跟踪我們，你眞是自作孽。」

「自作孽的是你，不是我。」岑化銘道：「最少你暫時不可以亂動。」

劉郎試運勁活動一下，竟然渾身乏力，顯然是那些酒有了問題。

劉郎暗自吃驚，他不知道這是那一種藥物，但岑化銘決不是嚇嚇他便了，他的確失去了活動的能力。

岑化銘帶着各人出去！

劉郎也想跟出去，立刻被一名大漢輕輕一掌，就推了回來！

若在平時，劉郎那裏到他逞强？

但是現在，劉郎就像個孩子被大人欺

負一樣，踉踉蹌蹌的跌了回來。

門「嘭」的一聲關上了。

劉郎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忙走到門外去，那兒有個拳頭大小的洞孔，可以讓他朝外面張望出去。

外面顯然有事情發生。

人們在亂作一團。

一名黑衣人有如蝙蝠一樣，揮劍亂舞，如入無人之境！

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可以猜想得到：有刺客。

劉郎情急萬分，却又無可奈何。

別說他被關了起來，即使可以自由行動，只怕他還是有心無力。

因爲至今爲止，他還是渾身乏力。

外面刀來劍往，更有人揚聲叫了起來：「有刺客……」

那黑衣人幪面帶劍，披風過處，總是有人應聲倒地。

劉郎也知道這班人絕非此人對手，可惜自己又愛莫能助。

劉郎見不到岑化銘。

除非他說謊，否則，他已直認就是岑京。

岑京可能已躱了起來。

看情形這一回劉郎正是水洗不清，有口亦難言了。

人家懷疑他是刺客，眞正的刺客偏偏就在這時候出現了。

人家懷疑他另有同黨，其實那殺人不眨眼的傢伙，絕對不是他的同黨。

像劉郎這一種人，又怎麼會有同黨？他連兵器也不想帶，更何況是一個人。

但是人家却不會這樣想。

外面殺聲震天。

岑家家丁們死傷遍地。

刹那間，那黑衣人不見了，但劉郎知道他不會就此空手而回。

他的目的顯然是要來殺岑京的，現在他可能已經去找岑京了——

岑京太笨，爲什麼他要迷倒了劉郎？……劉郎心裏想：假如他還可以活動的話，他這時候一定會破門而出！

此人本領雖然更高强，岑京也許怕他，但劉郎絕不會怕他。

可惜，劉郎不但見不到，更加愛莫能助！

劉郎試叫了出去：「快放我出去吧！只有我才可以救你家主人！」

其實，劉郎即使眞的出去，亦未必有力量去救岑京！

但一個人在情急之下，往往是忘記了眼前現實的。

不過，門外的人正忙作一團，又那裏會有人來理會他。

刀劍交加之聲已經停止了。

那個黑衣人轉到屋內其他地方去了，劉郎被困斗室之內，只見外面的人刹那之間已經走個清光。

較遠處，彷彿仍有人聲傳來。

屋內情況仍然很亂。

× × ×

劉郎感到很倦，他疲倦得什麼也不想做。

這是從未有過的經驗，劉郎一向好動，現在反而不想多動一下。

他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也見過不少迷藥毒丹，偏偏不知道這次對方究竟用的是何種丹藥，竟然能令到他渾身軟綿綿的。

劉郎躺在房間一角，門突然開了。

劉郎眼睛一亮，出現在他面前的，竟然是那個黑衣人。

那個幪着面的黑衣人對他冷冷地說：「你這愛管閒事的笨蛋，我本來可以一刀將你殺死，但是這樣太便宜了你。」

黑衣人將劍鋒伸到劉郎的頸項之間，劉郎只能怔怔地望住他，無法反抗，假如這時候他逞强反抗，對方只須將劍鋒稍爲挺前一寸，劉郎咽喉間就會戳穿一個洞。

劉郎當然不會做那些沒有效果的事情的！

黑衣人又對劉郎道：「我不知道江湖上的人對你這笨蛋的評價如何，但看你這麼愛管閒事，大概也不過想賺來一些好評而已！現在老子就偏偏要你蒙上了不白之寃，讓你在江湖上的聲譽，一敗塗地。」

劉郎忍不住問：「你殺了吳天笑？」

「不錯啊，吳天笑和康正都是我殺的，看你又奈我何？」黑衣人冷笑道：「我殺人從來不必擇日，不過你想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康正是誰？」劉郎又問。

「我僱用的刺客，可惜他太蠢，同時更不幸遇上了你。」

「爲了滅口？」

「對啊，現在是死無對證了。」

「你又殺了岑京？」

「不錯，這該感謝你的幫忙，沒有你，我很難知道岑京躱在這裏，所以，我想到還是讓你繼續生存下去，讓江湖上的人都指責你，懷疑你，反正你的武功已被岑京廢了。」

劉郎暗吃一驚。

他終於想起了江湖上有一種「斷筋丹」，相傳這種丹藥可以令一個人身體內的筋骨發生絕大的變化，就像斷了筋一樣，如果學武功的人服食了它，便會感到筋骨酥軟，等於廢了武功，因爲從此之後，再也無法可以運勁了。

假如岑京給予劉郎服食的正是這種「斷筋丹」，劉郎也從此變成了一個廢人。

劉郎想到這裏，不禁爲之黯然。

岑京眞的是自作孽，要不是他將自己弄成這副樣子，他根本就不必死，因爲劉郎最低限度也可以保護他。

然而現在，劉郎却飽受對方的戲弄。

他瞪住那個黑衣人問：「爲什麼你要殺死岑京？」

「因爲他是血名單上面的人，假如你還是那麼愛管閒事的話，以後還有許多機會，事關血名單上面的人，有許多還未死掉，你可以一個個的看着他們死去。」

「血名單究竟是什麼？」

「顧名思義，那是用血寫成的一份名單，上面每一個被寫上了名字的人，都注定要死，一個也不例外。」

「誰擁有這一份血名單？」

「這點你不必去管，反正每一個注定要死的人，他們本身已是心中有數。」黑衣人又說：「就像岑京一樣，他先前也知道自己屬於血名單上的一份子，所以他一

直末東閃西避的躲了起來，他雖然可以避過了我們的追殺，但精神上却飽受痛苦——這種痛苦是比死更難抵受。」

「但是，岑京即使更聰明，畢竟還是要死在你們的手中？」

「這應該感謝你的帮忙，要不是他自作聰明的，以爲你就是我們派來的殺手，也許他還不會這麼快就給我找到。」

「你們還要殺多少人？」

「這點你不必知道，我只可以告訴你下一個將會被殺的人，他就是沙風冷。」

「沙風冷？」

「是的，你要記住：沙風冷！」

外面又傳來了一陣陣人聲。

似乎有人正在到處要找這個黑衣人。

黑衣人對劉郎道：「你想活命的，就快些跟我走吧！」

劉郎道：「你的盛情，我心領了。」

「你不走，他們會殺你！」

黑衣人話猶未完，外面已有一股人潮湧了入來。

他們是岑家的家丁們，每個人手上都有兵器。

黑衣人早就跟他們交過手了，他們也明知不是黑衣人的對手，但是爲了他們的主人，他們還是奮不顧身地追殺過來。

黑衣人似乎無心戀戰，也許是他的目的已達。

．虛招連發，黑衣人劍光閃映下，驀地一條人影凌空騰起。

岑家的家丁們呆了一陣。

劉郎看得清楚，這傢伙的武功相當，難怪岑家的人全不是他的對手。

劉郎渾身乏力，只可以袖手旁觀，任他如何運勁，也無濟於事。

黑衣人站在屋樑之上，突然「嘩啦」連聲，瓦片紛飛，猶如雨下，嚇得室內各人急急退出了房外去，只留下劉郎一人，他是力不從心。

屋頂洞開了一個大洞，黑衣人臨離去之前仍在俯首回顧，對劉郎道：「你還不趁此機會逃走，勢必噬臍莫及！」

然而劉郎却沒有去理會他。

一名家丁提着了弓箭入來，張弓搭箭，就要瞄準射向屋頂。

黑衣人手一揚，一片瓦片迎着那家丁的額上飛擲，「拍」一聲，家丁箭未離手，人已昏倒過去。

擾攘之間，黑衣人已由那洞口攢了出去，轉眼之間，連影子也不見了！

劉郎恨得牙癢癢的，恨不得立即恢復過去的功力。

假如他有過去的功力，黑衣人一定逃不了。

可是現在，他只有眼瞪瞪的，目送那黑衣人逃得無影無踪。

× × ×

一名提着刀的家丁，面對着劉郎問道：「你爲什麼不跟他走？」

「我不走，我爲什麼要走呢？」劉郎說：「我與他並非一夥，我要見你家的主人。」

「他不會見你。」

「爲什麼？」

「因爲他已經死了！」

劉郎難過地搖搖頭，喃喃地說：「他眞傻！」

一名白髮蒼蒼的老人走入來，他對劉郎說：「爲什麼你會赤手空拳，你的兵器呢？」

「我從來不喜歡帶兵器。」劉郎怔怔地問：「你是誰？」

「岑家一名老管家。」

劉郎又問道：「我可以見見你家主人麼？」

「老爺已被人刺殺，剛才你也目睹一切。」老管家難過地搖搖頭：「你要見他，必須得我家女主人的同意，同時也要先回答我一些問題。」

劉郎道：「好吧，你儘管問好了，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你貴姓？」

劉郎見這老人家面目慈祥，除了語調中帶有幾分悲愴之外，並無惡意，也樂得與他交談了。

劉郎將自己的姓名告訴了老人家，老人家怔了一怔：「你果然是劉郎？」

「果然」二字用得出奇，也令到劉郎大感意外，難道對方認識自己？

但是劉郎想清楚了，從未見過此人，儘管如此，他仍然很有禮貌地問：「你是那一路朋友？老伯。」

「我早已告訴過你，我是這兒一位老管家，我叫岑庸。」老人家又說：「不過，我聽人說過，江湖上有一位不帶兵器的俠士，他叫劉郎，武功極之高深。」

「謝謝你的過奬，不過好好歹歹到了現在也等於無用，不知是你家主人自作孽還是我倒霉，我現在已是廢人一個。」劉郎說完，長嘆一聲。

老人家也頗爲同情地搖搖頭。

他忽然又以懷疑的口吻問：「你說你是劉郎，如何可以證明？」

劉郎苦笑一下：「以前我會有許多方法證明我就是劉郎，但是現在——」

「現在難道不可以？」

「是的，現在相信沒有人會承認我就是劉郎。」劉郎難過地搖搖頭。

老人家恍然地點點頭道：「是因爲你失去了武功？」

「不錯。」劉郎埋怨地說：「該感謝你那位多疑的主人，我本來是要來保護他的，可惜，他竟然好人當賊辦！」

「你認識我家主人？」

「如果我認識他，那就省却了許多麻煩，就是因爲我們從未認識，在我追查岑京下落的時候，偏偏碰上了他。」

「據我所知，是你首先令人生疑，所以他才悄悄跟踪你。」岑庸又問：「你如何開始有保護我家主人的念頭？」

「大概是由香花山莊開始。」劉郎回憶着說：「吳天笑被刺殺之時，我和他的兒子吳大剛無意之間發現了你家主人的名字……」

劉郎於是將香花山莊內外發生的連環刺殺情形，約略告訴了老人家。

老人家聽了，沉吟道：「你所講的竹筒，終於又再出現了？」

劉郎並不感到驚奇。

在香花山莊上，劉郎也聽吳大剛講過了。

他父親的同僚被殺時，血竹筒也曾出

現過。

那晚吳天笑被幪面刺客刺殺不遂，結果還是難逃一死。

事後劉郎在幪面刺客的身上，找到了一支血竹筒，上面用血寫了「吳天笑」的名字，背面也有「岑京」的名字。

劉郎道：「我就是憑血竹筒上的暗示，忖測下一個遇害者，可能就是你家主人，於是我找到漢溪來，但想不到——」

岑庸開始相信劉郎的話。

他說：「這可能是一場誤會，我家主人爲了謹愼起見，才會疑神疑鬼，你也不該怪他。」

劉郎道：「我並非怪他，只是替他不值而已。」

「算了吧！」岑庸哀痛地說：「一切既成事實，也無從挽救，現在我先帶你去見我家女主人。」

劉郎正待跟隨岑庸離開那間房間時，房門拉開，竟然發覺門外並排站立了幾個人！

老人家進來時，房門虛掩，所以劉郎不知道這些人究竟在這裏獃了多久！

這些人之中，只有一個是劉郎見過了的，那是一個女子。

她，就是劉郎在香花山莊見過了的吳艷艷——吳天笑的女兒，吳大剛的妹妹。

劉郎不知道她爲什麼突然之間會在這兒出現。

老人家稱呼其中一個中年婦人爲「大小姐」，可能是岑京的女兒。

那女人看來已有三十歲了，她面有淚痕，手中有刀，見了劉郎就撲了過來！

劉郎大吃一驚，急忙閃避！

劉郎雖然有着過人的武功，這時也覺有點兒力不從心。

像這種女人，以前劉郎絕不會放過她！也不會把她放在眼內，即使劉郎手無寸鐵，也一樣可以輕易擊倒她。

但是現在，他若非閃得及時，早已中刀身亡。

劉郎閃避得十分吃力，那完全是憑他過去的功力和經驗才可以做到的事。

劉郎的武功雖然失了，但他久歷江湖，身經百戰，對於如何有效地閃避對方的攻擊，他有的盡是經驗，因爲他向來不慣携帶武器，閃避對方的進攻，最爲重要。

儘管如此，畢竟還是有些力不從心，幸好這女人的功力有限，否則劉郎早已身受重傷。

突然「錚」的一聲，一柄長劍匆匆伸了過來，及時擋煞了那狠狠的一刀。

「翠環小姐，請住手。」來者正是吳大剛。

吳大剛也不知從何處閃出，只見他妹妹吳艷艷並未感到驚愕。大概他們早已一道兒到了岑家。

翠環就是岑京那個女兒，她含恨地盯住劉郎：「我父親與你們有什麼仇怨，你們給他的挫折還不够麼？爲什麼一定要殺他？」

劉郎道：「你完全弄錯了，我與那班人並非同路人。」

吳大剛也說：「是的，是我叫他找到漢溪來，希望能及時通知世伯的，這姓劉的並非刺客，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俠士劉郎。」

翠環怔了一怔，道：「但是，家父生前——」

劉郎道：「那完全是他自作聰明，他不該弄醉了我，我連解釋的機會也沒有，就給他弄成了這副樣子，眞是冤枉！」

「說起來還是我不好，我家有喪事，來遲了一步，假如我們早些與劉兄同來漢溪，一切事情也有可能改變過來。」吳大剛說。

劉郎問吳大剛道：「岑京是否已遭刺殺？」

「是的，」吳大剛道：「他已遭毒手了，即使劉兄不被迷倒，相信他亦難逃刦數！」

劉郎道：「我眞正不明白，爲什麼他會抛頭露面的，出現在鎭上。」

吳大剛瞥了翠環一眼：「他與家父的想法不同，家父以爲躲起來就可以一了百了，他却另有一番見解。」

翠環看見吳大剛如此敬重劉郎，心中疑團盡釋，也說道：「是的，父親並非一個貪生怕死的人，他主張反守爲攻，所以他才會改名換姓的，去找要刺殺他的可疑人物，當時你可能說話含糊，不够坦白，故此令他生疑。」

劉郎有寃無路訴地說：「你們當時不在塲，自然無法明白，總之是我倒霉。」

劉郎又對吳大剛道：「我想知道兩件事，第一，岑京到底在酒菜中下了什麼藥，以致令我軟手軟脚的渾身無力。第二，刺客有沒有留下一支竹筒？」

吳大剛還未回答，岑翠環已經搶先說道：「你怎麼知道刺客留下一支竹筒？」

劉郎道：「因爲在香花山莊的時候，我見過了那種竹筒，同時吳老兄也講過血名單的事。」

吳大剛道：「我們剛到了這裏才不久，一切事情還不大了解，讓我們到後堂去看看！」

於是一干人等，在岑翠環的引導下，一齊到後堂去。

× × ×

後堂之內，婦孺之輩正啼啼哭哭的，圍攏着岑京的屍體跪拜。

劉郎進來，發覺躺在地上的人正是他見過的「岑化銘」，他早已懷疑那是化名，想不到後來此人終於向劉郎承認，他就是岑京。

岑京仰臥地上，他死了。

令他致死的兇器，也算得上是別開生面，那是一支竹筒。

竹筒之上本來有二個血字——用血塗成的「岑京」二字。

但是，岑京傷口噴出來的鮮血，却把那兩個字也弄得糊塗了。

劉郎瞪住那具不會活動的屍體，心裏却在詛咒：蠢才。

岑京要不是自作聰明，把劉郎弄成這副樣子，也許他不會死，即使非死不可，也不會死得太容易。

吳大剛蹲了下去，他沒有伸手將插在死者胸前的竹筒拔出來，只小心觀察竹筒的前前後後，然後回過頭來。

他對劉郎道：「背後似乎沒有另一個人的名字。爲什麼？」

劉郎知道他指的是竹簡背後，他說：

「一定有的，這已是既定的方式與手法，只不過那些字蹟可能被血弄污了。」

站在一旁的翠環問道：「你們說什麼呀？」

「殺人的預告。」吳大剛一邊站了起來，一邊說道：「這竹簡背後有下一個被殺的人的名字。例如留在舍下的一支竹簡，就有岑世伯的大名，所以我們才會趕來看看，可惜來遲了一步。」

岑翠環與吳艷艷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如此循序殺人，實屬罕見。」

劉郎道：「江湖中人，往往喜歡逞强，兇手表示沒有人可阻止他殺人的計劃，所以不妨先行預告一番，以示有辦法。」

吳大剛喃喃自語地說：「然則，下一個又輪到誰呢？」

劉郎冲口而出，說道：「下一個叫沙風冷。」

在場各人不約而同地問：「你怎麼會知道？」

岑翠環手中刀又在搖動：「你不打自招，分明是殺人者的同黨。」

劉郎急忙解釋：「在密室被囚時，黑衣人曾向我說出『沙風冷』這名字。」

岑翠環半信半疑！反問道：「他爲什麼要向你說出這名字？」

劉郎道：「他視我如廢人，存心戲弄我，表示我亦無奈他何。」

「吳世兄！」翠環瞪住吳大剛，「你也信他這鬼話麼？」

吳大剛道：「這幾年以來，我總算在江湖上走動過，知道劉郎是個正直人，我當然信他！」

劉郎苦笑一下：「你信我也沒有用，這笨蛋因懷疑我是刺客，竟給我服下斷筋丹。」

劉郎說時指指地上岑京的屍首。

吳大剛吃驚地說：「斷筋丹非同小可，你眞的服食了？」

劉郎道：「這是江湖上有名的邪藥毒丹，所以我以前縱然學過一點點功夫，也是徒勞無功，現在已是廢人一個。」

岑翠環却嬌叱着說：「你說話小心，別胡亂詆毀我亡父！」

吳大剛也說：「岑世伯生前是一位正直的人，相信不會胡亂用上這種邪藥毒丹的。」

劉郎道：「但我事實上已顯得渾身無力，不是服了斷筋丹又豈會這樣？」

站在翠環身後的老管家岑庸却慈祥地笑道：「劉大俠士請放心吧，據我所知，我家主人不會用到那些江湖邪門的毒藥，請勿疑神疑鬼，假如我所料不差，劉大俠士所服下的，大概是一種叫『迷魂散』的東西？」

吳大剛不禁插咀問道：「迷魂散又是什麼東西。」

岑庸解釋道：「這是岑家祖先秘製的一種藥散，滲入酒中服下，可令人失去知覺，武功亦會暫時消失，軟手軟脚的，處處表現得有心無力。除非再服還魂丹。」

「這麼說來，還魂丹亦即解藥了。」

吳大剛道：「你可知解藥何在？」

岑庸瞪住翠環：「大小姐才知道。」

吳大剛望望劉郎，又對翠環道：「劉兄確是個好人，相信你也該送他一點解藥吧。」

豈料岑翠環却怪責劉郎剛才口不擇言，口口聲聲斥他父親爲「蠢才、笨蛋」，所以她一直鼓起腮兒，佯作聽不到。

她只管過去將她母親扶起來，婉言安慰。

吳大剛却悄悄對劉郎說：「劉兄放心好了，這老姑婆的性格我最了解，待事過情遷之後，我自有辦法替你弄來解藥。」

吳艷艷也陪住岑翠環走開了。

吳大剛又對劉郎說：「你可知道殺人者是個怎樣的人？」

劉郎反問道：「吳兄決意要爲父報仇麼？」

吳大剛點點頭：「若非存有此心，這時候我兄妹二人應該留在香花山上，何必匆匆趕到這裏來？」

「然則，你可知誰是沙風冷？」劉郎問道。

吳大剛說：「我雖然不知道，但要知道可也不太困難。」

劉郎道：「相信除了沙風冷之外，還有許多人會被殺。」

吳大剛很坦白說：「我倒不理會他們還要殺死多少人，只知道家父此仇此恨，一定要報。」

吳大剛感慨地長嘆一聲：「其實，這些日子以來，他已受够了，我們一家人爲了避開那班人的追殺，東閃西避，彷彿與這個世界隔絕了，到頭來所得到的，還是一場悲哀！」

劉郎道：「你所指的他們，究竟是什麼人？你可知道？」

「坦白告訴你吧！我也只是一知半解，」吳大剛道：「假如你肯助我一臂之力，我們可以携手一齊去追查眞相。」

「我這個人一向愛管閒事，但是像我現在這副樣子——」

「你放心，還魂丹的事，包在我的身上。」

「那麼，我們越快找到沙風冷越好，否則，又會多死一個人。」

這時候，岑家老管家岑庸過來，對二人說道：「外面客廳已備了酒菜，我家主人請二位上座。」

吳大剛道：「吳家與岑家是世交，何必這麼客氣？」

「過門也是客，請隨便用點酒菜，其他事情可以慢慢商量。」岑庸道。

劉郎實在也有些餓了。

他與吳大剛到前面大客廳去。

那兒果然預備了一席酒菜，但只擺了兩個位，兩杯酒。

劉郎觸景傷情地怔了一怔，道：「又是酒。」

吳大剛道：「府上的人呢？」

岑庸道：「家有喪事，待慢之處，尙祈見諒，酒微菜薄，實在不成敬意。兩位慢用吧。」

吳大剛對劉郎說：「看來我們也不必客氣了，來吧，劉兄。」

岑庸也把二名男僕召來，吩咐他們好好服侍兩位人客。

然後，他也轉進內堂去了！

× × ×

劉郎見過鬼怕黑，滴酒不敢沾唇。其實，人家要毒他的話，何必一定要在酒中，飯菜也可以。

吳大剛反而老實不客氣，大塊肉大杯酒的，先吃喝了一個飽。

岑家的人忙作一團，連帶吳艷艷也一直陪着岑翠環母女二人，忙個不了！

忙儘管忙，劉郎冷眼旁觀，覺得他們似乎並不太過悲哀，各人抹去了淚水之後，便開始料理喪事。

也許一切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大家都明知這一日遲早會來臨吧。

劉郎對吳大剛說：「你如何能找到沙風冷？」

「我會先到京城去一次。」吳大剛說：「我要了解血名單中所涉及的人究竟有多少，那兒一定有人知道誰是沙風冷。」

這時候，吳艷艷由裏面出來，悄悄對吳大剛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劉郎只有俯首喝茶，佯作不見。

他不知道這對兄妹說些什麼，但看情形，可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劉郎抬頭之間，彷彿看見吳艷艷交了一些物件給她的兄長。

她的動作很快，却逃不過劉郎雙眼。

劉郎却佯作不見。

等到艷艷再次轉到屏風後面去了，吳大剛才示意着對劉郎道：「看來我們也得爭取時間，早日起程到京城去。」

劉郎呆了一呆。

他實在不明白吳大剛的眞正用意。

劉郎還未答話，吳大剛已叫一名岑家男僕到後面去通知他的主人，就說他們想走了。

吳大剛然後趁此機會對劉郎道：「你要的東西已經到手了。」

劉郎驚喜莫名地低聲反問：「是解藥麼？」

「還魂丹已被舍妹取到，但你是江湖中人，要有信義。」吳大剛道。

劉郎恍然大悟，原來剛才吳艷艷交到她兄長手中的是「還魂丹」。

但是，他却不大明白吳大剛究竟說些什麼，竟也涉及「信義」。

這時候客廳中並無第三者，原來有二名男僕一直在侍候他們的，但一名到廚房去捧湯取菜，另一名又被吳大剛支開了。

劉郎反問道：「你似乎還有許多條件。是不？」

吳大剛道：「條件只有一個，就是你要協助小弟報仇。」

劉郎態度悠閒地說：「你們之間的仇怨，我劉某可管不了，但是我不妨坦白告訴你，這件事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嗯——這已經够了，」吳大剛順手將一包藥丸塞到了劉郎的手中。

「謝謝你和令妹。」劉郎接過了，半開玩笑道：「希望這不是毒藥就好了。」

吳大剛道：「殺了你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少了你我們反覺不便。因爲到了京城之後，我們的對手可能更多，更强。」

劉郎想想也是道理。

他不知道吳、岑兩家與神秘刺客有何恩怨，但憑劉郎在香花山莊和這兒所見的印象，吳大剛兄妹和岑翠環等人的功力，只不過平平而已。

假如就憑他們這幾個人的武功去追捕那個神秘刺客，相信很難如願。

神秘刺客可能不止一個，例如在香花山上死去的，相信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不久之前劉郎在密室中見到的另一個黑衣人，也屬神秘刺客之一，他的武功顯然更高一籌。同時也可以肯定，此人不但到過香花山，也是殺死了岑京的兇手。

劉郎從門孔中也親眼見過他的武功，此人確是身手不凡，岑家的家丁們，絕對無法制服他，因此經過了一番厮殺之後，岑家的人已傷了不少，就是沒有人死掉，除了一個岑京之外。

這似乎有點意外，爲什麼那黑衣人不多殺兩個，以示懲戒？

以那黑衣人的武功，劉郎絕對相信他做得到有餘，但他只「傷人」而不「殺人」，只殺了一個岑京而已。

只有深明武術意義的人才會明白，傷人比殺人更難。

假如在一場混戰中，規定只許傷人，而不許殺人，相信許多武林高手也無法可以做得到。因爲「傷」而不准「殺」，出手時必須有分有寸，處處要留有餘地。

但殺人可不同了，武功相當的人，以獅子搏兎之勢，亂斬狂殺，即可達到了殺人的目的。根本無須顧忌什麼。

「留有餘地」看似不難，其實甚難。因爲厮殺起來，倘若對方全力搏殺，自己却處處留手，隨時有被殺可能。

但高手就不同了。

高手與人交手，直如大人與小童玩耍一樣，要怎樣就怎樣。

劉郎眼中的黑衣人與岑家家僕們交手時的情形，就像大人和小孩交手一樣。

那人的武功究竟高到何種田地？劉郎也深覺可疑。畢竟他們沒有正式交過手。

不過，那黑衣人敢單人匹馬的獨來獨往，相信也不是等閒之輩。

岑家家僕由屏風後面轉了出來。

劉郎趁他未出來之前，將吳大剛交來的藥丸拋進了口中。

岑翠環沒有出來，只見老管家岑庸。

岑庸很有禮貌地對吳大剛和劉郎表示，他的主人因家有喪事，所以沒有出來送客。

吳大剛却說：「在禮貌上，我們應該進去跟她們話別。」

但岑庸却婉拒了。

他說他的女主人吩咐他代表送客。

後面隱約傳來陣陣哭聲，相信岑家的家人仍陷於哀傷之中，所以吳大剛和劉郎聽到岑庸這麼說，也沒有異議。

吳艷艷也沒有出來。

吳大剛對劉郎交代說：他妹妹要留下來陪伴岑氏母女二人。

從種種跡象看，劉郎不難猜測得到，吳、岑這兩家人，以往可能是世交，而且過從甚密，否則不會如此。

× × ×

吳大剛和劉郎二人匆匆趕往京城去。

京城離此不遠，大概也只有三五天途程；吳大剛在岑家帶走了兩匹馬，所以他們大約只須兩三天，便可以到達目的地。

劉郎可以感覺得到他的功力正在逐漸恢復中。

藥力一到，血脈貫通，身體內的氣力也增加了，劉郎再也沒有那種疲倦的感覺了。

不過，沿途上，劉郎却有一種奇怪的反應，他彷彿感覺得到，有人在後面跟踪他們。

劉郎曾將這種情形告訴吳大剛，但吳大剛却不以爲意。

他說：這可能是一種錯覺，因爲他們走的是官道，這也是通生京城的主要通道之一，自然是人來人往。

人太多了，好容易會以爲處處被人跟踪。

劉郎也不想爭辯，自從他被岑化銘下了藥在酒中服下之後，一度陷於昏迷，會不會因此而影响到他的神態？劉郎自己也感到可疑。

× × ×

午夜時份了。

客棧之內，一片沉寂。

劉郎和吳大剛只可以租到一間客房，幸好這間客房却有兩張床。

吳大剛早巳呼呼入睡，只有劉郎仍在輾轉反側，無法成眠。

可能是劉郎心裏有太多太多的疑團。

他要追查「血名單」的來龍去脈，也要知道還有多少人被殺。

他想着香花山和漢溪鎮這兩次的經歷，也想着那二名死者。

一個人的生死似乎並不太過重要，問題却是他們身邊的家人。

劉郎正想得糢糢糊糊之際，忽然聽到有人正在隔壁交談。

這兒與隣房之間，只用木板相隔，所以劉郎可以清楚聽到那邊的人的談話。

夜巳深，爲什麼那兩個人還未睡？

再聽下去，劉郎的興趣更大了，因爲他們的談話之中，竟涉及「血名單」的事。

其中一人低聲說：「不要胡亂出去對人說啊！此事可大可小。」

另一人道：「我也只敢對你說，對別人我提也不敢提。」

「你怎麼知道還要有人被殺？」

「我有個親戚是東廠裏的頭目之一，你可知道東廠是什麼？」

「聽說權力很大，但從不公開。」

「對了。這是一場大屠殺，一張血名單，列了許多退休官員的名字，他們都成爲追殺的對象，所以，肯定還有許多人要死。」

「是東廠發動的？」

「我不知道，但他們知道其中秘密，似無疑問。」

「你喜歡什麼時候動程？」那人忽然改變了話題，問另一個人。

「晏一些好嗎？今晚睡不着，讓我多睡一覺，否則沒有精神趕路。」

「好吧！那麼……快些睡吧，別再說了。」

隔壁的交談似乎完了，但其中一個忽然又問：「喂！你以爲血名單中所殺的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當然都是好人。」另一個答了。

劉郎後來再也聽不到他們交談了。

他心裏想：這兩個是什麼人？

他們怎會知道「血名單」的事？

從他們談話中，劉郎知道他們明天也要趕路，但似乎並不急，那麼，明天早上，劉郎他們可能會起得更早。

劉郎打算看看那兩個人究竟是誰。

他們談話中又涉及「東廠」。在當時來說，「東廠」究竟是什麼機構？也只有少數人會心裏明白，而且不敢公開說及。

原來「東廠」是個特務機構，相當於今時今日若干極權國家的秘密警察。

最令人意外的就是，掌權的人竟然還是個太監。

劉郎一向對這機構沒有多大的好感，所以更加相信「血名單」中所列的，只是一班忠臣。

爲什麼當權的太監要一一追殺巳退休的忠臣？相信又是一場可怕的政治鬥爭。

劉郎眞想退出這件事，不再去理。

但是，如果他就此不理，睡在不遠處的吳大剛一定會怪他；江湖上的人也一定會譏笑他是個弱者。

劉郎對官場上的事一向厭惡。

像他這種吊兒郎當的人，即使淪落到沿門托砵的去求乞，也不願做官。

他生性愛理閒事，但却不是官府裏的事。

他討厭那些爭權奪利的人，更不喜歡那班弄權的太監。

× × ×

翌日早上。

劉郎和吳大剛未天亮巳經起床，因爲他們要趕路。店小二在鷄鳴之時，巳拍門叫醒了二人！

劉郎悄悄問店小二，隔隣那間房到底住了一些什麼人？

店小二告訴他：那是二名彪形大漢，而且帶有刀劍。

劉郎心裏想：他們可能也是江湖中人，所以對江湖上的事，才會這麼注意。

「血名單」的事，似乎巳在江湖中流傳開了。

× × ×

京城之內，到處顯得一片繁盛。

劉郎和吳大剛二人，只在一間客棧裏投宿。

吳大剛曾說過，他在這裏有許多世叔伯，都是他父親吳天笑做官時候的朋友。

但是，吳大剛表示他不想打擾別人。

劉郎此來是爲了偵查血名單的事，在客棧裏出入，本來更加方便。但是，令劉郎大感驚奇的是：吳大剛去探訪他那班世叔伯時，並未帶同劉郎一齊去。

劉郎與吳大剛並非深交，這也算了。但如此一來，劉郎如何知道這眞相？

劉郎越想越不是味道，惟有自己設法去查。

但是他在這兒京城之內，人生路不熟，如何入手？的確大傷腦筋。

劉郎畢竟是個聰明人，他靈機一觸，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來。

× × ×

夜深人靜之際。

客棧裏的人都先後入睡了。

劉郎和吳大剛分開住在相隣的兩間房，表面上他們亦早巳休息，但實際上却各懷鬼胎。

吳大剛堅持要自己住一間房，劉郎巳知道他當晚必然有所行動。

但事實上劉郎又不可能整夜不睡的，守候着吳大剛。

不過，他終於想出了一個十分有效的監視方法來。

他知道吳大剛假如要在半夜離開他的房間，若非由房門，便是由窗口出去；而十之八九都是由窗口出去居多。

因此，他趁住吳大剛不在的時候，悄悄將一條綫牽引到隣房的窗口去，綁在窗門之上。如此一來，假如半夜裏有人開窗，那條綫立刻扯動，劉郎也可以在這裏面及時發覺，因爲綫的這一端，劉郎老早將它綁在蚊帳之上。只要蚊帳一經拉動，也就等於告訴劉郎，有人由隣房越窗而出。

劉郎是江湖中人，現在一切巳回復正常了，自然反應靈敏。

所以當他眞眞正正睡着了，也能在風吹草動的情況下紥醒。

蚊帳被牽動，那個銅製的蚊帳鈎也會發出輕微的聲响！即使這聲响完全沒有發出，劉郎也可以及時發覺。

劉郎衝至窗前，隔住窗縫外望，果然見到一條人影在外面的瓦面之上，急急走動。

劉郎在月色之下，巳認出了那是吳大剛的身形，於是也立刻推窗追了出去。

吳大剛似乎並未想到會有人跟踪他，他溜得很快。

在這黑夜裏，一條人影去勢如箭——那是吳大剛的影子。

後面追踪而去的另一個人影，却有如流星趕月——這是劉郎的影子。

× × ×

劉郎離遠的監視着吳大剛。

吳大剛高來高去，看來他的輕功可也不錯；幌眼間，巳走得老遠。

他顯然有了預定的目的地，所以沿途之上，並未停留。

這是一間小屋。

小屋之內，一片黑暗。

吳大剛的目標顯然就是這一間小屋。

他小心翼翼地，閃到了窗外，傾耳細聽；裏面十分靜。

毫無疑問，這時候，人都睡了。

北方地帶，晚上的天氣比較涼，所以許多人家的窗門都關上了。

這小屋也是！

吳大剛用劍尖將窗門撬開，然後迅速攢了入去；劉郎也急急衝到窗外。

裏面儘管一片黑暗，劉郎也可以聽得到裏面此刻發生了什麼事。

「喂！起來起來！」這是吳大剛低沉而急促的聲音。

「嗯——你——你是誰？」一個男子的聲音。他從夢中驚醒了。

「我是要來殺死你的人！」吳大剛狠狠地說：「除非你回答我的問題時，能令我滿意，否則你是死定了！」

「大爺，不要殺我！有話你儘管問好了，我知道的一定回答你。」

「在那裏可以找到血名單？」

「讓我起來，慢慢告訴你好嗎？」

「不！你不要妄動！否則，我就殺死你！」

「好好，我告訴你！」那人說道：「血名單在公公那裏！」

「東廠？」

「是的，就是東廠。」

公公是指東廠裏面的太監。

吳大剛又問：「誰掌管？」

「我不清楚，總之血名單就在東廠裏面，這都是事實。」

吳大剛還想問下去，突然之間却「咦」的一聲。

劉郎也感到吃驚起來！他不知道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聽吳大剛的語氣，似乎他巳知道有人跟踪而來；劉郎以爲自己不小心，驚動了裏面的他。

果然，吳大剛沉聲問那個人：「這裏是否只住了你一個？」

那人也答：「是的！」

劉郎不再偷聽下去！想走！

劉郎是不想讓吳大剛發現；雖然他巳知道有人跟踪，但是，只要他來得及逃走，吳大剛未必會想得到是劉郎。

豈料就當劉郎想離去之際，屋子的另一邊突然傳出了刀劍之聲！那邊顯然有人在交手。

劉郎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急忙繞着屋子旁邊，走了過去。

兩個人影正在交手！刀來劍往，正殺得難解難分；其一正是吳大剛——劉郎在月色朦朧之下，仍然認得他。

至於另一個，渾身黑色打扮，幪着面，看來身手不凡。

劉郎老於經驗，他担心吳大剛不是此人的敵手。

毫無疑問，吳大剛的確發覺屋外有人跟踪他，不過此人不是劉郎而巳；原來屋子的另一邊，也有另外一個人正在竊聽着屋內人的交談。

不管那人是誰，相信目的亦與劉郎一樣。

劉郎心裏想：如果出面助吳大剛一臂之力，無疑是可以替他解困扶危，但如何交代？那豈非等於告訴他，自己也正在跟踪他？

不過，劉郎巳沒有太多的時候去考慮了，因爲那邊的情況極爲危急。

吳大剛絕非那人的對手。

劉郎俯首檢起一塊石子，迎着那人飛擲過去。

吳大剛正在危急之際，對方以爲有人施放暗器，急忙閃避。

吳大剛趁勢進襲。

那人急急回防，無奈爲時巳晚，手臂被劍鋒觸及。

劉郎也可以清楚聽到「唷」的一聲。

那人亡命似的，連揮幾刀，虛招連發，迫得吳大剛喘不過氣來，然後一個後轉，飛也似的走了。

吳大剛似乎早巳領悟到對方是個高手，不敢追上去。

劉郎趁勢逃回客棧。

千歲府　深夜有刺客

翌日，將近午間。

劉郎與吳大剛在客棧的食堂上。

吳大剛一直絕口不提昨天晚上的事，劉郎也佯作不知。

劉郎心裏想：吳大剛究竟打什麼主意？他既然要跟自己同行，又不想自己知得太多，處處獨行獨斷，這是什麼意思？

還有，昨天晚上他去找的人——被他要脅說出「血名單」所在的人又是誰？那人爲什麼會知道「血名單」所在？

最後，那個曾與吳大剛交手的人又是何方神聖？目的何在？

劉郎內心有太多的疑問，面對住吳大剛，却又不敢單刀直入地問，以免打草驚蛇。

劉郎只能夠旁敲側擊地說：「我們到這裏究竟爲了什麼？」

劉郎這句話也表示了自己的不耐煩。

果然吳大剛很快就有了反應。他說：「我一直在追查血名單的下落。」

劉郎道：「爲什麼我不知道？」

「第一，你是局外人，非到迫不得已，我也不想驚動你。第二，你在江湖上到底也是個有名氣的俠士，我怕人家容易認出你。所以，我寧願讓自己先查個清楚，以免打草驚蛇！」

「你不是說在這裏有許多世叔伯？」

「是的，都是做官的。」

「爲什麼你不去找他們？」

「找過了不少啊！」吳大剛說：「但很奇怪，他們大都不敢提血名單的事。」

「昨天日間你整天不見人，原來就是去找你的世叔伯？」

「不錯。」吳大剛喝了一口茶，「不妨告你，我巳初步有了一些綫索。」

「關於血名單？」劉郎裝蒜裝到底，其實他早巳知道吳大剛要說什麼。

果然，吳大剛將昨夜的行動說了出來！只是撇開了與人交手的一段。

劉郎問道：「那人的話可靠麼？」

「相信不會假的。」吳大剛道：「他是個通天地保，官府的事知得固多，江湖上的事也知得不少；所以，公差們有什麼疑難，多數會去找他打聽門路。」

「你怎知道？」

「一名世伯指點。」

「但是，東廠不是人人可以闖進去的地方！」劉郎說，「裏面高手林立，一不小心，就會連性命也會丟了！」

「所以，這一回，怕要輪到你出手了。」吳大剛終於說出了他的心事。

劉郎道：「這比大海撈針好一些而巳！即使我有本事闖進東廠去，只怕也未必可能找到血名單。」

「我不會讓你一個人去，我會與你一道兒去！」吳大剛左張右望，顯然是担心被人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劉郎的聲浪也很低：「幾時去？」

「就是今晚！」吳大剛似乎很有計劃，「但今天日間，我還要去找一個人。」

「誰？」

「另外一位世伯，目前仍是朝廷裏的大臣。我要先行了解一下，東廠裏的一般情況。」

「那麼，我們晚上見。」劉郎說着，站了起來。

吳大剛立刻問：「你要去那裏？」

「找朋友。」劉郎說，「入黑之後，我會在房間裏等你。」

劉郎說完就走。

他是眞的去找朋友。

本來在京城裏，劉郎的朋友少之又少；甚至他一直也想不起有朋友在這裏。

但是經過昨晚跟踪過吳大剛之後，劉郎終於想起了一個人。

那是李三的朋友小伍。

李三是劉郎很要好的一位朋友。偶然有一次，李三曾將小伍介紹給劉郎認識，那只是禮貌上的事而巳，劉郎一直不把此事放在心裏。

但是現在，劉郎終於想起了小伍這個人來了。

他記得小伍說過，在京城一處地方可以找到他；當李三介紹他們認識時，小伍曾叫劉郎有空入京時，記得找他聊聊。

劉郎於是跑到一間押店去。

京城裏的押店頗多，劉郎以爲一定很難找；想不到這一間「通財押店」的名氣眞大，劉郎問一名路人，立刻就獲得了指點。

通財押店的朝奉說：「伍先生去了喝茶，請問貴姓？讓我派個小厮去把他叫回來吧！」

「不！不必了。」劉郎又問：「他在那一家茶樓喝茶？」

「就是街口那間八仙茶樓！」

「我自己去找好了。反正我們見面時，還是要去喝杯茶的。」

劉郎於是朝住街口走過去。

街口那邊，果然有一間八仙茶樓。

這兒的生意很好，裏面人頭湧湧。

劉郎擠了進去，四下裏張望，看來要在這兒找人可眞不容易。

突然有個人迎面而來，跟劉郎撞了一下。

劉郎也不以爲意，因爲茶樓之內，人實在太擠了，互相碰撞總是難免的事。

劉郎終於發現了小伍，他正在茶樓一角，自斟自飲的。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劉郎伸手一探，懷裏空空如也。

他想起了什麼，立刻回頭張望。

那人正走到了茶樓門口。

那人正是剛才與劉郎撞了一下的人。

劉郎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時日，對於這一門手藝，他的警覺性也相當高，只是剛才太過分了心，因爲當時他正全神貫注地去找小伍。

劉郎連小伍也不招呼，急忙往後轉，直衝出了茶樓門外去。

劉郎本來就是要找小伍的，爲什麼現在找到了，反而不顧而去？

原來剛才他被那人輕輕一碰之後，那懷中的銀包不見了。

劉郎衝出門外，喝一聲：「止步！」

那人回頭一望，見是劉郎，也不敢停留，立刻拔足飛奔。

劉郎本來大可以悄悄自後面一手將他抓住，何必打草驚蛇？

不過劉郎也有他的想法。

儘管他認得那人曾與他相撞了一下，無論衣飾、身型他都認得。但是，却難以確定人家是否就是一名扒手。

劉郎的銀包失去了是事實，但可能在

更早時候在街上掉了的；只不過現在被人一撞，撞醒了他而巳。

因此，劉郎必須確定這傢伙是否一名扒手。

如何能確定？

劉郎的方法很好，那麼一喝，對方果然作賊心虛，迅速拔足飛奔！這也等於間接承認，他巳扒去了劉郎的銀包。

劉郎邁開脚步，和他追逐了半條街。

那傢伙走得很快，但劉郎却也不慢。

劉郎手往前探，僅可觸及了對方的衣領。

那傢伙身子突然一矮，人却爬在地上了。

劉郎正全力與他鬥跑得快，事前絕難想到他會有此一着。

那傢伙身子一矮，雙手爬地，腿往後掃，竟然使出了一式「虎尾脚」，朝住劉郎的下盤狂掃。

劉郎是什麼人？

他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也見過了不少古怪的高手。

說時遲那時快，劉郎雙足一頓，人却凌空飛起。

他雖然避開了對方的一脚，但當時人正在急急奔馳之際，重心頓失，因此當他凌空飛起時，人也往前倒了下去。

還好劉郎是個武功身手不凡的人，這邊倒下，那邊經巳翻身騰起。

那扒手身手也不弱，看見劉郎倒地，趁勢爬起來又想走。

他朝住相反的方向走。

劉郎又怎會放過他？啣尾直追。

豈料只追了一段路，前面有人叫了一聲：「沙皮九，我在這裏啊！」

被追的人打橫張望過去，看見橫巷裏正有人朝他揮手！

他情急智生，手一揚，一些物體脫手飛出。

劉郎大吃一驚，因爲他認得那正在空中飛馳的東西，正是他的銀包。

那叫出了「沙皮九」名字的人，接得了銀包之後，立即拔足飛遁。

劉郎一時之間也忙了手脚，不知追得那一個才好；因爲沙皮九和他的搭檔分別朝不同的方向奔逃，劉郎只有一個人。

劉郎又急又氣，決定盯死沙皮九。

銀包雖然在另一個人的手中，但扒去那物件的人，畢竟是沙皮九本人，所以劉郎決不會就此將他放過。

劉郎的脚步加緊，沙皮九反而因傳遞銀包影响了脚步減慢。

一快一慢之下，劉郎終於手到擒來。

沙皮九氣喘喘地呆站下來！他顯然不知道劉郎的來頭。

「他媽的！你幹什麼？」沙皮九透了一口氣之後，還惡人先告狀。

劉郎也懶得對他多講半句，左一掌右一拳，打得沙皮九往後仰倒下去。

沙皮九跌得滿面泥沙，爬起來，又想走。

但是這一次劉郎却走在他前面，他人未爬起，巳被劉郎一手提起。

沙皮九動起手來，劉郎正求之不得！假如他任由劉郎揍他，圍觀的途人勢必嘩然。

沙皮九剛動手，又連挨了幾拳，他也明白不是劉郎的對手，但在衆目睽睽之下，也要耍幾拳，以示自己並非弱者。豈料反而因此被打得他跪地求饒。

突然之間，人叢中閃出了數名大漢，叱喝聲中有人揮刀弄棒而來。

劉郎本來巳將沙皮九放開了，這時却衝前又再將他抓住。

劉郎絕非等閒之輩，大陣大仗的塲面他也見過了不少，怎麼會畏懼這班鼠輩？

只見他雙手將沙皮九凌空擧起，整個人被他擲了過去。

那四名大漢正待進攻劉郎，反而被巨石似的沙皮九壓得倒過一旁，忙亂成一團，其中二人，被沙皮九壓倒地上。

劉郎赤手空拳走遍了大江南北，先後也不知遇過多少高手，對於這班烏合之衆，根本不會放在眼的。

他衝前一拳，一名手持木棒的大漢正被沙皮九撞得昏天黑地的，再挨上劉郎那一拳，人也差點昏了過去。

劉郎趁勢奪棒。

棒未奪過來，一把鋼刀打橫劈到！劉郎急急將木棒往旁迎格！僅僅可以擋住了那狠狠的一刀。

但木棒巳被削去了一截。

劉郎飛起一脚，將與他爭奪木棒的一名大漢踢倒。

劉郎知道對方人多勢衆，可能是一個扒手集團的打手！急忙揮棒還擊。

這時候，其餘二名大漢亦自地上爬了起來，揮刀進襲。

劉郎舞棒進擊，左挑右撥，前點後撞，旁人一看巳知是名家身手！四名大漢儘管向他展開瘋狂進攻，也是無法將他制服。更佔不上半點便宜。

相反，劉郎憑那半截棍棒，將這四名大漢打得落花流水，遍體鱗傷。

不知是誰發出了一聲暗號，四名大漢立刻拔足飛遁。

四個人朝住四個不同的方向逃去。

劉郎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追那一個才好，猶豫間，有人叫了他一聲。

小伍剛從茶樓出來，看見劉郎持棒追人，也心感驚奇；他却不知道剛才劉郎就是因爲找他而分了心，被人乘機扒去了銀包。

劉郎終於放棄了追逐那些人，嘆一口氣道：「眞是合該倒霉！如果你在押店之內，此事就不會發生。」

小伍聽了劉郎的投訴之後，安慰他說：「放心好了，此事包在我小伍身上。」然後又拍拍他的肩膊：「來來來，我們先找個地方喝杯茶。」

二人又重新回到了八仙茶樓去。

這一次，小伍却帶着劉郎登上二樓去；二樓比較靜，人也少。後來劉郎才知道，這樓上十分貴族化，無論吃的喝的，都比樓下貴了許多！因此食客都在下面擠。

二人找了一張座落一角的桌子坐了下來。小伍可能是這兒的常客，很快便有人過來招呼。

劉郎不等小伍開口，就說道：「我是來找你的，見過李三麼？」

小伍道：「很久沒有見過三哥了。剛

才發生的事，讓我來爲你善後。」

「你認識那班人麼？」

「當然認識，我幹那一行業的，你應該知道。他們常常來找我；但今次想不到輪到我要去找他們了。」

這時候，店小二將一壺酒奉上。

小伍要了幾個小菜。

劉郎說道：「那銀包的錢有限，你不必爲我着急，有件更重要的事情，找你商量一下。」

「是什麼事情？」

「聽過血名單這名堂麼？」

小伍的態度一直都頗爲輕鬆，當他聽到「血名單」三字之後，面色頓然一沉，隨即顧目四望，彷彿怕人聽到他們的談話一樣。然後放低聲音，說：「你問這些幹嗎？」

劉郎是個機靈的人，鑑貌辨色，也不難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劉郎仍然問道：「是不是已有人向你查問過了？」

小伍放低聲音道：「你是第一個向我查問。坦白告訴你，京城之內，誰也不想談及此事，除非活得不耐煩吧。」

「這是什麼意思？」

「讓我告訴你最近發生的幾件奇事吧！」小伍一邊低聲說，一邊担心地左張右望。「有人四出追查血名單的下落，結果不久之後就神秘失了踪。又有人爲了得到血名單的消息，揚言可以花一筆花紅，結果消息未有，人已經死得不明不白。同樣的，也有人揚言擁有血名單的消息，目的爲了錢——花紅。但是，錢未到手，人却死了。」

劉郎半開玩笑地說：「怪不得你也不敢提了。」

小伍解釋道：「並非小弟怕死，無非爲你好而已。」

「謝謝你的關心。」劉郎又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即使你不告訴我，我也會查下去。」

小伍道：「你當然可以查，但必須小心一些。見你是三哥的好朋友，我也不妨說得坦白點，京城之內，到處都有東廠的人，他們最討厭人家談論他們的人和事。但東廠的人並不穿制服，碰面而來的人都有可能是他們的人，我只不過爲你設想，才叫你小心而已。」

「謝謝你。」劉郎也明白小伍只是一番好意，「但我也不怕坦白告訴你，在京城以外的地區，所發生的事更爲可怕。」

小伍又緊張地問道：「是不是有人被殺？」

「是的，而且不只一個。死者都是血名單上面的人。」

「我也間中聽到了江湖中人提及。」

「每個死者的屍體之上，都遺下了一枚竹簡。同時竹簡背面另有一個將被殺害的人的名字。」劉郎又說：「殺人者太過目中無人了，叫我如何可以袖手旁觀？」

「老兄，我也知道你和三哥同一樣的性格，喜歡抱打不平。但是，這種事情與江湖上的是是非非可不同啊。」

「我也明白，這是官場裏的事。」

「對啊！官府裏的事已經令人頭痛，更何況涉到公公們的事？」小伍輕嘆了一口氣，語重深長地說：「許多擁有大權的高官，也從來不敢惹他們，我以爲你還是小心點好。」

劉郎苦笑道：「不要再爲我担心，我只想坦白問你一句，你到底知不知道有關血名單的事呢？即使一點點，也不妨告訴我。」

「聽說血名單在東廠之內，但從來沒有人知道是眞還是假。因爲東廠裏面的人，個個武功高強，即使吃了豹子胆的人，也不敢闖進去。盲目摸入去的人，沒有一個可以活着出來。」

「假如這是眞的，東廠裏的人，就是殺人者。」

小伍聳肩苦笑道：「天曉得！不過，許多官府中人，都心裏明白，只要是血名單上面有名寫上的人，到頭來總是難逃一死。」

「有沒有人曉得：血名單中究竟列上了多少人的姓名？」

「相信也只有見過的人才最明白。但是，除了東廠裏的公公們外，相信只有名單上的人才心裏有數。」小伍說，「因爲傳說那份血名單，可能涉及密謀造反。」

「造反？」劉郎也吃了一驚。

但吃驚過後，劉郎也很接受這解釋。一班不滿朝廷的官員，爲了密謀造反，紛紛嗌指簽下了血書；不幸事情爲東廠的人偵悉，保有血名單的人被捕，於是其他人紛紛逃亡的逃亡，被殺的被殺……這也是當然的事。

東廠既是古代一個特務機關，做事也像今日極權國家的特務一樣，從不公開。尤其是「血名單」上所列的人還未死光，所以他們保密，也是十分合理的事。

不過以上也只是劉郎的想法而已，實情如何，還待證實。

小伍這說法頗令到劉郎滿意。他又說：東廠裏掌權的是太監；但京城中人多尊稱之爲「公公」。甚至朝廷裏許多大官也這樣稱呼他們。

但是，由東廠派出的殺手們，却未必個個都是太監；他們的武功大都十分高強。殺人固然不眨眼，而且還不動聲色，也從來沒有人敢加以追究。否則隨時可能惹禍上身！這也正是大多數人，包括小伍在內，都不想提及此事的原因。

儘管如此，小伍總算對劉郎是例外了。同時劉郎即使知得不多，亦覺滿意了。

× × ×

黃昏之前。

在客棧的食堂之上，劉郎正與吳大剛共晉晚餐之際，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此人正是小伍。

小伍親自將一個錢袋送來，那正是劉郎日間被人扒去的東西。

小伍果然認識了扒手集團裏的人，他還代表他們向劉郎道歉。

劉郎反而教訓他說：「這是最缺德的行業，如果我是你，我的押店一定不做這種人的生意。一個人做事要設身處地，譬如你被人扒去了貴重物件，請問你心裏有何感受？又例如今天，假如不是我及時發覺的話，可能一直等到結賬時才發覺，那豈非十分尷尬？」

小伍面上紅了一陣。

即使如此，他仍然擠出了一副笑臉，向劉郎和吳大剛告辭。

劉郎也衷心地感謝了他。

小伍走後，吳大剛笑道：「你眞不愧是個江湖奇人，人家明明帮了你，你反而教訓了人家一頓。」

劉郎道：「我只是實話直說，跟扒手們做買賣，等於收購賊賍而已！難道我說錯了麼？」

「錯當然沒有說錯，只是人家聽了之後，不知有何感受而已！」吳大剛這個人，有時似乎很通情達理似的。

劉郎道：「現在，我們也該言歸正傳了！」

吳大剛看看左右沒有其他食客，這才低聲說道：「今天晚上，我們要去一個地方。」

劉郎立即低聲問：「是不是東廠？」

「那是墳墓。」吳大剛說，「即使你有胆去，我也沒有這種胆量。」

郎笑道：「想不到你忽然會變得這麼胆小如鼠。」然後又問：「你想去什麼地方？」

「嗯——」吳大剛欲言又止。

劉郎看見他左張右望，知道他必有心事，於是說道：「你担心什麼？」

吳大剛一邊佯作喝酒，一邊低聲對劉郎道：「你有沒有覺得，可能有人跟踪我們？」

「你由何時開始有此感覺？」劉郎故意有此一問。

吳大剛道：「不怕告訴你，連日以來，我曾到處打聽。我知道一直有人在暗裏跟踪我，可惜無法知道他是誰。」

劉郎知道吳大剛那晚曾與人交手，自己還在暗地裏帮了他一把。

於是，他開玩笑地問：「會不會是我啊？」

「不會是你。」吳大剛毫不考慮地說，「你爲什麼要跟踪我呢？我們本來就是同一夥。我查到的結果，也一定不會瞞住你。」

「然則，今天你查到一些什麼？」劉郎問道。

「我們要去見一位老人。」吳大剛壓低了聲音，「他曾在東廠裏做過事。」

「他知道血名單的事？」劉郎的聲音也放得很低。

吳大剛小心地點點頭。

劉郎又問：「你決定不去東廠了？」

「雖然有你在着，我仍無此胆量。」吳大剛呷了一口酒，又說：「我想過了，我們還是不要太過冒險。」

劉郎道：「知道又有什麼用？知道更多也未必有用。那名單上的人，還是要逐個逐個死掉。」

「我們先要知道更多，然後才決定怎樣去做，一定事半功倍。」

「好吧，先看看你的擺佈再說。」

「我等會兒就跟你一齊去，相信這件事很快就會有結果。」

× × ×

劉郎與吳大剛一邊行一邊談。沿途上，他們已小心注意到後面，直至確定了沒有人跟踪，這才轉入一條小路上去。

他們沿住小路，直達一列矮屋；這兒是郊區地帶。

從吳大剛的談話中，劉郎知道那老者是吳大剛的世伯輩；也就是他父親吳天笑的同僚。

據說：吳大剛日間曾過訪他，可惜他剛有事外出，匆忙間無法與吳大剛詳談，所以相約這個時間在這裏見面。

吳大剛知道他曾在東廠裏面做過事，一定知道不少秘密。

憑吳天笑和他過去的交情，吳大剛相信他一定肯說出眞相。

「他叫什麼名字？」劉郎問。

「招雄。」吳大剛說。

這時候，他們已到了屋前。

天色漸黑，但屋裏還沒有燈光透出。

劉郎心感不妙，吳大剛也忽然之間止了步。

「似乎有些不對。」劉郎彷彿見到裏面有人影幢幢。

劉郎立刻向吳大剛打了一個手勢。

吳大剛會意，放慢了脚步，與劉郎分左右兩旁，小心翼翼地，接近那幢屋宇。

門半掩。

吳大剛以手中長劍輕輕將它推開。

突然之間，人影一動，裏面立即有一度寒光直射出來。

那是一支飛鏢。

吳大剛早已有了準備！挺劍側身，仰首扭腰，「錚」的一聲，僅可將那支飛鏢格開。

他身子還未站直，二條人影已先後自屋內衝了出來。

二名彪形大漢分持刀劍，黑衣幪面，半句話也沒有說，便朝着吳大剛進攻。

吳大剛剛才可能過份注意屋內的情形，竟疏忽了那邊的劉郎。

劉郎這時候不知去了何處。

也許他已繞到了屋後去了！——劉郎心裏這麼想。

吳大剛也顧不了這麼多，更加來不及招呼劉郎，只有獨力應戰。

二名大漢招數狠辣，吳大剛感到十分吃力；就是不見劉郎伸出援手。

刀來劍往之間，吳大剛彷彿看見了對方的刀劍之上帶着血漬，他心裏一凜，難道招雄已遭了他們的毒手？

吳大剛稍一分心，對方立刻乘勢衝上；吳大剛眼看就要受創。

驀地從後屋角那邊飛出了一撮野草！

野草來勢如電，看似柔弱無力，實則直朝二名大漢勁射而來。有如萬箭穿心。

二名大漢似有預感，立即揮動手中刀劍迎格，野草紛紛斷爲兩截。

儘管如此，仍有少數射向二名大漢的身上，竟能戳穿身上的衣物，刺得二名大漢隱隱作痛。

從屋角那邊閃出的人，正是劉郎。

劉郎揚聲說：「吳公子，你的世伯看來已遭毒手。」

話猶未完，二名大漢分左右夾攻劉郎；反而暫時放過了吳大剛。

吳大剛聽到了劉郎這麼說，竟也呆住了一陣。

二名大漢刀劍齊揮，眼前劉郎避無可避，勢必變爲肉醬，豈料在昏暗的黃昏環

境底下，但見一條人影凌空騰起，刀劍揮至之處，空無一人。

二名大漢驚愕之際，其中一人突然慘叫一聲，口噴鮮血，搖搖欲墮。

另一人立即警覺，回頭一望，但見劉郎正在他同伴背後出現。

一個赤手空拳的人，竟然能在刹那之間，反敗為勝。

一個不帶武器的人，竟然可以就地取材，拔起一撮野草，運勁令它變為武器；其功力之高，不可思議。

那大漢越想越覺心寒，頭也不敢回，一溜烟的走了。

留下他的同伴，但亦巳受了重創。

劉郎搶入屋內，黑暗中差些兒給一具屍體絆倒。

吳大剛找來火石，將油燈燃起，發覺滿身鮮血的死者並非別人，正是招雄。

劉郎就在這一刹那間，彷彿想起了什麼，急忙再次出到屋外。

但是屋外一片沉寂！連地上的傷者也不知所踪。

劉郎大吃一驚！

他並非見鬼，只是為自己的疏忽而感到後悔。

劉郎與人交手，若非迫不得已，決不會出手這麼重；他剛才是存心速戰速決，只因為他要早些知道屋子裏面發生了什麼事。

他傷了一個，嚇走了另一個，以為回頭大可以從那傷者口中查出對方的來龍去脈。

但是，想不到不止兩個人；也許還有其他人潛伏在附近，因此能及時將傷者救去。

等到劉郎發覺時，為時巳晚。

他急忙追出小路去。

但小路之上，人影也沒有一個。

重返屋內，吳大剛正在屋內其他地方搜索；他不知想找些什麼。

劉郎問：「他只有一個人？」

「是的。」吳大剛嘆氣道：「早知如此，我今日就一直纏住他不放。可惜現在他想說也說不出來了。」

「看情形，有人要阻止他將實情告訴你。」劉郎說。

「是的。同時我也沒有猜錯，的確有人一直在跟踪我。」

「不錯啊，所以他們知道了你們今晚之約，於是先下手為强。」

「你猜他們是何方神聖？」

劉郎道：「會不會是東廠派來的？」

「然則，我可能會改變主意了。」

「跟我到東廠去麼？」

「是的。」

「為什麼你會改變了主意？」

「道理簡單，因為你的武功，我剛才有機會大開眼界。」

劉郎只是輕輕一笑。

其實自香花山開始，吳大剛巳不止一次見過了劉郎的武功。

在燈光掩映下，劉郎似乎見到了招雄屍體之旁的地上，有些東西——那是血？不，是用血塗成的字啊。

劉郎為了看得更清楚，他叫吳大剛將油燈取了過來。

吳大剛正棒住屋內唯一的油燈，到處搜索，聽到了劉郎這麼說，立即過來。

油燈照射下，劉郎看見招雄屍體旁邊近手指處，果然有兩個用血塗 的字；不，不是兩個，或者應該說是三個，但第三個尚未完成，他的指尖就停下來。

毫無疑問，招雄在重傷之後，明知不治，於是趁住未死之前，將心中話先行留下，說不定這就是給吳大剛的一種暗號。

所以，劉郎非常小心的，去觀察地上那二個半用血塗成的字。

第一個很清楚，是「千」字。

第二個較糊塗，但仍可以看得出，是減筆的「歳」字。

至於第三個，根本未完成，一點、一畫再加上那一撇。

死者的指尖，就停在那一撇之尾。

到底他還想再寫一些什麼呢？

吳大剛也蹲在地上，與劉郎共同研究招雄死前的啓示。

他喃喃地說：「這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劉郎道，「假如你是他，假如你約了人 此見面，但所約的人未到，自己却受了重傷，你會怎樣？」

「嗯，他答允將一些有關血名單的秘密告訴我，難道這就是秘密？」

劉郎道：「是否秘密倒難說了，不過如果是我，我一定會趁自己未死之前，盡可能把要說的遺言，寫了出來，以便向你交代。但我正身受重傷，在昏暗環境下，如何能再爬起來取 紙和筆？況且，當時兩名殺人者可能仍留在屋內。於是我會用流出的血，用我的食指去悄悄塗寫。可惜我已傷重，流血過多，難以支持下去了。因此我只能寫出這兩個半字，連三個也不够。」

吳大剛一邊聽了劉郎的解釋，一邊點頭。

他很佩服劉郎，原來不但身手不凡，還很有思想。

但是，究竟死者要向自己啓示一些什麼？他想寫「千歳」什麼？

二人有過好一陣子的沉默。

他們都在想着「兩個半」字的含義。

「一點一劃加一撇可以寫成一個什麼字呢？」

劉郎和吳大剛不止一次地，在喃喃自語。

突然之間，劉郎拍腿叫了起來。

「對了，是千歳府啊。」劉郎興奮得站了起身。

吳大剛道：「千歳府？嗯！千歳府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劉郎道：「會不會血名單在該處？」

「有可能的。」吳大剛呆了一陣，「然則，這與我們查到了的又有什麼分別。我還以為血名單在東廠那裏呢。」

「無論如何，今天晚上我們都要到千歳府裏面去一次。」

「嗯！現在時間尚早，我想，我們應該再去找一個人。」

「誰？」

「阿保。」

「他是什麼人？」

「不怕告訴你，你也可能見過了他！」吳大剛道，「昨天晚上，我曾悄悄去找



過阿保，他是個地痞之流，但我知道他常常在官府裏走動。有人告訴我，他有許多有關官府中的消息，因為衙差們也經常要靠阿保提供歹徒的消息。所以我就在日間去找過他。可惜這傢伙很大胃口，竟敢開天索價，要我一千兩才肯說起血名單之所在。」

劉郎恍然大悟：「於是你把心一橫，晚上決定開硬弓，要不花一個仙，就迫阿保講出來。是不？」

「是的，實情正是如此，可惜當時阿保還未離床， 巳發覺了跟踪我的人，他正在外面監視，偷聽我和阿保的談話。」

吳大剛說到了這裏，頓了頓，又對劉郎道：「當時要不是你，我可能不是他的敵手。」

劉郎的確暗中助了他一把，但事後却悄悄離開了現場。

這件事本來巳經成為過去，劉郎並未提及，想不到吳大剛反而自動說了出來，原來他早巳料到是劉郎帮了他。

也許，剛才在門外遇上那二名大漢時，劉郎助他一臂之力的手法也是一樣，所以才會令吳大剛為之恍然大悟吧。

二人担心剛才那二名大漢——極有可能也是殺死了招雄的殺人者，他們隨時會招來同黨，折返現場。因此，二人匆匆離開了招雄的家裏。

劉郎決定聽吳大剛的建議，再一次去找昨夜他找過了的阿保。

× × ×

阿保曾對吳大剛說過，血名單就在東廠之內。

但是，當時他未必是出於眞誠的。因為吳大剛付不出一千兩代價，以劍架頸，阿保也就在別人的要脅之下。

像阿保那種人，一定相當狡猾，這幾乎可以肯定的。

阿保是什麼人？

他的身份可能類似今日的「警方黑社會綫人」，所以一方面既是「地痞」，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官府裏走動」。

但凡這一類人，必有其本身的生存條件，因此環境迫成他們非狡猾不可。

那麼，像這麼樣一個人，在黑暗中被人要脅住，到底會不會講眞話？

劉郎就覺得可靠的程度巳經十分低。

但是，另一方面，劉郎自己巳查出，連小伍也對他這麼說。

小伍也說：血名單傳說在東廠之內。

這麼看來，阿保的話，却又有可信之處。

現在，劉郎和吳大剛二人，已到了一間小屋——這就是阿保居住的地方了。

但是，當他們走近那間屋的時候，却感到有些兒不妙。

屋內並無燈光透出！表面看來，阿保可能睡了。

但門却半掩。會不會又像招雄一樣？

劉郎已急不及待地，推門入內。

裏面一片黑暗，門聲並未引來主人的問話；假如這裏面有人，假如那主人未睡或者被驚醒的話，這時候一定會問來人是誰。

但裏面仍然是一片沉寂。

劉郎找來火石、紙筒，把屋內的燈光弄亮了。

他們都担心阿保巳遭毒手，情形與招雄一樣。但是，在燈光底下，幸好未見慘事。

屋內空空如也。

阿保為何不在屋內？

假如他外出未返，應該鎖門；但剛才那度門並未鎖上。

屋內頗凌亂，彷彿被人搜索過了。

吳大剛一邊游目四顧，一邊喃喃地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劉郎道：「看來我們這一次可能又是來遲了一步，阿保可能被人擄去了。」

「嗯！可能是昨夜與我交過手的一帮人。」吳大剛說。

劉郎也感到無限驚奇：「為什麼會有人跟踪你？為什麼他們處處比我們搶先了一步？」

吳大剛道：「相信不會是東廠的人。如果是他們，他們早巳動手殺了我！」

「他們不一定要殺你，阻止你就够了。因為你的目的不外乎要知道血名單的事。眼前他們處處比你棋先一着！」

「嗯——但是，誰都知道，東廠的人殺人不必擇日子。殺了我，豈非乾脆得多麼？」

「也許他們只希望你知難而退！」劉郎說，「假如你仍死纏下去，說不定就會殺你！」

「別嚇我！」吳大剛不在乎地笑了笑，然後又說道：「不怕對你說句老實話，任從他們怎樣也好，我都會追查下去；父仇不共戴天，我一定要報！」

劉郎開始覺得，吳大剛這個人並不太

可靠；首先是他們到了京城之後，吳大剛已不止一次的單獨行動，撇開了劉郎；這表示他個人可能仍有秘密，根本不想讓劉郎知得太多。

其次就是前言不對後語！別的不說，就是到東廠去查個究竟，吳大剛已在劉郎面前表現出先後二種不同的態度。

劉郎心裏想：這種人絕不可靠。他必須處處小心提防。

不過，無論如何，他也曾救過自己；最少那包解藥就是他妹妹吳艷艷弄來，由他交給劉郎服食的。

就念在那份感情上，劉郎表面上仍在協助吳大剛，追查血名單的眞相，助他報父仇。

事實上劉郎也眞的希望知道血名單之所在，以及幕後眞相：爲什麼會有這許多人不明不白的死去？

然而事到如今，劉郎他們似乎仍無寸進；吳大剛處處顯得「來遲半步」。

許多幾索顯示出：有人從中搗鬼！究竟他們是何方神聖？

× × ×

夜深人靜。

三更了。千歲府之內，警衛森嚴。

劉郎和吳大剛伺伏在後院一座假山背後，等候機會。

更鼓隊過後，緊隨而來的又是一隊帶刀佩劍的守衛。

這是皇叔居住的地方，名目上却是「千歲府」；皇帝被尊稱「萬歲」，於是皇叔往往亦被封爲「千歲」。

守衛掠過後，劉郎向吳大剛打了一個眼色。

二人正待闖進內堂，突然之間裏面傳出了一陣人聲。

似乎有人正在高呼：「有刺客！」

吳大剛大吃一驚，回頭就想走！但被劉郎一把拉住。

劉郎低聲道：「你幹什麼？根本沒有人發覺我們！」

吳大剛一定神，左張右望；的確，附近根本沒有第三者。

屋內仍然在吵吵鬧鬧，顯然是發生了一些不尋常的事。

問中還傳來了刀劍交加之聲。

有人在交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劉郎心裏想：難道又有人想「棋先一着」，走在他們的前頭？

然則，這一次他們雖然來遲了一步，也許「錯有錯着」。

更多手持兵器的守衞衝入屋內，似乎沒有人理會到這後院，所以劉郎和吳大剛都可以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事情看似來得突然，又似湊巧！但劉郎想深一層，此事未必偶然。

因爲招雄既然以食指沾血塗成「千歲府」，這會不會就是暗示今夜千歲府之內有事發生？

另一方面，亦有可能是表示殺招雄的那一班人，及時見到了招雄洩露的秘密——那兩個半字：千歲府。於是想到其中暗示，所以匆匆趕到這裏來。

假如他們已有所獲，自然又是「棋先一着」；萬一失手被擒，就是「棋差一着」了。

劉郎爲了明白其中究竟，決定冒險在此等下去。

本來他們可以走，因爲這時候沒有人阻止他們。但他們却獃在石山之後面，靜觀其變。

× × ×

屋內，燈光大明。

二名年青力壯的刺客，正被千歲府的守衛們，重重包圍。

年青刺客身手不凡，不少守衞已被他們擊倒，死傷頗衆。

他們都是男性，年紀分別是二十和二十二左右。劍法純熟、瀟洒。

一輪反攻之後，他們眼看就可以突圍而出，這班守衞雖然人多勢衆，却絕非他們的對手。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一名睡意仍濃的老年人，帶來了八名錦衣侍衛。

那老年人並非別人，正是這兒的主人——千歲爺，也是皇叔。

只見他一揮手，那八名錦衣侍衞之中，有四名立即拔劍衝前。

其他守衛見狀，紛紛退下。

二名年青刺客眼看無法脫身，唯有硬着頭皮應戰。

錦衣侍衞是經過嚴格挑選的，武功自是不凡。

甫經交手，二名年青刺客已知遇上了高手，無奈已身陷重圍。

劍來劍往之際，二名年青刺客明明是不敵四名錦衣侍衞，却不知怎的，窗外飛來幾顆石子，勢如奔雷，直擊向四名錦衣侍衞的面目之間，登時令他們忙了手脚。

二名年青刺客見機不可失，自是不敢怠慢，立即鼓其餘勇，殺開一條血路，突圍而出。

其他守衞見狀，紛紛追來。

假山背後，突然飛出無數亂石，如蝗似箭，令到追殺而來的一股人潮被壓了回去。

各人正待苦追不捨時，那邊柴房又告失火，鑼聲震天，宅內亂成一片。

刹那間，整間千歲府有如戰場，混亂不堪。

二名刺客雙足一頓，瞬即越牆而去。

劉郞看得清楚，因爲救援之計本來就是由他策劃的。

爲了查明血名單的眞相，劉郞決定對二名年青刺客加以援手。

爲了救他們闖出重圍，於是劉郎施展了他的「彈指功」，將石子當做暗器，先後彈入屋內，又吩咐吳大剛到柴房那邊去放火，以分散屋內人的注意力。

「彈指功」是劉郎的絕技之一。由於他這一生人從來不喜携備兵器，暗器自然也被他認爲是一種負累。

但劉郎的「彈指功」却練得出神入化；任何細小物件到了他的手上之後，只要被他扣指一彈，立即變成奇勁無比，去勢如箭。那怕是一支枯枝，一塊小石，亦隨時會化枯朽爲神奇，變得威力無比。

劉郎的救援之計，果然成功。

二名年青刺客一口氣逃出千歲府外，追兵竟然一再被人阻撓！到底誰向他們伸出了援手？兩個年青人已來不及細查。

等到他們遠離千歲府之後，脚步慢了下來，正悄悄舒了一口氣。

就在那刹那間，前面却出現了一個人影。

那人屹立在路中央！剛好擋住了他們的去路，看來絕非偶然。

二名年青人驚魂甫定，無心再生事；回頭想擇路改途。

但是，背後又出現了另外一個人。

那人手無寸鐵，却在冷冷地笑。

年紀稍大的一個年青人終於忍不住開聲了：「是那一路的朋友？」

站在他們背後的，並非別人，正是救過他們的劉郎；前面那個自然就是吳大剛了。

可惜他們至今仍未知道。

年紀較小的一個却低聲道：「大哥，看來不對勁，不如由高處走！」

另一人還未答話，劉郎已經說道：「你不妨猜猜我們是什麼人，總之就不是千歲府裏面的人，那你們總 以放心了！」

兩個年青人都很聰明，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是的，若非向他們及時伸出援手的人，又怎會知道他們入過千歲府？害怕千歲府的人追殺而來？所以他們也不必多問，已知道劉郎他們就是救他們出來的人。

劉郎道：「我們救你，不望報答，却想知道眞相。」

「眞相？」那對兄弟同時怔了一怔。

劉郎道：「是的，例如你們是何方神聖？爲什麼要潛入千歲府去行刺皇爺？」

兩兄弟在竊竊私議：「大哥，你猜他們是什麼來頭？」

「很難說，江湖上奇人異士多得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的武功一定高過我們，所以你切不可亂來！」

「但是，大哥，你瞧！那厮手無寸鐵呢！任他武功更高更强，也不用怕！」

「你錯了，你還沒有出來江湖上混過，難怪你不知道江湖上有個赤手空拳的人，他從來不帶任何兵器或暗器，但武功却是深不可測。希望眼前這一個就是他！」

劉郎在那邊根本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只見兄弟二人朝他這邊不斷望過來。

劉郎道：「相信千歲府的人不久之後便會追來，如果你們再不交代清楚，我劉某惟有將你們帶回千歲府去！」

劉郎此語一出，登時嚇呆了兄弟二人了。

他們本來就已經戰至筋疲力盡，這時候聽到了劉郎上面這一番說話，怎會不心驚胆顫？

但是做大哥的却較爲冷靜，他竟然從劉郎的一番說話之中，分出了端倪來。

他揚聲道：「前面那一位可是劉郎兄麼？」

劉郎呆了一呆！這一回却輪到他來驚奇了。

「閣下是誰？在下正是劉郎。」

做大哥的於是一邊走過去，一邊說道：「在下是郭達明。」

劉郎終於想起了：郭達明——江湖上有名的「賽孟嘗」。

劉郎雖聞其大名，却未見過其人。但經對方這麼一提，劉郎再觀其外型，倒也極似江湖中人傳說的「賽孟嘗」——一個最愛結交江湖朋友的富家子。

既然互慕其名，一切也就易說話了。四個人終於走在一起，互道姓名，互相寒喧。氣氛亦由緊張而變爲融洽。

「這兒不是談話之所！」吳大剛說：「不如返回我們客棧詳談好嗎？」

「好極了！」郭氏兄弟喜出望外；因爲在互道姓名之餘，他們終於知道了吳大剛正是吳天笑之子。

龍虎會　內裏有乾坤

客棧之內，大部份人客都睡了。只有吳大剛的房間裏，燈光亮着，四個人仍在把酒言歡。

「我相信我們是同道中人。」郭達明低聲對吳大剛道，「我記得，我曾從家父口中聽過一個姓吳的世伯，他正是吳天笑先生，眞想不到我們原來是世兄弟。」

吳大剛急問道：「令尊大人是——」

「郭金海。」郭達明不等對方問完，已經答了：「不瞞你說，家父不久之前，已遭人刺殺！」

劉郎不禁低聲問道：「難道他也是血名單上的一份子？」

郭氏兄弟不約而同地點點頭。

劉郎又問：「你們何時入京？」

在劉郎的想像中，曾懷疑他們混淪跟踪過自己，所以處處棋先一着。

但是郭達明却說：「我兄弟二人今天才入京，假如今夜得手，就會立刻離去。但是現在——」

吳大剛插口問道：「你爲什麼會懷疑千歲爺就是殺你父親的主謀？」

郭達明道：「家父曾說過一點關於血名單的來歷。」

他弟弟郭達亮說：「皇叔是個卑鄙小人，他曾密謀造反！」

郭達明立即打出了一個手勢，示意其弟說話小心，以防隔牆有耳。然後他低聲向劉郎他們作了交代。

原來郭氏兄弟的父親郭金海，過去也是朝廷命官之一。

據說：郭金海和當時一班朝廷裏的同僚，同時受到了皇叔的唆擺，各人分別簽下了血書，密謀造反。

皇叔答應過各參與其事的官員，他日事成，每人固然是「開國功臣」，另外還有重賞。

爲表眞誠，皇叔曾要求各人咬破指頭，分別在一支支的竹簡之上，簽下了自己的姓名。然後由皇叔保管。

以上就是郭氏兄弟口中的「血名單」的來歷。

但是，後來爲什麼會中途變卦？

根據郭氏兄弟說：後來皇叔患了一場大病，被迫放棄造反的大計。

後來他還派心腹手下，勸諭各參加「血名單」的官員，早日離京，免遭毒手。

有些官員大感驚愕之餘，還來不及離京，已遭刺殺。

事後傳出：原來皇叔手中的「血名單」，已落入「東廠」的人的手上。

也就是說：皇叔造反的計劃已告洩漏了。所以「東廠」才會暗中派出殺手，追

殺各人——血名單上有名字列出的人。

郭金海這種說法似乎很容易令人入信。但是，爲什麼皇叔這主謀人，却可以逍遙法外？

根據郭氏兄弟的解釋，皇叔是皇上的叔父，較容易獲得原諒。——這 表面上的看法而已。

後來有人獲悉：皇叔因年老多病之故，中途變卦，於是把心一橫，索性出賣了他們，悄悄向皇上告密。因此，一切造反的罪名，也就落入了「血名單」上面列上了姓名的每一個人。

劉郎聽了郭氏兄弟的投訴之後，心裏想：假如這一切屬實，皇叔這個人也算得上陰險毒辣，實在是該死有餘。

不過，劉郎是個什麼人？他決不會輕信一面之詞。

天將亮，各人也分別返回自己的房間去就寢。

× × ×

翌日，京城裏還是像平日一樣，官府也沒有出什麼通緝的告示。

街上，也聽不到宵來千歲府有刺客出現的事，但這並不表示官府不予追究。

熟悉內情的人都明白：這時候，千歲府可能已將緝拿刺客的事，交到了「東廠」去。

「東廠」做事一向保密，所以才會不動聲色的。其實，他們可能已四處派人注意一切可疑人物；甚至由千歲府的人引領着「東廠」的高手們，到街上去認人。

因爲郭氏兄弟曾公然在燈火照明下，與千歲府裏面的人交手，所以他們的樣子，亦必然被千歲府的人認出。

因此，劉郎也勸諭郭氏兄弟不要到處亂闖，若不離京，最好還是躭在客棧之內。即使非要外出不可，也要選擇晚上，或者稍加掩飾。

郭氏兄弟也眞的很聽劉郎的話，日間乖乖的在客棧裏睡覺。

事實上，他們昨晚整夜未睡，自然是非睡個飽不可。

劉郎却趁着這時候，去找小伍。

× × ×

小伍似乎不大高興，也許見到劉郎敎訓過他。

不過，小伍也知道劉郎的爲人，對他一向十分尊敬。

小伍與燕子李三有結拜之親，又知道李三跟劉郎是道義之交，在江湖上二人携手闖過一陣。因此即使劉郎有時口直心快，小伍也會悄悄諒解了他。

劉郎見了小伍之後，第一句就問：「你久居京城，可聽過皇叔的爲人？」

「皇叔爲人可不錯，爲什麼你會問起他？」小伍也感到奇怪。

劉郎心裏想：皇族與平民百姓之間，始終隔着一條鴻溝；小伍這一輩子可能也未曾見過皇叔，如何能說得這麼肯定呢？

也許只是人云亦云而已。

於是他又改口問小伍：「據我所知，有個叫阿保的人，你可曾聽過？」

「那自命通天曉的地痞！」小伍不屑地說，「你曾被騙麼？」

「什麼？被騙？」劉郎感到意外。

「是的，阿保那傢伙十分狡猾，如果你被騙，一點也不出奇。」小伍又說，「他到處亂攢，跟一些公差相熟，於是到處招搖撞騙；他又有一些小聰明，所以經常有人上當！」

「嗯！」劉郎道，「可能眞的有人上了他的當。據阿保對人說，他知道血名單在東廠的人那兒保管着！」

小伍忍不住笑了起來：「這有什麼稀奇？我記得我也對你講過了，事實上京中許多人也這麼說過，血名單在東廠之內保管住。」

劉郎心裏想：旣然如此，爲什麼除了吳大剛之外，還有人要找阿保？

小伍又說：「不過，話也得說回來，東廠的人，爲了收集消息，常常與他這種人來往，這却是事實。所以你說阿保與東廠的人熟悉，我不反對。但我勸你切勿太過信他，否則一定破財！」

劉郎聽了這番話後，巳心裏有數。

他又問小伍：「你認識一些什麼地胆之流，足以壓得住阿保的？」

小伍眨眨眼，不大明白劉郎的意思。

劉郎解釋：他要找阿保去！錢可以化，但必須能令阿保講眞話。

假如有個地頭虫之流，足以令阿保震懾的，最好介紹給劉郎。

小伍想了想，立即反問劉郎：「記得一個曾與你當街打過架的人麼？」

「誰？」劉郎被問得一頭霧水。

小伍於是說出一名扒手首領，他是京城裏的黑道中人。

劉郎想起了，一個生得十分高大，年約三十許的男子。

那天劉郎追捕一名扒手時，此人曾攔途殺出，阻住了劉郎的去路。

本來劉郎對於這種人，難生好感，但爲了追查眞相，也沒有辦法。

小伍也知道介紹他們「相識」可能十分尷尬，但小伍還是派人去把那個人找來了。

此人叫徐牛。

小伍不知道憑什麼本事，竟然可以對這種人「隨傳隨到」。

徐牛來了。

當他見到劉郎時，也不禁怔了一怔。

小伍却笑道：「不打不相識，牛大哥，這位是江湖上極有名氣的劉老兄——劉郎就是他了。」

徐牛聽了「劉郎」二字，面上的疑容頓失，表現得極有量度。也許他私心底下對劉郎眞的是十分敬仰亦未可料。總之，在小伍的面前，徐牛就言聽計從地先聽了小伍的引述，然後再聽劉郎的詳細解釋。

徐牛聽了二人的說話之後，笑道：「我還以爲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原來只爲了阿保，那就容易了。我可以立即派人去將他找來。」

劉郎却阻止道：「不！不要派人找他，讓我們親自找上門去！因爲我第一不想太惹人注目。第二對阿保也不要擺架子。最好先禮後兵，令他非講眞話不可。」

小伍也說：「是的，牛大哥，你就帶劉老兄去一次。」

於是徐牛就與劉郎一齊離開了小伍的押店，去找阿保。

× × ×

阿保家裏有客人——那是二名不速之客。其中一個男的，已經將近七十，頭髮斑白；那女子亦已三十出頭了。

阿保正對他們講得口沫橫飛的，詞語之間，竟涉及「血名單」的事。

劉郎和徐牛早已來到了阿保住所的門外，只是沒有進來。

阿保不知門外仍有其他不速之客，滔滔地說個不休。

徐牛差些兒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劉郎若非聽小伍描述過阿保是個十分狡猾的傢伙，也會深信不疑，然而現在，他內心也確感到可笑。

劉郎還是見不到與阿保在一起的那兩個人，只是他心裏想：還有誰會追查「血名單」的下落？

劉郎又知道「血名單」中所列的人名極衆，那麼多人被殺，自然有許多苦主；因此，一些念念不忘，要爲父報仇的兒女們紛紛追查而來。這原是不足爲奇的事。

不過，劉郎雖然未見其人，却先聞其聲。奇怪！竟然似曾相識。

到底阿保家中那二個不速之客是誰？他們終於聽完了阿保的「故事」，準備付錢給阿保。

徐牛就在這時候，闖了入去。

阿保見了徐牛，登時嚇呆了。

尾隨而入的，還有劉郎。

劉郎見了另外二名「客人」，也呆住了一陣。

那一男一女發覺來者竟是劉郎，也大感意外地怔了一怔。

他們並非別人，男的是岑京家中的老管家岑庸。

那女的當然就是那個「老姑婆」岑翠環了。

「你們怎麼會在這裏？」劉郎不等對方開口，他已經問道。

岑翠環顯得有些尷尬，反而岑庸表現得十分冷靜。

「你們認識的麼？」阿保更加覺得意外。

劉郎笑了笑：「是的，我們同是爲了找尋血名單而來。」

徐牛面無笑容，却盯住阿保道：「你是否眞眞正正知道血名單的下落？」

阿保支吾着。

劉郎却打趣地說：「事關人命，阿保哥，希望你切勿以爲奇貨可居。」

岑庸的反應十分快，他本來已打算付錢給阿保；這時候却將一包銀両收回。

岑庸道：「你剛才那一番話，究竟是否眞的？請講句老實話好嗎？」

阿保望望徐牛，把吐到咀邊的話，又收了回去。

劉郎幸好已從小伍口中知道了這個人的底細。現在再看見他這一副樣相，更加心裏有數。

劉郎向徐牛遞了一個眼色。

徐牛道：「阿保，請你聽我說清楚，我阿牛和你差不多一樣，在這兒混，無非爲兩餐而已。現在這班朋友要知道的血名單，却是涉及許多人命關天的事，你如果不知，切勿亂說一通，以免害人害己。」

阿保樣子顯得頗尷尬。

劉郎道：「據我所知，除了目前我們這幾個人之外，還有許多人都相信你知道血名單的下落，所不同的，有些人肯付錢給你交換這份秘密，有些就付不起！付不起錢的，可能用武力對付你，他們也許一度將你擄去；另一方面則派人來你這裏搜索。其實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會替自己的生命設想一下。」

徐牛也說：「是的，你胡說八道，可能連累到自己的性命。我這位朋友說得一些也不假。」

阿保這才說道：「好吧！讓我告訴你們，其實，我無不知道血名單的秘密。」

阿保此語一出，登時令到岑翠環柳眉倒豎，頓足嬌嗔不已。

劉郎却道：「你只要實話實說，我保證你仍然可以得到一些好處。總之，我們決不會難爲你。」

劉郎的意思是：像阿保這種人，經常與官府裏的公差們混在一起，多多少少大概總會知道一點點。

因此，劉郎只希望他講眞話。

徐牛也從旁提醒他：「阿保，你一句話可能救回一班人的性命。無論他們是好是歹，死得人多，畢竟不是一件好事。」

阿保想了想，似乎不敢再信口開河了。他十分愼重地說：「老實對你們說吧！你們這裏每一個人可能都被人釘梢。」

假如劉郎不是聽過小伍的一番解釋，假如劉郎不是知道阿保最怕徐牛，又假如徐牛不是就在他們的面前的話，劉郎差點又以爲阿保故作驚人之語。

事實上，劉郎和在場的每一個人，包括徐牛在內，他們都不期而然的，暗自吃了一驚。

「誰向我們釘梢？」劉郎問阿保。

阿保道：「東廠的人。」

這一次，在場的人才是眞的不由自主的，大吃一驚。

因爲他們都知道「東廠」是什麼機構；東廠的殺手們，一向是殺人不眨眼，而且從來沒有人可以制止。

當然，像劉郎這種人正是天不怕，地不怕！又怎麼會怕東廠的殺手們？

不過，阿保的態度如此認眞，他難免也感到有點震驚。

阿保道：「我並非故作驚人之語，事實上我正受他們的委托，也在打聽着血名單的眞正下落。」

阿保的說話越來越出奇，也越來越令到他眼前這班人大感興趣。

他說他不知道「血名單」的下落，實不足爲奇，因爲他的底細已爲劉郎所知，那自然是意料中事。

但是，他竟然說「東廠」的人也委托他去打聽「血名單」的下落，這到底又表示了一些什麼？

徐牛首先作出了反應：「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公公們也要你去替他們打聽？」

「牛大哥，在你面前，阿保幾時敢胡扯一通？我剛才所說的，全是實話。」阿保又說：「公公們不會花冤枉錢的，他們做不到的事，然後才會叫我們去做。」

劉郎道：「你的意思是，他們還給你錢？」

「是的。」阿保道：「不止我一個人

，還有許多人爲他們打聽打聽。總之他們滿佈綫眼，無非只爲了查出誰將血名單盜去。」

阿保眞的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是的，他最末一句話，又登時弄得在塲的人呆了好一陣。

「你說什麼？」劉郎首先就追問：「血名單到底是誰最先擁有的？」

阿保瞪住劉郎：「怎麼你竟然連血名單的來龍去脈還未弄清楚麼？」

劉郎坦然說道：「我不是受害人，但我却對這份血名單深感興趣。我希望早日找到它，亦無非希望死少一些人。」

阿保道：「我無意開罪任何人，我現在再也不是爲了錢，只將我所知的，說個明白。」

劉郎勸着岑翠環：「是的，你就讓他說下去好了。」

於是阿保又說：「我現在告訴各位的，全是公公們告訴我的，所以是眞是假，我也不知道。」

劉郎催促他道：「好吧，你不必多作解釋了，儘管實話實說。」

阿保於是說出了他「東廠」的人口中所聽到的有關「血名單的故事」。

據說：有一次，東廠的人在一次突擊的搜查行動中，搜獲了一份用竹簡串成的「血名單」。那是在一名姓范的官員的家中搜出的。

根據他們解釋：該次突擊搜查行動，事先曾獲得一些人的告密。

那份「血名單」究爲何物，當時連他們也不清楚。

但是，在該次行動中，該姓范的官員，却被東廠的人帶走。

奇怪的是：當東廠的人將該份「血名單」帶回去時，途中竟然失掉了。

這眞是莫名奇妙的事，怎麼會遺失？但却是事實。

後來，東廠的公公們仍然將那名姓范的官員扣押起來，同時也稟告了皇上。

皇上一向信賴東廠的公公們，無奈缺乏證據，如果就此處决那姓范官員，只怕令朝廷各官折服。

因此，皇上一邊無限期扣押那范姓官員，一邊展開秘密審訊。

另一方面，又命東廠的人，暗中追回那份「血名單」，因爲上面有造反者的名字。而且也是重要的證據。

時至今日，東廠的人仍在秘密追查「血名單」的下落。

那名叫范吉祥的官員，至今仍被囚於天牢之內。

阿保說到這裏，各人的反應不一。

劉郎半信半疑。

他在想：如果「血名單」不在東廠的人的手上，那麼，誰去追殺「血名單」上的人？

連阿保在內，劉郎巳先後聽過幾個人說過關於「血名單」的故事，而每一次或多或少，總之就是次次不同。

不過比較起來，阿保雖然被形容爲最狡猾，但他所講的故事的眞實性，成數似乎最高——當然其中可能有假。

至於徐牛，他的反應十分麻木。也許這些事根本就與他無關。

最後是岑翠環和岑庸，他們聽了阿保的故事之後，似乎有些迷惑。

劉郎無意去追究這故事的眞實性，只不過從阿保的口中，他們最少知道了兩件事：——

第一件就是：「血名單」並不在東廠的人的手中。

第二件就是：東廠的人，可能一直釘梢——暗中監視各人。

爲什麼他們又不採取行動對付劉郎他們？

根據阿保的解釋：東廠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也有耐性。

他們爲了追出「血名單」的下落，所以才會「放長綫，釣大魚」。

事情發展到這裏，劉郎也開始明白到：自己可能一直被人利用。

劉郎曾被岑京的「迷魂散」迷倒，結果多得吳艷艷盜得「還魂散」作爲解藥，令到自己恢復了精力。然而現在岑翠環和岑庸見了劉郎如此龍精虎猛，竟然毫不感到驚奇。

再想到沿途好像被人跟踪，劉郎至此亦爲之恍然大悟。

毫無疑問，岑家的解藥並不輕易被人要偷便偷，不是岑家的人和吳氏兄妹有了默契！當他們確定了劉郎與此事無關之後，便决定利用他的武功，助他們追查那份「血名單」的下落。

後來徐牛先走了，劉郎和岑庸等人返回他們居住的客棧，果然也見到了吳大剛的妹妹吳艷艷。

吳艷艷是與岑庸等人一齊上京的，但她却故意不到另一家客棧來找她兄長。

爲什麼？

因爲他們認爲時機未到。

他們相約好，大家分頭去找「血名單」的下落，誰找到了，便通知大家滙合起來，一致行動。

但是事到如今，他們雙方面均無實際結果；同時他們的行藏亦已被劉郎無意之間發現了。

爲了方便起見，他們終於聽從劉郎的勸告，遷到劉郎和吳大剛居住的客棧來。

他們只朝着同一目標去做：就是爲了追查「血名單」之所在。

只有劉郎的目標可能多了一個，就是要查出其中眞相。

但是，劉郎並未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們。

× × ×

劉郎想像中的事情，正逐漸出現眼前了。

由於「血名單」中的受害人衆多，被害者的子女差不多有同一想法：就是爲父報仇。

因此，不知是否基於人道與同情，劉郎一直在爲他們感到焦慮。

因爲越來越多人知道「血名單」的事，也越來越多人傳說「血名單」就在京城某些人的手上。所以受害者的家屬、遺子等等，都不約而同的，雲集於此。

劉郎担心的是：這會不會是某些人的一項大陰謀？

根據阿保說：「血名單」的確是至今下落不明。也實實在在是由東廠的人的手

中被竊去。

所以，至今爲止，還沒有人確實知道「血名單」中究有多少人的名字列在其中。只有已經被殺害的人的家屬，他們心中明白。

於是劉郎又在想：會不會有人故佈疑陣，故意將這班「造反者的子弟」引誘到京城來，然後安排妙計，將他們一網打盡呢？

姑勿論這輩「造反者」是好是歹，劉郎也總覺得，事實與他們的子女無關。所以劉郎亦從來不同意當時朝廷上的「一人造反，誅連九族」這法令。

劉郎爲了挽救這班無辜生命，急忙去找小伍商量。

他對小伍說：要想一個完善的辦法，務令所有集中在京城之內的「血名單」受害者的子弟都一齊上當。

劉郎的目的，是要把他們集中起來，然後告訴他們，追查「血名單」的事，交由他一人去辦。假如他們仍然久留京城，只有給東廠的人抓去，那時後悔巳遲了。

小伍聽了之後，想了一想，竟然也同意了他這個辦法。

小伍還說：只有把扒手首領徐牛找來，一切即可迎刄而解。

小伍所建議的計劃就是：讓徐牛領導的扒手集團，放出一項謠言，暗傳他們扒到了一份「血名單」，放出暗盤，價高者得。

如此一來，須要這份「血名單」的人，自然不請自來。

劉郎也覺得這辦法不錯。

小伍道：「既然你也同意，我立刻去找徐牛來，這種事，他最有辦法！」

劉郎一聲「拜託」，就匆匆走了。

× × ×

劉郎又再一次出現在阿保的家中。

這一次他是悄悄的，獨個兒來；甚至肯定沒有人跟踪的情況下，然後才進入阿保那一間小屋裏面去。

劉郎早就知道了阿保是個貪婪的人，所以「見面禮」不外乎是一些銀両。

但阿保竟然不敢要。

阿保以爲他是徐牛的好朋友。經劉郎一再否認，阿保才敢收下了那一包銀両。

劉郎爲什麼要否認？

原來他此行另有目的。他告訴阿保：他要知道徐牛是否世襲都是以扒竊爲業？

阿保起初支吾以對，不敢說。

後來劉郎向他解釋：他此次入京，目的無非爲了追查「血名單」的下落。只要找到了，劉郎保證也讓他知道，以便他也可以向東廠的公公們，領那一筆的花紅。

阿保終於又被劉郎說服了。

他告訴劉郎：徐牛的父親叫徐蝦，是京城內世襲的扒竊世家。徐蝦是前任扒手首領。

阿保又說：「可能是報應，那些寃枉錢眞會吃壞人的。徐蝦那厮，年前突然莫名其妙地變了瞎子。他退休後，便由徐牛上塲，做了今日京城內扒手首領。」

劉郎又要求阿保，要他指引，帶他到徐蝦居住的地方去。

阿保看錢份上，雖然答應了，却要劉郎把他的名字置之於事外，也就是說，萬一發生什麼事，切勿提他的名字。

劉郎當然也答應了他。

阿保於是帶了劉郎到西門那邊。據說：徐家就住在該處。

沿途上，阿保還說出：目前徐家一家人巳面團團作富家翁。不明白眞相的人，沒有人敢說他們靠「扒竊」起家。

劉郎也只放在心裏，不置一詞。

× × ×

回到客棧裏，吳大剛追問劉郎整天去了那裏。劉郎只說去探聽一下關於「血名單」的消息。

劉郎又反問吳大剛：「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吳大剛道：「眞是令人難以相信，又死了三個。」

「你說什麼？」

「我指的是血名單上的人，又再死了三個。都是被不明來歷的幪面人所殺。」

「你怎麼知道？」

「他們的子弟們，都不約而同的，來到了京城之內。」

「你見過他們？」

「是的。」吳大剛道：「本來我只認識黎小彪的兒子黎小虎。但後來經小虎介紹，原來沙風冷，胡禮賢二人，亦巳先後被人刺殺。他們三家受害人的子弟，一齊携手上京，目的亦無非與我兄妹一樣。」

吳大剛又問：「你有些什麼聽到？」

「什麼事？」

「有件事聽來十分無稽。」

「扒手集團可能發錢寒，竟向我朋友小伍放出消息。」

「什麼消息？」

「血名單的。」劉郎說，「但他們聲明價高者得。我認爲這是太無稽的事。」

「嗯——」吳大剛想了想，又說道：「既然我們來了這麼久也無結果，何不信他一次；反正不必犯本。」

「你的意思是：我們一齊去看看？」

「不錯啊。」

「好吧！我就陪你去看看。」

× × ×

這是一處山頭野嶺。

劉郎早巳和小伍商量過了，如果不是選擇這郊野的地方，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和子弟，可能不會來。

小伍於是依從了劉郎的意見，通知那些「探門路」的人，於午間時份到這兒。

那些「探門路」的人，當然是指那些受害者的子弟們。他們都是因爲聽到扒手們散佈的「消息」才四出打聽門路的。

時間巳接近正午。

小伍和徐牛二人看看時辰巳到，人也集合了二三十個之多。

劉郎也陪同吳氏兄妹等人來了。

小伍悄悄到了劉郎身旁，問道：「這幾天以來，爲什麼老是找不到你？」

劉郎道：「到處攢探門路，無非爲了血名單的下落。」

小伍問：「然則，你查到了什麼？」

劉郎聳聳肩：「毫無結果，所遇到的差不多全是阿保那一流人。」

小伍又說：「有人在街上似乎見過三哥，他可能入了京，找過你麼？」

「沒有。」劉郎道，「如果他眞的入

了京，一定會找你。相信是謠傳。」

「嗯！其實我也很想見見他，我們已經很久不見了。」小伍以手遮住額角，朝天瞥了一眼：「時間也差不多了吧。」

「是的，我們可以開始了。」劉郎向他示意。

於是小伍又向徐牛打了一個眼色。

徐牛在同伴的陪伴下，登上了一塊大石，對各人宣稱：他的手下——扒手，無意中獲得一份不完整的「血名單」。

名單上有用血書寫成的名字。但現在只有十餘片竹簡而已，大部份已不知所踪了。

徐牛又說：他知道這東西引起不少人的興趣，包括了東廠的人在內。

但是他又强調，做扒手的，無非爲了錢而已，因此有人提議，先讓在塲的受害人子弟有優先權。

只要出得起價錢的，這份「血名單」就是他們的了。

徐牛爲了表示「所言非虛」，果然解開了一個包裹。

出現在衆人眼前的，赫然就是一些用繩子串上了的竹簡。

那一片片的竹簡之上，也確有一些人的姓名，彷彿是用硃砂書寫而成。

劉郎和小伍站在一旁，看着徐牛在大石之上「演戲」。

劉郎對小伍說：「假如他們都來齊了，我看，這時候將實情告訴他們也差不多了吧。」

然而小伍却冷冷地笑道：「不！我們的計劃已經有所改變。」

「改變？」劉郎意外地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小伍的眼睛一直盯住徐牛。

劉郎再往他身畔四周環顧了一遍，發覺那些由徐牛帶來的「扒手們」，神態有異。

劉郎心裏立刻就明白過來：他們並非眞正的「扒手」，可能是「東廠」派來的人冒充的。

突然有人衝上大石上面去。

那是受害人沙風冷的兒子沙帆。

沙帆出其不意地飛身上去，以長劍指住徐牛的咽喉。

在塲的人無不大吃一驚。

沙帆冷冷地問：「這東西來自何人，何處？」

徐牛態度冷靜，笑了笑，道：「這是我手下扒回來的，除非有人前來認領，否則，我們也無法知道失主是誰。」

「少說廢話！」沙帆說道，「假如你的人根本不知此物爲何物，決不會把它當爛柴枯枝扒來。既然知其用途，當然亦知其主人是誰。」

徐牛支吾着。

沙帆把劍尖再伸前了一些，道：「你再不說，我就殺你。」

徐牛以手指指向劉郎，道：「失主就是他。」

沙帆正回頭一望，徐牛趁勢就是一掌，擊得沙帆踉蹌倒向石下。

現場的情勢突然之間起了變化。

「扒手們」紛紛拔出刀劍來、

劉郎沒有猜錯，這些人全是「東廠」派來冒充扒手的。

毫無疑問，徐牛和小伍二人，可能已悄悄通知了官府——甚至直接與東廠的人取得了連絡。

劉郎回頭一望，不見了小伍。

一班受害者的家屬與子弟們，都不甘束手就擒，紛紛拔出刀劍反抗。

現場上一片混亂。

劉郎也在混亂中搶登那塊可以一目了然的大石之上。

劉郎揚聲喝止各人，他說官兵已包圍這裏，大家不必作無謂的犧牲。

事實上，山下人頭湧湧，一隊人馬正湧上山來。他們正是官兵們。

各人也明知中計，有些心有不甘，但大部份已停止搏鬥。

劉郎抱歉地說：「這是出自我劉某鬼主意，實在與別人無關。」

受害人的子弟們大感意外，亦爲之譁然。

但劉郎又對他們說：這是他想像不到的可怕後果。

本來他出這個主意，只爲了勸各受害人子弟還鄉，一切交由他來處理。但事前絕難想到，竟被朋友出賣。

受害人子弟也有不少聽過劉郎在江湖上甚有名氣，知道他是個正義的俠士，深信他決不會存心靠害。但也有不少從未出來江湖闖蕩過的子弟，怪責劉郎弄巧反拙，可能受了東廠的人所收買。

正當各人議論紛紛之際，小伍又再在人叢中出現了。

小伍得意洋洋地對劉郎道：「劉老弟，你可想不到吧！像扒手這種見不得光的行業，居然也可以有機會爲朝廷立下了大功。」

劉郎冷笑道：「這也是意料中事，我早已看出了你這個人一點也靠不住。」

「你別咀硬。」小伍道，「既然早知有今日，又何必當初？」

劉郎道：「很簡單啊，有時千方百計，亦無非爲了看清楚人心。現在我總算看清楚了。」

小伍格格地笑道：「你能看清楚我的心？」

「是的。」劉郎說：「你的心似狼心，你的肺似狗肺。」

「嘿！」小伍的笑容消失了。

下面人聲哄笑起來。

其實，他們很難再笑出聲音來，尤其是目前這環境。

山下已被官兵們團團包圍住。

山上的「扒手們」也個個現了形——他們原來是「東廠」派來的人。

這一班「血名單」上受害者的家人，都已紛紛棄械投降。目前正逐一被「東廠」的人從旁監視。

但是，處境儘管惡劣，眼中所見，耳中所聽，劉郎實在是罵得痛快。所以他們也就忍不住笑了起來。

劉郎道：「小伍，你還來得及改過，爲什麼你要帮他們？這班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你不會明白的。」小伍一本正經地說：「我這些日子以來，賺了不少錢，但

千方百計，也弄不到一官半職，這倒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那是收購賊贜得來的，我早看出你與徐牛這班扒手合作：押店裏的東西，全是扒來、偷來的。」

「你不要再教訓我了，當我做了官之後，一切不名譽的事情，自然會洗得乾乾淨淨。」

「你可以做官？」

「當然可以，公公們答允了。他們的話，從來說一不會二。」

「好吧！那我只有恭喜你了！」劉郎又說，「在我們被抓去見官之前，你可否了却我和這班弟兄的心願？」

小伍得意地笑道：「你總算有求於我了。」

「你的確聰明，我自問比不上你！」

「你想知道什麼？」

「我想知道的，也就是眼前這班受害者家屬想知道的。」

「嗯！我明白了，是不是關於血名單的事？」小伍問。

劉郎點點頭：「正是。」

「讓我告訴你，讓你死得瞑目！」小伍道：「其實，有關血名單的事，伍、徐兩家最清楚不過。」

「你是指你父親和徐蝦麼？」

「不錯，伍、徐兩家人，由上一代開始，已緊密合作。」

「一個做扒手，另一個開押店掩飾；其實收購賊贜。」

「這時候你說什麼我也不會理你。」小伍又說，「總之血名單是我無意之間收購到的——」

小伍話猶未完，有人吆喝一聲：「你簡直胡說八道！剛才出現的，絕對不是什麼血名單。那是假的。」

小伍笑笑，問道：「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曾經見過了。」說話的人，正是岑庸。

劉郎也覺得奇怪，岑京見過不奇，因爲他是「血名單」中人，但他的這位老管家，又怎麼會見過。

劉郎正感到莫名其妙之際，那邊有人「咦」的一聲，叫了過來：「你不是岑京麼？」

岑京？明明是岑庸，怎麼會變了岑京？劉郎弄得糊塗不已。

「岑庸」顯然也自覺失言，立即避開呼叫的人的視綫。

在這一利那間，劉郎終於想通了。岑

日本人偷學洪拳

海雲

洪拳的師傅當中，香港人覺得最深刻的一位拳師恐怕是林世榮師傅了，由於他在香港教授多年，有許多徒弟十分出色，故此，至今林世榮敎頭的軼事仍然是喜歡練武之人津津樂道，有一段故事並非許多人知情，原來林世榮敎頭當年在洛克道武館授徒，有一個日本人化名姓林，學習洪拳的虎鶴雙形拳，臨走的時候才向林敎頭表明他的國籍，而且對林敎頭說知，眞姓名是「鈴木」，過了幾年，他舊地重遊，就在林館公開表演，他的綜合派拳術，把洪拳裏面的沉橋以及定金橋等功架，跟日本的空手道混在一起，打得十分出色，後來洪拳對日本空手道有許多地方改進，可能是鈴木的影响使然。

日本人至今仍是很崇拜中國功夫的，他們認爲中國功夫有許多絕招，非常出色，並非普通人能够打得出來，必須有一個較長的時間練習，然後能够照樣打出，故此，想學習得到整套中國功夫，並不容易，索性把它簡化，變成許多招式，作爲自由搏擊之用，而且特別練習掌刀和脚刀。

從這方面看，日本的空手道是很有道理的，不過，高手過招，那就不會這樣簡單，有時眞的是一招決定勝負，沒有整套拳術作爲根基，只憑自己搏擊的基礎，就展開生死之間的決鬥，未必有把握取勝，洪拳那一雙虎鶴雙形，的確經過長期的研究，才逐漸改善的，說到這套拳，有許多人認爲眞正向老虎以及向飛鶴學習得來，但照圈裏的人報道，並非如此奇妙，才逐漸改善的，說到這套拳，有許多人認爲眞正向老虎以及向飛鶴學習得來，但照圈裏的人報道，並非如此奇妙，只是當日五梅老尼姑看到鶴和貓，觸機想起這一路拳脚而已。

傳說是這樣子的，五梅這位人所共知的尼姑，到了晚年，她在廣場晒芝蔴，偶然飛來了一隻鶴，在空廻旋，似乎想撲下啄食芝蔴，五梅担心牠弄污了地上的芝蔴，索性用一枝竹桿把牠趕走，怎料那隻鶴忽然用翅把竹桿一掃，跟着用爪抓住竹桿，順勢俯衝下來，打算用嘴啄五梅的臉孔，五梅立刻收回竹桿，化棍爲槍，向牠刺去，那隻鶴忽又飛走，如是者十天之內，那一頭白鶴好像有人性似的天天到那個地方跟她玩耍，五梅特別注意牠的身形，頓有所悟，知道人類的指掌和臂，加以鍛練，就可以把飛鶴的招式施展出來，由此創了鶴拳，並把這一派拳術放入洪拳之內。

至於虎拳，却由一隻貓引起她的靈感，那一隻貓特別巨型，五梅很喜歡逗着牠玩，把搓細的紙團抛高，那隻貓潛伏，等待時機然後向前抓出，一爪就把紙團抓住，跟着再抛另外一個紙團，那隻貓轉身抓它，如是者經過多次的觀察，五梅想起了貓和虎同是一種動物，便把貓的爪化爲虎爪，創造虎拳，又把虎拳和鶴拳並合爲一，那就是虎鶴雙形這一套拳術。林世榮的武功就是從虎鶴雙形這套拳脚苦練出來的，把它施展出擊的時候，威猛如虎，却又靈活如鶴。

京根本未死。

岑京本來就有一個替身，那就是岑化銘。

在漢溪鎮裏，岑京指示着他的替身，利用劉郎，將一名「追殺手」誘到岑家去，其實那「追殺手」殺死的只是岑化銘。

而岑京本人一直扮成老管家，改名岑庸；這的確是個天衣無縫的，保存自己性命的好方法。

可惜岑京這老狐狸，聰明一世，笨極一時，千年道行喪在一朝；他竟然因為一時口快，被一名在場的世侄輩窺破了他的偽裝。現在更被一名混在人叢中的「追殺手」見到了。

那名「追殺手」混在受害人子弟羣中，這時却有如鷹隼似的，盯住了他。

「追殺手」是個二十餘歲的青年，他閃到岑京身旁來：「閣下可就是岑京世伯麼？」

岑京心裏一凜。

未曾回過頭望，口裏却問道：「你是誰？」

那年青人冷然一笑，反問道：「你可還記得范吉祥其人？」

「范吉祥？」岑京渾身打顫。

「是的。范吉祥，正在天牢服刑的人。也是跟你和好一些人一齊簽下了血書的人。」那青年人牙關一緊，一手把岑京抓住。

與岑京一起的，是他女兒翠環。還有一名冒充扒手的「東廠的人」。

翠環一聲「不要動我父親」！玉手已經揮動。

那年青人亦非易與之輩。反手一掌，絕無半點憐香惜玉之意。

「蓬」地一聲。翠環應聲跌出了丈外去。

在旁監視的「東廠」殺手急忙過來，企圖制止。

但是那年青人態度冷靜，對他說道：「你別亂動！范家少爺要殺你這班狗腿，只是舉手之間的事。乖乖的，你最好不要動，你老子有話要對大家講清楚。」

在場的人看見年青人有此氣勢，無不感到驚奇。

那名殺手沒有阻止他，讓他揪住岑京沿住斜坡，登上了那塊大石去。

劉郎也在上面。

但那年青人並未叫他走，也沒有顧忌；還說道：「你是個江湖俠士，不必走開，就在這兒作個證吧。」

一時之間，劉郎想不到他究竟要把岑京如何處置。

年青人又說：「我現在要向在場的每一個人公開血名單的眞相。

「希望大家在場作證，向江湖中人，官府中人，將今日在此所見所聞，轉達你們所認識的每一個人，讓大家一齊來主持公道，看看我范家兄弟是否殺錯了人。

「首先我在此公開血名單的起源：當時京中一班大臣，包括了家父范吉祥在內，鑑於東廠的太監們權力太大，而且不時四出濫殺無辜，於是有人倡議，一齊致書皇上。

「為表堅貞，家父等人也就採用了破指血書的方式，將血書和簽字均寫在竹簡之上。這樣做亦無非為了對皇上表示堅貞而已。

「想不到，禍事竟因此而來。

「不知是誰洩露了秘密，血書未曾送出，東廠的人已經知道了，於是立即搜查我家。當時我家仍在京中。

「家父來不及收藏竹簡血書，被他們搜到了。後果如何，相信大家也早已猜到了……」

年青人說到了這裏，已泣不成聲。

他並非別人，正是范吉祥其中一個兒子范登——自認是「追殺手」之一。

原來大部份的「追殺手」就是由他和一班兄弟組成。

他們追殺的目標，就是「血名單」上的每一個人。

他們為什麼要殺「血名單」上的每一個人？

原來范吉祥被捕後，「血名單」上的人，紛紛辭官歸故里；他們拒絕為范吉祥作證。

范吉祥因為整套血書連同簽名落入「東廠」的人手中，正是欲辯無從。

但是，那套血書實際上已經在途中被人扒去了。

當時的扒手肯定是徐蝦，所有扒手們扒到的東西，都交到了徐蝦的手中。

徐蝦當初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只是一大卷的，還以為是什麼字畫之類。

後來拆開一看，登時呆了一陣。

本來徐蝦大可以將這卷血書交到官府手中，但他回心一想，那樣做他將會一無所有，那又何必呢？

終於他想出了一着發財妙計。

他悄悄派人按照名單上的名字，逐一勒索。結果每一次都得手。

等到他向范吉祥的家人勒索時，却給范吉祥的兒女們，提出了一個反要求，他們要徐蝦將整卷血書交出。

由於范氏兄弟早已有了一套計劃，所以價錢自然也出得高。

他們交易完成後，范氏一家人遷出了京城，以後不知所踪。

但是不久之後，徐蝦雙眼竟然盲了。有人說他所做的行業太過敗德，又有人說那並非報應，而且范氏兄弟的報復。

實實在在究竟是為了什麼，也只有徐蝦他自己心裏最明白。

范吉祥被困在天牢之內，似乎永無了期，終於因憂鬱過度而死。

但有關方面因為相信他存心造反，所以范氏的死訊一直保密，目的是使范氏的同黨和子女們自動送上門來。

不過，范氏兄弟早知「血名單」上面的人不出面作證，有關方面絕難相信范吉祥並非造反，只是要求皇上限制「東廠」的權力而已！

因此，范氏兄弟心存報復；為了替父報仇（當時他們已經知道了父親死於獄中），於是依照名單上所列的人名，逐個去找他們。

不過，他們並非將「血名單」上的每一個人都立即殺死。

他們的方法非常特別，首先，他們兄弟各人分頭去明查暗訪，找出了「血名單」上的每一個人之所在。然後加以紀錄。

范吉祥有十一個兒子，四個女兒，范登總共有十五個兄弟姊妹。

「血名單」之上所列的人名，包括了范吉祥在內，共達三十二個之多。

因此，他們這項調查工作，也十分費時。

等到范氏兄弟都掌握了足够資料之後，便將那一串竹簡血書拆下。

竹簡總共有六十四片之多。剛好分為兩半，前半部三十二片則寫上準備呈交皇上，痛陳東廠濫殺百姓的利弊，要求皇上立即將秘密機構撤銷。這通「血書」用各官員的血醮上，總共剛好寫滿了三十二片竹簡。

後半部也是三十二片，每片寫上一個官員的姓名。剛好是三十二人。

范氏兄弟為什麼要先寄竹簡，而不立刻將對方置於死地？

原來他們的父親范吉祥被打入天牢之後，一度痛苦萬狀，要生不能自由，要死不得好死。

范氏兄弟因此覺得：一個人死並不可怕，最可怕就是受到威脅，心理上惶惶不可終日。

因此，他們兄弟決定故作神秘，先將前半部血書拆散，分成三十二片竹簡，每人準備送上一片給他們。

每片竹簡後都是另外寫上：「不仁不義之人，死期將到矣！」

此等竹簡本來就是「血書」的一部份，有份參與其事者，收到了此等竹簡之後，自然是心中有數，又驚又惶又慚愧。

雖然有部份人下落未明，范氏兄弟未能立刻就可以將他們的居處和行踪查出，但大部份已被他們查出了。所以除了小部份之外，大部份的人——「血名單」上有名的人，都收到了第一部份的竹簡。他們看了背後的字，都為之寢食不安。

有些人知道行踪敗露，担心遲早被殺，立刻又偕同家人，匆匆遷徙。

但是，范氏兄弟早已料到了有此一着，所以他們老早已僱有專人負責監視着各人。因此他們無論去到那裏，都難逃范氏兄弟的耳目。

當然，亦有少部份異常機警的，他們千方百計，終於擺脫了跟踪者，成功地隱居起來；即如吳天笑和岑京等人就是。

但是，范氏兄弟亦非弱者，他們天涯海角，不畏艱辛地，總要將這些人找到。

他們要令這班人折磨够了之後，就開始動手刺殺他們。

每殺一個，就留下竹簡一片——這也是每一個死者收到的第二片。第一片是「血書」一部份，後來的第二片才是署有死者姓名的！

范氏兄弟這樣做的目的，不外是向死者後人作個交代，表示死者之死，是與「血書」有關，這署有死者姓名的竹簡，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同時他們亦盡可能親自動手處死「血名單」上的人，只有在某種情況下，例如明知不敵，或負責其事的范氏兄弟不想動手，又或者不忍下手等等，他們才僱用江湖上的殺手。吳天笑就是其中一例。

當晚在香花山上，被僱用的殺手，因劉郎的及時發現而失敗。負責暗中監視的范氏兄弟，便分別將僱用的殺手殺死滅口，然後就親自刺殺吳天笑。

由於范氏兄弟姊妹衆多，他們分成好幾組，有些武功好的，一個人一組，有些則兩三個人一組。他們分工合作，分頭進行。所以，被他們對付的人，所遭遇到的過程，亦各有不同！

例如負責對付吳天笑的一組，他們因為當時無法查出另一人岑京之所在，故意將岑京的名字刻在吳天笑的血竹簡背後。吳大剛和劉郎等人不知是計，以為那是死亡預告，於是匆匆去找岑京。豈料如此一來，反被范家兄弟跟踪，終於知道了岑京之所在。

但是，岑京亦非弱者，他竟然有他自己的一套「自衞之術」。

他首先收買一名與他樣貌差不多的同族兄弟，讓他成為自己的替身，在漢溪鎮出現，目的是引誘范家兄弟上當。因為他知道對方目的不過要他死而後已，只要讓對方以為自己眞的死了，以後也就一了百了。

當時連劉郎也上當，以為岑京眞的死了，直至現在被范登認出，劉郎才恍然大悟。

岑京不但年事已老，武功亦在范登之下，所以在衆目睽睽之下，范登抓住他，就有如麻鷹抓小鷄一樣。

范登和他的兄弟等人，混在「受害人家屬」的人羣中，目的是從中監視一切。

現在他趁此機會，向在場的受害者家屬，公佈了「血名單」的眞相，宣稱受害者實在是「罪有應得」，因為他們生前太過不仁不義，不負責任。

在場的人聽了，有人十分同情范家兄弟的做法，但亦有人反對。

劉郎冷眼旁觀，認為時機已到，於是發出了一聲暗號，山下的官兵，其中一部份衝上山來，另一部份則在山下採取了包圍之勢。

小伍等　感到ㄱ妙，忙問在旁的東廠殺手：「上山的可是公公們派來協助我們的人？」

東廠殺手亦不敢肯定，因為京城之內，派別衆多。有些掌兵權的將軍支持東廠，有些則反對他們。

一隊人馬衝上山之後，由一名率領人馬的官員宣佈，這裏的每一個人都要棄械投降，一切留待返回官府再作道理。

小伍和徐牛等人，本來出賣了劉郎之後，已得到東廠的答允。東廠一邊派人冒充扒手集團的人，表面是負責陪伴和邀請受害者的子弟上山參加盛會，實則是從中監視，以便隨時採取行動，將各人抓回東廠去。

但是眼前所見，這班官兵不似是支持東廠那一派的人。小伍暗中示意徐牛等人，立刻發難。

突然之間，山下又有一彪人馬急急馳至。

小伍定神一看，不禁大吃一驚。

一匹馬的馬背之上，坐着一個雙手已被人反綁的瞎子，他正是徐牛的父親徐蝦；跟在後面的另一匹馬，馬背上竟然出現了燕子李三。

當時山上各人正打作一團。

范登在衆目睽睽之下殺了被他抓住的岑京！劉郎因為當時已加入戰團，對付那班東廠殺手，竟來不及制止。

東廠殺手一向有恃無恐似的，早已不將官兵放在眼內，因此剛才那官員的話，他們根本當他在放屁。

那官員見各人不受控制，立即指揮官兵開始武力對付。

李三和一班江湖中的好漢，是為了應劉郎之約而來的！

原來劉郎連日來一直在秘密地策劃一切，四處奔走，與李三等一班江湖中人取得了連絡。

小伍是李三的八拜之交，李三居長，他一聲叱喝，小伍便乖乖的呆站下來；只有徐牛等人，與官員打作一團。但徐牛見了他父親被綁，亦為之心忤意亂。

東廠殺手武功較强，官兵們亦非其對手，但一班江湖好手加入之後，形勢頓然改觀。

經過了一番戰鬥後，自然難免有人死傷。

小伍在李三的面前惟有俯首被擒。

山上山下的官兵，原屬京都的守備大人嚴森率領。這番劉郎獲得江湖中人的支持，江湖中人又知道嚴森為人正直，與東廠殺手勢不兩立，連當今皇上亦敬重他幾分，所以一班江湖前輩，終於亦獲得了嚴森的支持。

嚴森親率大軍前來，自是無人能攖其鋒。

東廠殺手即使更兇、更狠，在一班江湖高手面前，亦感到邪難勝正。

劉郎雖然歷盡艱險，也總算把「血名單」眞相查出了。

但是查出了又有何用？「血名單」上的人，已死得七七八八。至今已是所餘無幾。

范吉祥的兒女們雖然紛紛被捕，但是他們認為他們沒有錯；因為他們覺得假如簽下了血書的人個個能挺身而出，堅持向皇上力諫的話，他們的目的必可達到。

但是，「血名單」上的人竟然畏首畏尾，結果反而害死了范吉祥。

事情眞相大白之後，嚴森等一班朝中大臣，他們也是范吉祥昔日的同僚，聯袂向皇上陳詞；皇上亦覺得范吉祥死得無辜，反而對「血名單」上被刺殺的人感到可卑可恥。因此，皇上終於赦了范氏兄弟等人。

劉郎和一班江湖中人，總覺得官場上的事，往往難對人言。

他們在事情了結之後，黯然離開了京城，懶得再看那些為名利而爭逐的人。

他們寧願再去過那些無牽無掛的湖海生涯，繼續做一些鋤强扶弱、維護正義的事，總比較有意思得多。

徐蝦和徐牛父子，小伍和一班扒手們，自然是入獄。但是，這仍無法可以補償他們以前種下的罪孽惡果。

一份血名單死了這許多人，究竟所為何事？

劉郎在感嘆中飄然引退。

他仍然是手無寸鐵。

他依舊還是一個人吊兒郎當的。

他不知道以後會怎樣，不過肯定不會做一些害人害己的事；他要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

（完）

奇功異技

鐵指鋼掌

·嚴霜·

世界上許多地方都有奇才異能之士，中國的武林高手喜歡練習指勁，以為僅用一隻手指向對方的穴道戳下，便可傷人，從古到今，精於鐵砂掌或者精於鐵砂指的人，非常之多，傳說大俠甘鳳池，僅用三隻手指就可以把裝酒的錫壺揑成好像一塊泥，可見指功已經登峯造極，這一類的武林掌故相當多，喜歡練武的人，可能發生錯覺，以為全世界只是中國功夫懂得用指傷人，而且有鐵砂掌以及一指禪之類的武藝，外國就沒有這一類的功夫，實則不然，任何一處武林高手當中必有一部份人指力特別超卓的，問題是他們如何把指勁發揮而已，歐洲方面，以指勁享譽的人更多，不過他們多數是在馬戲班表演的，這一類指勁就非普通人所能做得到。

在歐洲馬戲團裏面作為台柱的奧加里，身型並非粗壯，人也不高，僅五呎四吋，不過，他的十隻指頭倒是特別粗壯的，可以說是堅如鐵石，他習慣了表演這樣的一種技藝，相當驚人，在觀衆看得見的馬戲班之內，首先看見一張靠背椅，平平無奇，然後看見他握着兩條手杖，跟着他做出這種表演，他所握的手杖分兩截，靠近杖頭的一截有螺絲旋緊，把它鬆開就變成一條木棍，兩條手杖俱是去了杖頭之外僅有三呎半，合共七呎，他把第一條手杖放在靠背椅之上，再把第二枝手杖放在它的上面，共長七呎，然後忽然一間飛躍到空中去，僅用一隻食指的指頭按在兩條手杖接叠在一起的一條七呎長的木桿之上，然後倒豎起來，根本上僅用一隻指頭豎起全身的馬戲班藝員已經罕見，何況他把指頭是壓在兩枝手杖接駁起來的長形木桿之上呢？當然是更加困難了，跟着看見他忽然發力，把那隻指頭一拉一送，於是，豎在靠背椅上第二枝手杖就脫手而飛，第一枝手杖仍然兀立，整體向下一沉，仍是倒豎蜻蜓的姿勢，食指緊壓在那枝好像手杖的木桿之上，全世界人能够做得到這種表演的只有他一個，原因是全身向下衝的時候，壓力很大，眞的是那隻指頭的骨節已經變成銅鐵那麼堅實，否則，給他身體沉下來的壓力所壓，登時折斷，故此，奧加里就以此享譽，六十六歲然後退休。

他在馬戲班之內，不但表演許多種什技，而且是個很有名氣的馴獸師，訓練野獸做出許多種驚人的表演，掌聲雷動！

他跟雄獅哥拉是個很好的朋友，有一次他驅使哥拉跳過火圈之際，哥拉不肯跳，忽然發狂，向他襲擊，如果別人吃了獅子一掌，登時皮開肉爛，跟着給獅子一口

咬去，便會喪命，他却不然，雖然平時訓練獅子用皮鞭，出場表演只用短棒，他仍有本領用短棒打在獅子的右臂，使牠窒了一窒，然後飛身騎在獅子的背上，雙手緊抱獅子的頸子，獅子無法咬他，或抓他，倒地打滾，他也跟打滾，滾了一會，人和獅逐漸疲乏，槍手看準了獅子，放槍射擊，一槍打中獅子的頭部，腦袋爆開，他因此獲救，在如此危急忙亂當中，他能够雙手抓着獅子，不會喪生在獅的爪牙之下，實在不容易，這件事情發生在他三十八歲那一年，如果他過了五十歲，他就再無法跟獅子周旋了。

有許多種必須用指勁表演的功夫，一定要在中年之前去做，超過了花甲之年，便要退休，否則，隨時喪命。今年三月份有一個很出色的走索專家巴里，他就在洛杉磯表演空中走索時喪生，他已經有七十三歲，在去年的年底，他還做出死亡表演，把一百七十五呎的鐵索橫過美亞美兩間酒店的頂樓，手握長桿，走完那一截旅程，鐵索離地一百二十呎，他不但毫不驚慌，而且在快要接近中段的當中覺得疲倦，還把橫桿橫放在鐵索之上，雙手握着，倒豎蜻蜓，讓頭部放在鐵索之上，兩手與頭顱混合構成了三角形，支持他的體重，休息兩分鐘之久，然後繼續前進，在鐵索上面行走，不算稀奇，能够在鐵索上面走倦了，倒豎蜻蜓休息，那就相當奇了，那時他七十二歲，料不到踏出今年，第一次表演他就喪生，原因是當時風勢極强，他已經走了一半路，根本上無法退後的，只好繼續行走，狂風一吹，他無法握緊長長的竹桿，整個身體浮動，跟着跌下來，他的一雙手曾經抓住鐵索，但却無力抓緊，始終給狂風吹跌，立刻暈倒，隨即喪命。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二三十歲的人的身上，他就僅憑一雙手可以抓住鐵索，不會給狂風吹跌，然後爬到索上去，傾全力抱緊鐵索，等候直升機施救，他的確發生三次給狂風吹倒，這種危險，但僥倖的仍是活着，就因為那時他很年輕。

英國的奧雲斯，稱做指力之王，他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在世界各地舞台上面表演各種大力戲，首先脫去上半身的衣裳，表演肌肉美，然後舉重，拉斷鐵鍊，又再向台下徵求任何一個烟斗，他能够僅用右手三隻手指把十分厚橡木烟幹揑碎，跟着還把碎片放在左右兩手的掌心之內，互相磨擦，使它變成粉狀的碎屑，由手指縫溜下來，可見他的指勁如何犀利，如果觀衆認為那些烟斗不值錢，送幾個給他，叫他表演，他可以把三個烟斗放在兩手的掌心之內，一拍一搓，就像是用鐵器把它壓碎，非常快速，就使烟斗變為木屑，不過，他活到七十歲過外，就覺得一雙手的指節發生痛楚，別說扼碎烟斗，就算叫他扼碎一個玻璃杯，也辦不到，原因是剛剛發力就痛楚不堪，醫生查驗之後，認為他患了很嚴重的指節骨關節炎，一代指勁之王，到了晚年，無法指揮自己的手指做任何一種動作，煞是可憐，他活到七十六歲才死，以馬戲班或大力士的雜技表演的藝員來說，可說是享高壽了，總算不幸中之幸！

從古到今，歐美自稱是大力士的傢伙，總是喜歡炫耀自己的指勁，而且最喜歡用電話簿去表演他的强大指力，能够抓住三吋厚的電話簿，雙手把它撕開，已經不容易，如果有人能够把兩盒紙牌放在一起，隨手撕開，那就更難，原因是紙牌的面積較細，而且紙牌很薄，兼且十分滑，兩副紙牌就是一百零四張，叠在一起，確是很難發力把它撕爛的，分為兩截，難之又難，美國連獲五屆男性健美錦標的查理士愛勒斯，能够雙手撕開兩副半紙牌，即是一百零四張紙牌之外還加二十六張，一共一百三十張，至今仍然沒有人能够打破這一項紀錄！

墨西哥稱做刀客的傢伙，全是指力强橫的，所謂刀客，並非身上帶刀，而是僅用手掌可以殺人，一掌斬在頸上，登時血管破裂，喉核拆開，手掌如刀，故稱刀客，這一類亡命之徒，天天苦練，將十隻手指看做武器，打磚，打石，插牆插沙，盡量使指頭堅如鐵石，還用藥水浸製，結果就非常痲木，幾乎失去感覺，不過，五指併合，向對方的小腹使勁一插，確是能够把別人的身體插到腸穿肚爛，用鐵指插在左右兩邊肋骨，更加容易出手傷人，兩手一拍，能够把對方兩排肋骨一齊打斷，當然這傢伙馬上喪生，無藥可救，原因是肋骨折斷之後，肺部沒有壓力，不能呼吸，窒息身亡！

日本人精於空手道的也很喜歡練習掌刀或手刀，但却比不上墨西哥人那麼强橫，根本上日本空手道專家是把手掌和手指練習到變成一種武器，已經够了，不想使十隻指頭痲木，有如石頭一樣，失去了感覺，故此，這兩種手刀的練習方式不同，如果說到殺傷的威力，當然是墨西哥土人厲害得多。

南美洲有些殺手苦練扼勁，五指一扼，對方的骨頭就會被扼斷，如果他把五指向對方的臉孔一抓一扼，面骨也會碎裂，憑着這樣厲害的指勁，搏鬥之際，自然出手傷人，他們最怕的是腳，李小龍那一類腳法能够尅制他們，一腳踢去，可以把對方的鐵指踢斷，故此佔了上風。（完）

兩期完俠情短篇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黃金戰袍（上）

鴛鴦飛箭如閃電 雌雄大盜殺人狂

夕陽黯淡，夜色已臨。

羽重樓在暮色中狂奔、狂奔。

他的臉色，蒼白得就像他身上的衣裳，但他的眼睛，却殷紅得有如衣裳上的鮮血。

他的頭髮很凌亂。

一頭亂髮，在風中飛舞，在他的髮上，依稀還帶着一個女孩子的體香。

如果江南水陸兩路十八股流匪的綠林大盜，能夠看見他現在的情景，一定會拍掌稱快。

三年前，羽重樓在半月之內，連破江南十八大盜寨，前後總共二十七個名聲赫赫的綠林大盜，相繼死在他的雙鹿劍下。

雙鹿劍是一對足以令絕大多數武林人士垂涎的利器。

羽重樓曾經有過一劍連殺九個武林劇盜的驚人紀錄。

蘇州美人自古馳名天下。

但蘇州羽氏世家的「飛羽劍法」，亦同樣馳名。

直到羽重樓這一代，飛羽劍法和雙鹿劍，已成了邪魔道上的大煞星。

× × ×

羽重樓在暮色中狂奔了多少路？

這一點，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失敗了。

就在這天的黃昏，羽重樓初嚐敗績。

他不但吃了一場敗仗，而且連琳玲也被人搶走。

琳玲。

多麼可愛的一個女孩子。

但現在，琳玲已不再屬於他，因爲他剛剛敗在情敵的劍下！

× × ×

酒香濃。

有人說酒是穿腸毒藥。

也有人說酒是一種怪物。

無論怎樣香濃的酒，只要它被喝進了肚子裏，喝酒的人不但不香，反而變得很臭。

那是酒臭。

羽重樓平日很少喝酒。

但今夜，他所喝的酒簡直就可以把他活活的淹死。

可是，他仍然在嚷着要酒。

他的確醉了。

他醉倒在一間只有窮鬼才光顧的第八流酒家。

可是，第八流酒家又怎會有第一流的酒呢？

羽重樓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喝進肚子裏的酒是甚麼酒；不過就算那是毒酒，恐怕他也會照喝不虞。

雖然他還年青，但却捱不起失敗的打擊。

對於他來說，當然是件很危險的事。

可是，他現在除了嚷着要喝酒之外，甚麼事都不再顧慮了。

酒家裏的顧客越來越少，而他肚子裏的酒液却越來越多。

不懂得喝酒的人，就算他的武功根基更好，也一樣會醉的。

羽重樓終於醉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不再在那間酒家之中，而是在一張軟綿綿的大床之上。

× × ×

床褥是淡紅色的。

他身上蓋着的被子，也是淡紅色的。

但他身上的衣裳，却已完全不見了。

羽重樓雖然是個男人，但他似乎比女人還害怕赤裸。

他拚命的抓，希望抓回自己的衣服。

但他沒有抓到衣服，却抓到一隻手。

這隻手柔軟光滑，白如羊脂，美如碧玉。

羽重樓呆住了。

他想把自己的手縮回。

但那一隻美麗的手，却把他抓得緊緊的，不肯放開。

羽重樓轉過臉，向上望去。

他那張白臉剎那間漲成火焰般紅色。

因爲他看見一個女人。

一個遠比琳玲更漂亮的女人。

而且，她也和他一樣，全身都是赤裸的。

× × ×

羽重樓以前見過不少女人。

穿衣服和不穿衣服的女人他都見過。

但他從未見過一個如此完美，渾身潔白如蠟的女人。

他也從未見過這種笑容。

她的笑容是純潔的，但也是充滿誘惑的。

羽重樓不敢把目光停在她的身上，他緊閉上眼睛。

她忽然又「嚶嚀」的笑了起來。

「你這個人眞有趣。」

有趣？連羽重樓都不知道自己甚麼地方有趣。

赤裸的女人忽然躺在他身旁。

她的肌膚柔滑如緞子。

但緞子不會發出她身上那種誘人的灼熱。

羽重樓終於忍不住問：「妳是誰？爲甚麼會躺到這張床上？」

他的說話才出口，就已經知道自己講錯了說話。

赤裸的女人吃吃一笑：「這張床是我的，我爲甚麼不能躺在這裏？」

羽重樓深深的吸了口氣。

「妳究竟是誰？」

「我是個女人，」她像一條蛇般蜷伏在他的胸膛上：「我是屬於你的。」

羽重樓的耳根登時發熱。

他知道自己並不容易害臊。

但現在，他却像初出道的江湖小子。

「妳的名字是……」

「櫻櫻。」

「櫻櫻？櫻花的櫻。」

「不錯，我姓雷……」

「雷櫻櫻？雷二娘？」

她把他纏得更緊，她的唇印在他的小腹，漸漸地還移動到……

她又像夢囈般喃喃的說：「你看我像不像雷二娘那條母老虎？」

羽重樓勉强忍耐。

雷櫻櫻就像一團火。

她身上所發出的熱力，已足以把世間上絕大多數的男人溶化。

羽重樓也不例外。

他終於抵受不住雷櫻櫻的挑逗，他擁抱着她，還把她緊緊的壓着。

雷櫻櫻笑得更愉快，更誘人。

看她的表情，就像一個釣魚的人，正在把剛釣上的魚兒放進燒紅的鍋裏一樣。

羽重樓的每一根骨頭都已軟化。

男人都是這樣的，羽重樓雖然是江湖上著名的鹿劍公子，亦難以抗拒雷櫻櫻這種女人的誘惑。

他埋首在她胸脯間。

她的胸脯豐滿，而且滑不留手。

江湖上，每年有多少個英雄豪傑被埋葬在這個地方？

沒有人知道。

雷櫻櫻只知道一件事：

羽重樓快將成爲她的俘虜。

× × ×

他的目光，充滿慾火。

雷櫻櫻的腰肢在扭動，她的媚眼彷彿已把羽重樓的魂魄從七竅裏勾出。

但忽然間，雷櫻櫻的腰間一麻，接着全身的十二個大穴同時被制。

雷櫻櫻的臉色沒有變。

她仍然保持着相當的冷靜：「你不喜歡我？」

羽重樓那雙充滿慾火的目光，在瞬息之間變得很清醒。

他在找尋自己的衣服。

這一次，他沒有失望。

穿上了衣服的羽重樓，他感到輕鬆多了。

他並不慣在陌生人的面前赤身露體，無論對方是男是女也一樣。

雷櫻櫻忽然嘆了口氣，道：「葛老大的說話果然不錯，你並不是個容易上當的人。」

羽重樓冷冷然道：「葛老大？誰是葛老大？」

「難道你連葛刀王的名號都沒有聽過嗎？」

「葛刀王？」羽重樓的臉色有點變了：「難道這裏是連環寨？」

雷櫻櫻眼皮流動，嫣然笑道：「連環寨七坡十三府，每一府的主人，都是時下武林的大英雄、大豪傑。」

羽重樓冷冷一笑：「十三府中的香妃府主人，莫非就是妳這條母老虎？」

雷櫻櫻雖然全身動彈不得，但仍然談笑自若，媚態萬千：「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實在的問你一句，何以昨夜竟然醉成那副樣子？」

羽重樓不答。

他只想快一點離開這個地方。

× × ×

香妃府。

羽重樓的確在連環寨的香妃府中。

他剛想離開，香妃府門外就傳來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

「羽公子，你忘記了一件事。」門外有青松，青松下有一個老和尚。

老和尚雖然年紀已有一大把，但他的臉上居然毫無皺紋。

他的聲音不但冰冷，而且還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妖異之感。

羽重樓連頭都沒有轉過，他已淡淡的答道：「在下知道遺下了甚麼東西，那是我的劍。」

老和尚格格一笑。

「不錯，難道你連雙鹿劍也不取回，就甘願離開連環寨？」

羽重樓道：「聽大師的意思，似乎知道雙鹿劍的下落。」

老和尚怪笑道：「老僧當然知道，只不過憑羽公子的力量，恐怕一輩子也休想把劍取回。」

羽重樓無言。

他現在身陷虎穴之中，這一個觔斗他是栽定的了。

但他不明白，連環寨何以對自己有這麼大的興趣？

老和尚的聲音忽然又變得溫和，連笑聲也親切起來：「如果羽公子相信老僧的話，取回雙鹿劍雖非易事，却也絕不會太難。」

羽重樓道：「在下不明白大師言下之意。」

老和尚乾咳一聲，道：「老僧想找出一個人的下落，那是老僧數十年前的知己朋友。」

羽重樓一怔。

「那人是誰？」

老和尚沉默了許久，才緩緩的道：「他姓謝……」

老和尚只說出了三個字，羽重樓的眉頭便已一皺。

「這一個人，羽公子你一定知道他的下落，」老和尚的笑容更親切：「他就是謝人拳。」

× × ×

「謝人拳？」

老和尚微微一笑：「你總該認識他的罷？」

羽重樓却搖頭：「河西老謝、白馬山謝天宏、東威鏢局總鏢頭謝易山我却認識，但謝人拳這個人的名字，却是連聽都未聽過。」

老和尚道：「哦！你眞的不認識謝人拳？」

羽重樓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但這是事實。」

老和尚笑意一斂：「你可知道老僧是誰？」

羽重樓冷冷一笑：「聽說連環寨七坡十三府中，有一個吃齋府。」

老和尚撫鬚又再一笑，道：「羽公子，你的見識倒不少，老僧就是吃齋府的主人。」

羽重樓一雙銳利的目光盯在他的臉上：「你經常吃齋？是個眞和尚嗎？」

老和尚輕咳一聲，道：「和尚就是和尚，有甚麼眞眞假假的？不過老僧和普通的禿驢有點不同。」

別的和尚是「禿驢」，他却又算是個甚麼東西？

羽重樓不禁又「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只聽得老和尚又慢慢的說下去：「一般和尚都不娶老婆，但老僧每年例娶妻妾一次。」

羽重樓嘿嘿一笑：「大師倒是個佛門風流者。」

老和尚聽如不聞，緩緩接道：「一般的和尚都不喝酒，但老僧每天都喝他奶奶的十斤八斤。」

羽重樓一呆。

他究竟是喝「酒」還是喝「他奶奶」呢？

老和尚似是未曾發覺到說話中出了語病，又再說下去道：「一般的和尚都不殺生，但老僧除了自己之外，對任何人都絕不會留情，每年被老僧擺平的英雄好漢，多得連老僧自己也算不出來。」

他越說越是得意，但話語中威脅的意味也越來越濃厚。

羽重樓冷冷一笑，道：「大師的話，說完了沒有？」

老和尚的臉色倏地一沉：「還有！」

羽重樓道：「你是否想告訴在下，你就是昔年在江南殺人如麻的玩命大師？」

老和尚道：「你既然知道，就該識相一點，謝人拳在甚麼地方？」

羽重樓彷彿完全沒有聽到老和尚的問話，只是淡淡的道：「據說大師很喜歡玩命？」

玩命大師冷哼一聲：「老僧玩的是別人的性命，而不是自己的。」

羽重樓道：「在下奉勸一句，以後還是別再冒這種險的好。」

玩命大師的臉色變得陰冷無比：「羽公子，在這個時候跟老僧裝蒜扮糊塗，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羽重樓淡淡一笑：「在下本來就並不是個有趣的人。」

玩命大師道：「你眞的不肯把謝人拳的下落說出？」

羽重樓頭也不回，索性大步向山坡外走出去。

玩命大師突地狂笑起來：「姓羽的，你以爲這裏是甚麼地方？你若能闖得出連環寨，老僧就……」

話猶未了，香妃府門外一叢樹林之中，突然「錚」的一聲，一枝羽箭急如流星般向他的胸膛上射去。

玩命大師悚然一驚。

這一箭來勢洶湧，發箭之人，決不會是個無名之輩。

他急急向左一閃，一閃就是三丈。

玩命大師是連環寨七坡十三府的高手，他的身手當然十分了得。

這一箭總算給他躲過了。

誰知道一箭之後，還有一箭。

剛才那一枝箭，又長又粗。

但繼續射來的另一枝箭，却是又短又細，就像一根削開了的竹筷子。

玩命大師的臉登時有如土色。

他的反應絕不算慢。

不但不慢，簡直就是快到極點。

但即使他的動作再快一倍、兩倍，也絕對無法躲得開第二枝箭。

颯！

玩命大師忽然聽到了一種很特別的聲音。

這種聲音，他以前聽過不少。

只有利器刺進一個人的咽喉，才會發出這種聲響。

現在他又聽到了，而且是聽得最清楚的一次。

同時，也是最後的一次。

× × ×

陽光從東方射到羽重樓的臉上。

他已毫無醉意，但平時愛逾性命的雙鹿劍却已丢了。

樹林之中，仍然是那股靜寂。

是誰射出的箭。

羽重樓的眼色中充滿了疑惑。

發箭的人，不愧是個高手，

像玩命大師這種兇惡的魔僧，居然連兩箭都避不開。

陽光下，地上忽然出現了兩條影子。

羽重樓看見了一男一女，從樹林之中緩緩的走了出來。

那個男的年紀大約四十出頭，身材魁梧，是個虬髯大漢。

而女的年紀則較小，但也約莫三十五六歲左右，雖然這個年紀的女人已絕不能算年輕，但她的身材仍然是那麼窈窕，風韻仍然嬌艷動人。

他們的手裏都有一張弓。

虬髯大漢的弓，幾乎有羽重樓的身材那般高，但他身旁的女人那張弓，却比羽重樓所見過任何的一張弓都細小了一半以上。

羽重樓的心又涼了一截。

他的見識就算再差，也絕不會認不出這兩個人，這兩張弓的來歷。

江湖上的兩句說話：

鴛鴦飛箭如電閃，雌雄大盜殺人狂。

這一男一女，不問可知就是江湖黑白兩道上，人人聞名色變的鴛鴦大盜。

× × ×

鴛鴦大盜，早在二十年前，便已名噪江湖。

那個男的號稱魔箭王，姓歸名去也。

那個女的，是歸去也的第三個妻子，也是他現在唯一的妻子。

歸去也以前的兩個妻子，都是被她像揑鴿子般統統揑死的。

她在江湖道上的外號很動聽，被稱爲俏嫦娥，事實上，她的確是個很美艷動人的女人。

她複姓皇甫，名字叫水仙。

她微笑的時候，的確像一朵盛開的水仙花。

但她殺人的手段，却比歸去也毫不遜色。

他們夫婦兩人，在江湖上已橫行二十年，一直都沒有遭遇過甚麼挫折。

這並不是他們的運氣特別好，而是他們的武功的確厲害，而且狡智百出，沒有把握的事，從來都不肯幹。

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多少個人能避過他們的鴛鴦飛箭。

玩命大師一向都玩別人的性命，但這一次，却把自己的性命給別人玩掉了。

× × ×

羽重樓出道江湖，雖然僅是短短幾年間的事，但他的名氣已非常响亮。

然而，一山還有一山高，這句說話永遠都不會有錯。

他若和鴛鴦大盜一比，他唯一比對方稍强的，就是年紀較輕，但武功方面，却差得遠了。

歸去也根本就沒把這名滿天下的年青劍客放在眼內，何況羽重樓的雙鹿劍更已落在別人的手中。

他一出手，就把他的對方穴制住，羽重樓根本就連對方怎樣出手都沒有看得清楚。

歸去也像兀鷹抓小鷄似的，把羽重樓挾在脅下，然後淡淡的笑道：「乖乖別哭，叔叔帶你去見一個人。」

羽重樓氣得臉都黃了。

在歸去也的手下，他居然眞的像個三歲大的娃娃，人家一出手，就把他像小寶貝似的玩弄於股掌之上。

他恨不得地上有個洞讓他鑽進去。

就算那個洞有豬糞、狗屎、貓和老鼠的便溺混在一起，他也願意鑽進去。

可惜這裏沒有洞。

但即使有洞，那又如何？

他已動彈不得。

× × ×

連環寨七坡十三府，並不是一個細小的地方。

這個地方不但面積廣闊，而且守衞森嚴。

但鴛鴦大盜果然不愧是成名多年的江湖黑道高手，在這種地方上，他們居然能够來去自如，根本就沒有把它當做甚麼龍潭虎穴。

羽重樓的臉陣紅陣白。他已變成一個任由別人操縱的大木偶。

× × ×

正午，陽光猛烈。但這裏却是陽光絕對照射不到的地方。

連環寨七坡十三府中，最堅固的就是刀王府。

刀王府的主人，是連環寨中有老大之稱的葛玉霜。

葛玉霜就是葛刀王，也是葛老大。

但他並不能代表整個連環寨。

目前，連環寨只有十三府，而沒有寨主。

葛老大是最有希望成爲連環寨主的人，但目前，他仍然沒有這個資格。

不過，他已掌握着一股極雄厚的力量，在連環寨之中，還沒有任何一府足以與他分庭抗禮。

所以，他順理成章，成爲連環寨的老大。

是老大，而不是寨主。

這正是他近來悶悶 的原因。

× × ×

「老大」和寨主之間，有甚麼分別？

當然有。

這個分別，就有如攝政王與皇帝。

攝政王雖然掌有實權，但却不 皇帝那般來得尊貴。

葛老大一直都想成爲連環寨的寨主，但目前，他這個願望暫時難以達成。

因爲他缺少了一件最重要的東西。

無論是誰，想成爲連 寨的寨主，件東西都萬萬不能缺少的。

是黃金？還是一枝足以鎭服黑白兩道

的精銳戰士？

不。

這兩者他都不缺。

他唯一缺少的，就是連環寨最寶貴的鎭山之寶——黃金戰袍。

× × ×

在二百三十年前的一個殘秋。

就在連環寨七坡這個地方，發生了一幕驚天動地的大決戰。

當年江湖上最兇暴的一股悍匪，就是由血臉魔侯率領的十二魔王帮。

十二魔王帮源出自南海，其勢力擴展奇速，在短短五年之內，就由南海伶仃島殺入中原，所到任何州縣，從未遇過能挫敗他們的敵手。

血臉魔侯的確是一個不世梟雄。

當十二魔王帮尚未入寇中原之前，中原武林曾發生過一場大浩刼。

那是正邪兩派恩怨情仇之爭。

常言有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初事件的起因，是華山劍派與十邪谷發生血戰，但這一場血戰雙方都互有別派的高手助拳，原是兩派之爭，漸漸就演變成為一場不可收拾的大浩刼。

結果，正邪兩道，雙方共有數十個門派帮會捲入這一個血腥的漩渦。

這一場浩刼，使黑白兩道，弄得珠沉玉碎，高手凋零。

但凡參與過這一場劇戰的門派和帮會，都為之元氣大傷。

那是令人無法忘懷的一役。

正當黑白兩道武林人物在喘息的時候，十二魔王帮却乘時而起。

這一個帮會的崛興，無疑又是另一場浩刼的開始。

血臉魔侯看準了中原武林的虛弱，於是大舉進軍，短短數年間，就在中原樹立了龐大的勢力。

正是黃台之瓜，何堪再摘，中原武林，幾乎陷入了死寂癱瘓的階段。

然而，就在十二魔王帮氣焰最盛的時候，連環七坡上突然又出現了另一個龐大的帮會。

這就是連環寨。

在此之前，江湖上根本就沒有人聽過連環寨的名字。

但連環寨剛從江湖上冒出頭來，就居然敢與十二魔王帮展開火併。

經過了數十次大大小小的戰役之後，血臉魔侯終於感到連環寨是十二魔王帮的心腹大患。

半年之後，血臉魔侯整頓雄師，率領二千四百餘高手，浩浩蕩蕩的殺到連環寨七坡。

那是決定勝負的一戰。

江湖中，絕大部份人都希望連環寨能够獲勝，但他們却又不敢看好連環寨。

那一戰是極其慘烈的。

劇戰連續延綿達三個月之久。

十二魔王帮氣勢極銳，連環七坡在半個月內，便已被血臉魔侯連敗數陣。

連環寨死守在望月坡最後的一座固壘中，在四十多天之內，十二魔王帮竟然無法再越雷池半步。

那是武林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場攻防之戰。

最後，血臉魔侯重整雄師，集中實力一鼓作氣，再度展開致命的一擊。

他要把連環寨澈底打垮，把連環寨的人殺個乾乾淨淨。

這一次的攻擊行動，具有週詳的作戰計劃，血臉魔侯深信必可獲得勝利。

他的計劃，原本很成功，他的手下甚至於殺進望月坡的那座固壘。

可是，就在他全心全力向望月坡進攻的時候，他的背後突然殺出一枝奇兵。

這一枝奇兵，只有三十六人，其中十八個騎着快馬，而另外十八人，却騎着騾子。

這一枝「騾馬奇兵」，彷彿天兵從天而降。

他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每個人都是武功極高的高手。

好一枝「奇兵三十六」！

× × ×

這三十六人，為首的是個身長七尺、手持長柄金斧的白鬍老頭。

白鬍老頭的身上，穿着一襲金光閃閃的戰袍。

這一襲戰袍，竟是用黃金鑄造的。

當時，連環寨正陷於最危險的亂局之中，只要戰事再延續一個時辰，勢非全軍盡墨不可。

但這個身穿黃金戰袍的白鬍老頭，和那三十五個「騾馬奇兵」，出現之後，却把戰局登時扭轉。

血臉魔侯千算萬算，但怎樣也料不到在克敵致勝的最緊要的關節，對方突然會添增了這一隊援兵。

經過一番鏖戰之後，十二魔王帮的十二魔王，竟然就在這一戰之中全部成為了地府的新客。

而血臉魔侯也身中數斧，死在白鬍老頭的金斧之下。

連環寨得保不失，自然得歸功這三十六人。

但這三十六人亦傷亡慘重，他們只有八個人還能活着回去。

白鬍老頭雖然把血臉魔侯斃於斧下，但血臉魔侯亦在臨死時，拚死拍出一掌，而且一擊即中，拍在白鬍老頭的額上。

獅虎垂死，餘威猶在。

血臉魔侯的武功，本就不在白鬍老頭之下，他這一掌拍在對方的額上之後，白鬍老頭登時感到一陣無比的寒意。

血臉魔侯突然一聲怪笑，終於傷重身亡。

但白鬍老頭也支持不了多久，半個時辰之後，就僵斃在望月坡一株枯樹之下。

× × ×

那一戰距今，已足足二百三十年。

直到今日，江湖上的人還是沒有忘記這一段悲壯的故事。

連環寨自此之後，總算在江湖上站穩了陣脚。

可是，隨着歲月的消逝，連環寨的本質有了很大的改變。

以前連環寨是一個正義的帮會，但現在，它却變成了包庇江湖劇盜的賊巢。

七坡十三府的十三個主人，其中佔了一大半都是兇殘暴戾的大惡魔。

但連環寨的規矩却仍然沒有改變。

——昔年白鬍老頭的黃金戰袍已成為了連環寨歷任寨主不可缺的鎭山寶物。

——無論是誰成為連環寨的寨主，都必須在就職之日，穿上黃金戰袍，並進行盛大的祭典儀式。

這一項規矩，二百多年來，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而且，也沒有任何人能破除這一項規矩。

即使葛老大亦同樣不能。

因為連環寨除了七坡十三府之外，還有一個無憂洞。

這一個無憂洞，有七個老頭兒，他們都是昔年「驃馬奇兵」的後裔，同時，也是連環寨中的七大長老。

二百多年來，無憂洞不多不少，總會保持着七個長老這個數目，若其中有一人逝世，半個月之內就一定會有另一個人補上。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但每個人都知道，這些長老永遠只服從一個人的命令。

那就是連環寨的寨主。

× × ×

這七大長老，雖然只是默默地居住在無憂洞裏，甚少理會江湖中事，但他們對於連環寨的影响力，却絕對不小。

二百多年來，連環寨曾經有過幾次兇險的危難，眼看大禍臨頭，但到頭來只要七大長老出動，事情就會迎刄而解。

他們倚仗的不單是武功。

他們解決寨中危難所用的手段，往往使許多老江湖亦為之讚嘆不已。

所以，連環寨最大的後盾，就是七個長老。

唯一能够指揮他們的，就只有寨主一人。

除此之外，絕對沒有任何人能令他們俯首是從。

所以，葛老大雖然已成為七坡十三府中權力最大的一人，他仍然要繼續爭取機會，務求要成為連環寨的寨主。

× × ×

刀王府是七坡十三府中的固壘。

這裏根本就是一座固若金湯的城堡。

這裏的修飾佈置，並不華麗。

但建築物的結構，却無比嚴密，堪稱無懈可擊。

現在，葛玉霜的臉，深沉得就像刀王府裏的地牢。

這裏是地牢，也是刀王府裏最黑暗的地方。

他每逢心裏有事的時候，總喜歡坐在這裏，皺着眉頭靜靜地思索。

地牢裏有兩盆火。

熊熊烈焰，葛玉霜的臉在火光之中，看來更添幾分可怖。

他忽然沉聲緩緩的說出了三個字：「宗香主。」

他說這三個字的聲音並不大，但地牢裏謐靜非常，即使遠在十丈之外，亦清晰可聞。

立刻就有一個穿着一襲繡花長衫的中年人，不緩不急一步一步的從外面走了進來。

他是刀王府裏兩位香主之一，他姓宗，名笑歡，別字雋洛。

從外表看來，他唯一最像的，就是「病鬼」。

× × ×

宗笑歡是一個怎樣的人？

在葛玉霜的秘密卷宗裏，早已有極詳細的紀錄——

姓名——宗笑歡，別字雋洛。

年紀——三十七。

出生地方—極北雪地。

幼年生活背景——貧，體弱多病。

父——不詳。

母——宗可荔。（宗笑歡隨母姓。）

特長——一雙短刀，二十八種暗器，並精通奇門陣法。

師承來歷——曾拜在崆峒派寒花大師門下，但三年後寒花大師離奇暴斃，遂轉拜蜀中唐門唐十叔為師，五年後涉足江湖，罕逢敵手。

× × ×

宗笑歡童年的時候，家貧體弱，這是事實。

但直到今天，他給予別人的印象，依然像個病君子，他的臉色不算蒼白，但却是「臉無光采」，臉色灰黯，有如垂死之人。

你若在街上遇見他，絕對很難想像得到，他竟然是個武功絕頂的殺人專家。

葛玉霜很器重宗笑歡。

自從宗笑歡投在刀王府中，並且成為兩大香主之一之後，一直以來都很忠心，而且辦事比誰都更負責。

葛玉霜對於這個人很放心，視他為心腹份子。

因為宗笑歡愛上了葛飛霞，而且兩人快將結婚。

葛飛霞是葛玉霜唯一的女兒。

所以，宗笑歡將會成為葛玉霜的東床快婿。

× × ×

葛玉霜坐在地牢裏唯一的大椅上。

這個地牢只有一張椅子，所以無論是誰面對着葛玉霜，都得站立着。

宗笑歡就站在那兩盆爐火的中間。

他的態度不亢不卑，連站立着的姿勢也顯出他是個很有修養的人。

葛玉霜感到很滿意。

他今年已五十六歲，還有四年便是六十歲大壽。

他希望在花甲壽辰之前辦妥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替女兒找一個如意郎君。

女兒長大後，總是要嫁人的。

而第二件事，就是要找到黃金戰袍，使自己正式成為連環寨的寨主。

× × ×

黃金戰袍從二百多年前開始，一直都被歷代寨主視如拱璧，小心收藏。

直到十二年前，這個情況仍然沒有改變。

十二年前，連環寨的寨主是單源。

單源這個名字，絕大多數的武林人仍然沒有忘懷。

就算忘記了單源的名字，也絕不會忘記他的外號。

他的外號是少林煞星。

原來單源竟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誰也料不到，這個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後來竟會成爲了江湖上一個可怕的煞星，而且，還混到連環寨中，最後成爲了寨主。

單源能够成爲連環寨的寨主，其中當然有不少的因緣，但這些事與本文並無太大的關連，姑且略去不提。

且說單源成爲了連環寨主之後，居然把寨中的事務整頓得井井有條，而且勢力也日趨强大。

可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却在單源六十二歲壽辰的時候發生。

他突被暗殺，連黃金戰袍亦同時宣告失踪。

× × ×

自此之後，連環寨一度陷入極紛亂的局面。

七坡十三府的主人，個個都想爭取領導的地位，但結果，還是由葛刀王成爲了十三府的龍頭老大。

然而，事情絕對沒有平息。

因爲大家的目標，都集中在黃金戰袍的之上。

但黃金戰袍落在誰的手中呢？

× × ×

爐火越燒越是猛烈。

在這種天氣下，站在兩盆烈火的中央，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宗笑歡已渾身濕透。

但他仍然要安詳地站在那裏，臉上毫無煩躁的神色。

葛玉霜又在沉思。

宗笑歡知道，葛老大在沉思的時候，絕不能去打擾他。

兩年前，曾有一個守衞組的組長犯了這種錯誤。結果葛老大立刻從椅上暴跳起來，然後就重重的賞了他十二個清脆响亮的耳光。

這十二個耳光打完了之後，守衞組長的兩邊臉頰並沒有腫起，反而向下凹入兩寸。

他的顴骨已完全被打碎，呼吸也已完全停頓。

這件事，宗笑歡當時是親眼看見的。

他並不愚蠢，也不善忘，當然不會重蹈別人的覆轍。

× × ×

葛玉霜的臉色並不好看。

他是連環寨七坡十三府的老大，他平時最關心的，除了刀王府之外，就得數到香妃府和吃齋府。

雷二娘和玩命大師，都是他的心腹份子。

但在這一天的早上，雷二娘和玩命大師都雙雙栽倒了。

雷二娘給人點了穴道，全身赤裸的躺在香妃府內。

這件事說出來也未免太丢臉了。

套一句老話，正是八十歲的老娘給三歲的娃娃絆倒，這件事若傳到江湖上去，嘿嘿……

雷二娘的事，若與玩命大師的下場相比，倒又變得不太重要。

雷二娘雖然重重的摔了一跤，但她畢竟仍然檢回了一條性命。

但玩命大師的情況却糟透了。

他一向都玩弄別人的性命，但這一次，時運恰恰轉了一個大圈子。

射雁的人，居然給雁子啄瞎了眼睛。

玩命大師的性命玩完了。

他是死在一枝小小的羽箭下的。

× × ×

那一支小小的羽箭，現在就放在葛玉霜的脚下。

他沉默了不知道多久，才輕輕的問宗笑歡：「你可認得這一枝箭？」

宗笑歡仔細的看了幾眼，才慢慢的回答：「這是鴛鴦飛箭中的水仙箭。」

「水仙箭？」葛玉霜重重的嘆了口氣：「想不到鴛鴦大盜居然插手管上這一件事。」

宗笑歡道：「鴛鴦大盜雖然神出鬼沒，武功莫測高深，但憑他們兩人的力量，還絕對無法與本寨相比。」

「宗香主，照你的看法，他們夫婦二人擄走羽重樓，有何目的？」

「他們的目的，與咱們的目的完全一樣！」

「鴛鴦大盜想從羽重樓的口中，問出謝人拳的下落？」

「這是唯一比較合理的推測。」

葛玉霜的臉又再沉下。

過了半晌，他才冷冷的道：「昔年單寨主被暗殺，兇手雖已被查出是謝人拳，但仍然無法可以確定，黃金戰袍是否落在他的手中，何以鴛鴦大盜竟然爲此而不惜與本寨爲敵？」

宗笑歡道：「無論黃金戰袍是否落在謝人拳的手中，這個人總是一條極主要的綫索。」

葛玉霜微微點頭。

宗笑歡又接着說下去：「黃金戰袍非但是本寨的鎭山之寶，而且江湖中更有傳言，謂黃金戰袍之中，還有一個絕大的秘密，誰若知道這一個秘密，就會成爲富甲一方的鉅富。」

葛玉霜點頭道：「空穴來風，當非無因。」

「不錯。」

「大概謝人拳也是爲了這一個傳言，才向單寨主下手，把黃金戰袍奪取。」

「未必！」

「哦？」

宗笑歡緩緩的道：「據屬下所知，謝人拳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江湖殺手，他的性子爽直，絕不喜歡轉彎抹角，也不喜歡幹太麻煩的事。」

「殺人呢？」

「那倒例外。」

「然則你認爲謝人拳是受僱於人，才會把單寨主暗殺的？」

宗笑歡道：「屬下的推想，的確是如此！」

葛玉霜皺了皺眉，也同意他的推斷相當合理。

他輕輕一咳，又道：「除了羽重樓之外，還有誰會知道謝人拳的下落？」

宗笑歡淡淡一笑，道：「也許還有一個人。」

葛玉霜盯了他一眼，半晌才說出了一個字：

「誰？」

「邪狠阿石。」

「阿石？」

「不錯，」宗笑歡悠悠笑道：「阿石本是羽重樓的老朋友，但現在却已變成了情敵。」

葛玉霜也笑了。

情敵！

爲了一個女孩子，老朋友居然就變成了誓不兩立的情敵，這種事也未免太悲哀了。

葛玉霜忽然從那張大椅上霍聲站起，然後就向宗笑歡下了一道命令：

「先找阿石，再找謝人拳，你要調派多少人手都不成問題。」

宗笑歡搖搖頭：「辦這種事不必人多，屬下一人便已足够應付。」

葛玉霜忽然大笑：「好，希望你這一次行動，不會令我失望。」

× × ×

又是黃昏。

一輛式樣很普通的馬車，緩緩地從西南方朝向大安鎭上駛去。

駕馭馬車的，是個身材魁梧的虬髯大漢。

他就是鴛鴦大盜的歸去也。

歸去也似乎並不忙於趕路，馬車的速度一直都並不很快。

在車廂裏的，還有一男一女。

那當然就是皇甫水仙和羽重樓。

羽重樓仍然穴道被制，不能動彈。

皇甫水仙在車廂裏甚麼事都不管，只顧喝酒。

這個女人居然也是個酒徒。

但她的酒量却比羽重樓好得多，雖然她已喝下兩罈五斤裝的燒刀子，但臉上却連一點酒意都沒有。

羽重樓暗暗嘆了口氣。

就連喝酒的本事，他都及不上人家，在鴛鴦大盜的面前，名滿天下的鹿劍公子簡直就成了一團飯。

他們究竟要把羽重樓帶到甚麼地方？見甚麼人呢？

× × ×

大安鎭距離鄭州大概還有十里。

這個地方，雖然比不上鄭州繁榮，但也有幾間規模不算小的酒家和客棧。

歸去也把馬車駛到一間古老客棧的後園。

這是大安鎭上歷史最悠久的丁家老客棧。這間老客棧的掌櫃，是個姓莫的中年人。

名叫莫中庭，是這客棧老闆的女婿。

歸去也似乎對丁家老客棧的環境十分熟悉，而且與莫中庭更是熟識。

他與莫中庭低聲傾談了好一會。

只見莫中庭的臉上，流露出一股疑難之色。

但到了最後，他還是毅然的點點頭，然後就匆匆的離開丁家老客棧，向街道的北方而走。

歸去也仍然回到馬車之上坐下，臉上毫無表情。

× × ×

莫中庭去得快，回來的時候奔走的速度更快。

他去的時候只是自己一個人，但回來的時候身後還有七個短衣漢子，中間簇擁着一個頭髮已開始灰白的老瞎子。

老瞎子的眼睛雖已失明，但他憑着一桿青竹引路，走路時的速度比其他人似乎更加矯捷。

這一行九人匆匆趕到丁家老客棧，所爲何事？

× × ×

在丁家老客棧的南方不遠，有一間建築華麗的巨大的宅院。

那是大安鎭中最豪華的一座賭場。

大安鎭雖然地方並不大，但却是商旅來往鄭州的主要通道，往來的客商多了，自然有人會在這裏開設賭場，畢竟這是一門極容易賺大錢的生意。

這間賭場的老闆，是一個矮矮胖胖的大麻子。

他的長相雖然令人不敢恭維，但他經營賭場的手法却另有一手。

這一門生意雖然容易賺錢，但所冒的風險也不少。

以前，這間賭場的生意雖然興旺，但老闆却連續更換了五個。

理由很簡單，那幾個老闆站不住脚，被砸賭場的對手砍翻了。

這些老闆並不是尋常的生意人，其中有三個更是身懷武功的高手。

但這一塊肥肉實在太容易令人垂涎，所以這幾個老闆一個一個的倒下去，連骨頭都被人啃掉。

直到錢大麻子把周鐵一掌打死之後，他這一個賭場老闆的地位却穩固極了。

錢大麻子的眞實姓名是錢甚緊。

錢甚緊？

不錯，一點也不錯。

因爲他出世的時候，他的父親錢老三正窮得發慌，於是把心一横，索性把兒子命名爲「甚緊」。

錢甚緊雖然幼年的時候家境貧窘，但他自從十二歲開始，錢老三忽然財運亨通，賺了大錢，並把錢甚緊送到一間武館裏練武。

當錢甚緊三十二歲的時候，他也開始了自己的事業。

他的事業就是開賭。

× × ×

錢甚緊今年恰恰五十歲。

換而言之，他經營賭這一門事業，已有十八年的歷史。

在這十八年的歲月裏，錢甚緊曾遭遇過不少强敵的挑戰。

但直到今天，這個矮矮胖胖的賭場老闆仍然四平八穩，誰也動不了他分毫。

別人動不了他，他却去動別人的腦筋了。

在鄭州，他有兩間賭場。

但他仍然不斷致力去另闢新的門徑。

六年前，他看中了大安鎭。

當時，周鐵剛把上一個賭場老闆踢死，想不到陣脚還未站穩，錢甚緊就帶着幾十個惡漢闖進賭場，也來弄一套黑吃黑。

周鐵明知撼不過對方，但這口惡氣却嚥不下，於是負隅頑抗，却給錢甚緊一掌就把他的腦袋完全打歪。

自此之後，這一間賭場總算有了一個

比較安穩的局面。

錢大爺的賭場，又有誰敢去動它一草一木？

× × ×

暮色已濃。

賭場漸漸開始熱鬧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輛馬車徐徐的駛到賭場門外。

除了這輛馬車之外，還有九個人一起來到了賭場。

他們其中一人，是個老賭子。

× × ×

每逢黃昏將盡的時候，錢甚緊總喜歡吩咐娥媽泡一壺濃茶，另泡一壺熱水。

濃茶是喝的。

而熱水却是用來洗脚。

他不喜歡沐浴，只喜歡洗脚，這是他數十年來的怪癖。

但今天，他剛脫了鞋子想洗脚，就接到了一個令他發楞的消息：

「丁老夫子和他的莫大掌櫃，帶着丁家帮的勾魂七煞，他們現在已進入賭場裏

古今武俠掌篇叢書

趙彪

混沌書生



了。」

錢甚緊臉上的肌肉彷彿跳了跳。

「丁老夫子！俺操他娘個鳥！」

報告消息的王小六又道：

「在賭場門外，還有一輛馬車，車上的人，好像是……」

「是誰？快說！」

「是……」王小六的臉顯得又青又白：「鴛鴦大盜！」

× × ×

錢甚緊的脚本已浸到盆裏的熱水中，但當他聽到了「鴛鴦大盜」這四個字的時候，他的脚立刻縮了上來，整個人霍聲從椅子上站起。

他瞪着眼睛，對王小六道：「你有沒有瞧錯了人？」

王小六結巴巴的道：「應該……沒有看錯罷。」

錢甚緊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把鞋子重新穿上，然後又從牆角上拿起一把劍。

這一把劍又粗又短，倒和他自己的身材差不多。

他正想走出去，但丁老夫子和莫中庭却已走了進來。

錢甚緊的臉色，登時就變得像那杯濃茶一樣。

× × ×

丁老夫子既是個瞎子，也是丁家老客棧的老闆。

在大安鎮中，唯一對錢甚緊有威脅力的，就是丁老夫子。

錢甚緊知道，丁家一直都虎視眈眈，隨時都會對自己襲擊。

但他怎樣也料不到，丁老夫子居然會與鴛鴦大盜聯手殺上門來。

勾魂七煞、莫中庭，這些人都是丁老夫子的親信份子，他們以前從來不踏進這間賭場一步。

但現在，他們都來了。

當然，那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錢甚緊雖然握劍在手，但他不敢動。

因爲他已看見，在莫中庭的背後，還有一個身材比自己還要高大兩倍的虬髯大漢。

虬髯大漢的手中，有一張巨弓。

看見了這個人，看見了這張弓，錢甚緊就算有三百六十顆腦袋，七百二十條手臂，也絕對不敢輕舉妄動。

事實上，江湖上敢對歸去也無禮的人，絕不會多。

想自尋死路的人當然例外。

但直到目前爲止，錢甚緊還不想死。

所以，他不但不敢妄動，而且還把手中的劍放回桌上。

他的臉色雖然難看，但他仍然勉强擠出一絲笑容，乾笑着道：「原來是歸大俠光臨到此……」

歸去也淡淡一笑，揮手道：「錢老闆不必客氣，歸某絕不是個喜歡婆婆媽媽的人。」

錢甚緊陪笑道：「是！是！」

丁老夫子雖然瞎了一雙眼睛，但臉上却露出了極愉快的微笑。

歸去也打量了四周一眼，忽然道：「這裏的修飾很不錯，錢老闆一定花了不少銀兩。」

趙彪者，湘鄉人，固綠林中之豪傑也，中年改行，至老，鄉黨稱善，與人交接謙和恭謹，見者不知其能武也，頂上去髮一撮，圓如錢而光如鏡，似僧人受戒火者，人叩其故，自言少時兩臂能開二百石弓，取十磚累壘之，剖以掌畫然中開，利如刀劈，日可行六百里，捷過奔馬，尤工彈術，百步外擊物，萬不失一，壯年嘗馳騁於齊魯燕趙問，短衣匹馬，藉神丸漁獵過客，往無不利，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日，有餉官輦銀百萬，如京師，車馱甚盛，末一少年爲殿，年約二十許，美晢溫存，弱如處女，展繡褥，坐車屛，衣服華燦，首戴角巾，上綴貓睛寶石，大於龍眼核，精光上燭，與太陽相激射，洵希世之奇珍也，初以爲紈袴公子，附從入都，殊不介意，雖心涎重資，意必有健兒護衞，不敢孟浪從事，爰約同道中之好身手者，四十餘人，沿途尾之，蹈隙而動，顧車徒過重，日行不過八十里，一日以遇雨失程，不及投店，道旁有蘭若，遂栖止焉，予與衆竊喜曰，此天授機會，時哉弗可失也，於是伏莽以待，時方新晴，濕雲歸山，少頃皎月東上，朗若白晝，漏近二下，道無人蹤，萬籟俱寂，僉曰，可矣，乃褫外衣，着短褐，身藏利器，約次第踰牆入，附掌吹唇爲號，量技分進，入者半，留者半，計議已定，同道中二十餘人，鼓勇爭先，一躍入牆，疾如飛鳥，墮地無聲，予同二十餘人，屛息牆陰，靜聽好音，準備運物，乃待至一時之久，牆內寂然，互相猜疑，吉凶莫决，又遣五人登牆探察消息，及登牆，不敢遽下，遙見少年秉燭檐下，南嚮危坐，似知有人上牆，袖出白光一道，閃如電發，五人知是劍術，大駭，急厲聲呼曰，事敗矣，去勿緩，吾儕聞之，遂返身奔馳，牆頭白光旋出，冷氣逼人，猝難迴避，各謀奔命，予見路旁有糞坑，急投其中，穢深滅頂，僅露腦門，已爲所髠，痛徹心髓，無何，白光漸縮歛，入牆之二十餘人，已各身首異處無一獲免者，是役也，予幸爲穢物所蔽，得占碩果，不然亦與四十餘人，把臂爲伍，白骨早朽矣，予既糞坑，覺頂上血流涔涔，驟不可止，爰匍匐往叢莽中，脫去穢服，別取他衣着之，又抽佩刀割襟，以裹其創，自是默慶更生，不敢再爲馮婦，今年已七十矣，每手摩劍瘢，猶覺電光在頂，齒擊不止也。

錢甚緊點點頭，心裏却暗暗叫苦。

這個大魔頭，莫非看上了這間賭場不成？

歸去也淡淡的說道：「不過據歸某所知，這個地方本來並不是你的。」

錢甚緊的喉嚨發乾，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歸去也的臉色突然沉下。

他冷冷的盯着錢甚緊：「丁老闆對這問賭場的興趣一向都很大，這一點你總該知道罷？」

錢甚緊當然知道。

他只好又再點點頭。

歸去也的聲音更覺低沉：「明人不說暗話，你若想保住這一間賭場，今天就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錢甚緊忙道：「請歸大俠儘管吩咐下來。」

歸去也嘿嘿道：「江湖傳言，錢老闆指黑爲白，指鹿爲馬的本事天下第一，今日看來果然不錯，我並不是甚麼大俠，而是大盜，你聽清楚了沒有？」

錢甚緊自出道江湖以來，最倒霉的也許就是今天。

但他仍然低聲下氣，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

歸去也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我想見一個人。」

「誰？」

「謝人拳。」

「謝……謝人拳？」

「不錯，這就是我提出的唯一條件。」

歸去也淡淡的道：「只要你答應下來，我敢保證丁老夫子一輩子都不會砸你的賭場。」

錢甚緊的臉色陡地變得陰晴不定。

過了半晌，他終於點點頭。

他既不想失去這一座賭場，更不想死在歸去也的巨弓之下。

× × ×

錢甚緊與歸去也的說話，羽重樓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他怎樣也料不到，歸去也帶自己去見的人，竟然是謝人拳。

他更料不到這間賭場的老闆，居然會知道謝人拳的下落。

這時候，他仍然動彈不得，他是被皇甫水仙挾持着，在屋簷上聽到錢甚緊與歸去也交談的。

皇甫水仙淡淡的對羽重樓道：「你很快就會見到謝人拳。」

羽重樓怒道：「你們想打黃金戰袍的主意？」

皇甫水仙甚麼話也沒有說，又把他帶回到那輛馬車之中。

× × ×

謝人拳和羽重樓之間有何關係？

答案只有兩個字。

那是「朋友」。

羽重樓重視朋友，尊敬朋友。

同時，更永不出賣朋友。

他知道謝人拳有一個很大的麻煩，因爲謝人拳曾受僱於人，在單源壽辰的時候把單源殺死。

但更麻煩的事，是那一襲黃金戰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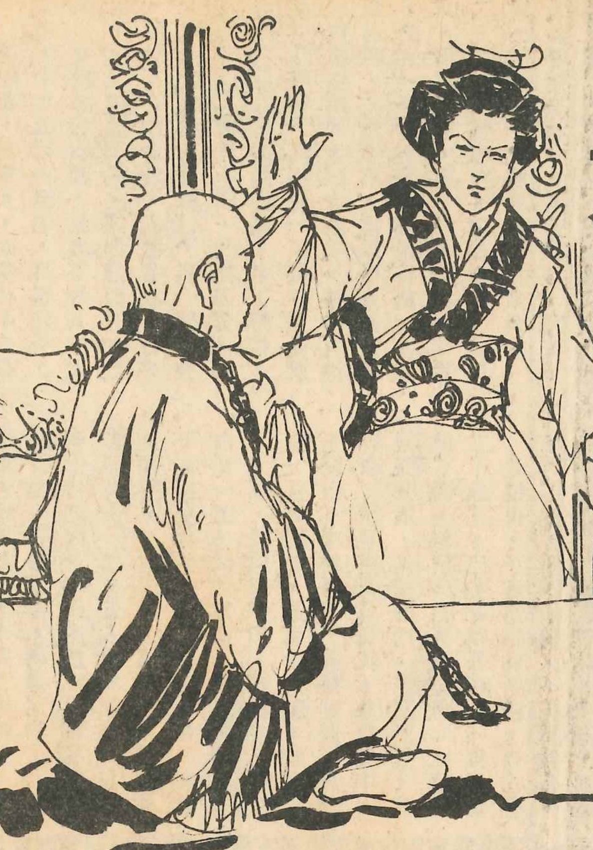
（下期續完）

女俠金燕子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子成·圖

太空和尚（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島津芳菲回家後與父親島津英談論一陣，便回房就寢，島津仍在廳中，突然發現一個戴着面具的人竄入，意圖行刺，糾纏中，島津不敵，倒地身亡，芳菲聞聲走出，發見一條人影破窗而逃，她見父親已死，不禁痛哭呼號。不久，金燕子與岩田匆匆到達現場，於是在金燕子詢問之下，芳菲便把所見情形和盤托出。後來記者劉大昌也到達現場採訪，提及有關太空和尚的情形，金燕子認爲近日幾宗命案，不無與選美有關，於是又去訪問司馬玲的父親司馬玉……

人爲財死　六匪身喪

金燕子和岩田辭出時，正好後院中有個女人在呼叫司馬玉，這聲音使金燕子精神一振，就像一個平劇名演員一樣，還沒亮相，僅是在後台一亮嗓子就博得滿堂彩了。

司馬玉本要把他們送到大門外，由於那呼叫聲，到二門外就匆匆道別入內了。

二人上了車，金燕子說：「岩田，剛才在內院呼叫的女人是司馬夫人吧？」

「我想是的，聽說司馬玉有季常之癖——怕老婆。」

「司馬夫人是怎麼樣一個女人？」

「姿色動人，聰明機智。是韓國人，受過高等教育。據說司馬玉全聽她的。」

「噢！」金燕子低頭深思。

「金小姐，春田和陰成森這兩個人要不要加派人手監視？」

「這樣吧！讓岳敏監視春田，你監視陰成森，濱田夫人以及宮城粉等人的安全，由你派得力部下負責。」

「一切遵辦，小姐妳呢？」

金燕子說：「我對司馬夫人產生了與趣。也許是錯覺，但任何事只要不斷地去追尋，總會有點收穫的。」

夜裏，海上送來鹹濕的季候風，司馬大宅後門開啓，滑出一輛小汽車，駛向郊區。不久，後面有一輛黑色車子跟着。

車子停在一個鐘乳洞口外，金武市附近的日秀洞，是此地的觀光勝地，洞內怪石嶙峋，五色繽紛，有的像冰柱，有的像飛瀑。令人嘆爲觀止，除了日秀洞，此地還有一百多個山洞，據說在十萬年前就形成了。「隋書」上「琉球傳」中所說的「琉球有許多山洞」正是指這些鐘乳洞。

而這一個並非金武市附近的日秀洞，車門開啓，一個女人閃身入洞。

不久，另一輛跟踪的車子也停在洞外，走出兩個中年人。一個是春田，另一個是陰成森。二人一打手勢立即掩向洞口。

洞內漆黑一片，傳來「滴嗒」的山泉聲。

陰成森在春田耳邊低聲說：「是不是她？」

「錯不了！」春田篤定地說：「我知道他們今夜在此幽會，他們定名爲『原始人蜜月預演』，陰兒，光是聽詞兒，就夠刺激的了！」

陰成森說：「咱們是唯一鬧新房的人了！」

洞中傳出了靡靡之音，大概也就是所謂「催情音樂」吧！任何樂器的音色，都像喘息，呻吟或血液在血管中流湍的聲音，春田和陰成森互視一眼，眼囊肉痙攣一下，春田說：「要非常技巧地把女的弄下去，絕對不能讓男的看到，裏面有許多掩避的鐘乳和岩縫，只要小心行事，不會出漏洞。」

「我知道，咱們見機行事，誰有機會誰就下手。」二人貼着兩邊洞壁向內移動，也許是心理作用吧？隱隱嗅到女人身上的脂粉香水肉香。「嘓嘟」一聲，二人同時嚥了一口唾沫。

其實洞的轉角處有個高大的婦人，守在一架小型卡式錄音機旁，卻利用攝聽儀器，諦聽春田和陰成森的腳步聲。她的身後，就是一個直徑約兩丈左右的寒潭，在黑暗中仍泛出微微的波光。

當春田和陰成森快到轉角處時，山泉自凹凸不平的洞壁上落下，滴在他們頭臉上及衣領中，不由打個寒顫。

音樂聲，呻吟聲及喘息聲逐漸遠去而消失，二人立即轉過洞角，隱約發現一個頎長的人影站在寒潭邊沿處。

春田和陰成森同吃一驚，他們的任務是弄死女的，而不使男的看到，沒想到男的先看到了，二人抽身急退，但那人影低聲說：「來不及囉！」聲音低沉，像潭水一樣地冰冷。

二人聽出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個男人，就不再退，春田低聲說：「你是誰？」

「太空和尚的門徒！」對方說得一點也不含糊，似乎已確知這裏只有他們三個人。

「你……」陰成森說：「墨少爺和司馬玲不在這裏？」

「本來在此，剛走！」

「你他媽的胡說，剛才一定還有一個人在玩弄卡式錄音機。」春田說：「那個人是誰？」

那人影說：「你們應該猜得到是誰的呀。」

陰成森說：「是不是夫人？」

「知道就行了，不必多問。」

其實夫人是誰？連春田和陰成森也弄不清，春田說：「大和尚，你來此的目的是……」

「家師的預言從無錯失，他算定二位陽壽已終，派我指引你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春田和陰成森的攻勢夠快，在黑暗中像兩隻巨大的蝙蝠，左右飛撲而至，但是，那人的身手太奇了，雙手準確地抓住了二人一臂，同時一翻，兩個身子在空中翻個身，蓬然摔在地上。

那人看得太準，摔得太俐落，一下子就擊潰了春田和陰成森的信心，事實上他們也不能動，他們的一臂等於扭轉了一百八十度，稍動一下就如同折裂。

春田嘶聲說：「到底是誰叫你來殺我們？」

那人冷蔑地說：「我剛剛不是說過了嗎？夫人剛剛在此，她故意讓你們知道，墨奇要和司馬玲在此幽會，作『原始人蜜月預演』，把你們引來！」

陰成森說：「原來夫人利用我們之後，要殺我們滅口。我們已爲她除去幾個選美委員、山本秋子和島津英主僕　現在我們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夫人太毒了！」

「慢着，」春田說：「大和尚，我們只知道主人是夫人，她最初抓到我們過去謀殺一名外國富婆的把柄，控制了我們，就叫我們設法控制選美委員，操縱選美結果。我們沒達到目的是因爲山本秋子的自殺，西村浩的背叛，金燕子投了司馬玲的票，另外，本來不該有問題的幾位委員，也臨時背叛，才使這件事失敗，這不能怪我們，還有，夫人要我們這樣做，但公子卻反其道而行……」

那人影冷峻地說：「你們必須認命，因爲你們都知道墨家的傳統，只要醜的當選了第一名，公子就不能反對，如今美的當選，要破壞墨家的傳統固然不易，卻使墨家主人困擾爲難。」

春田說：「大和尚，請放我們一馬，還有辦法補救。」

「的確還有辦法補救，卻已經不需要你們了……」手一鬆，身子疾轉，「叭叭」兩腳，正中二人的太陽穴，兩個身子飛落寒潭中。

這個自稱和尚的人，超度方式很徹底，踢人落潭，屍體不久浮起，根本沒有掙扎一下。

洞中，除了「滴嗒」落水聲，一片死寂。

但是，在這位「大和尚」準備離去時，洞壁的陰暗處又瀉落一個窈窕身影，「大和尚」本來十分篤定，猛吃一驚退了兩步：「誰？」

「太空和尚的門徒！」來人回答得更乾脆。

那人掉頭疾竄，但金燕子快逾流矢，擋住去路，沉聲說：「唐潔，我知道是你。你爲甚麼要受人利用？你有沒有想到我的立場？」

「妳不懂，我自有主張。」果然是唐潔。

「你有甚麼主張？自那夜你也去了太空和尚的住處，發現了一個奇特的赤裸嬰兒之後，你就失踪了。我就猜到你陷入敵人之手，而且隱隱猜到你是陷入『太空和尚』之手，由於『太空和尚』過去的一些事蹟都神奇而正派，所以我並不太担心，當然，在未找到你之前，担心也沒有用。但是現在，你的行爲和我想像的完全相反。也證明『太空和尚』雖爲空門中人，卻幹些見不得人的罪惡。」

「不，這不是罪惡，妳不懂，也請妳暫時別管！」

「不錯，對於『太空和尚』的神奇傳說，我的確無法解釋，但他受命於人，殺人滅口，這種事我也不懂嗎？」

唐潔焦急地攤攤手：「妳不懂，有一天，妳會懂的，太空和尚絕不會使妳失望的。」

「胡說！他明明是爲陰謀者賣命，連續殺人，唐潔，他們殺人滅口，僅是爲了選美這件事嗎？」

唐潔猶豫一下，說：「不錯。」

「所指的夫人，就是墨夫人嗎？」

「這問題我不能回答，但我可以告訴妳，事情絕不是妳想像的那樣。」

「唐潔，你太使人傷心了！你明明在爲『太空和尚』帮兇，而墨夫人也明明在暗中操縱選美，由於操縱失敗，司馬玲當選，她就……」

「不，不，不要談了！」唐潔說：「如果夫人支持的是醜的島津芳菲，島津雖未當選，也用不着殺死她的父親島津英，以及他的部下春田和陰成森等人呀！」

金燕子說：「由此看來，墨夫人暗中支持的島津芳菲既然落到第四名，司馬玲當選第一名，司馬玲這邊一定也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　唐潔，島津英都死了，墨夫人會放過司馬玉夫婦嗎？」

「不會放過。」

「你是說還要繼續作帮兇？」

「是的，這其中的奧妙妳還沒有想通。現在不能對妳說，但以妳的聰明，也許不久可以領會的。」

「唐潔，那天你去抱那嬰兒，以後呢？那個奇怪的嬰兒爲甚麼不見了？」

「一言難盡，總之，不久的將來，妳的想法會有很大的改變。我是說對『太空和尚』的看法。」

「我猜想，那奇特的嬰兒，是修習禪定者煉成的『元嬰』，也就是『元神』出竅。」

唐潔微微一愣，抖臂疾掠，金燕子絕不能讓他繼續被人利用，急起疾追，而且把「翦水三抄」儘力施爲，這次居然不靈了，唐潔的身子像一片大羽毛，自她的雙手中飄了出去，幾個閃躍失去踪跡。

金燕子大驚，追出洞外，人影已杳，洞中死寂，「嗒嗒」滴水聲音清晰可聞。

「他瘋了，他也變了！」想想後果，金燕子心頭昇起一股寒流，因爲照唐潔剛剛脫困的輕功，以及弄死春田及陰成森的手法，她絕對捉不住他，而僅數日不見，提縱術就如此之高，顯然是太空和尚的影响，即使能智取，捉住唐潔，「太空和尚」呢？

× × ×

在殺機四伏，危機重重之下，年輕人似乎完全置身事外。現在墨奇和司馬玲一起，司馬玲端着一杯酒說：「墨奇，好玩的我們都玩過了，你有沒有新的花樣？」

墨奇心不在焉地搖搖頭，他好玩好動，走在時代前端，但是他並未忘記墨家歷代的傳統。

「我有一個好主意。」司馬玲得意地說：「西班牙鬥牛，菲律賓有鬥鷄，印度有鬥老鼠，韓國現在却流行鬥狗。我以爲除了鬥牛之外，以鬥狗最緊張而刺激。」

「這主意不錯，那市目前有鬥狗塲嗎？只聽說澳門有跑狗塲，可沒有聽說有鬥狗塲啊！」

司馬玲說：「我們自己來鬥，你的狗和我的狗。」

「這不太好吧！」墨奇說：「狗是人類的忠友，讓牠們互咬互噬，鮮血淋漓，未免太殘忍了吧？」

「不，鬥狗雖然也會咬傷，但狗很聰明，一旦發現不敵，會自認不行，夾着尾巴逃走，在鬥狗史上，還沒有一頭狗因拼鬥重傷致死的紀錄。」

「好吧，我這頭狗是名貴品種的牧羊犬，可很兇啊！萬一把妳那頭法國狗咬傷了怎麼辦？」

「不會的，你看好了，說不定我的法國狗會把你的牧羊犬技術擊倒。」

墨奇哂然說：「妳的法國狗是雄的還是雌的？」

「是位小姐，而且是『處女』，你的牧羊犬呢？」

「是位『先生』，」墨奇說：「是不是『處男』，我沒有把握。」

司馬玲說：「關於這一點，牠經常跟着你，你應該知道的。」

墨奇攤攤手，喟然說：「俗語說：英雄難過美人關。由於我的牧羊犬貝克，長得高大英俊，一表『人』才，氣宇軒昂，追牠的狗小姐有如過江之鯽，有一次我看到一頭德國名狠犬，叫着『愛麗絲』的，啣了一塊漢堡牛排，倒貼貝克，妳想想看，在這情況之下，要求貝克保持牠的貞操，那也是不公平的啊！」

「死相，我就不信，狗也會倒貼。」

司馬玲說：「好啦，現在開始如何？」

墨奇說：「司馬玲，我先要聲明，貝克被寵慣了，相當跋扈，可能不懂溫存，更無憐香惜玉之心，萬一傷了妳的狗可別怪我呀！」

「放心，我的『黛娜』也不是好惹的。」司馬玲撮口一吹，高大整潔的黛娜立即奔入大廳中在她的腿上磨着表示親熱。

這裏是墨家的別墅，墨奇到狗屋中放出貝克，二人牽着狗在院中站定，兩犬伸着舌頭，發出嗚咽聲，而且都躍躍欲上。

牠們到底是「發乎情止乎禮」抑是互不服氣準備一拼呢？二人是猜不透的。

「墨奇，在未鬥前，我先要把規則說明一下。」司馬玲說：「按鬥狗規則，每回合三分鐘，咬中對方得一點，以前爪擊中對方兩次得一點，如非技術擊倒，使對方失去抗拒力，以獲得點數多者爲勝。」

墨奇說：「這完全是沿襲西洋拳擊的規則嘛，要比賽幾個回合？」

「時間爲半小時，每回合間休息一分鐘。」司馬玲說：「不過我們畢竟不是正式的鬥狗，只要三個回合就行了，三賽兩勝判定勝負。」

二人同時鬆了手，而且還發出唆狗之聲，兩犬的重量差不多，先是相對吠了幾聲，然後，「黛娜」和「貝克」交頸磨蹭。相抱人立而起，好像在翩翩起舞。

二人不斷地唆喚，激起牠們的仇敵之意，但是正如墨奇所說的，「貝克」是位狗中的賈寶玉，既然以前「愛麗絲」曾倒貼過牠，「黛娜」也不能例外，伏首貼耳，顯示一位「淑女」的溫順，和「有求必應」的暗示。

「貝克」不愧爲挑情能手，先是發揮牠的嗅覺，然後來一式「張飛片馬」，兩隻前爪搭在「黛娜」背上，就在主人面前放肆起來。

這是一件意外的事，司馬玲雖然大方，像這種塲面，畢竟還沒見過，立即雙手捂起臉大叫着，「墨奇……這不公平……你的『貝克』太下流了……」

「不，這說法更不公平，」墨奇說：

「妳難道看不出來？『黛娜』一見『貝克』就搔頭弄姿，眉來眼去地？」

「不，是『貝克』先挑逗『黛娜』，一個情塲老手，遇上一個天眞無邪，情竇初開，正如寂寞十七歲的少女，『黛娜』不是超『人』，怎能抗拒？」

「妳不必担心！」墨奇哂然說：「我一向信奉『優生學』，對『貝克』的選偶及其下一代也不例外，像『黛娜』的身世和血統，也太委曲了『貝克』……」

墨奇不愧爲世家子弟，對愛犬也充滿了自負，他走向二犬。而司馬玲雖然雙手捂面，自指縫中仍然可以看到「黛娜」的「不抵抗主義」，以及「貝克」的「騎士」勇猛作風。

當然，牠們還沒有造成事實，就被煞風景的墨奇分了開了。「貝克」大聲吠着，表示抗議。

墨奇牽着「貝克」送入狗屋時，費了很大的氣力。

司馬玲反而悵然若失，如果以「黛娜」來比她自己，觸景傷情是不免的，墨奇的「優生學」用到狗的身上，她不能不產生警惕。

墨奇說：「『黛娜』意志薄弱，對貞操觀念不太重視。妳以後要特別注意。」

「不，是『貝克』調情的技巧太高明，『黛娜』太純潔，不知『人』心的險惡。」司馬玲說：「墨奇，你的『貝克』總要選個對象吧？」

「當然，我對牠的配偶的家世背景，以及血統，都非常重視，不是高貴的名種，絕不讓牠染指。」

司馬玲嬌靨上泛現失望之色，說：「墨奇，咱們的事，令尊和令堂是否仍在反對？」

「反對是絕對不免的，但契機仍握在我們的手中。」

「我總是担心。」司馬玲說：「墨奇，你看，令尊和令堂會不會把我當作『黛娜』一樣看待？」

「把妳當作狗，妳的想法太怪了！」

「你說你很重視『優生學』，爲『貝克』選對象，必定選擇家世和血統，而你的父母，會不會輕視我的家世呢？」司馬玲說：「不瞞你說，我的家世背景，是不能和你比擬的。」

「談這些多無聊？」看看錶，墨奇說：「凌晨一點了！應該休息啦！晚安！」

司馬玲只　告辭。她以才藝少姐第一名的身份，受此冷落，而能容忍，那是因爲，她相信那市所有的小姐，在墨奇身邊，都要忍受這種王子式的優越感。

既然沒有人能例外，司馬玲也就心安理得了。

然而，眞的就沒有例外了嗎？那是不可能的。司馬玲才走了不到兩分鐘，墨奇撥了個電話：「寶貝，這麼晚了妳還沒有睡？」

「簡直是廢話，我剛要睡，你就來了電話。」

「對不起！寶貝，我想妳嘛！」

「你只是想女人罷了！有司馬玲陪你，難道還不知足？你要找個天仙：別忘了！董永和七仙女只是杜撰的故事。」

「寶貝，妳還不知道我這個人嗎？我不過——」

「好啦！好啦！有話明天再談，我要睡了——」

墨奇的耳膜被震了一下，無奈地放下電話。

× × ×

毫無疑問，最高貴的動物是人類，但在某一方面，也許最低賤的也是人類。

岳敏說：「人是萬物之靈，但有時也很下賤。墨奇可就是個例子。」

金燕子說：「你不知道對方是那位小姐？」

「可惜在時間上來不及偷聽。」岳敏說：「會不會是島津芳菲？」

「絕對不會。」

岳敏說：「爲甚麼這樣肯定？」

金燕子說：「因爲我已經掌握了部份重要綫索。陰謀殺害選美委員的主使人是一位夫人，可能是墨夫人，既然她已殺了島津及島津的部下，墨家絕不會讓一個帶着一身仇恨種子的人進入墨家作媳婦。」

岳敏說：「可是殺死春田及陰成森的人是唐潔，根據島津芳菲目擊的身型，妳也認爲島津英是死於唐潔之手。但是，唐潔既稱是『太空和尚』的門徒，而且輕功也突然高了很多，這證明他確和『太空和尚』在一起，怎能確定是墨夫人唆兇殺人呢？」

「那是由於唐潔、春田及陰成森的交談，他們雖未說明『夫人』是誰？也該猜到是墨夫人。」

岳敏連連搖頭說：「如果被害的是司馬玉父母，說是墨夫人唆使也可以相信，因爲妳偷聽過墨氏夫婦爭吵，墨宇要推翻傳統，墨夫人爲傳統衞道，但是被害的人却是醜的才藝小姐第四名島津芳菲的父親及其部下。」

金燕子說：「這些反常現象，我也想過，只能解釋爲墨夫人操縱選美失敗，被她利用過的人不能不一一除去，以免影响墨家的名譽。但是，有個怪現象是，墨夫人既然暗中操縱，化錢是不會在乎的，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原則下，那些委員不該背叛她。因此，我們必須想到另一個和她相對的賄選集團。」

「那個集團應該是以第一名司馬玲的父親司馬玉爲首。」岳敏說：「他們能使已被墨夫人收買的委員們中途變節，實力更不可忽視。」

金燕子說：「若論實力，司馬玉絕非墨夫人的敵手，更複雜的是，又和『太空和尚』扯上了關係。」

岳敏說：「表妹，司馬玉的財勢自不能和墨夫人相比，如果墨家男主人和墨夫人較上較，暗中支持司馬玲呢？豈不是旗鼓相當？」

「這問題我也想過。我總以爲可能性不大，衞護墨家的傳統，固然非同小可，但以墨氏夫婦的殷實作風，而能做出買兇連續殺人的勾當，簡直不可想像。」金燕子說：「況且，如果墨家的人眞會各行其是，墨宇一定是站在墨奇這邊，讚助他要個美的媳婦。然而，墨奇既不愛島津芳菲，似乎對司馬玲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吧？」

岳敏說：「有錢的公子哥兒，總是這個調調兒。」

金燕子苦笑道：「最傷腦筋的是『太空和尚』和唐潔他在這案中到底扮演了甚麼角色呢？」

岳敏說：「會不會被司馬玉這邊收買了？」

金燕子斷然搖頭，說：「今夜我在那鐘乳洞中遇見唐潔殺人後說話的聲調，絕不像一個心智喪失的樣子，若非唐潔心智喪失，不要說他早已改邪歸正，即使在未改邪歸正之前，他也是個寧爲鷄首，不爲牛後的人物，絕不會甘受利用殺人的。」

岳敏說：「傳說中太空和尚法術無邊，他如果眞有一套，要控制一個人而使人看不出異樣，也許可能。」

「眞是一件怪案子，」金燕子說：「能找到 個提箱和『太空和尚』本人就好了。還有一點，今夜在那鐘乳洞中，還有一個人，在唐潔出現之前離去，不知是誰呢？」

岳敏說：「不是『太空和尚』就是墨夫人。」

岩田來電話說，已自潭中撈起春田和陰成森的屍體，也搜過春田及陰成森的住處，不見了那個提箱。

金燕子說：「提箱找不到，恐怕還有人爲箱子殉命。」

岳敏說：「旣然主要關鍵在墨家，何不盯牢墨氏夫婦和墨奇？」

「不要過份相信這個概念。」金燕子說：「記住！不論是遇上唐潔或者『太空和尚』，千萬不要有好强鬥勝之心，就用『高級手球』麻醉瓦斯彈，捉住他們二人任何一個，案子就會明朗了！」

「表妹，我現在應該去盯誰？」

「先去休息吧！明天一早開始，盯住墨奇。」

「妳呢？」

「我也要去緊迫盯人，但不是全塲盯人。這和打籃球一樣，除非我們的體力綽綽有餘，反之，全塲盯人反而會被對方所逞。」

岳敏去睡了，這幾天日夜奔波，平均二十四小時不到四個小時睡眠，頭一碰枕，一分鐘就睡着了。但金燕子却睡不着。

她要把見過的事再想一次，今夜她眼見一輛車子滑出司馬家的後門，開向那個鐘乳洞，有個女人進入洞中，只可惜因春田和陰成森在跟踪，金燕子不能太接近，以致未看清那女人的面貌，甚至連身材也未看清。

那女人是誰？墨夫人？司馬夫人？或者另外一個女人？

由於提箱中發出的聲音，和在司馬宅中聽到的女人呼喚聲頗相近，金燕子馬上又去了司馬大宅。

司馬夫婦已睡，正如岩田聽說的，司馬夫人很美，夫婦二人合睡一個雙人大床，夫人把司馬玉逼到床邊。似乎這情況已經習慣了。

這時夫人再一轉身，在床邊的司馬玉蓬然落在床下，摔得暈頭轉向，睡眼惺忪地說：「太太，摔痛了沒有？但願摔下的是我……」自己摔下還沒有弄清，居然不忘關心妻子。這似乎不該視爲怕老婆。這是一種歷久不衰的愛情。

「小玉……小玉……」司馬夫人半醒半睡，伸手摸着身邊：「小玉……你在那裏？」

「我……我在地毯上，因爲，地毯上比較寬敞些……」司馬玉的涵養功夫已經爐火純青了，而夫人竟叫他小玉。事實上司馬玉比夫人最少大十歲以上。

「小玉……給我點水……我好渴……快點……。」

「是，太太，我這不是來了……」司馬玉顛着屁股去倒飲料。

金燕子笑着離開，如果世界上的夫妻都和這一對一樣，那有多美好和諧？

但是，金燕子剛出了司馬大宅，忽見一個剃着和尚頭的人跨上了摩托車，車後有個手提箱。

「就是那個箱子，錯不了！金燕子射向自己的車子，那輛「摩托賽寇」已經電馳而去了。

「無論如何，不能追丟了這個人和這個手提箱。」金燕子加足馬力疾追，她以爲這人有點像唐潔。但是，唐潔會剃成和尚頭嗎？

凌晨兩點多，馬路上空蕩蕩，「摩托賽寇」去勢如箭，金燕子的車子落後三百碼以上。在縱橫交錯的小街中，失去了踪影。

金燕子估計二人的距離和時間，在適當的地方泊了車，她現在必須在這一帶作地毯式的搜索。

現在，在三間陋屋中，剃着和尚頭的青年人把手提箱放在搖幌的竹几上，床上有個漢子在打鼾。

青年人把鑰匙放在竹几上，走近床邊，「拍拍」兩聲，第一個耳光，大漢的如雷鼾聲停止，第二個耳光打得他像隻癩蛤蟆翻了起來，而青年人已經到了院中了。

這漢子摸摸後腦杓子自語着：「媽的！不是作夢吧？好像有人打我……」打了個呵欠，突然看到竹几上的手提箱，立即下床。繞几一週打量提箱。

「媽的！那裏來的？裏面是甚麼？美金，英鎊，馬克，法郎，或者是黃金？」拍拍箱子，提了一下，說：「要不就是炸彈！『蓬』地一聲——」作了個伸腿瞪眼的死相。

「不管怎樣？媽的！不可能是炸彈。我小倉現在是窮光蛋一個，不值一個炸彈的代價……」突然發現了提箱上的鑰匙，激動地揑起來。

小倉大聲說：「耶蘇，如果箱子裏是鈔票，我明天就去受洗……」伸進鑰匙一扭，立即傳出「靈魂音樂」一聲。

現在小倉眞像個虔誠的教徒，伏首貼耳，肅立致敬。

「小倉先生，你好……」夫人的聲音自箱中傳出來，聲音是那麼柔和，像香、柔而溫暖的羽毛，拂觸着小倉的耳鼓，但柔和中又顯示她的無上威儀。

美金、馬克、法郎和英鎊，已被小倉逐出腦際。

「古語說：君子固窮。本人爲你過去的處世之道，表示無限的敬意。也對你服從的態度表示滿意，但從現在開始，本人不能讓你再過貧困的生活，應該對你的忠貞，有所報償……」

小倉舔舔嘴唇，揑揑手指，也許不久

，在一二天內，他會以銀行出納員的熟練手法，來數大量的鈔票，這些鈔票是夫人所賞賜的。

「請把此箱送到『墨氏基金會』，你會獲得重厚的酬勞，然後遠離那市，搖身一變而成爲百萬富翁了。」

又是一段「靈魂音樂」聲之後，箱內沉寂下來。

小倉愣了一會，握緊拳頭，激動地說：「旣是夫人親口答應的事，我小倉命中注定要作富翁，誰也改變不了！」

「可是，這提箱是誰送來的？」小倉踱了一會，說：「管他！反正這組織由夫人主持，就沒有出過漏洞，先把箱子送去再說。」

小倉鎖上門，提着小箱急走，金燕子剛剛搜索到附近，立即發現了小倉。

「墨氏基金會」是墨家捐獻與社會的十萬美金，指定用於以下三項事業：一是法定傳染病之防治，二是支助赤貧子弟接受教育，三是支持颱風與地震之研究。

基金會的地址在郊區，二層樓房，佔地不大，素日只有一名工人看門。

當小倉來到「墨氏基金會」的會址門前，張望一陣上前按門鈴時，金燕子更相信墨家和這案子的密切關係了。

一個青年人開了門，那是個披頭，而小倉也是。「嗨！」二人簡單地打個招呼，青年披頭鎖上門。

二人併肩往裏走，青年人說：「六人交待有急事，在此集合，你一定知道到底是甚麼大事了？」

小倉是這組織中的龍套角色，經此一問，自感聲價百倍，豎起脊樑，長長地吁口氣，說：「不用急，一會就知道了！」

「原來你是『欽差大臣』！」披頭嫉意地笑笑，低聲說：「能不能多少透露一點？」

小倉瞇着眼，說：「好吧！讓我透露一點點！好人終會出頭，我小倉就是個例子。」

「這個我知道。」披頭說：「提箱裏是文件抑是……」

小倉傲然一笑，說：「我不妨告訴你一個原則，多做事，少說話，不久的將來，你也會和我一樣，一步登天。」

「是，是的。」披頭說：「我想，咱們所支持的妞兒已經當選了，可能是一次慶功大會，同時發獎金吧？」

這時已到了大廳門外，六個披頭，年紀最大的約三十七八歲，其餘都不超過三十歲。爲首的就三十七八歲的披頭，說：「小倉，夫人說慶功大會的節目單，由你帶來。」此人啣着烟斗。

小倉昂然入廳，第一次作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他體會到「大丈夫不能一日無權」的義意。「大丈夫也不能一日無錢」。錢與權集於一身，眼神自會睥睨一切，他的微笑，自會被認爲包羅萬象。

「不錯，本人帶來夫人的提箱，現在移交給你。」小倉把提箱放在客廳中央一個大理石圓桌上。

六個披頭圍攏上來，十二道目光像熔切器噴出的藍色火焰，傾注在提箱上，加上小倉的是十四道。

六披頭有日本人、菲島、泰國、美國、德國及法國人，只有小倉是琉球人。

小倉說：「夫人指示，把此箱送到這裏來，自應由你開啓。」他望着三十七八歲的德籍披頭，他們都以英文交談。

「是的，本人是咱們『金、銀、銅、鐵、錫、鋁』六金之首，編爲第一號的『合金』。自應由我啓箱。」

這些人顯然不用名字，以編號爲名，小倉是最後一號的「鋁」，就難怪他洋洋自得了。

一號取下烟斗，轉扭螺絲，烟咀這一段是把鑰匙。他把鑰匙伸入孔中，微响之後，傳出夫人的聲音，音色哀婉動人：「各位終日宣勞，爲組織效命，本人虔誠向各位表示敬意，最崇高的敬意！。」語氣特別加重。

「一旦各位分得酬勞後，必須立刻各回原籍避風，是以本夫人無限地哀傷……」語音有點哽咽，顯示裝滿了一箱情感，都溢出箱外了。

「驪歌完畢之後，由一號次第接受贈欵單，到最後一人收到贈欵單後，即出現鉅欵，本夫人係以建功多寡，公平分配，各位當能心平氣和……」

語音中止，傳出「魂斷藍橋」名曲。

除了「一號」雙眉微鎖之外，其餘幾人都肅立致敬。但內心所想，大致有個共同之點：此箱長約六七十公分，厚約二十五公分，寬約四十公分，即使裝滿了美金或英鎊，七個人分配，是否每人都能變成百萬富翁？

驪歌完畢，提箱「卡察」一聲自開，彈出一個薄薄的信封，還有淡淡的香味。

大家都伸手去檢，但發現信封上寫的是「『一號』親拆」字樣，其餘的手都縮了回來。「一號」檢起信封。

旣然有「親拆」字樣，表示夫人所給與各人的酬勞數字不同，不希望讓別人知道。每人一份酬勞，必定又各自包好。

這方式和一些大公司老闆發獎金的手法略似。

「一號」走到一邊，抽出信內的紙片看了一下，表情上並沒有驚喜的樣子。

「卡察」聲中，提箱自開，又彈出第二個信封，然後自閉，由於開閉太快，這些人沒有看清箱內的裝設，僅隱隱看出，箱內有箱。

信封上寫着「『二號』親啓」字樣。二號拾起，退兩步，抖着手抽出紙片看了一下。他很興奮，因而吻了紙片一下。

接着是三號、四號、五號……。

金燕子以爲，夫人發酬勞，要遣散這些匪徒，應該繼續看下去。但是，和賭「梭哈」一樣，想看對方最後的底牌，要付出太大的代價。

這代價之大，很可能是不可彌補的遺憾。

但遺憾和收穫的比例是五十對五十。事到如今，金燕子極想衝破此案的「瓶頸」，獲得有力的佐證。因爲僅憑目前的資料，還不能使墨夫人入罪。

當第七名的信封也彈出箱外時，箱內又傳出哀怨的惜別聲：「再見！兄弟們，如果各位願繼續擁護本夫人，廿五年後再來——」「嘩啦啦」聲中，提箱張開，共有兩層。內層中有七個高級花色包裝紙包

成的紙包。

只要一看，就知道紙包是包着鈔票。

但七個紙包的大小、形狀以及包裝方式完全一樣，每個紙包上都寫有編號。

客廳內爆起一陣歡呼，紛紛去取有自己編號的紙包。

然而，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被稱爲「合金」的「一號」，他非但不上前去取紙包，反而破窗而出。

金燕子大呼「快丟紙包臥倒……」但是遲了。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使客廳中央的大理石圓桌完全消失，地上出現六個大坑，屋內牆壁凋殘剝落，門窗玻璃及框子全燬。

只有半熟的爛肉，東一塊西一灘地貼在牆上，天花板上及殘破的傢俱上，小倉當然也「一步登天」了。

金燕子在客廳後窗外，爆炸一起，烟塵下落如雨時，她已彈起，去追左側破窗而出的德國人「一號」。

前後不過十五秒左右的時間，已被「一號」溜走。搜到後面小屋中，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坐在床上發愣，喃喃地：「奇怪！是地震吧?剛才把我從床上震到地下，可是醒了又不像是地震……。」

「是聾子吧?」金燕子自窗外落入屋中，拔出鎗指着這人的後腦，「咔」地一聲開了保險。但聾子搖搖頭，自語說：「也許是我自己翻到床下的……。」

槍口和此人的後腦相距不到二十公分，即使是稍聾的人也可以聽到。金燕子仍不放心，大喊一聲，那人動也沒動一下。如果是假聾，會被嚇一跳的。

七個紙包當然是強力塑膠炸彈。非但要炸死人，更要湮沒任何綫索。

和尚遇劫　女俠聆禪

一刻鐘後，岩田帶着部下趕來，金燕子僅告訴他是手提箱引起的爆炸，死了六個人，箱子由小倉帶來，儘管她說明了七個人的面貌，身材和可能的國籍。但除了小倉，警方知道他是個黑社會中的槍手之外，其餘的都不知身份。

爲了找那「一號」的德國人，金燕子請了一位畫家，畫出他的面貌及身材，然後讓警方部下看過，加緊追緝。

然後岩田審問看門那個五十多歲的人：「今夜有七個人在此，你不會不知道的。」他們是筆談。

「有七個人?督察是說，被炸的客廳中那些焦爛的肉，代表七個人?」

岩田抹抹汗，懶得問下去，因爲都知道此人是先天的聾子，就是口徑十八英吋的巨炮在他身邊開一炮，他也聽不到。

「金小姐，這叫我如何向上級交待呢?」岩田哭喪着臉，似在抱怨金燕子，明明可以適時避免這次危機，而坐失良機。

金燕子拍拍他的肩胛，說：「督察，沉住氣！我接辦的案子，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件是有頭無尾的。你有進一步的資料沒有?」

岩田說：「妳叫我深入調查『太空和尚』這個人，有進一步的資料。但我看不出這些資料對破案有何帮助?」嘴唇都焦裂了。可見他火氣之大。

「那就說說看吧！」

「金小姐，現場上的爛肉，就這樣收了?」

「當然，待墨氏夫婦來此看過之後就必須清理了。」

岩田說：「『太空和尚』是潮州人，八歲時跟父母移民琉球，中途遇風，所乘之船碎裂，在那霸西方的久米島附近，被另一艘巨輪所救，但他的父母均失踪。他被巨輪的主人收養。」

「太空和尚現在多少歲?」

岩田說：「正確年齡無法估計，大約在四十五到五十五歲之間。」

金燕子說：「那巨輪的主人是誰?」

「小姐，妳應該猜到的，在四十年前，那市私人能擁有千噸級以上的客輪者，會是誰呢?」

「不用說一定是墨家了?」

「是的，『太空和尚』被墨氏夫婦收養了半年後，到舟山羣島去進香，『太空和尚』被一位老和尚看中，說他是佛門中人。」岩田說：「奇的是，『太空和尚』也喜歡那老和尚，堅決留下。墨氏夫婦只好割愛。」

金燕子說：「岩田，『太空和尚』由舟山返回那市多久了?」

岩田說：「大概未超過一年吧！」

金燕子說：「就算『太空和尚』被舟山的和尚看中留下時是十歲吧，而且假設他現在是五十歲，離開四十年，墨氏夫婦一定不認識他了！」

「當然。四十年不是一段短時間。」

「你是說『太空和尚』返回那市，一直末去見墨氏夫婦?」

「我想是的，如果他去見過恩人，這是一件大新聞，豈能默默無聞?」岩田慨然說：「這我就想不通，『太空和尚』是一位道行極深的人，怎會做出忘恩負義的事來?據說當年墨氏夫婦還爲『太空和尚』的父母造了衣冠塚呢！」

這時墨氏夫婦趕到，看到客廳中血肉模糊，墨夫人說：「岩田督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岩田可憐兮兮地攤攤手：「夫人，到目前爲止，我只知道是六名匪徒被炸死在這裏。」

「別忘了！這是『墨氏基金會』所在地，也是那市最大的慈善機關哪！如今發生了這種事，對警方不是太大諷刺嗎?」

岩田看看金燕子，金燕子使個眼色，岩田勇氣倍增，說：「夫人，這對警方固是一大諷刺，對墨家來說不也一樣嗎?」

「你……」墨夫人沉聲說：「督察，你必須儘快把這件事弄清楚。要不，你可能沒有勇氣再幹下去的。」

「是的，夫人，這是我個人與警方上級的問題，不勞夫人關心，警方對此事自有交待。我只是奇怪，匪徒不選擇其他地方，却選擇這裏匿居，而不幸這裏看門的又是個聾子，這巧合也太可怕了！」

「你說甚麼?」墨夫人火了，就是一流畫家也無法描繪她現在的醜態：「岩田，你別放肆！你只是百姓的公僕。」

岩田這些日子，自山本秋子跳入硫酸坦克時開始，就一直在緊張，焦灼與失眠狀態中，他以爲，過去太遷就那些富商巨

賈，到頭來也不過如此，忍無可忍之下，大聲反駁，說：「是的夫人。自本人接受警方當局的委任狀時起，我一直是坐在自己的辦公椅上而不是騎在百姓的頭上。」

金燕子上來打圓場，說：「『墨氏基金會』無端被匪徒利用而被炸燬，最不幸的既非墨家，也不是岩田督察，而是對這善舉表示極大的不敬，墨先生，夫人，請到裏面談談好嗎?」

墨宇說：「請問小姐是……」

岩田說：「金小姐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燕子小姐，在東南亞一帶無人不知。」

墨宇瞪他一眼，也沒說甚麼，三人來到內院的小客廳內，金燕子說：「今天能趁機訪問二位眞是榮幸。有件事希望賢夫婦能回答我。」

墨宇說：「金小姐請問吧！」

「據傳說，令郎的未來對象是才藝小姐第一名，有此一說嗎?」

墨氏夫婦冷冷一笑，說：「小姐是聽誰說的?」

金燕子說：「在那市來說，這件事幾乎是無人不知。」

墨宇說：「金小姐，關於墨家擇媳，藉重才藝小姐，我們絕不否認，但絕不認爲第一名就是最理想的人選。」

「那麼這次才藝小姐第一名司馬玲小姐，二位認爲是否理想?」

墨夫人漠然說：「事關司馬玲小姐的尊嚴，評審委員的立場，以及舉辦此會發起人的苦心孤詣，我們不便置評。」

金燕子說：「另有一事想打擾二位，據說數十年前，墨家的客輪在久米島附近救了一個孩子?」

墨氏夫婦點點頭，說：「不錯。」

金燕子說：「聽說他被舟山一位老和尚收留了?」

墨宇說：「金小姐，這和爆炸案有關連嗎?」

金燕子笑笑說：「有關連如何?沒有關連又如何?」

「如果沒有關連。」夫人不耐地說：「我們救人只是適逢其會，再說已事隔數十年，我們無意沽名釣譽，自我宣傳。」

金燕子說：「如果有關係呢?」

「有……有關係?」墨夫人微微一驚，說：「小姐是說何化通回來了?被炸的爛肉中有他一份?」

「噢！原來那孩子叫何化通。」金燕子看出，墨氏夫婦的確不知何化通已經回來了。避開正題不談，金燕子說：「請問何化通那個孩子心性如何?」

墨夫人說：「小姐這是多此一問，如果何化通的心術不正，豈能瞞過舟山那位高僧而收留他?小姐，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金燕子說：「在目前我只能告訴二位，何化通可能返回那市，當然也沒有被炸死。」

墨宇說：「這孩子，他回來了不該去看看我們嗎?」

「大概總有不得已的苦衷吧！」金燕子說：「墨先生，請問令郎最喜歡那一位才藝小姐?」

墨宇說：「小姐應該知道吧?」

金燕子說：「我所知道的，並不是他所喜歡的。」

墨宇苦笑說：「我們所知道的，也許和金小姐一樣。」

「這不大可能吧！」金燕子說：「據說墨家選媳極嚴，二位對令郎的交遊怎會不過問呢?」

夫人哂然說：「交女朋友是一回事，結婚又是一回事。」

「是的，夫人，據說令郎和才藝小姐第一名司馬玲小姐以及第四名的島津芳非小姐都不錯。」

「關於這二位，我們作長輩的，也都知道。」

金燕子說：「除了這二位以外，是否還有一位呢?」

「很可能！也許還不止一位呢！」夫人說：「總之，我們墨家選媳，有我們的標準。」

「是的，夫人，也許就是所謂墨家的傳統吧?」

這時恰巧墨奇也來了，金燕子正求之不得，經自我介紹之後，說：「墨先生，聽說你的女友有好幾位，司馬和島津是其中之二，但不是最要好。是不是這樣?」

墨奇聳聳肩，說：「我不便那麼說，金小姐。」

金燕子說：「最低限度，還有一位是不是?」

「也許是。」墨奇扶着墨夫人，說：「金小姐，其餘的妳還是自己去猜吧！」

「謝謝你！墨先生，我想，這個謎不久就可以揭開的。」

墨奇說：「是的，金小姐，不過出謎的人總比猜謎的人佔優勢啊！」

墨家的人走後，岩田說：「金小姐，墨家有沒有問題?」

金燕子說：「現在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但有一點我要向你表示謝意。」

「那太不敢當了！」岩田苦笑說：「但願我在這奇案的結構中，還夠作一個螺絲釘的資格。」

金燕子說：「那就是有關『太空和尚』的身世，和墨家的淵源，現在請你儘一切努力，去找『太空和尚』，以及根據畫家所繪的形態，去找那個德國人。」

毫無疑問，現代的最新竊聽儀器，對於諜報和辦案人員有極大的貢獻。金燕子在幾處重要場所按放了竊聽儀，終於產生了效果。

她在墨家及司馬家的汽車上都安放了攝聽儀，這玩藝發展到如今，已由直徑三英寸縮小到只有拇指指甲那麼大，具有各種不同的顏色，在紅色或藍色的汽車上放上一個，不用手去摸，幾乎看不出來。

金燕子在海邊一幢漁村式的小茅屋附近，收聽到攝聽器傳來的熟悉口音：「不要虐待他，儘一切可能讓他吃些東西。」

就這幾句話，馬上中斷，金燕子猜想，車上的人已發現了車上的攝聽儀。而且在茅屋附近，隱約看到一輛汽車消失於夜色中。

那輛汽車是甚麼顏色?甚麼形狀，也沒有看清。因而她很難確定那是誰的車子?儘管那女人的聲音頗熟，但它却像兩個女人的聲音。

金燕子去追那輛車子沒有追上。折回

來，進入茅屋的院內。柴扉上有個被風雨凋剝的小匾，上有「漁廬」二字。題匾人是墨宇。

金燕子極不願受一些先入為主的概念所影响，而以為墨家介入罪犯殺人的漩渦中。因為墨家財勢雄厚，男女主人也聰明過人，那樣做非但不智，也缺乏強烈的理由來支持它。

但是，由最初的山本秋子自殺，以至最近的「墨氏基金會」被炸等等，都和墨家有不可分的關連。

金燕子正要接近茅屋窗下，林蔭中竄出一個人影，凌空飛踩，攻勢凌厲。

金燕子決心一擊成功，挫身偏頭，對方一脚貼耳而過，抬臂一撩，那女人跟蹌着栽出三四步，但沒有倒下。

一個女人有此身手，已經不簡單了。金燕子有如一頭猛隼，雙臂微張，已到了對方左後側。

那女人一身和服，脚上僅穿着白襪，所以走路無聲，警覺性奇高，身子半轉，又是一式勁烈兇猛的「廻轉擊」。

金燕子幾乎預測她會這樣，伏身前射不變，自對方凌厲的腿勁之下逼近，「雙風貫耳」劈中了那女人的雙耳。接着，把一顆藥納入這個三十左右歲的女人口中。

金燕子知道，這女人絕非主角，僅是「龍套」。把她放在花木濃陰之處。

茅屋中和外面大不相同，設備雖簡單，却是現代化的，有一張檀木雕花大床，一套桃心木沙發，不論是牆壁，傢俱及床上的寢具，都是海藍色。

一個看來只有三十左右，英俊秀朗，略有倦容的和尚盤膝坐在床上，雙目微閉，床前站着二個人，一個是失踪的唐潔，另一個是三十五六歲身着韓國古典女裝的婦人。

金燕子吁了口氣：終於被我找到了唐潔……。

婦人端起几上的碗，說：「『太空和尚』，把這碗蓮子粥吃了吧！你已經九天沒有進飲食了。」

「太空和尚」不言不動。唐潔也不出聲。

「吃了吧！」婦人說：「雖說你修習有素，比常人強壯些，畢竟還沒有練成『服氣辟穀』不食人間烟火的境界。」

「太空和尚」肅然說：「叫夫人來見我。我可以攷慮進飲食。」

婦人說：「夫人每天都來看你，只是沒有被你看到罷了！你是聰明人，修習禪定，進而白日飛昇，成仙得道，那是妄想，既然凡人根本做不到，何不把握人生有限時光，來享受人生呢？」

「太空和尚」哂然一笑，並不作答。

婦人說：「被愛是幸福的，別人求之不得。夫人比你還年輕些，而且財富雄厚，一生享用不盡。當和尚總是高處不勝寒哪！」

「太空和尚」搖頭嘆息，像一個飽學之士聽到一個無知者信口雌黃一樣，除了嘆息，實在懶得回答。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你。」婦人挑細眉，說：「你自幼被一個老僧收留，過慣了清苦孤寂的生活，無法體會錦衣玉食的生活，更無法體會男女溫存的至高樂趣，記得我佛如來還說過：男女好合，充滿了活潑的生機。可見佛祖也不反對男歡女愛的事。」

「太空和尚」睜眼笑笑說：「申女士，只可惜妳對佛學僅懂一點皮毛，佛祖當然不反對男女好合，但那是指正正當當的結合，絕不是苟合。」

婦人說：「你和他結合是正當的，她可以和丈夫離婚，你不知她有多愛你。」

「申梨花女士，請不要說了！」

申梨花面色一沉，正要發作，唐潔說：「申女士，師傅連夫人一面都未見過，更不知到底是那一位夫人？這怎麼可以隨便答應？」

「夫人就是夫人，她有財、有勢，她看上和尚，是和尚的造化。你到底答不答應？」

「太空和尚」搖搖頭。唐潔說：「申女士，如果夫人有誠意，眞心愛師傅，不論她是美是醜，都要和師傅見一面的。」

申梨花冷笑說：「事到如今，你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太空和尚』，坦白告訴你，你的『元嬰』已毀，你已經和一個普通人差不多了！而夫人要毀去你的『元嬰』，正是希望你不再追求虛幻的夢想，過平平實實的生活，也想使你在失去『元嬰』後，產生凡心。既然你死硬到底，夫人可就不客氣了！」

「太空和尚」說：「申女士，請轉告夫人，打消這念頭吧！『元嬰』消失，她毀了我將近四十年的苦修。」

「好！」申梨花「叭」地一聲把碗摔破，說：「你不是和常人不同嗎？我要攷驗一下。」

「申女士，這樣好不好？」唐潔指着自己的鼻尖，說：「妳仔細看看我，我身高一八〇公分，胸圍三十八公分半，體重七十九公斤。儀表不俗，雖不如師傅英俊秀逸，也是千中挑一的人才，如果夫人願意，就讓我來取代師傅。」

「你？」申梨花打量唐潔，似乎認為這辦法可行，只不知夫人如何？

「是呀！就憑我這外型，追我的年輕妞兒眞是車載斗量，如果說我還有缺點，那就是我過去的歷史，我曾經是個義賊，專幹無本生意，但俗語說：『好漢不怕出身低』。況且自金燕子收了我，也就改邪歸正了。」唐潔說：「我的人生觀很現實，只要過享受的生活，有個女人陪着，管她是美是醜？是老是少……」

「拍」地一聲，唐潔挨了一記耳光，申梨花冷峻地說：「姓唐的，我知道你很滑，但也知道你對『太空和尚』忠心耿耿，你要救他，只有勸他答應夫人，別無他法可想。」申梨花一撩「太空和尚」衣襟，扯出一條巨大的不銹鋼鎖鍊，說：「這條鍊子，直徑二公分，就是世界上力氣最大的人也弄不開。『太空和尚』的『元嬰』已失，他永不能脫困，你也永遠救不了他。現在，我要讓他嚐嚐一百度滾開熱水澆身的滋味。」

「這……這不行啊！」唐潔說：「萬一把師傅燙壞了！夫人豈不是白忙一場了？據說人身皮膚組織，只要被燙壞三分之二就無救了。」

申梨花說：「這是咎由自取，因為夫

人已仁至義盡。」

唐潔把申梨花拉到一邊，低聲說：「申梨花，妳才三十郎當歲，美好動人，其實我對妳早就有意思了！只是在師傅身邊，不便向妳挑逗，妳看，咱們湊合湊合如何……」

申梨花一掌摑下，唐潔偏頭閃開，但申梨花身手快捷，一個柔道的「釣進腰」把唐潔放平在地上。

金燕子皺皺眉頭，以唐潔的身手，不該如此不濟，況且上次在鐘乳洞中，他還表演了超脫的提縱術呢。

唐潔躺在地上，說：「申梨花，妳這人眞自私，妳正當盛年，居然能控制慾念，又何必強迫師傅一個出家的人呢？」

「不是我強迫他，是夫人喜歡他。」

「申梨花，你再仔細地看看我，你如果生理機能正常，妳眞的不動心嗎？」

申梨花踢了他一脚，厲聲說：「滾起來！咱們去抓岳敏去和金燕子去。」

唐潔爬起來，說：「妳自己去吧！我不是他們的對手。」

「哼！難道岳敏你也對付不了嗎？」

唐潔說：「過去我們的身手差不多，要擒住他談何容易？」

申梨花說：「用不着生擒，把他弄死算了！」夫人的左右手，果然心狠手辣。

「申梨花，我有個條件，妳暫時不能傷害師傅。」

申梨花冷冷地說：「那要看他是否識趣？三天內他再不答應，我就是能放過他，恐怕夫人也沒有耐心了！」

唐潔說：「由此可見，妳的耐心比夫人還好些了，眞是失敬了！依我看，妳將來也是佛門中人。」

申梨花猛劈一掌，把唐潔擊了個踉蹌。申梨花說：「唐潔，不是我申梨花吹牛，要生擒金燕子和岳敏，我一個人也足够了。」

「那妳一個人去好了！我就怕被金燕子捉住。我看妳也很會吹！」

申梨花說：「我是怕留下你會玩花樣，咱們走吧！」

二人走後，金燕子進入屋中，「太空和尚」仍閉着眼，說：「是金小姐嗎？」

金燕子微吃一驚，說：「何先生，你怎知是我？」

「太空和尚」說：「妳又怎知我姓何呢？」

金燕子說：「你不叫何化通嗎？自幼不幸，父母死於海難，被墨氏夫婦收留，大約八九歲時，去舟山進香，又被一位高僧看中了。我想，這正是你有一身神通的開端吧？」

「太空和尚」笑笑，仍未睜眼，說：「修習禪定的人，所追去的並非神通，如『天眼通』『天耳通』『神足』以及『他心』等等，但神通仍會隨禪定的進境而自來。」

金燕子看看那根鍊子，每節環長約四公分，但鋼環直徑却粗逾二公分。也就是說像一根拇指那麼粗。她說：「以你的神通，弄開這根鍊子不該有問題的。」

「太空和尚」說：「過去沒有問題，現在有了。」

「為甚麼？」

「不可說！」完全是佛家禪語。

「你不說我也知道。你修習的『元嬰』也就是『出竅大法』已被那個夫人破壞了！」金燕子說：「所以你現在和一個普通人差不多。」

「太空和尚」笑笑，顯得非常祥和。

金燕子大力一扯鋼鍊，「太空和尚」的身子動了一下，金燕子大驚，原來鋼鍊一端鎖在「太空和尚」的琵琶骨上。另一端由身下穿過大床，用水泥固定在地上。

「何先生，夫人是誰？」金燕子說：「他對你如此恨毒，那能談上一個『愛』字？」

「金小姐說的也是，可是愛和恨妳能清楚地劃個界綫嗎？」

金燕子說：「夫人毀了你的『元嬰』是基於愛，把你鎖在這裏又是基於恨。」

「錯了！小姐，夫人毀了『元嬰』是基於恨。因為『元嬰』逐漸壯大，他使我不受慾念的干擾和衝擊；她把我鎖在這裏，却又是基於她自己那種狹隘的愛。她以為我一心向佛之心，已因『元嬰』幻滅，終將使我被愛。」

金燕子說：「何先生……」

「為甚麼叫我何先生呢？」

「因為你的『元嬰』已失，終將還俗作個普通的人。」

「太空和尚」笑笑，說：「不會的，只要心中有佛，『元嬰』的得失，無關宏旨。」

金燕子說：「我馬上設法弄斷鋼鍊，救你脫困。」

「金小姐，妳辦不到的。」「太空和尚」說：「此鍊是合金鑄造，普通熔切器，奈何它不得，一端扣在我的琵琶骨上，另一端埋在地下一米深處，下面是鋼筋水泥。」

金燕子說：「如此說來，你不想脫困了？」

「暫時不想。」

金燕子以為，她暫時救不了他，別人也無法馬上弄走他，她說：「『太空和尚』，談談那位夫人吧！」

「太空和尚」苦笑說：「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誰？」

「這不可能吧？一個從未見過的婦人，她會深深地愛上你嗎？」

「太空和尚」搖頭苦笑說：「是的，小姐，因為她只是一個凡人。」

「你過去曾作過多次預言，每言必中，你應該知道那夫人是誰的？」

「太空和尚」搖搖頭，說：「『元嬰』幻滅，未卜先知的本能，也隨之而消失了。」

「我不信，我以為你能猜到的，只是因某種原因，不願說出來罷了！」金燕子說：「你以為山本秋子的自殺，以及選美委員的被害，都是一件陰謀案的延伸，是不是這樣？」

「太空和尚」說：「是的，金小姐，即使是個平常人，也能猜到這一點的。」

金燕子說：「這案子，和墨家有關連嗎？」

「太空和尚」說：「如果有人說沒有關連，那太缺乏常識了！」

「如此說來，墨家夫婦有犯罪的可能

性了？」

「太空和尚」淡然一笑，不作答覆。

金燕子說：「記得你說過，此案半月內就會破案的。」

「是的，我現在仍相信此一推測。」

「請問你把唐潔留在身邊，是為了甚麼？」

「小姐，妳又錯了！不是我把他留在我的身邊，而是那位夫人，也可以說是他自己願意留下來。」

「唐潔自和你在一起之後，輕功似乎又高了些，這是你教的嗎？」

「出家人不該打誑語，是的，我略予指點，而他也聰明過人。」「太空和尚」說：「但是，在不久的將來，那種超越的提縱術會減去五分之四。」

「會減去？為甚麼呢？」

「太空和尚」說：「不可說，不可說！金小姐請原諒！」

金燕子乾焦急也沒有用。她說：「大師出口不離仁義道德，為何派唐潔到鐘乳洞中去殺人？」

「太空和尚」說：「我現在那有能力派他去殺人？不過我猜想，他殺的不是好人。」

「出家人以慈悲為懷，殺好人與壞人都不許可吧？」

「當然，可是他要去殺，我有甚麼辦法呢？」

金燕子急了，她冷笑說：「我知道，你欠墨家的大恩未報，所以想儘力為墨家遮蓋。」

「太空和尚」微笑不答。

金燕子說：「你對墨家即使百般呵護，仍然無法隱瞞事實，犯罪的人終將受法律制裁。」

「是的，金小姐，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

「那麼，你為甚麼有些秘密，不說出來？」

「太空和尚」說：「因為我相信自己，到了適當時機，一切都會明朗化的。」

金燕子說：「你如果真的修成了『元嬰』，應該預知有人要毀滅它，為何不及早提防？可見你對佛教是一種迷信。」

提起這個，「太空和尚」似乎不甘沉默了。他說：「談到迷信，最倒霉的就是佛教了。儘管它有深奧的哲理，和科學的根據，仍不為一般人所接受，尤其是科學家。其實就以科學來說，也是建築在迷信上。」

金燕子愕然說：「這說法未免……」

「太空和尚」笑笑，續說：「試想，如果某科學家採取一個『絕對懷疑』的態度，就不該對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生物學家、解剖學家等的研究成果予以承認。因為，他並不知道其他科學家所提出的研究報告是否正確？靠不靠得住？除了信仰一途，別無他法，絕不能因為不信，就去研究天文，生物和解剖，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學是建築在『假設』上，而『假設』就是『假信』。」

一個普通和尚說不出這種高深的理論，金燕子說：「大師，如果你是我，又該如何？回家等着罪案自破？」

「太空和尚」說：「如果我是妳，也和妳差不多，人總要去摸索才有進步。如果妳是我，也可能和我一樣。」

金燕子說：「大師既然能甘之如飴，我暫時只好照你的意思去做，可是唐潔的所做所為，算不算犯法？」

「太空和尚」又笑笑，說：「只要是人，誰敢說一生中沒有犯過法？就以妳金小姐來說，難道辦案時沒有殺過人嗎？」

金燕子一時竟無法回答。她覺得「太空和尚」真是莫測高深。她本以為找到了「太空和尚」和唐潔，必有重大收穫，那知竟說了一些不着邊際的話。然而，如果說此來一無所獲，她也不會承認。

「大師，您和唐潔的生命，有沒有危險？」

「有，但十天內沒有危險。」

金燕子若有所悟，匆匆告辭，去找岳敏。由於岳敏奉命監視墨家，在墨家沒找到，返回住處，申梨花正和岳敏在動手。

本來申梨花是派唐潔對付岳敏的，但唐潔却不見了。

現在岳敏顯然不支，非但速度不及申梨花，連素日自許的力氣，似也沒有申梨花勇猛。

——未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撒荳成兵

楊么盤據在洞庭湖稱亂，聲勢浩大。岳飛領兵去討伐，可是部下都是陸軍，水面作戰不免要吃虧，所以寫個公文調動韓世忠率領水兵部隊來助陣。不過，楊么從小生長在湖泊很多的地方，對於水戰很在行。宋軍剛到達，楊么馬上督促手下的水寇來挑戰，岳飛兩次下令部將出戰，兩次都失敗了，因為水寇開着兵船，就像走平地一樣，而宋軍駕船，站也站不穩，以致無用武之地。岳飛見此情形，於是下令軍中準備幾石的生黃豆，還有稀薄的漿水好幾斗，等到第二天，叫兵士們攜帶這些黃豆和漿水，連同火藥弓箭出戰，當敵方的兵船靠近時，即以黃豆和漿水拋撒到敵人的船上，一時敵船上滿是黃豆和漿水，水寇腳下踩到黃豆，也一樣地站不穩，宋軍便趁着機會猛攻，同時用火藥弓矢向敵船發射，燒燬了幾十艘的敵船，因此大勝了楊么的水軍。

馮旦借刀殺人

春秋末期，周已分裂為二國，雖然是由一國分為二，彼此相隣，但却常常互相攻伐，誰對誰也看不順眼，彼此水火不容。

西周有一位大夫叫昌，他突然投降到東周去，而且將西周的國家大事，軍事秘密告訴了東周君，東周君非常高興，對他非常客氣，供以錦衣玉食。西周君知道了這事，覺得他將自己國內的機密大事洩露給東周，對本國很不利，萬分憤怒想將他殺了，以發洩心中怨氣，却又不知如何下手。

西周另一位大夫馮旦，聽到了君王要殺昌，却苦無良策的消息，便告訴西周君說：「我有個辦法能殺死昌，但是我需要三十兩黃金才可以。」西周君聽了很高興，便叫人立即取三十兩黃金給他。

馮旦派人拿這些金子和一封信，秘密前往東周去找昌；信上寫着：「昌敬啓，事情若有成功的希望，就勉強去完成好了，如果真的沒有任何希望，就趕快回來吧！事情若拖得太久，容易露出破綻，如此一來你是自尋死路，切記！」

馮旦在派這個持三十兩金子前去送信的人以前，就已先派另一個人跑去告訴東周守城門的一位官員說：「今天晚上，可能有奸細會混入城內，要多加注意。」東周守城門官員，果然很嚴密的搜查每一個進城的人，一下子就抓到了馮旦派去送信的人，連同信和三十兩金子，報告給東周君，東周君以為昌是西周派來的間諜，昌有口難辯，就被殺了。

西周君聽到昌已經被誅死，十分高興，覺得用三十兩金子和一封信，買到一個叛國賊的生命，很是值得，對馮旦的聰明才智，更是推崇不已，並厚賜獎賞。

借刀殺人計

曹瑋治理部下非常嚴謹，威名遠播，西域人都憚畏他。

當曹瑋鎮守渭州時，西域人常假意修好，以便入城打探虛實。

有一次，曹瑋召來諸將，以酒宴款待西域使者。正喝到酒酣耳熱的時候，有人進來向曹瑋報告：「大約有一百多個叛兵，出城逃走了。」

諸將聽了這消息，都相顧失色，只有曹瑋仍談笑自如，他向報告的人說：「你怎麼這麼糊塗呢？這些人是奉了我的命令，假作逃亡西域的。走開，不要再嚕哩嚕嗦的多嘴。」

西域的使者聽了之後，立即告退，匆匆忙忙的趕回去報告說：「這批人都是來詐降的。」

於是這一百多個人，統統被處死刑。

二桃殺三士

春秋時代，齊國有個賢臣叫晏嬰，他曾是齊靈公，齊莊公和齊景公三朝的元老。

晏嬰為人正直，又足智多謀，很受諸侯國君的推崇，名重一時。

當時，齊景公手下有三名勇士，他們是公孫接、田開疆和古治子。

這三人雖有勇力，但却是恃勇而驕，慢而無禮，這樣的人留着，遲早是會出亂子的，景公也想把他們除掉，但是手段要是太激烈了，恐怕會生變，如果他們三人合力抗拒，那是很難對付的。於是請晏嬰來商量對策。

晏嬰說：「這三人都是有勇無謀之人，不曉得長幼的禮節。大王只要使人送二個桃子，告訴他們：有功的，可以食桃。使他們三人自相殘殺。

景公就按計而行。

公孫接第一個跳起來，拿了個桃子，他說：「我曾經跟從大王去打獵，要不是我孫接，大王早就被猛虎所害了，論起我的功勞啊，應該有我的一份。」

田開疆說：「我曾經好幾次率兵擊退了敵人的大軍，論我田開疆的功勞，也應該有我一份。」說完，也拿了個桃子。

古治子看到二個桃子都被搶走了，大為光火，開口罵了起來：「呸！你們算是什麼東西！想起我老古曾經跟從大王渡河，當時有隻大鼈咬住了大王的坐騎，我老古啊！縱身水裏，順着水流九里多才把大鼈殺了。當時，我左手抓住了馬尾右手提着頭，從河裏一躍而出，大家還以為河出現呢！論起我的功勞，你還算得了什麼？快把桃子還我！」說完把劍拔了出來，擺開了架式。

公孫接和田開疆那裏肯還。後來，公孫接嘆了口氣，他說：「罷了！罷了！如果論起功勞，我當然是比不上你，我要是把桃子吃了，顯得太貪了，反過來，我要是把桃子還了，也未免太沒種了。唉！我真是進退兩難了，不如死了吧！」說完，就拔劍自殺。田開疆看到公孫接死了，也跟着拔劍自殺了。古治子看到兩個朋友竟然為他而死，他說「我要是自個兒活下去，那就是不仁，一定會被天下人恥笑，這樣子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於是，也自殺而亡。齊景公下令以士禮來安葬他們三人。

商臣激江芊洩密

禁成王已經立了太子商臣為王，過不了多久，竟出爾反爾改立王子職為王，並且要罷黜商臣。這件事到處傳播着，商臣也聽到了，但是他不敢相信成王會是這種不守信用的人。他把這件事告訴他的老師潘崇，請教他的老師說：「要怎麼辦才能查出這件事是否屬實呢？」潘告訴他：「你最好請成王的心腹江芊飲酒，但在酒席上你什麼人都敬酒，就是不要敬他，江芊是個急性子的人，你這樣一定會激怒他，他必定會說出成王對你的用心。」商臣於是依着老師的辦法試江芊，江芊果然氣得破口大罵：「呸！你這個賤人，王想要殺掉你改立職為王，你知不知道，看你還敢不敢神氣！」商臣馬上告訴潘崇：「果然如傳聞所指，」於是暗中派人殺了不守信實的成王。

俠義中篇傳奇小說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煞星·黑鳳·嬌貴情

（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子都從苗文和手中奪得紫電劍，瘦老頭兒等人認爲紫電劍無法得到了，但黑鳳却應用她的機智與口才，使司馬子都親手將紫電劍奉贈給黑鳳，隨後，司馬子都就上京去了，在北京天橋附近閒逛時，司馬子都剛好遇見一個旗裝姑娘騎馬急馳在街道上，她對一個土頭土腦的小伙子揮鞭急下，司馬子都適時地抓住馬鞭，不使馬鞭擊向少年，旗裝姑娘原來是王府裏的多倫格格，她見司馬子都武功了得，想留他在身邊做護衞……

京畿遇同門　王府聘西席

多倫格格搖頭道：「那當然不，你人品才智武功那一樣都比他們强，我當然不會讓你跟他們一樣，那也太委屈了你。」

司馬子都星目微凝道：「那麼，格格打算讓我幹甚麼樣的差事呢？」

多倫格格美目眨了眨道：「我府裏有二十幾名護衞，有一位領班，我想讓你當我府裏的護衞領班，好麼？」

司馬子都道：「這領班職位原來有人嗎？」

多倫格格點頭道：「有人。」

司馬子都道：「我去了，那位原來的領班怎麼辦，格格將如何安置他？」

多倫格格道：「那很簡單，他要是願意，我就讓他做你的助手，當副領班。」

司馬子都眨眨星目道：「那不是降他的級嗎？這恐怕不大好吧。」

多倫格格道：「這沒有甚麼不好的，他原是侍衞營的人，他要是不願意，我就讓他回侍衞營裏去。」

司馬子都微微一笑道：「謝謝格格的看重了，可是這差事我不幹。」

多倫格格美目凝注，問道：「爲甚麼呢？」

司馬子都道：「我不願意搶人飯碗，更不願意爲了這麼一個職位，去惹人怨、招人恨。」

多倫格格黛眉一揚，道：「他敢！這是我的意思，與你何關，他怎麼能怨你、恨你！」

司馬子都淡笑道：「這是格格的想法，可是他却不會這麼想的。」

「那麼……」多倫格格微一沉吟，問道：「你讀過書麼？」

「讀過。」司馬子都點頭道：「諸子百家，四書五經，稗官野史我都讀過。」

多倫格格眨眨美目道：「這麼說，你的文才一定也很好了。」

司馬子都道：「我不願妄自菲薄，也不願自誇，論文才，我決不會輸給當今在朝的大學士。」

多倫格格美目不由異采一閃，道：「這樣好不，我給你安置一個西席陪讀的職位，這你總不能說不幹了吧！」

司馬子都笑道：「這我雖然不好說不幹，但是我要先知道那位學生是誰？」

多倫格格道：「她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司馬子都一怔，問道：「就是格格自己！」

多倫格格含笑點頭道：「你認爲怎麼樣？我這個學生還可以教麼？」

「當然可以。」司馬子都點點頭問道：「格格平常都喜歡讀些甚麼書？」

多倫格格道：「稗官野史、遊俠列傳、詩詞等我都喜歡，但却有偏愛。」

司馬子都又問道：「格格偏愛的是甚麼？」

多倫格格道：「詞，尤其是唐、宋二李所作，我特別喜歡。」

「哦。」司馬子都星目一眨道：「格格對二李所作既然特別喜歡，那麼二李所作一定讀過很多，也定有心得卓見了，能說說麼？」

多倫格格美目眨動地微一沉吟道：「心得卓見我不敢說，我只覺前者所作詞意悱惻纏綿，極盡哀感頑艷之至，令人讀來盪氣迴腸，後者格調清新婉麗，卓然成家，令人讀來則有一種特別脫俗的美感！」

司馬子都星目不由異采飛閃地點點頭道：「格格所言確屬卓見，令人衷心無限欽佩。」

多倫格格嫣然一笑道：「你別捧我了，我只不過是隨便胡亂說說，根本說不上是甚麼卓見心得。」

語聲一頓，美目倏然凝注地道：「你也喜歡他二位的詞麼？」

司馬子都點了點頭，話題一轉，問道：「格格給我安置這麼一個西席陪讀的職位，王爺會同意嗎？」

多倫格格道：「這你放心吧，我爹對我向來都是依從的！」

司馬子都沉吟地道：「我以爲格格還是應該先向王爺稟明一聲，得到王爺的允准才好。」

多倫格格道：「這麼說你答應了！」

「不。」司馬子都搖一搖頭道：「我也得攷慮攷慮才能決定。」

多倫格格一怔，道：「爲甚麼？」

司馬子都淡淡道：「不爲甚麼，我只是認爲凡事都愼重一點的好。」

多倫格格美目一眨道：「你要攷慮多久？」

司馬子都道：「三天。」

「三天？」多倫格格美目一睜道：「需要攷慮那麼久的時間？」

司馬子都道：「三天的時間並不能算久，只不過一轉眼就過去了。」

多倫格格默然了刹那，點頭道：「好吧，三天就三天吧。」

美目倏地一凝，道：「那麼三天以後，我到那兒找你呢？」

司馬子都想了想，道：「聽說這兒有家京華客棧，三天之後的午後，格格派人來京華客棧找我好了。」

多倫格格道：「你打算住在京華客棧麼？」

司馬子都點頭道：「是的，待會兒我就去訂房間。」

多倫格格眨了眨美目，倏然轉首朝身後站立着的蔡德三說道：「蔡德三，你現在就去京華客棧替司馬公子訂一間上房，一切開支統由王府支付，知道麼？」

蔡德三不是個傻子，他從多倫格格與司馬子都談話時的神情語氣上，心中已經明白了這位內城裏王公大臣見了都感頭疼的嬌貴格格，對這位江湖「煞星」有着異於尋常的好感。

聞言連忙哈腰說道：「屬下遵命。」

話落，立即邁步往外走去。

司馬子都適時抬手一攔，道：「蔡兄，你別麻煩了，我可不敢當。」

蔡德三脚步一停，笑說道：「司馬大俠，請你別和我客氣……」

司馬子都截口道：「蔡兄，我這並不是和你客氣，蔡兄既聽說過我，便該也聽說過我的爲人。」

多倫格格含笑說道：「這麼說，你是在和我客氣了，是麼？」

司馬子都搖頭道：「我至爲感激格格的這份抬愛，但是，目前我還不是格格府裏的人，我實在不能也不敢接受格格的這份禮待。」

多倫格格眨眨美目道：「那麼你我算是朋友，這行麼？」

司馬子都道：「能有格格這一位貴族的朋友，我至感榮寵，不過，我仍然不能接受。」

多倫格格道：「爲甚麼？」

司馬子都道：「我這個人生平不願欠人情，也最怕欠人情。」

多倫格格凝目道：「難道朋友也不例外？」

司馬子都點點頭，說道：「是的，格格。」

多倫格格黛眉輕蹙，嬌靨兒上神情顯出一副無可奈何之色，微點了點頭道：「好吧，你既是這麼說，那就算了。」

說着，她緩緩站起了嬌軀，又道：「我該回去了，希望你別令我失望。」

司馬子都也跟着站起身子，說道：「目前我雖然還未作決定，但我當盡量不使格格失望就是。」

多倫格格點頭道：「有你這句話，我比較安心得多了，我們大後天見吧。」

司馬子都神情瀟洒地抬手一拱，道：「格格好走。」

多倫格格沒再說話，一雙美眸中却含着令人心悸的光彩地深看了司馬子都一眼，擰腰往外面走了出去。

蔡德三連忙伸手由懷裏掏出一塊碎銀子放在桌上，抱拳朝司馬子都拱了拱，與另三名護衞快步跟了出去。

司馬子都站在那兒沒動，望着多倫格格和蔡德三等四個上了馬，直到一陣「得得」蹄聲去遠了，聽不見了，他這才緩緩輕呼了口氣，舉步走出了茶館兒。

× × ×

司馬子都出了茶館，他仍然背負着雙手，神情瀟洒從容地在天橋一帶間閑着。

突然，他雙目異采一閃，繼而他含笑地邁步直朝一座說書的大茶棚那裏走了過去。

走進大茶棚，便見那個一副傻模樣兒的小伙子迎着他咧嘴一笑道：「大叔，您也喜歡聽說書麼？」

司馬子都道：「小兄弟，你故意現身引我來此，總不會只爲問我這句話吧。」

小伙子又咧嘴一笑道：「您高明，是有人想和您談談。」

司馬子都心中不由微微一動，道：「是那一位？」

小伙子道：「是我師父。」

司馬子都道：「令師現在何處？」

小伙子抬手揚了揚那位高坐在說書台上的說書先生，道：「那就是。」

說書先生是位面目清癯，頦下山羊鬍子，五十上下年紀的老者。

司馬子都眼朝說書先生打量一下：「小兄弟，令師的尊姓大名是？……」

小伙子搖頭道：「大叔，請您原諒，這您還是待會兒當面問我師父好了。」

司馬子都劍眉微蹙了蹙，道：「令師還要多久時間才說完這一段？」

小伙子道：「快了，您要是不喜歡聽書，便請跟我到後面棚子裏我師父休息的地方坐會兒……」

司馬子都抬手一擺道：「不必了，我就在這兒坐會兒好了。」

說着，他邁步走到一張空位子上坐了下去，小伙子立刻替他泡上一杯茶，並坐在一邊陪着他。

× × ×

一聲驚堂木响，一句「諸位明兒個請早」，說書先生結束了他那一段精彩的「武松醉打護門神」，站起身子走下說書台，直往後面休息的地方去了。

書棚裏立刻响起了一片談笑嘈雜的聲音，聽書的客人紛紛站起身來走向棚外離去。

小伙子也站起身來，說道：「大叔，您請跟我到後面和我師父見見吧。」

司馬子都沒說話，微點了點頭，長身站起，跟在小伙子身後往後面走去。

說書先生休息的地方，是書棚後面緊連着的一座小棚子，門口掛着青布簾兒。

小伙子走到小棚子門外，隔着布簾兒說道：「師父，司馬大叔來了。」

隨聽裏面傳出說書先生那清朗的聲音道：「快請。」

一隻賽雪欺霜般的纖纖玉手掀起了布簾兒，是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

大姑娘身穿一套青布衵褲，合度的襯托出她那婀娜的身材。

鵝蛋臉兒，柳眉，明眸貝齒，瑤鼻絳唇，烏黑的秀髮梳成一條大辮子，模樣兒嬌美中帶着剛健。

說書先生就站在大姑娘的身旁，他朝司馬子都抱拳一拱，含笑說道：「地方簡陋不成樣子，司馬大俠請勿見笑，請裏面坐。」

司馬子都微微一笑，拱手說道：「先生客氣，司馬子都可不敢當。」

話聲中，瀟洒地跨步入內。

小棚內確實很簡單。

當中一張方桌，四把椅子，靠竹牆處有一張長條桌，長條桌上放着些茶杯茶壺等雜物，另外還有一張單人木板床，床上只有一條墊褥，一隻枕頭，沒有被子。

顯然，這是專爲說書先生休息時，偶而躺躺用的。

說書先生肅客入座，大姑娘奉上兩杯熱茶：「司馬大俠請用茶。」

司馬子都欠身道：「謝謝姑娘。」

大姑娘貝齒微露，含笑地說了聲：「不客氣。」擰腰退立在說書先生的身後。

司馬子都眨了眨星目，望着說書先生問道：「先生找我來有何見教？」

說書先生微微一笑道：「見教二字不敢，我對司馬大俠仰慕已久，所以……」

語聲一頓，忽地轉向站立在一邊的小伙子說道：「小虎，你到外邊去看着點兒，不管什麼人來找我，一律擋駕。」

小伙子－小虎答應了一聲，掀開布簾兒走了出去。

接着，說書先生輕咳了一聲，朝司馬子都抱拳一拱，說道：「適才在街上承蒙義伸援手，帮了小徒的忙，我在這裏謝謝了。」

司馬子都淡淡道：「先生別客套了，其實我這是多此一舉，以貴高足那一身高明的橫練功夫，豈會在乎多倫格格那麼一根皮馬鞭兒！」

說書先生笑笑道：「司馬大俠好不高明，我就知道小徒那點功夫決瞞不過你司馬大俠的法眼。」

司馬子都淡笑了笑，道：「容我先請教，先生上姓高名？」

說書先生道：「我姓賈單名一個『只大順』的只字，在這兒天橋一帶的熟人都叫我賈巧嘴。」

話聲一頓又起，凝目說道：「聽小徒說，多倫格格有意聘請司馬大俠爲其府中西席陪讀，是麼？」

「不錯。」司馬子都微一點頭道：「先生問此是？……」

賈巧嘴道：「我想先知道司馬大俠的意思是否接受聘請？」

司馬子都眨眨星目，道：「先生以爲呢？」

賈巧嘴微一沉吟道：「我猜想司馬大俠多半不會接受此聘！」

司馬子都道：「爲什麼？」

賈巧嘴道：「司馬大俠當世武林俊才，江湖奇士，豈是那甘爲鷹犬之輩！」

司馬子都雙目異采一閃含笑說道：「先生高抬我了，司馬子都江湖人稱『煞星』，俠義道指之爲魔，如今能得多倫格格的抬愛，聘爲西席陪讀，這正是我脫離江湖的好機會，也正是我攀上高枝，飛黃騰達的大好機緣！」

賈巧嘴眉鋒微微一皺，道：「這麼說，司馬大俠是已決定接受多倫格格的聘請了！」

司馬子都點頭道：「是的，我雖說需要攷慮三天，那只是以退爲進的藉口，實際上多倫格格一說的當時，我心裏就已經答應了！」

「哦。」賈巧嘴神色忽然一肅，道：「司馬大俠可願聽我一言奉勸！」

司馬子都含笑道：「先生請說。」

賈巧嘴道：「我奉勸司馬大俠最好是放棄這個飛黃騰達的機緣！」

司馬子都凝目說道：「這又是爲什麼呢？」

賈巧嘴道：「我不希望司馬大俠這樣一個人才投身清廷，爲清廷所用。」

司馬子都目射異采地道：「先生要和

我談的就是爲這件事？」

「不錯。」賈巧嘴一點頭道：「爲了避免麻煩，我還希望司馬大俠接受我的奉勸，立刻離開北京城。」

司馬子都眨眨星目，問道：「我如果不呢？」

賈巧嘴神色一冷道：「我會採取行動，逼令你閣下離開！」

司馬子都笑笑道：「先生自信有足够逼得走我的能力？」

賈巧嘴冷冷道：「聽說你閣下武學功力皆高絕，但我會盡力而爲，並且……」

司馬子都含笑道：「並且會不擇手段，是不是？」

「不錯。」

「先生這是對我威脅？」

「閣下認爲是也無不可！」

「先生該知道我不是個容易受威脅之人，且不會在乎任何手段的！」

賈巧嘴點頭道：「這我明白，閣下一身傲骨，與一般江湖人不同，不過……」

語聲微頓了頓，又道：「反正還有三天時間，閣下可以多作攷慮。」

話落，伸手端起桌上的茶杯。

司馬子都也明白，賈巧嘴這是送客之意。

「在下告辭。」

賈巧嘴淡淡道：「閣下如走，恕我不送。」

司馬子都沒說話，舉步往外走去。

突然，大姑娘嬌聲道：「司馬大俠稍留步。」

司馬子都脚下一停，望着大姑娘道：「姑娘有何見教？」

大姑娘道：「我請司馬大俠對此事作慎重三思，也衷心希望司馬大俠與我們成爲朋友，接受我爹的勸說！」

司馬子都微微一笑道：「謝謝姑娘，但是人各有志，不可相强！」

話落，掀開門簾，瀟洒地走了出去。

大姑娘兩道黛眉輕蹙，望着賈巧嘴道：「爹，你看他可能改變心意嗎？」

賈巧嘴搖頭道：「聽他的口氣，只怕很難很難！」

大姑娘道：「那便怎麼辦？」

賈巧嘴嘆了口氣，道：「這有什麼辦法，他說得好：人各有志，不可相强。」

大姑娘眨眨明眸道：「爹，你眞要採取行動對付他嗎？」

賈巧嘴點頭道：「這勢在必行，爹決不能讓他這麼一個高手爲滿虜所用，增加我們一個强敵！」

說話間，門簾一掀，小虎走了進來。

賈巧嘴問道：「他走了？」

小虎點了點頭。

賈巧嘴又問道：「他對你說過什麼沒有？」

小虎道：「他對弟子說，請師父別管他的閒事。」

賈巧嘴冷哼了一聲，沒說話。

大姑娘接口說道：「爹，這件事，女兒不贊成你採取行動對付他！」

賈巧嘴道：「爲什麼？」

「因爲……」大姑娘微一猶豫道：「根據黑鳳姊姊的傳書上說，第一，他武學功力甚高，第二，他似乎不應該是這麼一個貪圖榮華富貴，見利忘義，背祖棄家之人！」

賈巧嘴道：「可是事實上他剛才的話妳也都聽見！分明是個……」

大姑娘又接口道：「也許，他別有意圖。」

賈巧嘴目光一凝道：「妳以爲他會有什麼意圖？難道非要進入官家不可！」

大姑娘道：「爹，這只是女兒的猜想，不過……女兒認爲是不是應該對他採取行動，爹該傳書黑鳳姊姊，由黑鳳姊　來處理這件事比較妥當。」

賈巧嘴默然沉思了刹那，點點頭道：「好吧，妳說的似乎有點道理，爹依妳就是。」

語聲一頓，轉朝小虎說道：「小虎，你去傳書洛陽，請你黑鳳師姊來來！」

小虎應了一聲，掀開門簾，快步而去了。

出了書棚，司馬子都仍像個沒事人似地，背負着雙手在天橋一帶閒逛着。

他表面神情雖然仍是那麼瀟洒，看來像個沒事人的樣子，其實他心裏却正在暗暗嘀咕，忖想，說書先生賈巧嘴究竟是個什麼人？他爲何要阻止我進入裕親王府？

難道他是？……

突然迎面走來了兩個人，打斷了他的忖想思緒。

那是兩個肩闊腰粗，身材魁梧，有若兩座半截鐵塔般的彪形黑衣大漢。

他神情不禁一震，連忙頭一低，要躲開。

可是，來不及了。

那兩個黑衣大漢中的一個已經看見了他，驚喜地大叫道：「駱少爺！」

司馬子都猶想不理，奈何那半截鐵塔般的身形已像一陣風似地撲到了他跟前，一隻蒲扇般的巨靈毛掌，已抓上了他的肩胛。

想不理已經不行了，於是，他一招手抓上那大漢的胳膊，笑道：「老鐵，好幾年不見了，你好！」

老鐵咧嘴一笑道：「好，駱少爺，你也好，三位老人家都好麼？」

司馬子都點頭道：「謝謝你老鐵，三位老人家和從前一樣，都很好。」

話聲中，另外一個黑衣大漢也撲了過來了，伸掌抓上司馬子都的另一隻肩胛，滿臉興奮地說道：「駱少爺，還有咱阿猛呢！」

司馬子都立刻抬起另一隻手抓着阿猛的胳膀，笑道：「阿猛，你也好。」

阿猛咧開大嘴，笑了。

老鐵目光忽然一凝，問道：「駱少爺，你是什麼時候來這裏的？」

司馬子都道：「傍晚才到的。」

老鐵道：「住在那兒？」

司馬子都道：「京華客棧。」

老鐵巨目倏地一瞪，道：「駱少爺，你這算什麼意思？」

司馬子都一怔，道：「老鐵，我怎麼了？」

老鐵道：「駱少爺，咱問你，你來了京裏，爲什麼不到府裏去？」

司馬子都道：「老鐵，誰說我不到府裏去了，我說過麼？」

老鐵道：「那你為何還要住客棧？」

司馬子都眉鋒微微一皺，道：「老鐵，你這是怪我不該住客棧？」

老鐵道：「駱少爺，你言重了，老鐵怎麼敢怪你，老鐵只是認為你既然來到京裏，就該先到府裏去看看咱們爺去，再說客棧裏的吃的用的，那一樣也不會比府裏好。」

司馬子都含笑道：「謝謝你，老鐵，過幾天我會去看你們爺去的。」

阿猛眨眨眼睛接口道：「駱少爺，你何必要過幾天呢，現在就到府裏去不好嗎，爺見了你，要不高興得跳起來才怪！」

司馬子都笑笑道：「阿猛，我知道，你們爺見了我一定會非常高興了，可是現在不行，目前我還不能去看你們爺，我希望你們倆也千萬別告訴你們爺我已來了京裏。」

老鐵亘日一凝道：「這是為什麼？」

司馬子都道：「老鐵，我這趟來京裏是玩兒的，要是讓你們爺知道，他豈肯讓我住在客棧裏，我還能痛快的玩兒麼？」

阿猛道：「為什麼不能了，難道還能管你不成！」

司馬子都搖頭道：「阿猛，這並不是誰能管我，而是住進府裏就不如我住在客棧裏自由自在，同時……」

他話未說完，突聞一個清朗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老鐵，你兩個在幹什麼，又要和人打架麼？」

司馬子都抬眼望去，說話的是一位劍眉星目，玉面朱唇，十八九歲年紀的華服少年。身後跟着兩個年約四十上下，目射精光，灼灼如電，一望即知是兩個內家一流好手的黑衣漢子。

顯然，那華服少年誤會。

他見老鐵與阿猛兩個一人一手抓着司馬子都的一邊肩胛，誤以為是在打架。

老鐵與阿猛兩個一見華服少年，立刻雙雙鬆開了抓着司馬子都肩胛的巨掌，朝華服少年哈腰打了個扦，咧嘴笑說道：「貝子爺，咱老鐵平常雖然從不服人，愛打架，可是對這位，老鐵就是有八顆腦袋也不敢和他打！」

說話間，華服少年臉上含着笑，已瀟洒地走到了近前。聞言，神情不由愕然一怔，道：「你說什麼？老鐵，你有八顆腦袋也不敢和他打架？」

老鐵點頭道：「回你，別說是咱老鐵和阿猛兩個，就是咱們爺也未必和這位動手打一架呢！」

這話，太震凜人心，太嚇人了！

老鐵與阿猛兩個的那位爺，譽稱京畿第一高手，放眼京畿內外，那些個大內侍衛、領班，誰不佩服那位爺的一身武學功力。而眼前這位窮書生模樣的人，竟是連那位爺也未必敢動手之人！

這話要是出於別人之口，他一定不信，而且會叱責是胡說。

但是，出自老鐵之口中，情形就不同了。

他深知老鐵與阿猛兩個的個性，除了他們的那位爺外，從不服人，對那位爺更是一向不容人稍有輕視，否則，他兩個定會先鬥鬥你，和你硬拚上一場。

因此，華服少年一聽這話，心中不由倏地一凜，道：「老鐵，你說話當心點，這話要是讓你們爺聽見了，那可……」

老鐵笑道：「你放心吧，咱們爺要是見了這位，高興都來不及呢？」

「哦……」華服少年神情不禁大為詫異地望了司馬子都一眼，隨又轉向老鐵問道：「這位他是？……」

老鐵咧嘴一笑道：「您還記得麼？咱們爺平時常常提說的那位。」

華服少年雙目猛地一睜，道：「老鐵，這位難道就是那位駱……」

阿猛點頭接口說道：「對了，這位就是駱少爺。」

華服少年目中異采閃動，滿臉驚喜地說道：「你們兩個怎麼不早說，害我失禮了。」

說着，抱拳朝司馬子都一拱，道：「閣下，我名叫容若，我早就聽說過你的大名，也早就想見見你，今兒個可終於償願了！」

司馬子都含笑拱手道：「容爺，您是位貝子，您這麼說草民可不敢當……」

容若搖手接口道：「你別和我客氣，也別自稱什麼草民了，你和哈貝勒是什麼關係，我很清楚，他在我面前也不知說過多少次了，論爵位，我這個貝子可不如貝勒，論權勢，他權傾京畿，誰不忌憚他幾分，我更是不如他多了！」

司馬子都這裏才要接話，容若那裏已是語聲一頓又起，轉向老鐵問道：「你們爺呢？他大概還不知道有貴客來了吧！」

老鐵道：「回你，咱和阿猛也是在這兒剛遇見駱少爺，正在請駱少爺往府裏去，恰巧您就來了。」

容若點了點頭，像老朋友樣的一伸手拉上了司馬子都的一隻手，說道：「走吧，駱兄，我陪你一起上貝勒府去，也順便沾你的光大吃他一頓去。」

司馬子都微一搖頭道：「容爺，您原諒，暫時我還不想上他那兒去。」

容若一怔，道：「為什麼？」

司馬子都還未接話，老鐵已經搶着說道：「駱少爺他要住在客棧裏自由自在的玩玩兒幾天，玩兒夠了，才往府裏見我們爺。」

「那怎麼行。」容若雙目一眨，轉向司馬子都說道：「閣下，我們要是不知道你來了，那沒話說，如今我們既然知道了，說什麼也不能讓你在外頭住客棧。」

司馬子都雙眉不由微微一皺，道：「容爺，謝謝您，只是……」

容若截口道：「你要是不肯和我一起去，那便是我的面子不夠大，沒別的辦法了，我就在這兒陪着你，讓老鐵去請哈貝勒來親自請你！」

語聲一頓，轉向老鐵說道：「老鐵，你回去請你們爺來吧！」

老鐵答應了一聲，邁開大步就要走。

容若這一手實在夠高明，夠厲害的。

司馬子都知道今兒要想不上貝勒府是不行了，連忙喊道：「老鐵，你站住！」

老鐵立刻停步站立了，目光望着司馬子都。

司馬子都抬手一擺道：「別去請你們爺了，我跟你們上府裏去就是。」

一聽這話，老鐵和阿猛都笑了。

老鐵朝容若忽地一豎大拇指頭道：「還是您行！」

容若含笑輕喝道：「別廢話了，前面帶路吧！」

老鐵與阿猛雙雙一哈腰，邁開大步在前帶路直朝正陽門走去。

司馬子都無可奈何，只好任由容若拉着他的手隨後。

他和容若這裏剛走，一家鐵匠舖裏走出了一胖一瘦兩個黑衣漢子，望着司馬子都的背影。

胖漢子皺眉說道：「這可真是怪事，這『煞星』竟變成了樂少爺。」

胖漢子顯然聽錯了字音，把「駱」字誤聽作「樂」字。

瘦漢子沉吟地道：「我看蔡德三可能是弄錯了人，他根本不是……」

胖漢子搖頭接口道：「我不以為是，你不看他那一身穿着打扮，身材容貌全和傳說的一樣麼！」

瘦漢子眉鋒微蹙了蹙，道：「他要果真就是那『煞星』，黃河十八寨的那筆血債就沒法子討了！」

胖漢子點頭道：「咱們領班的原意是想先贅住他，給他加上個叛逆的罪名，用官家的力量來對付他，如今看來這辦法是行不通了！」

瘦漢子眨眨眼睛道：「現在我們怎麼辦？」

胖漢子道：「這還能有什麼辦法，我們先找個地方喝幾盅樂一樂，然後回去睡大覺。」

瘦漢子道：「領班那兒呢，今兒晚上不回話麼？」

胖漢子道：「明兒一早再去告訴他好了。」

瘦漢子道：「你看領班會罷手嗎？」

胖漢子道：「不罷手又能怎麼樣，只一沾上哈貝勒的關係，連統帶也不可能有胆量敢去招惹！」

這是事實，哈貝勒是當今皇上面前的大紅人兒，九門提督見了這個主兒都得哈腰低頭連大氣也不敢喘，何況他們的那位小小統帶！

瘦漢子點了點頭，話題一轉，問道：「我們到那兒喝酒找樂子去？」

胖子道：「老地方，怎麼樣？」

瘦漢子笑道：「敢情你是想起你那位老相好了！」

胖漢子也笑道：「難道你不想你的那位小紅！」

瘦漢子沒再說話，於是，二人轉身拐進了一條巷子，去找他們的老相好喝酒取樂去了。

× × ×

哈貝勒府。

好大的氣派，高大的門頭，白玉石階，一對玉石獅子比人還高，八個戈什哈雄糾糾地分倆邊站立着。

這些戈什哈想必都是哈貝勒特別挑選出來的，個個都是身高七尺以上，身形魁梧肩闊腰粗，虬筋栗肉的精壯蒙古大漢。

距離哈貝勒府還有二三十丈遠，老鐵腳下突然一停，回身朝容貝子和司馬子都哈腰說道：「容爺！駱少爺，您二位請慢走一步，老鐵先進府裏稟報爺去！」

話落，旋風般轉身，脚步如飛地直朝府裏奔去。

他剛奔進府門，裏面倏地傳出了一聲沉喝：「老鐵，你幹什麼，這麼冒冒失失的！」

老鐵連忙刹住奔勢，停步哈下了腰，道：「福總管，爺呢？」

福總管哈福道：「爺在書房裏看書，剛才吩咐過，沒要緊的事不許打擾他，你有什麼事兒？」

老鐵道：「有貴客來了。」

哈福一怔！凝目道：「有貴客來了，是什麼樣的貴客，讓你急得這麼像火燒屁股似地！」

老鐵道：「關外的駱少爺。」

「關外的駱少爺？」哈福雙目一睜道：「在那兒？」

顯然，這位哈福總管也是久聞駱少爺大名者之一。

老鐵道：「在門外，容貝子陪着他呢，您先去迎接他二位進來吧，我去稟報爺去！」

說着，魁梧的身軀已像一陣風般地往裏奔了進去。

哈福沒再說話，立刻快步走向府門。

書房內，哈貝勒正在燈下凝神看書。

大概是老鐵那急促的脚步聲驚動了他，老鐵一奔到書房門外，他的目光已移向門口：「老鐵，什麼事兒？這麼急！」

老鐵停身在書房門外，哈腰說道：「稟您，是好事兒！」

哈貝勒笑道：「什麼好事兒？看你那滿臉高興的樣子，總不會是揀着什麼寶貝吧！」

聽這口氣，就可以知道哈貝勒是個沒有架子的人，而且對他的貼身護衛，平常必然十分寵愛，說話也才這麼的隨便。

老鐵咧嘴一笑道：「雖不是揀着什麼寶貝，但卻比揀着寶貝還會讓您高興。」

「哦。」哈貝勒道：「那你就快說吧，要是不能讓我高興，當心我給你個大嘴巴子。」

老鐵又咧嘴一笑道：「爺，關外的駱少爺來了。」

哈貝勒雙目猛然一睜，霍地站起身子，一步跨到書房門口，一隻手掌抓上了老鐵的肩膀，道：「真的？」

「爺，老鐵怎敢說謊騙您。」

「駱少爺他人現在那兒？」

「福總管已經代您往大門口迎接去了，現在可能已經到了大廳上。」

「那你快去吩咐準備酒菜送到大廳上來，替駱少爺接風洗塵。」

話落，人已快步往前面大廳走去。

× × ×

大廳上，哈福剛肅客落坐，奉上香茗，哈貝勒就到了大廳門外。

司馬子都和容若一見哈貝勒來到，立時雙雙站起身子，司馬子都正要行禮，哈貝勒已跨步入廳，一伸雙手抓住了司馬子都的兩隻胳膀，滿臉高興，神情也有點兒激動地說道：「龍弟，你終於到京裏來了，別行虛禮客套了，快請坐吧。」

司馬子都含笑道：「謝謝大哥。」

於是，三人分賓主落坐，坐定，哈貝勒立刻肅容說道：「龍弟，我問候三位老

人家的康安。」

司馬子都也肅容答道：「三位老人家康安如昔。」

哈貝勒接着又道：「我再問候大夥兒好。」

司馬子都道：「謝謝大哥，大夥兒也都安好。」

哈貝勒目光這才轉望容若笑說道：「容若，這位就是我常和你提說的……」

容若含笑接口道：「剛才在外面老鐵已經替我介紹過了，今兒個要不是我，你這位龍弟一時半會兒還不會進你這座貝勒府呢！」

容若眨了眨眼睛，便把街上的經過述說了一遍。

哈貝勒聽後，雙目倏然一凝，望着司馬子都問道：「龍弟，你這是見外麼？」

司馬子都搖頭道：「小弟怎麼會。」

哈貝勒道：「那你爲什麼還要在外面住客棧？」

司馬子都含笑說道：「這小弟已經對老鐵阿猛他兩個說過了，我是來京裏玩兒的……」

哈貝勒截口道：「我知道，容若剛才也已經說了，你要玩兒夠了才來我這兒，我問你，你住在我這兒難道便不能玩兒，難道還有誰管你不成？」

司馬子都笑笑道：「這兒雖然不會有誰管我，但總不如我住在客棧裏來得自在方便，而且……」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我是個江湖人，江湖人就免不了有一些江湖上的糾紛，我怕萬一惹上了什麼糾紛，給您添來麻煩！」

哈貝勒目光一凝道：「你這是眞心話嗎？」

司馬子都答道：「您該知道我的個性，我向來不喜歡說假話，玩兒虛套。」

哈貝勒倏然哈哈一笑道：「龍弟，你實在不該有這種想法，在大清朝我雖然是個皇族貝勒，在野我却是老人家的記名弟子，也算得是個江湖人，何況這幾年來我也正因爲沒什麼事兒很寂寞，悶得慌，你若是眞能給我添點兒什麼麻煩，我正求之不得呢！」

說話間，老鐵匆匆走進廳來，一哈腰道：「爺，酒菜擺在那兒？」

哈貝勒道：「就在這兒好了。」

容若突然笑說道：「今兒個終於讓我逮着機會大吃你一頓了！」

哈貝勒笑罵了句「饞鬼」，隨即轉向站立在一旁的哈福說道：「哈福，你到外面去關照一聲，不論是誰來找我，都說我出去了不在！」

哈福哈腰答應了一聲，出廳而去。

× × ×

酒菜擺好了。

哈貝勒邀客入席，這時司馬子都已感覺肚子有點餓了，遂也就不作客套的與哈貝勒、容若分賓主入席落坐。

於是，哈貝勒舉杯敬客邀飲。

三杯之後，哈貝勒目光倏地一凝，問道：「龍弟，你眞是來京裏玩兒的麼？」

司馬子都微微一笑道：「您可是認爲小弟有什麼事隱瞞着您？」

哈貝勒正容說道：「龍弟，你要是有什麼事，你只管告訴我好了，放眼京畿之內……」

司馬子都含笑搖頭道：「謝謝大哥，我這趟來京雖然確是有點事情，但那只是江湖上的恩怨糾紛，我不希望有官家的人插手其間，這也是我要住在外面客棧裏，暫時不來您這兒的眞正原因。」

「哦。」哈貝勒眨了眨雙目，正要問是什麼恩怨糾紛時，廳外突然傳來一個甜美而帶着氣嗔的聲音說道：「哈泰，你這算什麼意思，明明在家，門上的人却說你出去了，你是不歡迎我來麼？」

哈貝勒聞聲知人，雙眉不由地微微一皺。

容若也是雙眉一皺，低聲說道：「她這時候跑來做什麼？」

哈貝勒剛一搖頭，廳門口已經站立着一位一身翠綠旗裝的大姑娘，正是那位多倫格格。

哈貝勒與容若連忙雙雙站起身子，含笑拱手相迎。

司馬子都坐在那兒沒動。

哈貝勒笑說道：「多倫，我怎會不歡迎妳，快請進來坐吧，我給妳介紹，這位便是……」

多倫格格倏然抬手一擺，道：「不用介紹了，我和他認識。」

哈貝勒神情不由一怔，詫異地道：「妳認識他？」

「嗯。」多倫格格微點了點頭，擰腰走進廳內，在司馬子都的對面坐了下去。

在旁侍候的老鐵，不待哈貝勒吩咐，已飛快地拿了副杯筷送上。

容若連忙拿起酒壺替她斟酒，她連個「謝」字也沒說一聲，却美目一眨，望着司馬子都問道：「子都，你怎麼到這兒來做起客來了？」

司馬子都淡笑地聳聳肩道：「沒法子，我是被逼的！」

「你是被逼的？」多倫格格詫異地道：「是怎麼回事？」

司馬子都道：「我在街上碰見了老鐵跟阿猛，他兩個强把我拉了來，非要我吃喝他們一頓不可，就是這麼回事。」

「哦。」多倫格格美目倏然一凝，問道：「我和你提的事，你怎麼說，現在能答覆我麼？」

司馬子都微一沉吟，答道：「王爺同意嗎？」

多倫格格道：「我爹不但已經同意答應了，而且希望馬上就能見見你。」

「哦。」司馬子都雙目一眨道：「王爺大概是要當面攷攷我吧！」

多倫格格含笑道：「我爹可能是有這個意思，不過，你儘管放心，那也只是隨便和你談談，不會有什麼難題攷你的。」

司馬子都微微一笑道：「格格在王爺面前大概把我捧得很高很高，是不是？」

多倫格格道：「其實我也沒捧你什麼，只不過說你是一位文才武功兩皆極高的武林奇人而已。」

語聲一頓，美目凝注地問道：「你願意去和我爹見見談談麼？」

司馬子都笑笑道：「格格已經這麼說了，我若不去，豈不是格格丟臉，讓王爺笑我這個武林人胆怯！」

多倫格格美目異采飛閃，興奮地說道：「那麼我們現在就去吧！」

司馬子都道：「現在恐怕不行。」

多倫格格道：「爲什麼？」

司馬子都目光瞥視了哈貝勒一眼，道：「格格問問哈貝勒看，只要他肯現在讓我走，我便隨格格去。」

多倫格格美目一眨，望着哈貝勒問道：「你肯麼？」

哈貝勒搖頭道：「現在不行。」

多倫格格道：「爲什麼？」

哈貝勒道：「因爲他是我的貴客。」

多倫格格神情微微一愣，道：「他是你的貴客？」

「嗯。」哈貝勒點頭笑問道：「多倫，妳知道他是誰麼？」

多倫格格道：「我當然知道，他姓司馬名子都，是個名滿江湖的『煞星』。」

容若忽然輕聲一笑道：「多倫，妳弄錯了，他不姓司馬，也不叫子都。」

多倫格格一怔，道：「他不叫司馬子都？」

容若點頭笑說道：「他就是哈泰時常提說的關外那條龍。」

多倫格格美目倏然一睜，望着司馬子都道：「你就是駱天龍？」

司馬子都含笑點點頭道：「是的，格格，司馬子都只是我在江湖上臨時取的名字。」

多倫格格道：「先前在街上你怎麼不告訴我？」

司馬子都笑笑道：「我怎知道格格知道我，而且我要是告訴了格格，格格還會得把我當作一般江湖人看待，給我安置一個西席陪讀的職位麼？」

多倫格格美目一眨，道：「這麼說，你是存心逗我，讓我空喜歡一場的了！」

司馬子都——駱天龍搖頭道：「不，我並沒有存心逗格格，格格也絕不會只是空歡喜一場。」

多倫格格美目一轉，道：「你還願意接受我的聘請，當我的西席陪讀？」

駱天龍微微一笑，說道：「我說過不了麼？」

倏然，多倫格格嬌笑地笑了，那一笑嫵媚至極！

至此，哈貝勒與容若二人都明白是怎麼回事。哈貝勒忽然哈哈一笑，道：「多倫，有了這麼一位西席陪讀，妳可更神氣，這京畿之內，也更沒有人敢惹妳了！」

多倫格格嬌笑道：「你這話是羨慕還是嫉妒？」

哈貝勒道：「我是既嫉妒又羨慕。」

多倫格格道：「你羨慕的什麼？」

哈貝勒說道：「羨慕妳的福緣好造化好。」

「嫉妒呢？」

「嫉妒妳從此以後要學文有文的，要學武有武的，以妳的聰明，一年半載下來，連我恐怕也非得向妳服低不可了！」

「你是指武功方面還是文才方面？」

「我是指文才方面，天龍所學文才之高，是朝中內閣大臣，也難與倫比！」

「哦。」多倫格格眨眨美目道：「在武功方面呢？是你高還是他强？」

哈貝勒道：「在武功方面，放眼京畿之內，無人能是他手下三十招之敵！」

多倫格格道：「你也包括在內？」

哈貝勒道：「我最多也不過只能支持百招。」

駱天龍雙眉不由倏然一蹙，含笑道：「大哥，你怎地也這麼捧起小弟來了！」

哈貝勒笑笑道：「龍弟，別謙虛了，我這是不是捧你，你自己心裏明白。」

語聲一頓，伸手拿起面前的酒杯，朝駱天龍一舉，道：「龍弟，今兒個你是我的貴賓主客，來，乾一杯！」

駱天龍含笑舉杯：「謝謝大哥。」

於是，容若，多倫格格跟着分別舉杯向駱天龍敬酒。

喝下兩杯酒後的多倫，嬌靨兒上泛現起一層嬌艷欲滴的紅暈，一雙美目水汪汪的，那模樣兒，更嬌媚，更美煞人！

× × ×

二更過半。

容若，多倫格格都回府去了！

哈泰和駱天龍對坐在書房內，哈泰眨動了一下雙目，忽然笑說道：「龍弟，看情形多倫已經看上你了。」

駱天龍神色一怔，道：「怎見得？」

哈泰笑笑道：「從她對你的神情態度上，她對人向來是不假詞色的。」

「哦。」駱天龍微一沉吟道：「大哥認爲這可能嗎？」

哈泰道：「爲什麼不可能？」

駱天龍道：「大哥應該明白，我和她只不過緣才一面，傍晚時分才認識的。」

哈泰目光倏然一凝道：「噢，對了，你和她是怎麼認識的？」

駱天龍立刻便把在天橋上和多倫格格相識的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

哈泰聽後，點頭笑說道：「這就更沒有錯了。」

駱天龍道：「怎麼更沒有錯了？」

哈泰道：「這問題，還是留着你自己去慢慢體會吧。」語聲一頓，雙目倏又一凝，問道：「龍弟，那江湖上人稱『煞星』的司馬子都，眞的是你麼？」

駱天龍點頭道：「那確實是小弟。」

哈泰道：「龍弟，我問你，你爲何要挑毀黃河十八寨，殺那『無敵金鐺』鄧天杰與他的那些屬下？」

駱天龍道：「因爲黃河十八寨的人大都該殺該死！」

哈泰道：「怎麼樣該殺該死？」

駱天龍道：「他們在黃河一帶禍害百姓，刦奪民財，强姦民女，姦淫燒殺，無惡不作！」

「哦。」哈泰道：「那麼那『嘉陵雙虎』兄弟，『湘南一劍』等人呢？他們也都是江湖惡徒麼？」

駱天龍點頭道：「他們正都是江湖惡徒，尤其是『嘉陵雙虎』兄弟，更是惡跡昭彰，江湖上無人不知！」

哈泰道：「然而我聽說。『湘南一劍』陳宏基，乃是個爲人重義，在湘南地方甚受江湖同道敬仰的豪俠。」

駱天龍淡然一笑，道：「那只是他的外表，實際上他乃是個陰險奸詐，欺世盜名，惡行比那『嘉陵雙虎』兄弟更甚的惡徒！」

哈泰默然了刹那，又道：「龍弟，你

知道那黃河十八寨的人與『嘉陵雙虎』兄弟，他們是當今朝廷要網羅的好手麼？」

這問題，在哈泰以爲駱天龍一定是不知道，縱然知道，也必然搖頭回說不知。

然而，事實却出乎意料外地，駱天龍他竟然點頭說道：「知道。」

哈泰雙眉不由一皺，道：「你既然知道，那你爲何還要去殺他們，這豈不是有意……」

駱天龍含笑接口道：「這我是有道理的。」

哈泰道：「什麼道理？」

駱天龍道：「我是爲當今朝廷好。」

「爲當今朝廷好？」哈泰一怔，凝目道：「這話怎麼說？」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大哥應該想得到，這種人在江湖上本來就是無惡不作的惡徒，一旦進入官家，勢必仗着官家的勢力爲惡更甚，因而影响朝廷的聲譽！」

這話不錯，的確是道理。這種江湖惡徒若爲朝廷所網羅，對朝廷實在是有害而無益。

「可是……」哈泰道：「龍弟，你這雖然是爲朝廷好，你可知道別人心裏怎麼想？」

駱天龍搖搖頭，道：「別人心裏怎麼想？」

哈泰道：「他們認爲你這是存心與朝廷作對，是反清份子。」

「哦。」駱天龍眨眨星目問道：「他們是誰？」

哈泰道：「九門提督與侍衛營的統帶，領班等人。」

駱天龍目光倏然一凝，道：「大哥你呢？你也認爲是麼？」

哈泰道：「我不否認，在未知司馬子都就是你之前，我確實也認爲是。」

駱天龍道：「現在呢？」

哈泰道：「龍弟，現在我要勸你，以後別管這種閒事了。」

駱天龍目光倏又一凝道：「大哥難道也願意這種江湖惡徒進入官家，禍害百姓，敗壞朝廷的清譽？」

哈泰笑道：「龍弟，你多慮了，朝廷有朝廷的制度，他們在江湖上雖是惡徒，只要一進入官家，官家自有辦法來約束他們，使他們不敢禍害百姓，敗壞朝廷的清譽！」

駱天龍搖頭道：「小弟可不以爲然，也不以爲官家的辦法眞能有效的約束住那種作惡成性的惡徒！」

哈泰道：「這麼說，龍弟以後仍要管這種事情了！」

駱天龍點頭道：「不錯，如今的百姓已經够苦的了，我不能眼看着這種惡徒爲官家所網羅，讓他們去仗勢欺壓百姓，而且……」

語聲微微一頓，接說道：「就是那現在任職官家之人，只要有惡行劣跡落在我的手裏，我也要照殺不誤！」

哈泰眉鋒微微一皺，道：「龍弟，你該知道殺官如同造反，依大清朝的法律，那可是條誅連九族的罪名。」

駱天龍淡然一笑道：「我爲的是天下百姓，也爲的是俠義二字，至於大清朝的法律如何，那是大清朝的事，再說大哥也該明白，大清朝的法律，未必能奈何得了我！」

哈泰臉色不由一變道：「龍弟……」

駱天龍忽然抬手一擺，截口道：「大哥你別再說什麼了，再說下去，你未必能改變得了我的心意，我也不會聽你的！」

哈泰雙眉深蹙地道：「龍弟，我知道你的個性，可是……你該想到了這種事情你要是管得太多了，那便是替我找麻煩，讓我爲難！」

駱天龍神色微微一怔，道：「這怎麼說是替你找麻煩，讓你爲難了？」

哈泰道：「事情你管得太多太過份了，官家一定要緝拿你歸案治罪，以你的一身所學功力自然無人拿得了你，時間一久，這副担子遲早會落到我的肩上，這豈不是麻煩，讓我爲難麼？」

「哦。」駱天龍道：「這問題我倒沒有想到。」

哈泰道：「所以我才要勸你以後別管這種閒事了。」

「這……」駱天龍搖頭道：「我恐怕辦不到，不過……」

語聲微頓了頓，說道：「我可以答應大哥，以後我當盡量克制自己，非大奸大惡之徒，决不枉殺！」

哈泰深知駱天龍的爲人性情，這句話已等於作了最大的讓步，換句說話，駱天龍已經給了他天大的面子。

於是，他便話題一改，問道：「龍弟，你這趟來京，當眞只是爲江湖恩怨？」

駱天龍眉鋒一皺道：「大哥難道不相信小弟的話？」

哈泰搖頭笑說道：「那怎麼會。」

語聲一頓即起，又道：「能告訴我究竟是什麼恩怨麼？」

駱天龍道：「適才小弟已經說過，這件事小弟不希望有官家的人插手其間，大哥就別問了。」

哈泰沉思地道：「好吧，你既然這麼說，我不問就是，不過，在這京城地方，我是主，你是客，如有什麼需要我帮忙的，你只管開口，千萬不要存着什麼顧忌或是客氣，我這意思你明白麼？」

「小弟明白。」駱天龍點頭道：「小弟也謝謝大哥。」

哈泰笑了笑，神色忽然一正，說道：「另外有件事情，也是我的條件要求，希望龍弟答應我！」

駱天龍星目一凝，說道：「是什麼事情？」

哈泰道：「你這趟來京，究竟是爲江湖恩怨，或是別有什麼目的意圖，我都可以不問，但却絕對不許你進入大內，驚擾皇上，並且不能在京裏鬧得太過份！」

駱天龍臉色微微一變，道：「你認爲我來京裏，會別有什麼目的意圖？」

哈泰道：「這我雖然不知道，但却敢斷言，你决不會是只爲了江湖恩怨而來京裏。」

駱天龍道：「何以見得？」

哈泰微微一笑道：「因爲你是老人家的義子兼繼承人。」

駱天龍星目凝注地道：「這麼說，你是已經知道……」

哈泰點頭道：「在私的立場，我是老

人家的記名弟子，你我是同門師兄弟，但在公的立場，你是前朝子民，我却是愛新覺羅氏王朝的皇族貝勒，而且我這身份，在我初見老人家時老人家就知道了，要不然老人家便不會只收我作記名弟子了。」

駱天龍道：「你既然已經知道我的身份，那我也就不必解說什麼，如今我問你，你打算怎麼辦？」

哈泰道：「什麼打算怎麼辦？」

駱天龍道：「目前我只是一個人，又在你貝勒府裏，爲你們的大清皇朝，這可是個難得的大好機會！」

哈泰點頭含笑道：「你這話說的是，這的確是個難得的大好機會，不過……」

神色倏然一正，接道：「龍弟，你看錯我了，我哈泰豈是那種人！」

駱天龍說道：「你可是怕奈何不得我嗎？」

哈泰道：「這我承認，我縱然傾盡全力，確實未必能奈何得了你，不過，這並不是主要原因！」

駱天龍星目一眨，道：「主要原因是什麼？」

哈泰道：「主要原因是我奈何了你，對我只有害而無益。」

駱天龍道：「爲什麼？」

哈泰道：「因爲老人家他們三位必然會再調教培植出另一位繼承人來！」

「哦。」駱天龍道：「你怕？」

哈泰點頭道：「我不能不怕，再說你我相處數年，情感頗爲不惡，彼此間了解也够，換一個人我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彼此間又毫無情感，我怎得不怕！」

這話，說得很對，是有道理，也是事實。

駱天龍沉吟地眨了眨星目，話鋒一轉，說道：「如果我此來目的就是要進入大內，不答應你的條件要求呢？」

哈泰道：「明知奈何不得你，也不能奈何你，但我會用我這條命去護衛大內的安全！」

駱天龍心頭不由暗暗一震！默然了片刻，緩緩說道：「好吧，你既然這麼說，我答應你就是，不過，我可要先作聲明，我是來取一件東西的，那東西如果深藏大內，除非你能設法將它弄出來，否則我就非得進去一趟不可！」

哈泰雙眉一皺道：「是一件什麼東西，你能先告訴我麼？」

駱天龍微一沉吟道：「如今話已說明，我也不必再隱瞞你，是『青霜劍』。」

「哦。」哈泰眉頭忽然開展地道：「原來你是要取『青霜劍』。」

駱天龍凝目問道：「你知道它在什麼地方麼？」

哈泰點頭道：「知道。」

駱天龍道：「在什麼地方？」

哈泰沉吟地笑笑道：「這我想還是由你自己慢慢去找的好。」

駱天龍深望了哈泰一眼，沒有再說什麼。

哈泰忽然輕吁了口氣，道：「如今話說明白了，我也放心了。」

駱天龍笑了笑，忽然站起身子，說道：「大哥，夜已深，我該走了。」

哈泰一怔！道：「你要到那裏去？」

駱天龍道：「到外面住客棧去。」

哈泰雙眉一皺，瞪目道：「怎麼？你仍要到外面去住客棧？」

「嗯。」駱天龍點頭道：「我覺得我還是住在客棧裏比較好。」

哈泰道：「爲什麼？」

駱天龍淡淡道：「大哥該知道，司馬子都在九門提督和侍衛營那些人的眼裏，乃是個與朝廷作對的反清叛逆份子，如今却住在你的府裏，這要讓他們知道了，他們會怎麼說！」

哈泰眨眨眼睛道：「你以爲他們會怎麼說？」

駱天龍道：「這很明顯，他們必然會說你窩藏叛逆，與江湖上的反清份子有勾結！」

哈泰雙眉倏地一揚，威態懾人地道：「他們敢！」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對你這位深得當今皇上寵信，掌握京畿禁衞，生殺予奪大權的貝勒爺，他們也許是不敢這麼說，不過，那只是表面而已，他們心裏都會這麼想！」

哈泰威態一斂，淡淡道：「那就讓他們去這麼想好了。」

語聲一頓，雙目倏射威稜地又道：「若是有人敢說一句什麼，我就割下他的腦袋來！」

駱天龍搖頭說道：「大哥，我不贊成你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作風！」

哈泰雙目一瞪道：「你不贊成我這種作風，難道你要我任由他們胡說去？」

駱天龍正容說道：「大哥，凡事應該講一個理字，姑不論他們這是不是胡說，但割人腦袋，那只能收威懾之效，你身爲朝廷重臣，應該懂得以德待人的道理，唯有一個德官，才能令人心生敬服！」

這番話，句句是理，字字都是珠璣，金玉良言。

哈泰倏然笑了：「我受教了，龍弟。」

語聲一頓又起，笑說道：「龍弟，看來你已完全承受了老人家的衣缽，老人家仁恕爲懷的寬大胸襟，你也都承受了！」

駱天龍笑道：「謝謝大哥的誇獎，其實與義父他們三位老人家比，我還差得太多呢！」

哈泰眨眨眼睛，話題倏又一轉，凝目道：「龍弟，多倫格格那兒的差事，你不會眞的去就任吧！」

駱天龍道：「爲什麼不，俗語說得好：人無信不立，我既然答應了她，焉能不去！」

哈泰道：「你這話說的雖是，可是你來京裏是辦事的。」

駱天龍道：「我是來京裏辦事的，但是並不急。」

哈泰道：「這麼說，你辦好事之後，也並不急着離京了！」

駱天龍星目一凝，道：「你可是希望我事情一辦好之後，就立刻離開京裏？」

哈泰搖頭道：「龍弟，你誤會我的意思了，說良心話，我倒希望你能够永遠待在京裏。」

駱天龍道：「你不怕我在京裏給你添上許多讓你頭疼的麻煩？」（未完）

湖海異事

亡魂十二谷

麥海雲

太行山是江湖上認爲險惡之地，一來山勢險峻，連綿數千里，山內有山，天然結成許多個山谷，乃是押鏢之人必經之路，溝通南北，避無可避，特別險的山谷有十二個，叫做亡魂十二谷，主峯是亡魂嶺，那種地方，眞是聞風喪胆，無人願到，自從十五年前一場大火，使太行山寨焚燬，匪首雲中鶴以及黑鵰白鵰三人一齊失踪，死剩的匪帮分別把寨中還未被燒去的金銀珠寶瓜分，各散東西，此後就沒有另外一帮匪徒霸佔，亡魂十二谷簡直是天愁地慘的一處，就算江湖大盜，也不會走到那邊去，不過，世事很奇怪，那一年的中秋節夜，明月高懸在天，却有兩條黑影竄向亡魂十二谷之內，然後停止。

、看來兩人都是武林高手，此行大概是有特殊的任務，由於銀光瀉地，明月在天，下邊沒有燈火，也可以隱約辨識危石以及樹木草叢，不會踏脚。兩人走到一處黑沉沉的地方，便即停步，其中一個矮而結實的老頭子帶着一個葫蘆，身上有一刀一劍，一望而知爲江湖上的殺手，他就是黑鬍子李飄然，雖是身裁矮細，但却輕功卓絕，眞的是飄飄然，御風而行，聖手書生何洛，幾乎追不上，兩人到了原定的目的地，停下步來，聖手書生用鼻子嗅了嗅，說：十五年前的一場火，至今仍有多少火烟味遺留下來，眞是稀奇。」

黑鬍子李飄然說：「何洛，你這個人眞是陰陽怪氣，別說十五年，就算是三日之前的一場火，谷子也燒焦了，根本上就沒有氣味遺留下來，你還能嗅到這種古怪的火烟味，看來鼻子有問題。」

聖手書生何洛很鄭重的說：「黑鬍子，你別跟我打趣，我不但嗅到一些火烟味，還斷定那種火烟只是在一個時辰之內發生。」

黑鬍子李飄然臉色一變，設：「如果你所言屬實，那就是深山窮谷之內，另有武林高手打算到此掘取斬虎屠龍劍了，是也不是呢？」

聖手書生何洛說：「是的，我也是這樣想，根上斬虎劍和屠龍劍是武林中人垂涎巳久的品物，它失去了十五年，理該露面。再又因爲酒中仙楊展在飛龍鎭上伏劍而死，死前顫聲說出這秘密，在座的人聽到他臨死所說的月夜掘寶，必有所得那句話，不止我們二人，故此，我可以肯定的說，必有高手比我們來得更早。」

黑鬍子李飄然搖了搖頭，說：「你的想法太過玄妙了，倘若眞有其人，爲什麼他們沒有動手掘地呢？」

聖手書生何洛說：「我們剛到此處，或者他在另一個地方用鋤頭掘地亦未可料，如果手上有勁，用陰勁掘死土的時候，可以做得到沒有半點聲响。」

黑鬍子李飄然說：「你的想法也是很離奇的，我們站着的地方正是當日雲中鶴以及黑白鵰三名寨主所居之處，如果眞的有寶物埋藏在泥土之下，必是這個地方，我們在江湖上走動得多，一眼就看得出來，如果你有所懷疑，不妨細心看看，在亡魂十二谷絕頂的一座大谷之內，到處亂石縱橫，只有我們站在這一處地方方橫三丈，全是泥土，如果想掘地埋寶，此處豈非天造地設嗎？」

黑鬍子李飄然講來還有道理，聖手書生何洛點了點頭，說：「我出道尙後，當然比不上叔台那麼清楚，閒話休提，我們已經置身於寶穴之旁，開始掘地了，還沒有動手，我想先向你再講一句，斬虎劍和屠龍劍同在一起，要是我們把它發掘出來，各要一把劍，由你先揀，如果你想一人獨佔，休怪兄弟劍下無情。」

黑鬍子李飄然縱聲大笑，說：「你眞是傻得可愛，既然兩人同心合力掘寶，怎會一人獨佔呢？再者，如果我想一人獨吞雙劍，你就沒有命，休怪刀下無情這句話，只有我有資格對你說出來，居然你在我的臉前如此放肆，把我視如無物，確是傻得離譜！」

黑鬍子李飄然雖然說擅長一刀一劍，兩種武器一齊擊出，敵人難以抵禦，不過，聖手書生何洛，在江湖上也是頂尖兒的傢伙，擅長空手入白刃，他的兩手貼着敵人身邊作戰，活像八爪魚，左右封閉，對方連拔劍的時間也抽不出來，有許多高手死在他的陰陽雙掌之下，即使硬拚起來，他也不怕黑鬍子李飄然，不過，寶劍未得，先就打起來，太過荒謬。故此，他沉着氣說：「黑鬍子，別多談了，如果你認爲這個地方就是當年大寨的中央，最適合埋藏寶劍，那就開始掘寶好了，要是再拖延時間，萬一眞有武林高手躲在暗處，伺機出擊，那就避無可避，因爲我們起碼要掘兩個時辰，手脚也遲了些，非常吃虧。」

黑鬍子李飄然說：「你還認爲剛才所嗅到的火烟氣味是有人在一個時辰之前留下了嗎？」

聖手書生何洛說：「我敢用江湖的聖手書生這個名義保證，必有其事。」

黑鬍子李飄然說：「既有此事，我們就要特別當心，倒不如輪流掘地，如果我先掘，你在旁監視，但有風吹草動，便即通知，反過來說，輪到你掘，我就躲在暗處保護，你的意下如何？」

聖手書生何洛說：「好的，由我先掘好了，請你借刀或劍給我。」

黑鬍子李飄然勃然大怒，說：「這是我貼身的武器，用來殺人滅口的，怎會把它看做斧頭或鋤頭呢？你既然綽號聖手書生，十指如鐵，不必使用刀劍，亦可掘地，何不拿你的看家本領來呢？」

聖手書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好的，你說得對，我反而忘記自己的一雙手了，從現時開始計算，每隔一個時辰，掘地的休息一會，輪到第二個人工作，我可以用手掘地，輪到你的時候，恐怕你就要出刀出劍了。」

這句話含有十分傲然的意思，事實上他那雙手苦練二十年之久，隨時插入牛腹，一手就可以把牛的內臟拉出來，二十年苦練紅沙掌，確非易事，無怪他確是值得自豪的，那時他遣走黑鬍子李飄然，自管目的用手掘地，雖是十隻指頭，却像十把鋤頭，一抓一抛，轉瞬之間就給他掘去了半尺泥土，照情形看，不到一個時辰，他會掘到七八尺，可是，他只掘地四尺，立刻停手，說：「黑鬍子，快些走過來看，我的手碰着一塊硬石。」

黑鬍子李飄然疾走過去，朝着洞中一望，說：「月色澄明，照得十分淸楚，這是一塊石碑。」

「既是石碑，料想就是藏寶之處，我們二人一齊掘地好了，不要拖延時間。」

說完自顧自的掘，李飄然相當稀希，他不用刀劍掘地，亦不用手，原來他所穿的鞋子，鞋頭有硬鐵，準備一脚取人性命，他就用這塊硬鐵左挑右踢，有如打武一樣，掘出來的泥土絕不遜色於聖手書生。

兩人密密的掘地，不過一會，就把那個洞掘到七尺，於是石碑有幾個字顯露出來，兩人認爲有點古怪，不敢再掘，索性把靠近石碑旁的泥土撥開，趁着月色明朗，看看石碑上面寫的是甚麼字，然後決定取捨。兩人定眼一望，原來那塊石碑只有兩句，右邊的一句是「掘寶之人」，另外的一句在左邊，寫的是「必死劍下」。

看來這一塊石碑一定有機關，兩人都是江湖上很出色的邪門高手，一望而知，立刻跳離七步，站在空曠之處，密密的計議。聖手書生何洛說：「但有這種石碑，只有警告，沒有死者姓名，必是機關，如果我們想繼續發掘，先要把石碑搬開，相信搬開石碑之時，便會中箭身亡。」

黑鬍子李飄然說：「何洛，你的意思，是說石碑旁邊藏有機關，隨時射出暗箭嗎？」

「是的，我確有此想。」

黑鬍子李飄然說：「你是讀書識字之人，當然看得出來，石碑上面只是寫着掘寶之人，死於劍下，沒有提及毒箭，你何必担心呢？」

何洛說：「正是如此，我才想到毒箭，如果那個地方只是有些機關，沒有毒箭，它就不會特別寫明一個劍字。」

黑鬍子李飄然哈哈大笑，說：「你眞是胆小如鼠，你走開好了，讓我單獨應付它。」

聖手書生何洛點頭說：「你眞是够勇敢，不愧爲大阿哥，恕我走開幾步，如果你眞的中了毒箭，我身邊仍有解藥，總是比較兩人一齊中箭好些。」

說完聖手書生何洛轉身走開。

亡魂谷非常凄清，特別是主峯那一座大谷，更加荒凉，幾乎每塊岩石看來好像一個幽靈，無數幽靈俯視眈眈，準備隨時下毒手。黑鬍子李飄然確有胆色，遣走同伴，單人匹馬跟無形的敵人作對，他雙手抓着石碑左右兩邊，大喝一聲，凌空躍起，連人帶碑跳出十多尺外，然後落地，不過，他的武力雖然精湛，雙臂如鐵，不但抱得起百斤的石碑，而且能够在空中飛躍，但仍遭了暗算，雙脚還沒有落地，一支暗箭向他射去，石碑也抛開了。

黑鬍子李飄然雖然是中了毒箭，仍未即時絕氣，因爲荒山之內僅有兩人，他並非在洞穴之內中箭，而是跳離六七步中箭，故此，他用不着多看一眼，心裏有數，認爲這一支冷箭必然是聖手書生何洛下毒手，故此他死前也要報仇，死前也要把渾身氣力放在一雙手上面，拔開腰間帶着的那個大葫蘆的木塞，說也奇怪，木塞剛剛離手，葫蘆之內就噴出一股黑氣來，霎時間籠罩大地，黑沉沉的一片烟霧，月光也無法穿過。

葫蘆裏面的黑氣是他用深山大澤毒草製煉而成的，任何人吸進了黑氣，便即喪命，他到一個陌生地方，發覺敵人太多，只要把葫蘆上端的木塞拔出，黑氣直噴過去，橫掃千軍，百多人也會喪命，故此他認爲聖手書生何洛心腸太毒，寶劍未到手，就發出毒招，傷害同伴，這種人死不足惜，黑鬍子然後出此一着，想同歸於盡。

想是那麼想，可惜他的葫蘆裏面賣甚麼藥，聖手書生何洛早巳探悉，故此他剛用手拔木塞，何洛就像飛了般疾馳而去，雖然黑氣很快就瀰漫於山谷之內，但却無法使他受傷。

黑鬍子李飄然給聖手書生何洛的神箭射殺，還有一口氣，他還噴出黑色的妖霧，毒上加毒，轉瞬身亡，寂然不動，至於罩在大地和深谷的一層黑氣，過了一個時辰，便即消失，根本上亡魂十二谷是眞的荒凉之區，野風猛烈，黑氣不會留得太久，理所當然。

聖手書生何洛非常敏銳，那個鼻子就像是獵狗的鼻，他嗅出一個時辰之前有人到過亡魂十二谷，還有火烟的氣味，確是事實，那兩個是一僧一尼，和尙打扮的是徐大漠，初時在鏢局任職，後來變成江湖大盜，最後投身空門，稱做大漠和尙。

另一尼姑也是邪門高手，叫做施玉顏，綽號玉顏魔女，她巳經活到花甲過外，看來仍是窈窕多姿，不愧駐顏有術。稱做玉顏魔女，名符其實。

這兩個邪門高手，一向是狠狽爲奸的，二人偶然到飛龍鎭的一家酒家喝酒，憑着那雙順風耳，隔開十個座位，也聽到酒中仙楊展死前說的幾句話，不覺心上一動，楊展剛剛斷氣他們兩人就施展陸地飛行術，脚步如飛，直奔亡魂十二谷。

雖然這兩個高手仗着渾身武藝，不怕毒蛇猛獸，也不怕跟天罡地煞的江湖人物交手，可是，兩人到亡魂十二谷，忽又碰着一個難題，谷中有谷，迴環起伏，非常險峻，實在不知道當年大寨在那個地方，只好留着窺探秘密，一早一晚，寒氣逼人，兩人燃火取暖，故此有多少火烟的氣味順風吹下來，給聖手書生何洛嗅到。

因爲兩人高高在上，置身於亡魂絕頂，他們不動聲色，遠遠的看見兩條黑影走到主峯之下的一個深谷停下掘泥，心上一喜，認爲這兩個夜行人必然會懂得更多的秘密，他們二人不敢立刻衝下去，拚個明白，一來他們不知道這兩個夜行人的後面是否還有一批高手到來，二來他們看見這兩個人只是掘地，並未掘出甚麼名堂來，故此按兵不動。

照大漠和尙的意見，只要掘出洞口，

便由高處飛躍下來，先把這兩名夜行人殺掉，然後進入藏寶洞，玉顏魔女也同意如此安排，故此兩人一再窺望，並未出擊，後來忽見一人抱着石碑跳出地面之上，跟着有另外一人飛奔，隨後一團黑氣罩在地面，因為距離太遠，他們看不見聖手書生何洛用暗箭傷人，所見的只是一團黑氣，瀰漫各地，玉顏魔女一向都是喜歡研究邪門的武器，立刻拖着大漠和尚的手，向另一方向飛奔。

逃過黑氣的傷害，玉顏魔女站定腳步，說：「這種黑氣不是好東西，故此我們要避開，過了一兩個時辰，毒氣散盡，然後回到原處看看究竟，仍為未遲。」

大漠和尚跟她有特殊的依戀，言聽計從，於是兩人留在岩石之上，眞的守候了兩個時辰，靠近天亮，然後由高處走下。

兩人到達大寨中央那一處地方，定眼看時，只見一名略為矮細的江湖客，躺在地上，停止呼吸，另一名不知所踪，石碑就在屍體旁邊，大漠和尚用足眼力看看，吃了一驚，把碑上兩句話讀出來，玉顏魔女說：「立碑之人一定有陰謀在內，從來沒有人存心濟世，先行埋下寶劍，又再警告別人不得動手；說不定碑下無劍，倘若有劍，必有機關，還是到了天亮，再行定奪。」

大漠和尚還沒有作出任何一種決定，忽然之間，陰風四起，聽到一聲聲鬼嘯，兩人雖說武功精湛，仍覺心慌意亂，立刻退後幾步，定眼看時，前後左右並無一人，附近的林木較疏，早就沒有枝葉，由於十五年前的一場大火，燒焦了草木，無法恢復生機，故此十分荒涼，有如絕境。

玉顏魔女仍是定神瞧望，大漠和尚低聲說：「我們碰到一流頂的高手了，鬼嘯之聲，就是此人所發的，居然聽到聲響，看不見人，可見他的確有些本領，不容輕視。」

玉顏魔女皺了皺眉，說：「大漠和尚，難道我們這遠道趕來，看見一條死屍，聽了幾聲鬼哭，便即嚇破了胆，轉身飛奔嗎？」

給她如此一說，大漠和尚反而不好意思走開，迫着拍拍胸膛，說：「我這個和尚早是爛命一條，天不怕地不怕，剛才跟你取笑罷了，如果你怕死，我不願單獨留下，既然你有這種英雄氣概，鬼也不怕，那就不必考慮甚麼，立刻動手。」

兩人早就帶備鐵鏟和鶴咀鋤，那是農夫用來掘地必須之物，雖然兩人手上都有武功，憑着十隻手指不愁掘不出一個大洞來，但仍帶着掘地的鐵器，免得損耗體力，這個主意倒是很合理的，那時兩人原來已經發掘了一個小洞之處，繼續發掘，半個時辰，已經掘到八尺深，不知道怎樣，大漠和尚忽然覺得身上一沉，下邊好像有一股隱形的力量把他吸住，直綫扯下去。

他暗呼不妙，但却無法抵禦，也無法兼顧玉顏魔女，只好運用眞氣護體，雙腳落地時，立刻睜開一雙眼睛，擺出戰鬥姿勢。

就在這時，聽到隆然一聲，一個黑影飄然而下，他喊了一聲：「玉顏魔女，是你嗎？」

此人正是玉顏魔女，她的命運跟他相同，一齊給洞中的陰力所吸，跌下二十多尺，幸而身上有很精的武功，而且下邊是一塊平地，故此跌而不傷。

那時已經接近黎明，雲光吐白，天上略為有些光影，斜斜照着深洞，兩人雖然站在洞中，仍可借着微微的光亮，看得見洞中有些甚麼。

相距僅有一丈，就是一張長方形的石桌，桌上隱約看見兩個骷髏頭，料想是甚麼重要人物的頭顱，兩人的好奇心油然而生，緩步走過去，定眼一望，兩個骷髏頭是沒有半點血肉的了，顯然死去多時，雖然沒有一個字留下，但仍不難推知死者是誰，大漠和尚衝口而出的說：「玉顏魔女，你看見嗎？左邊的骷髏骨頭白得像雪，右邊的骷髏頭恍如黑炭，分明這是黑白雙鵰。」

玉顏魔女冷然說：「此地一團凶氣，不可久留，看來我們還是罷手的好，走遲半步，將來石桌就會多了兩具骷髏頭，連帶地上的一個，恐怕有五個骷髏頭放在一起。」

大漠和尚哼了一聲說：「你怕就走，我偏留在這裏，跟鬼嘯的人拚個明白！」

大漠和尚剛剛閉咀，突然聽見一聲鬼嘯，跟着看見在洞口上面一個瘦長的黑影出現，大漠和尚知道此人必是控制大局的傢伙，不再打話，突然聳身飛躍出去，人到劍到，可是，對方的武功實在高明，任憑他如何出手快捷，仍是無法損害他，大漠和尚站定腳步，望了望這傢伙，倒抽一口氣，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是這樣高和這樣瘦的，雖然此人的眼目都籠罩在光影之下，看不清楚，但從對方的武功觀察，顯然是個絕頂精湛的武林高手了，他不由自主的退後三步，說：「你是雲中鶴！」

瘦得像一枝竹似的傢伙冷然說：「對了，我就是雲中鶴，你是誰呢？」

大漠和尚說：「我是一個和尚，到這裏掘取寶劍的，與你無關。」

雲中鶴說：「你是否想要斬虎屠龍劍呢？」

大漠和尚說：「是的。」

雲中鶴再問：「你是一個和尚，要寶劍有甚麼用呢？」

大漠和尚說：「斬虎屠龍劍不單止是天下馳名的寶劍，削鐵如泥，而且能削任何一把寶劍，使它折斷，可以說是劍中之王，四王爺願意付出任何一種代價去取得這兩把劍，我想建築一座廟宇，故此到來掘劍。」

「你知道這把劍的主人是誰？」雲中鶴說。

大漠和尚笑了笑，說：「劍主已經喪命。」

「你怎樣知道的？」

大漠和尚說：「我在石洞裏面看見的，黑白雙鵰已經喪命，有骷髏骨頭放在石桌之上。」

雲中鶴說：「當年雄霸大寨的人並非黑白雙鵰，這兩個人只是左右先鋒，寨主並非別人，他就是雲中鶴。」

「眞的雲中鶴已經死了多時。」

「那麼你說我是假的了，我想問問，何以眞的雲中鶴喪了命你也不知道呢？」

大漠和尚說：「當年雄霸大寨的有三個人，除了雲中鶴，還有黑白雙鵰，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可是雲中鶴的妻子白鳳嬌美如天仙，這兩隻鵰垂涎已久，在一個晚上，用酒灌醉了雲中鶴，合謀把她汚辱，酒裏下毒，雲中鶴自然活不成，任你的武功再高，也瞞不過我，你並非雲中鶴。」

雲中鶴說：「你是個和尚，居然懂得這樣多，眞是難得，大概你沒有出家之前，是江湖上的人馬吧？」

「不錯，我就是橫行大江南北的飛天彪徐大漠，現時出了家，我仍忘不了原來的名字，就叫大漠和尚。」

「大漠和尚，你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講得對，我是給人用毒酒灌醉的，不過，我剛剛躺在床上，覺得不對，還有極少知覺之前，趕快按動機關，整個人由床上翻到床下，那是一條河底的急流，深不可測，把我沖出去，故此，我覺醒的時候只是浮在河上，我能够運用眞氣保護自己，浸在水中沒有溺斃，這一層恐怕普通人難以入信，如果你武功精湛，便會明白，總之，我沒有喪命，但却不敢回到大寨，只是躲在暗處下手，由於大寨裏的兄弟死了幾個重要頭目，互相猜忌，居然放一把火把大寨焚燒起來，各散東西，十多年來我拚命找尋死去的餘黨，至於黑白雙鵰，早在六年之前，我誘他們上山，就在此地殺掉，最後的一個黨羽是酒中仙楊展，我故意像一陣風似的衝入飛龍酒肆，把他刺至重傷，讓他在垂危之前將亡魂十二谷埋下寶劍的秘密說出，使他的同黨渴望得到功名富貴，冒險登山，我已經立定宗旨，來一個殺一個，料想你也難逃此刦。」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聲好像裂帛似的刺耳聲響，不知何時，玉顏魔女已經離開洞穴，飛上地面，而且趁着雲中鶴與大漠和尚交談之際，一劍向他的背後刺去。

雲中鶴突然轉身，不知道如何出擊，只見他的右手動了一下，玉顏魔女就倒地打滾，劍也拋丟。

大漠和尚說：「你用暗器傷人，絕非好漢。」

雲中鶴突然拔劍，那是僅有一尺二寸長的短劍，握在他的左手，迎着晨曦，幌了一幌，劍光映眼，大漠和尚不覺心上一寒，說：「這把劍大概是斬虎屠龍劍了，是也不是？」

雲中鶴說：「是的，剛才使那個尼姑喪命的就是斬虎劍，跟此劍同樣大小，現時這一把劍就是屠龍劍，本來我可以十分輕易的取你一命，但却盼望你能跟我苦鬥時，有些同黨走出來，把他們一網打盡，因此之故，暫時饒你一死，但却迫你決鬥，事實上你的同伴如此慘死，你也想替她復仇吧？」

這番話冷嘲熱諷，大漠和尚如何受得起呢？怒吼一聲，就把藏在和尚袍下的劍拔出來，那把長達四尺過外，比較普通的劍更長，對方所握的只是短劍，看來似乎吃虧，但因那把劍是削鐵如泥的寶劍，故此大漠和尚不敢輕敵，盡量施展他最凌厲的菱花劍，擾亂對方的視綫，使對方無法用短劍去削斷長劍，這種苦心虧他想得出，但因兩人的武功到底相差很遠，故此，大漠和尚愈鬥就愈加吃虧，末了，他的長劍竟給對方一劍削去，登時斷了兩截，他猛吃一驚，咬着牙齦，把剩下的半截劍向雲中鶴當胸飛過去，有如放飛鏢，隨即轉身急跑，跑了幾步，就走到玉顏魔女的身邊隨時從她腰間拔出那一柄斬虎劍出來。

這一把斬虎劍血淋淋的煞是可怖，而且從他的心上人腰間拔出，這一種狠勁實在難得，不過，為了保護自己，不能不拚命幹一幹，既然兩人都有一柄寶劍在手，打起來就顯得份外燦爛。

本來大漠和尚的劍術鬥不過雲中鶴，但因他知道這場決鬥非生則死，只好傾全力出擊，死纏爛打，倒也勉強可以打個平手，不過，一鬥再鬥，由於他的功力稍差，氣力不繼，再又因為地形不熟，以致滑跌，更覺危機四伏，心上一亂，自然吃虧，照情形看，他遲早難免一死，故此，他索性在最後一次轉身出擊時，把手中的斬虎劍向前飛射出去，有如飛鏢，他以為這一招是對方無法估計的，可能一招取勝。

怎料雲中鶴太瘦，飛劍由腰間斜斜滑過，沒有受傷，至於雲中鶴，在對方放出飛劍之際，他也把手上的劍使勁向前飛擲出去，一劍插中大漠和尚，大漠和尚慘叫一聲便即倒下來。

就在這時，有一個人影由遠處飛奔過來，纏着雲中鶴苦鬥此人就是聖手書生。

聖手書生何洛埋伏在旁，冷眼偷窺，他十分畏懼對方的寶劍，不敢露臉，那時看見雲中鶴的雙劍已離手，便仗着他的一手輕功，以及舉世無雙的鐵指功，纏着雲中鶴打鬥，絕不吃虧，於是飛躍出來。

雲中鶴並非弱者，雖然他躲在深山過活，活了一年就老一年，但却功候極深，苦鬥之際，並沒有絲毫遜色，不過，他跟大漠和尚鬥劍，消耗體力太多，再給聖手書生纏着苦鬥，故此，愈來愈覺不支，到了最後，他忽然一聲慘叫，聖手書生的左手五指有如鐵勾般插了他心窩，使勁一拉，連血淋淋的一顆心都扯出來。

雲中鶴就此無聲無息的死去，聖手書生何洛似乎是大獲全勝，再也沒有人跟他較量了，他先把地上大漠和尚拋出去但却落空的斬虎劍，放在手上，迎着朝日的陽光，欣賞一番，然後再到大漠和尚那邊去，似乎想拔出大漠和尚身上的屠龍劍，然後走開，就在這時，大漠和尚死而沒有斷氣，忽然醒覺，竟把身上的劍拔出，向前拋去，一個已經死了的人，忽然拋出一把劍，大大的出乎意外，聖手書生剛剛走近，避無可避，給這把短劍插在胸膛，鮮血如泉噴出，倒地打滾。

他滾到大漠和尚身邊，苦笑一下，說：「我們五個劍客都是江湖上頂兒尖兒的人，但忘想貪圖功名富貴，掘取寶劍，獻給王爺，終於先後走上黃泉路，可憐亦復可笑！」說完他哈哈大笑，那是垂死之前的哀鳴。

大漠和尚射出那一把短劍之後，全身氣力殆盡，早就閉上了眼睛，對方說些什麼，他也聽不見。

荒山寂寂，五個武林高手都死在亡魂十二谷之內，陽光大盛的時候，地上躺着的只是五條死屍，恐怕沒有人知道，五個死屍旁邊還有兩把寶劍，根本上有胆登山掘劍的人，已經死光，看來天下無雙的劍中之王，就此跟白骨長埋！（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月圓兇手（三）

帶槍赴約　慘遭毒手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被兩人跟踪，司馬洛施計捉住他們，才知是曼娜請來的私家偵探，因曼娜的姐姐素芬是一個來自中東的女人，且肋下有毒蛇刺花，和幾個曾遭暗殺解肢的女人一樣，曼娜怕素芬遇害，故請私家偵探去保護她，希望藉此使司馬洛能抓到兇手……

那裏是一個很幽靜的住宅區，附近都是差不多式樣的花園洋房，沿路有很多樹木。當車子停下來的時候，司馬洛曾向四面張望過，看不見有什麼人，但是，他們在那裏等了三分鐘之後，就發覺有一個穿着西服，戴着眼鏡的男人走過來了。

那人好像在散步似的，經過了他們的車子，走了一段路，又轉身回來了。司馬洛注意到他曾多次斜着眼睛向車中窺望。

「這就是他嗎？」司馬洛問。

「是的，」曼娜說着把頭伸出車窗外，叫道：「喂，李勤，是李勤嗎？」

那人正在走過來，愣了一愣，認得是誰，便又繼續走過來，在車子旁邊彎身：「怎麼，原來是周小姐！」

這自然是周曼娜聘請來監視及保護着周素芬的私家偵探了。看來，到目前為止，周曼娜說的仍然是眞話，果然有私家偵探——一如她所說。

「李勤，」周曼娜有點難為情地：「我和這位朋友找我姐姐，我們可能會有一點不尋常的行為！你不要大驚小怪！」

「好吧！」李勤點頭：「你吩咐過，我就知道了。」

李勤又走開了。

「我們可以進去了？」司馬洛說。他下了車，離開司機位，上了車子的後座，在後座的底板上躺了下來。周曼娜前移到司機位那裏。她把車子開動了，再兜了一個圈子，便到了周素芬那座住宅的花園門外，停在閘門的前面，按了按號角。周素芬是有傭人的，在這個鬧人荒的時代，她還有一個白衣黑褲的女傭人出來應門，這個傭人打開了閘門上的一個小窗洞，向外窺望一下，問道：「找誰？」——接着又說：「噢，原來是二小姐。」便把那閘門開了。

「二小姐睡了嗎？」曼娜問着，把車子駛進了園中。

「還沒有，」那女傭人回答：「她在樓上。」

曼娜的車子駛進了園中，便在屋旁停住了，司馬洛仍然躺在車子的底板上，聽見她下了車進屋，他等着，後來，那女傭人的腳步聲也遠去，回到了那屋後的傭人房間裏，他才爬起身來，輕輕地推開了車門，潛下了車子，四面望望。

園中很黑暗，沒有人，而整幢屋子也祇是樓上有燈光，司馬洛悄悄地繞着屋子走了一圈，觀察着那形勢，最後才溜進了樓下的露台，進入了樓下的客廳中，全間屋子都鋪了地毡，這使他不必顧忌腳步聲了。

他摸索着到了樓梯口，沿着樓梯登上去，他到了二樓的樓梯口，可以看清二樓的客廳了，客廳裏也沒有燈，祇是其中一間房間裏亮着燈。那房間的門是半掩着的，司馬洛潛到門口，就看見周曼娜和周素芬都在裏面。

素芬正坐在梳粧枱前對鏡在臉上不知擦些什麼。

她身上穿着一件晨褸，一件很緊身的晨褸，腰間束着帶子，隔着這件晨褸仍然可以看出，她是有着很美妙的身裁的，她的美麗並不輸於周曼娜，而兩個人的模樣也頗酷肖。不過她則看來成熟得多及世故得多，而且，由於現在她的臉上是一點笑容都沒有了，以使她看起來年紀是大得多了，一個沒有笑容的女人看上去總是蒼老一點的。

「那老甲魚什麼時候回來？」周曼娜在搭訕着問。

還是沒有什麼笑容，素芬祇是怫然不悅地說：「別叫他老甲魚行不行？那是我的未婚夫，將來是你的姐夫！」

周曼娜聳聳肩：「對不起，我沒有想到，妳是那麼認眞的！」

「我當然認眞，」素芬說：「這不是我第一次結婚，也是最後一次了！」

「祝你幸福！」周曼娜說。

素芬在臉上弄的不知是什麼美容手術，現在已經弄好了，她站了起來，就轉過身來，坐在梳粧台上，朝着周曼娜。她正色地說：「你來這裏是有什麼話要跟我說的嗎？」

周曼娜表現得有些不滿的說：「如果無事就不能入三寶殿，我們姐妹豈不是太見外了？」

「但總之你是有目的而來的，」素芬說：「我看得出來。」

周曼娜聳聳肩：「不錯，我是來跟你談談的。還是那件事，我有個朋友，可以帮你很大的忙，如果你肯開心見誠——」

「你瘋了嗎？曼娜？」周素芬沒好氣地說：「我已經說過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講什麼！」但司馬洛看到她的眼睛在心虛地閃動着。

「素芬，我們是姐妹，有什麼不能講的呢？」曼娜說：「我這位朋友是一位司馬洛先生，大概妳聽過他的名字了吧？」

素芬明顯地窒了一窒，但還是强硬地否認着：「為什麼我要聽過他的名字？」

「最近的報紙上——」

「哦，那個司馬洛，」周素芬不屑地笑起來：「我才沒有你那麼無知呢，去研究那些新聞！」

周曼娜緊咬着下唇：「素芬，你這個人眞是不可理喻的！」

「那就別和我理喻好了！」素芬打一個呵欠，走向浴室：「我也得洗澡睡覺了！」她扭開水龍頭放水。

司馬洛心中一喜，他很快就可以看到眞相了。

「我可以跟你一起洗澡嗎？」周曼娜問着，咭咭地笑起來。

「別胡鬧吧，」素芬沒好氣地說，「我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她開始從衣櫃裏取出睡衣來。

「我們並不是小孩子時才一起洗澡的！」曼娜說。

素芬嘆了一口氣：「曼娜，為什麼你不回家去呢？」

「妳的意思是不歡迎我到這裏嗎？」

素芬聳聳肩。「隨你吧，你喜歡在這裏就在這裏好了！」她進了浴室，關上門，下了門閂。

曼娜馬上從床上坐了起來，走出房間門口，出去了，走向樓梯口。她低聲地，近乎自言自語地叫着：「司馬洛，司馬洛，你在那裏？」

「這裏！」司馬洛在一間房間裏應着她。司馬洛已不再在素芬的房間門口，而是到了另一間房裏了。曼娜走進去，那是一間空的客房。

「你在這幹什麼？」她問。

「當然是在這裏做我未做的事情。」司馬洛說。他又在窗前伏緊了。

曼娜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這間房的側面窗子是與浴室的窗子相對，由於沒有人住在這裏，因此素芬也不需要把浴室的門關上了。現在，隔着窗子，他們可以看到素芬已脫下了那件睡袍，正對鏡站着，欣賞着自己。她的背對着他們。暫時，司馬洛看不到他要看的。他祇是看到一具肉光緻緻軀體。

這時，浴室中的素芬就轉過身來了。

「看！」曼娜說。

司馬洛一時不能集中精神去看他應該看的。

「看見沒有？」曼娜在他的耳邊問。

司馬洛這時就看見了。他不得不把視綫移回素芬的身上，不錯，就在那肥碩的乳房之下，在照亮的燈光照射之下，他可以看到那一塊毒蛇刺花。和他見過的那一塊一樣。

「現在你知道我不是說謊了吧？」曼娜說：「她不可能是臨時黏上這樣一塊東西來配合我的謊話的！」

「現在我相信你了！」司馬洛說。

周曼娜在那黑暗中凝視着他：「那你打算怎辦呢？你剛才也聽到的吧？她連談都不願談！」

「這是一個困難的地方，」司馬洛搔着頭：「一個不想你救她的命的人，你怎麼救她的命呢？」

他們兩個人都沉默着，一時想不出辦法來。而那邊，周素芬那個澡已差不多洗完了。

跟着，房中的電話就响起來了。

「你快點回到那邊吧！」司馬洛說。

周曼娜匆匆地走回那邊的房間裏去。

周素芬這時在浴室也正匆匆穿上了浴褸，而且緊束好了帶子，才出去聽電話。曼娜已經再回了床上，保持着剛才一樣的姿態了。

素芬拿起聽筒的時候，司馬洛已經回到了她的房間的門外了。他想聽她對電話裏講些什麼，雖然這未必是一個重要的電話。

但，這實在却是一個重要的電話，因為素芬一聽電話，臉色就突變起來。很明顯地可以看到她的臉色正在變。她吶吶着，用手掩着話筒，低聲地與對方交談，後來，放下電話時，她的臉色更是蒼白了。

曼娜顯然也注意到了。她也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呃——沒有什麼，」素芬吶吶着：「我要——出去一會！」她打開衣櫃把衣服拿出來。

「你剛才不是說要上床睡覺的嗎？」曼娜問。

「是的，」素芬說：「但是剛剛接到這個電話！」

曼娜祇是坐在那裏，看着她。

「你還是回家去吧，」素芬說。「我明天打電話給你，怎麼樣？」

「你現在要到那裏去？」曼娜問。

「去赴一個約會，」素芬說：「你現在走吧！我得換衣服了！」

曼娜表示頹喪地看着她：「連換衣服都要我出去！簡直不當我是你的姊妹，當了我是普通的男人了！」

「我明天再跟你談吧！」素芬顯得很不耐煩的。

曼娜祇好從床上起來：「好吧，再見！」她說着走出了房門口，素芬便把房門關上了。

曼娜經過司馬洛這邊的門口，司馬洛已經從房中出來了。「我們走吧！」曼娜說。

「你先走，」司馬洛推推她，低聲說着：「把車子開到街口轉角等我！」

「你留在這裏做什麼？」曼娜奇異地

看着他。

「我還有點事！」司馬洛說：「聽我講，先去吧！」

曼娜祇好先走了，司馬洛迅速地走到露台，爬出去，以他媲美一流竊賊的敏捷身手沿着屋外的雨簷爬行，又爬到了素芬的窗外。從玻璃窗望進去，她看見素芬已經脫下了那件毛巾褸。她剛才還沒有機會穿上衣服就出來聽電話，因此現在毛巾一脫，便是赤條條的了。不過司馬洛也並沒有很多時間欣賞這美景，因爲她急不及待的，十分匆忙地穿上衣服。司馬洛奇怪她是要去赴一個什麼約會這樣重要？

同時，司馬洛伏在那裏，也沒有欣賞的心情。他知道，周曼娜聘請的那些私家偵探們現在一定已經看到他了。如果不是周曼娜事先已經打過招呼，說不定那些私家偵探現在就會來捉他了！

司馬洛看着周素芬穿好了衣服，然後她就去打開梳粧枱的抽屜，從那些衣服的底下搜出了一件使司馬洛驚訝的東西。那件東西就是一把左輪手槍。她在槍中裝備了子彈，手勢還相當熟練的。她把槍放進了手袋，然後又在抽屜找出另一件東西來。那是一本支票簿。跟着她就動身出門。

這時司馬洛已經看够了。他所見的使他知道，素芬去赴的約果然是一個很重要的約會，一個可能用到手槍的約會！

這個約會，當然是值得他參加的。在素芬還未能下樓之前，司馬洛已經越過花園的圍牆出去了。他跑到街口，曼娜果然已經在那裏的車中等着他。司馬洛把她推到隣座，讓出司機位來。

「怎麼？」周曼娜詫異地問。

「我們得跟着她！」司馬洛說。

「爲什麼？」

「她帶着手槍，」司馬洛解釋着：「我們得看看她赴的究竟是什麼約會！」

這樣說着時，他們都看見，周素芬開着車子從屋中出來了。女傭人替她把閘門關上，素芬的車子便沿路開走了。司馬洛和周曼娜當然已經跟着在她的後面，但素芬並沒有察覺。她滿懷心事地開着車子向前，眉頭一直是緊緊地皺着的。

她的車子駛進了市區，越過了市中心，到了城市的另一邊，近郊的部份。那裏有一座十二層高的公用停車場。她就把車駛進了這座停車場裏。

司馬洛在曼娜的身邊低聲咒罵起來。因爲停車場裏的地勢複雜，很難跟踪的。但沒有辦法，他祇好把車子也開進了停車場，遠遠地跟着。素芬約會的對手不論是誰，總之必然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如果約會地點是在這停車場中，那是很難跟踪而不被她發覺的。

尤其是，停車場中並沒有停滿車子。司馬洛把車子開在那條迴旋路上，盡可能墮後，不在素芬的視綫範圍之內，一面眼睛就機警地向兩旁停着的那些汽車中間搜索，看看素芬的車子有沒有停在其中一個停車位中。

祇要他看不見素芬的車子停着，就可以知道她是仍然行駛在前面了。

後來，司馬洛忽然把車子停下來。

「怎麼了？」曼娜詫異地看着他。

「這裏還差一層就是最頂層了，」司馬洛說：「她的車子還沒有停下來，可是她約會的地方一定是在最頂層，我需要下車，步行到上面去看看。」

「那麼我呢？」曼娜抖了一抖。

「你在這裏等着吧！」司馬洛說着便下了車：「我很快就會回來的。」他輕輕把車門關回了。

然後，他就走到停車場側面的樓梯間去，沿着那度樓梯步行上去。這是比開車還快的，因爲開車要兜一個大圈，跑樓梯則是直上上面去。

當他上到頂樓的時候，他看見素芬的車子就停在五百多呎之外的通道中間，車頭燈還沒有完全熄掉。她就站在那車頭燈光中，一隻手拿着手袋，另一隻手擋在眼前，向那黑暗中窺視着。

跟着，事情就發生得很快了！

一個黑影從旁邊的兩部車子的中間躍出來，撲向周素芬，而同時，周素芬也打開手袋，伸手進手袋裏。她當然是要把她的手槍取出來，但是她卻不够快！那個人一手把她手中的手袋打落了，隨即就把她攔腰抱住。

「救命——」周素芬祇是叫出半句，咀也就被那人掩住了，而跟着，另一個人也從黑暗中跳出來，手中舉起了一件物件，向素芬的頭上一擊。那可能是一把手槍之類，素芬給這一敲，身子便一軟，倒在那人的懷中。

那兩個人合力把她拖進了陰影中。

司馬洛手中已經出現了一把手槍，而且正在盡快向那邊跑過去。但是距離那麼遠，他一時是跑不到的。

那二個人的動作又快得很，兩三秒鐘已把素芬制服了，而司馬洛剛跑了五十碼左右，就有一部車子從一個停車位裏衝出來，沿着通道飛馳而去，在通道的盡頭轉了彎，駛向下一層樓去了。司馬洛馬上轉身，向來時的方向跑。他跑回那度樓梯，下了一層，到了下一層的停車場中，衝進通道時，一部汽車正以不羈的速度在他的面前飛馳而過。司馬洛相信不會是別的車子，一定就是剛才把素芬擄去的那一部，於是他手中的槍響了兩次。

他是向車輪放槍的，但時間太急促了，他連瞄準的那半秒鐘時間都沒有！他的槍彈沒有射中車輪，祇是射中尾廂的鋼板，子彈『乒乓』地彈開，然後那部車子已經去得太遠了，司馬洛把槍中的子彈放完了也沒有用。

司馬洛急步再跑了幾十碼路，回到了自己的車子，周曼娜在那裏面，慌得就像連霎眼也不會的，眼睛睜得很大。「發——生了什麼？」她吶吶着問。

司馬洛並沒有浪費時間。他跳了上車，一面發動馬達一面告訴她：「他們已經捉去了你姐姐，在那部車子裏！」

他的車子好像箭一般衝出了停車位，就沿着通道疾駛。一部高價跑車的好處就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把速度開得很高，不像普通汽車那麼慢熱。司馬洛的車子一離開停車位，就能以高速前進了。

他沿着停車場那迴旋的通道，駛向十二層的樓下。以高速度駛這段路程，對駕車人實在是個很大的考驗，因爲沿途都是使人眼花繚亂的東西，那一行一行停着的

五顏六色的汽車，那矮矮的天花板上一條一條水泥的横樑，還有那老是在轉圈子的路。轉了兩層，曼娜已經忍受不住，掩着眼睛，張惶地啜泣起來了。

前面那部車子的駕駛人，則技術顯然是比不上司馬洛的，因此漸漸司馬洛的車子追近了。當到達了最下一層時，司馬洛已可以看見它剛剛在前面轉了彎。

接着，他們的車子便轉出了停車大厦底層的門口，到了大街上，前面豁然開朗，眼花繚亂的感覺沒有了，而且也不必老是在轉彎！

「你可以睜開眼睛了！」司馬洛說。

曼娜睜開了眼睛。她嘆了一口氣。「我的天！」她說，「他們究竟要把素芬捉到那裏去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總之，我不會讓他們捉到什麼地方去的！」

他的車子在平直而寬闊的街道上是開得很快了，而，在這環境之中，對方那部車子的駕駛人也似乎是比較能施展他的所長的。一時間，司馬洛的車子不能再接近了。

但是對方也不能擺脫他。距離一直保持着，保持着在視綫之內的距離。

一面，司馬洛也不時望着倒後鏡。但是後面沒有人再跟來了。司馬洛吐出一連串的咒罵。「你出重金請來的私家偵探就是這樣的人才，眞正出事時，他們就跟不上了。他們是跟着素芬到停車場大厦的，但是他們却沒有跟着我們出來！」

「但素芬換了一部車！」曼娜辯護地說。

「總之！如果沒有我，你姐姐現在就失踪定了！」司馬洛說。

「她不是來赴約的嗎？」曼娜說，「怎麼又會有人把她捉去了呢？」

「也許她約的人根本就是打算捉她的！」司馬洛說，「那些人一定有一個可以威脅她的把柄，素芬不能不來赴約！」

「他們會不會就是——」

「那些碎屍的兇手嗎？」司馬洛說，「大有可能！而且，事實上也應該是他們了！還有什麼別的人有理由危害你的姐姐的嗎？」

「那麼——那麼我們非制止他們不可！」周曼娜慌張地說。

「我正在制止他們！」司馬洛說：「他們擺不脫我們，就不能把你姐姐帶到什麼地方去！」說着一扭駄，車子簡直完全沒有減低速度就轉了一個急彎！周曼娜差些給拋出車外，嚇得大聲尖叫起來。

就是這樣，他們在那裏追逐着，有時追入鬧市，有時追到荒僻的地區，司馬洛始終都是緊咬着前車。

「這樣也沒有用的，」周曼娜埋怨地說：「你追不上他們！」

「樂觀一點吧，」司馬洛說：「這樣橫衝直撞，終於會引起警車的注意的！」

對方那部車子似乎也和司馬洛的想法相同——知道這樣追逐下去，終於會碰到警車的。因此他們不打算繼續下去，而且，他們還想到了一個解決事情的好辦法。

忽然，那部車子一拐彎，就轉進了一條通向郊外的公路，那條公路的頭一段，是通過一塊很平坦的平地的，那塊平地上沒有什麼屋子，兩旁都是一些平坦的草地。那這車子沿着公路駛了一段，後座的車門就打開了，一個人給推了出來，滾在草地上。

「素芬！」曼娜大聲尖叫起來。因爲，給推下車的當然不會是對方的自己人，那麼必然是素芬無疑了。

車子是開得很快的，一閃就到那墮車的人旁邊。司馬洛踏下煞掣，發出刺耳的吱吵聲。車子差不多還未停定，曼娜就已經推開車門撲了出去。而由於她出去得太急，落地之後她就失去平衡，在地上打滾起來。不過她總算是滾到了素芬的身邊。

司馬洛下了車走過去的時候，曼娜已經在素芬的身邊嚎啕大哭起來。司馬洛已經找到一隻電筒，現在他就把電筒開亮了，向她們照一照。馬上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冷凝起來了，他低聲叫道：「我的天！」因爲，周素芬現在是正躺在血泊中，之所以那麼多血，是因爲她的右臂已不見了一半，手肘部份的斷口處，血好像開了水喉般流出來！

曼娜的哭聲刺着他的耳朵，司馬洛的電筒在素芬的身上再照射一下，又發覺她身上的傷處還不祇一條斷臂而已，她的胸部還有一個洞在流着血。

素芬還沒有死，這眞是一個奇蹟了。而且，她已經醒了過來。她的眼睛正張開着。

本來已經暈過去了的素芬，在痛苦的刺激之下却醒過來了。不過，司馬洛知道她不會醒很久的。曼娜在慌亂地哀哭着時，司馬洛却做了一件很實際的事，那就是把耳朵湊到素芬的嘴巴旁邊。素芬的嘴巴噏動着：「我——要死了嗎？」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不能回答。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話，他可能會回答「是」。他也不浪費時間去遲疑了，他急切地，但是清楚地說：

「聽着，周素芬小姐，我叫司馬洛！我想捉到那殺你的人，你有什麼秘密可以告訴我的，你最好快點說，不然，就可能太遲了！」

周素芬的眼珠呆凝得很，她很可能根本看不到什麼的。司馬洛希望她不致於聽不到聲音。她聽到的。她的嘴唇動得很快，不過祇發出很微弱聲音。她說：「吳光華——」

「吳光華就是那兇手？」司馬洛問。

「不，是吳光華把我送到中東去，我恨他！光華娛樂公司——我們變成了女奴——」然後，她的眼皮就慢慢地閉上了。

「素芬！」司馬洛急促地叫着，並且動手搖搖她，但是沒有反應，素芬還沒有死，不過，痛苦使她醒了過來，現在她又受不住那痛苦，而再度暈過去了！

× × ×

「秘密似乎是在死者的手臂，」探長說：「手臂的前半截，而且是在骨頭裏！因此兇手每一次都把臂骨弄碎。也許這是一個瘋狂的兇手，但是可以肯定，他殺人並不是因爲瘋狂，他是另有所圖的！」

司馬洛沒有做聲。現在是他在家裏，探長是來徵求他對此事的意見。落日的光暉斜斜地照進露台來，是淡黃色的。不久，就需要開燈了！

「但那骨頭裏究竟有什麼?」探長苦惱地皺着眉。——

「骨頭裏祇有骨髓，」司馬洛說：「怎會有別的?」

探長沉默了一下，又說：「周素芬墮車之後究竟對你講過什麼，司馬洛?」

「她在醫院裏有講過什麼話嗎?」司馬洛却以一個問題在答覆他的問題。

「沒有，」探長搖頭：「兩天了，她都沒有醒過，而且看來她也不會醒了！醫生已經盡了能力，但醫生說她會死的！而且，我們有人守在她的身邊，她的妹妹周曼娜也不肯離開！如果她有什麼話說，她會說出來，我們也會知道的！」

司馬洛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深深地抽吸着。

「我剛剛問了你一個問題，」探長有點不耐煩地：「我問你，素芬墮車之後究竟跟你說過什麼，都還沒有回答我！」

「她沒說什麼！」司馬洛淡淡地說。

「曼娜看見她對你說了一些話的！」

司馬洛不耐煩地道：「如果她說了什麼有用的話，你以為我會悶在家裏嗎?而且，我已經說過，我做事喜歡一個人做！你要帮忙我，最好的帮忙就是別管我！」

探長聳聳肩：「我是好意的！」

「你那邊有什麼新的發展嗎?」司馬洛問。

探長搖頭：「我們最希望的發展就是素芬醒過來，開口講幾句話。但現在看來，這不是希望，而是奢望了！」

司馬洛又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再噴出來。「回去吧，」他說：「回到素芬的身邊守着吧！有什麼消息就通知我！」

探長點點頭走了，司馬洛仍然坐在那裏，連環地抽着香烟，考慮着一切綫索。想得最多的是素芬那隻手臂。他仍然想不出，手臂裏除了骨髓之外還會有些什麼?

太陽升到高高，又降下來，然後黑夜就來臨了。而曼娜也來了。那時，司馬洛剛剛吃完了那頓他自己烹製的晚餐，主要的材料都是來自罐頭的。

曼娜進門時，她的容色很慘淡。她雖然是第一次到這裏來，却並沒有感興趣地對屋中的設備細察一番。不像一般女人會做的一樣。那是因為她有很沉重的心事。

她說：「她已經死了！」

「噢！」司馬洛嘆了一口氣。

接着她就倒進了他的懷中，哭了起來，哭得很傷心的。司馬洛祇是安慰地抱着她，輕拍着她的背，讓她哭。

「算了吧，」司馬洛安慰着：「哭也不會使她活過來，她告訴了你什麼嗎?」

「沒有——」曼娜嗚咽着搖頭：「她完全沒有機會說過一句話，連眼睛都沒有張開過，我——我在她身邊守了許久，我沒有睡過，沒有吃過什麼東西，她却是不理我，連眼睛都不——我——我不想回家，家裏是那麼靜，沒有人——」

「妳留在這裏吧！」司馬洛說。

曼娜已兩天沒睡，十分疲乏，不久便熟睡了。司馬洛帶着武器，就離開屋子。

來到街上，他坐上車子急駛而去，後來在一間僻靜的兩層小屋子的樓下停車，他登上二樓，伸手按一下門鈴。

「你也該來啦！」一個女人的聲音埋怨而嬌嗔地說。

門打開了，門口出現的是一個面貌妖冶，年紀也不輕的女人。她的臉上掛着一個半微笑，但當她看見來人是司馬洛時，她的微笑就收回了。她忙要把門推上，但司馬洛一隻鞋子已伸進來梗住了。

「你想怎樣?」她提高聲音喝問。

「我是吳光華的朋友！」司馬洛說：「我想跟他談談！」

「他不在這裏！」那女人說：「拿開你的牛脚，不然——」

「我進來等他好了，」司馬洛說：「我有緊要事！」

「這裏又不是他的家——」

「但他會來的，」司馬洛微笑：「而且他也快來了，是不是?」

「你知道現在已經幾點——」

司馬洛一脚把門踢門，那女人給門撞得跌回屋裏，仰面倒在地板上。

那個女人狠狠地爬起身來，臉上的肌肉憤怒地扭曲着。「你——如果還不快滾，我就——」她沒有說下去了，因為司馬洛的手已經出現了一把槍，槍咀的威力，是遠超過她的嘴巴的。

「坐下來！」司馬洛說：「坐在沙發上別動！」他的臉上是毫無笑容的，而她也忙不迭地遵命了。司馬洛看看錶，微笑：「他也該到了，是不是?」

她沒有回答，祇是坐在那床上埋怨着：「看你的樣子，你也是那種祇會欺負女人的人！」

「不及你情人吳光華！」司馬洛說。

「光華，他是一個好人！」她憤怒地辯護。

「嗯，他是一個好人，而且他要和你結婚了！」司馬洛不屑地冷笑。

「他沒有提過，但我相信他也——」

「不要相信他，」司馬洛獰笑着：「如果你不是年紀大一點，你也會到中東去的！他和你好，大概是賣不出去的東西，留回自己用了！」

「你在說什麼?」她皺着眉頭。

「你慢慢就會知道的！」司馬洛說。

「你——不是要殺他吧?」

「如果是的話，我已經先殺了你！」司馬洛說：「是不是?反正我不能留下活口的！」

「請——請你別傷害他！」她忽然露出哀求的表情。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一會兒之後，你也許會要求我傷害他多一點！」

她縮後一點，恐怖地看着他：「你——瘋了！你是瘋的！」

司馬洛繼續那格格笑聲，接着道：「在這個世界上，瘋不瘋有時是沒有明顯的分別的！」

跟着，吳光華就來了。門鈴響了起來，那個女人一跳起身。司馬洛的槍在手中擺一擺：「不要太急忙，我不想他知道有什麼不對！」

那女人瞪了他一眼，向門口走過去。

「如果，」司馬洛又說：「你弄得他不肯進這門口的話，那麼，我為他準備的一切待遇就都留給你了！」

那女人深吸了一口氣，走過去開了門。需要的時候，她的演技倒也不壞。她說

：「你也該到了！」和剛才開門給司馬洛的時候一樣。

「那個洗塵要拖得太久了！」一個男人半抱歉地說：「我其實早就想走——」他踏進了屋中，看見司馬洛，就呆住了。他退後一步，想退出門口去，但是知道已經來不及了。「這——是誰?」他問那女友。

那女人聳聳肩：「他說是你的朋友！你有些真古怪的朋友，吳光華！」

「進來吧，」司馬洛說：「坐下！」他的槍揮了一揮。

那個男人祇好進來了。那是一個瘦而長的中年男人，有一雙很小的、像老鼠般的眼睛。

「你就是吳光華！」司馬洛說。

「是的，」那人說：「你究竟有什麼事?」

「你最近有沒有看報紙?」司馬洛問道。

「對不起，」吳光華說：「我還是幾個鐘頭之前才從外埠回來——」

「我知道，」司馬洛說：「而剛才你的朋友們正設宴替你洗塵——」

「是的。」吳光華說。

「那麼讓我告訴你吧，」司馬洛說：「周素芬已經死了！剛剛死了！」

「周素芬?」吳光華迷惘地搖着頭：「不認識這個人——」

「你介紹她到中東去表演歌舞的！」司馬洛說。

吳光華仍然在搖頭：「朋友，你一定是找錯人了，」他說：「我不認識——」

這時，司馬洛忽然就動了。他動得很快，快到出乎意料之外。他一跳就跳過去，執住了吳光華的衣襟，叫一聲，把他整個提起來，一丟丟到沙發上，從沙發上彈起，再跌到地上。

吳光華跌得骨頭都要散開了似的，苦着臉呻吟着，一時爬不起身。那女人尖叫起來，司馬洛的槍霍的向她一擺，喝道：「閉咀！」

司馬洛蹲下來，一手執住吳光華的衣襟，發力一揪，又使吳光華從地上飛回床上去。吳光華給震得連眼睛都凸了出來。司馬洛就站在他的面前，用槍咀抵住他的額。吳光華臉上大汗像下雨一般冒出來。

「不——不要！」他哀求着：「不要！」

「讓我告訴你吧，吳光華，」司馬洛咬着牙說：「你雖不認識我，但我却聽過你這間娛樂公司。經過你介紹到外地去的女人，一去無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吳光華祇是困難地咽着唾沫。槍咀這麼接近他的額，他不敢否認，不敢說任何激怒司馬洛的話：「你——聽過?」

「是的，」司馬洛冷笑：「表面上，你們介紹女人到外地去參加舞蹈表演，唱歌。合同，抗議也沒有用。那些女人給賣了去作妓女！

「當然，你在事先已經調查清楚了的，」司馬洛繼續說：「你弄過去的全部是身世可憐的人，無親無故的，她們失踪，沒有親人會追究！她們到了那邊，就是這樣一失踪算了，而你呢，就得到了一筆可觀的代價！你知道這是什麼生意嗎，吳光華?這是販賣奴隸的生意！」

「你亂說！」那女人喃喃着，不過現在說得很低聲了：「你亂說！」

「你——究竟想怎樣，朋友?」吳光華吶吶着：「我們——我們談一談吧。」

「是的，我們可以談一談的！」司馬洛把槍拿開，退後兩步：「我們要談的是周素芬，你把她送到中東去的！」

「我聽說她已經回來了！」吳光華說着，用衣袖抹着額上的汗。

「是的，」司馬洛說：「但她已經死了，她來不及告訴我她遭遇了什麼，因此我要你告訴我！也別騙我說你不知道，吳光華，你 定知道你的顧客的情形，以及你的貨是怎樣銷流的！」

吳光華遲疑着，終於說：「她是到巴哈去的！」

「巴哈是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中東，」吳光華說：「一個很小的地方。那種由石油田而致富的小國家，你知道的，酋長有錢，又有權力，甚麼都想做，也甚麼都敢做！她——就是到那裏去的——表演歌舞！」

「哼，表演歌舞！」司馬洛不屑地歪着咀：「那麼，那個蛇形的刺花！就是巴哈的酋長在他的女奴身上弄的記認了！」

「什——什麼刺花——」吳光華吶吶着時，司馬洛就把一張剪報向他一丟。吳光華戰戰兢兢地拾起來看看，那上面就是那毒蛇刺花的照片了。那一次探長發出去刋登在報紙上的。他遲疑了一下，但是司馬洛那嚴峻的臉容却使他不敢再多遲疑一下了。「是——的！」他說：「那酋長的——的女人都有這樣的刺花！」他的手在自己的脅下一摸：「在這裏！」

「什麼女人?」吳光華那個女人的眼睛睜得更大了：「你說酋長的什麼女人?」司馬洛這一次却不制止她了。讓她淸楚一點吳光華的為人也是好的。

「為他——表演歌舞的女人！」吳光華說。

為他表演歌舞，就肯讓他在這裏刺花?」那個女人也不是小孩子，沒有那麼容易給騙得倒的。

吳光華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你的吳先生和她們簽約時聲明是在表演歌舞，」司馬洛冷笑：「他付的是旅費和一點點上期薪金，但到埗了之後，他收回的却是那些女人賣身的價錢了。而她們到了那裏之後也不是為什麼夜總會表演，祇是為買她們的主人表演，而且表演也不限歌舞，主人要表演什麼就什麼！」

「你——幹這樣的事?」那女人恐怖地看着吳光華：「你——忍心用這種手段對付我們女人。」

司馬洛吃吃笑：「小姐，如果你不贊成他的所為，那麼請你替我打這個電話，找探長來吧！」他掏出探長的名片交給她。她拿在手中，遲疑着。

現在吳光華已經沒有空理會這個女人對他的觀感了。他祇是看着司馬洛：「周素芬是——是你的什麼人?我們——可以談一談！」

「祇是一位朋友！」司馬洛說。

「既然——既然她已經回來了，」吳光華吶吶着：「那就算了吧！我——很抱歉——」

這時，那個女人終於走向電話了，吳光華轉向她，哀求地叫了起來：「不！不要！」

但是她却沒有理他，祇是直走過去拿起電話。

「對了，」司馬洛說：「怎麼周素芬又能回來呢？照我所知，這樣去的女人，多數是不能回頭的！」

「我不知道，」吳光華搖頭：「我也覺得奇怪！」

「為什麼她回來了之後又不找你算帳呢？」司馬洛問。

這一點，吳光華却馬上可以回答他了：「面子問題，」吳光華說：「她也不想張揚的，鬧起來，大家都知道她在外做過什麼，這對她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憑最近的一連串新聞來看，」司馬洛說：「似乎和周素芬一起回來的女人還有許多個！同是有毒蛇刺花的，一定是同一個酋長的女奴了！」

「我聽說不久之前巴哈的後宮出了事，死了幾個人，有人把女奴放走了！」吳光華皺着眉：「不過詳細情形不清楚，那邊的消息是不大靈通的。酋長不喜歡別人知道他的私事，尤其是丟臉的私事！」

「這些女奴們給放了，逃回來了，」司馬洛點頭：「但為什麼她們會一個一個被殺，又給打碎一條手臂骨呢？」

「我不知道！」吳光華搖着頭。

「也許，」司馬洛的眼光狡猾地在他的臉上搜索着：「這是你幹的。」

「你在開玩笑！」吳光華叫道：「為——為什麼要殺死她們？」

「也許你害怕她們會向你找麻煩，」司馬洛小心地說：「因此你就把她們一個一個殺死！」

「沒有！」吳光華的眼睛睜得很大：「我怎會殺她們呢？殺人是死罪，我不會——而且，她們也不能奈何我，我祇是介紹人——」

司馬洛看了吳光華一會。像是吳光華這種人，甚麼事情幹不出呢？把一批一批美麗的女人送入人間地獄這種事情也做得出來了，殺人的事，他也一樣忍心做的。不過司馬洛相信他，因為事情發生時他一直在外埠，他的確是剛剛今天才回到此地來的。

「聽着，」吳光華吶吶着：「我——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但我相信她們其中一個能告訴你的，如果她們都回來了，她們一定每一個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她們？」司馬洛問：「你是指和周素芬一起到巴哈去的女人？有多少個？」

「她們總共有十個人。」吳光華說。

「這酋長真花得起錢，」司馬洛吹了一聲口哨，接着合指一算：「唔，十個人，現在也死得七七八八了，要找就得快一點！你知道她們現在在哪裏嗎？」

「我不知道，」吳光華說：「但她們應徵時的履歷還在我的寫字間。那上面有她們的地址！」

「鎖匙！」司馬洛向他伸出手。

吳光華很不願意，不過他還是不得不從袋裏掏出一串鎖匙來，放進司馬洛的手中。司馬洛對他露齒而笑：「不是我自己不會開，我祇是想省一點時間！」這時，遠遠傳來了警車的警號聲了，司馬洛點頭：「很好，現在有探長來接替我了！」

「不要！」吳光華搖着頭，喃喃着，不過他知道現在是什麼都已經太遲了，因為警車的聲音已經到樓下。

接着，雜沓的脚步聲就响上樓來。

× × ×

司馬洛回到家的時候巳經接近天亮了。他曾經到過吳光華的家，所以他花了許多時間。但是，他也拿到他要找的東西了。吳光華總算沒有對他說謊。

司馬洛回到家，把那一叠資料丟在桌上，然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探長。

「他招供了很多，」探長說：「我看，他還有好幾位朋友我們也可以一網打盡的。但，他說你到他的寫字間去拿什麼名單，我們還要再去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那裏還有許多對你們有用的文件，你們絕對不能錯過！」

「你拿了些什麼呢？」探長問。

司馬洛吃吃笑：「我用完了之後再告訴你吧！」

「但——我們是在辦同一件事！」探長說。

「不，」司馬洛說：「你在辦的是吳光華販賣人口的事，我在辦的却是那件碎屍案，兩件事情是分開的，明白嗎？」

「好吧！」探長沒可奈何地。

司馬洛放下電話，在沙發上一靠，長嘆一聲。這時，他才看見周曼娜就站在睡房的門口。她睡眼惺忪，頭髮蓬亂，身上的衣服也很皺了。

「噢，你起來了，」司馬洛說：「肚子餓嗎？」

「你查出了什麼嗎？」周曼娜問。

司馬洛指指那一叠資料，簡略地告訴了周曼娜他剛才去找吳光華的經過。

周曼娜的眼睛憤怒地圓睜着：「為什麼你不殺死這個吳光華。」

司馬洛苦笑：「很可惜，我們還需要利用他捉到許多他的同路人！」

「那麼你快去找她們吧！」曼娜說。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相信她們回來了之後還會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住或者回到原來的地方工作！」他拿起那叠履歷表：「這些地址都是寄住的地址或者從前工作的地址，那裏可能還有人能和她們聯絡，但這些人不是吳光華，我不能半夜三更去把他們從床上拉起來的！」

曼娜看看腕錶：「天也快亮了！」

司馬洛點頭：「我得等天亮了之後才出動！」

曼娜拿過那些履歷表來，翻看着。有十張。正如吳光華所說的。「哪一些是巳經死了的呢？」

「這裏面祇有三個人仍然活着的，」司馬洛說：「但我們不知道是哪三個。我們祇知道這兩個是巳經死了！」他從其中抽出兩張，其中一張是周素芬，另一張就是丁莉的。「其餘的五個，我們祇找到她們的頭骨。從骨頭是看不出面貌來的！」

「那麼你得找遍這八張履歷，才能知道有哪三個是仍然活着的了？」她問。

「是的，」司馬洛點頭：「假設每一

張平均要我跑三個地方，那麼我總共就是要跑二十四個地方了，因此，明天會是很忙的一天！」

他靠在沙發上，閉上眼睛。

「你——很累了嗎？」她問。

「是的，」司馬洛點頭：「我需要休息一下，對不起你得等到天亮了。我出門口的時候順便送你回家吧！」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是她把他搖醒的。他張開眼睛來看看，發覺巳經陽光滿窗了。他一驚地坐起身來。

「時間還不太晚，」曼娜說：「祇是九點鐘。你要去找的人，上班的都巳上班了，起床的也巳起床了，我覺得這也該是你出門的時候了！」

× × ×

名單上的第一個女人叫金美美。她是寄住在一位遠親的家中的。那是一位環境不錯的遠親，一雙老夫婦，自己住一大層樓。金美美住在其中一間空房間裏。

司馬洛冒充稅局的職員的身份而來的。他聲明他不是來迫稅，祇是金美美有些稅項沒有報清楚，他想來問一問。

「但美美巳經一個月沒有回家！」那個老婦人說。

司馬洛的頸背上，汗毛直豎起來。他相信這很可能表示金美美是巳經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了。

「唔——」司馬洛說：「你們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和她聯絡嗎？」

老婦人搖搖頭：「她沒有說。這個人就是怪脾氣，很孤僻，也許是因為自小沒有父母的緣故吧。她什麼事都不愛跟人說，像上次，她忽然說要去外埠，就這樣去了，一點消息也沒有，但後來，她又忽然回來。」

司馬洛知道，金美美「到外埠」去，一定也就是她中東之行了。「她有跟你說她在外埠時的情形嗎？」司馬洛問。

「沒有。」老頭子搖着頭。

「到最後，她又失踪了？」司馬洛又問。

老頭子點點頭：「而且這一次連到什麼地方去都不說了！」

「你們也沒有報警？」司馬洛問。

「報警？為什麼要報警？」老頭子聳聳肩：「她從來就是這樣的，我們也相信她自己終會回來，而且，她也不會有什麼不測的。她是一個會照顧自己的人，這一點我們知道！」

「哦，是這樣，」司馬洛點着頭，道：「唔，那麼，她的東西是還留在這裏的了！」

「是的，」老婦人担心地說：「這一次嘛，她連衣服都沒有帶就去了，也不知道她在攪什麼鬼。」

「我可以看看她的東西嗎？」司馬洛大胆地提出這個要求。

「為什麼？」老頭子皺起了眉頭：「你祇是來查稅務的吧了！」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有些有關她去了外埠時的收入的細節我還沒有查清楚，所以，我希望如果她有帶回來什麼文件之類，我看一看，就可澄清——」

但老頭子搖起頭來：「對不起，這樣做，我們覺得太越權了！你還是等她回來時再問吧！先生，如果你不介意，我們也得上班了！」

「噢，你們也要上班？」司馬洛覺得奇怪。

「我們開一間古董店，」老頭子說：「太閒了，做點生意打發時間也好！」

「那麼不就誤你們了。」司馬洛說着掏出一張名片交給他們：「如果她回來，請她打這個電話找我談談！」

然後司馬洛就告辭離開了那裏。但他祇是把車子駛到路口，在那裏等着。大概十分鐘後，那雙老夫婦就坐着一部小型汽車經過，由老太婆開車。

再五分鐘，司馬洛就看見那個女傭人也出來了。現在，一定是買菜的時間，因為她提着一隻菜籃。司馬洛微笑開動車子，駛回那座大廈的樓下。幾分鐘之後，他巳經回到了那個單位的門口了。

那度門上的鎖是一隻很普通的鎖，司馬洛在那門的前面彎下身來，在那門鎖上弄着，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弄及用什麼工具的，總之很快，門就開了。

司馬洛閃身進去，又把門關上了。

金美美房中的東西告訴司馬洛，她果然是巳經凶多吉少了。如果她是到外地去，不會留下那麼多的私人用品，甚至到本地的朋友家中去住，也不會留下這麼多的私人用品。這是看得出來的。她的情形是突然失踪的情形，最可能的情形就是她在街上被那個神秘的兇手抓住，殺掉了。

他發覺金美美的追求者很多，而金美美有一個很古怪的習慣，就是把男人的追求情信都存起來，有一小箱子。這花了司馬洛不少時間，因為他要把那些較近期的找出來略讀一遍，看看是否與這件事情有關。

接着，司馬洛在最下面找到一個特別的鷄皮紙大信封，裏面是裝着另外一封信，和一張照片。使司馬洛大感興奮的是，那裏面的一封信是用阿拉伯文寫的。那張照片則是金美美本人的照片，是一張泳裝的照片，在一座泳池的旁邊攝的。從這張照片除了可以看出金美美有一副很好的身裁之外，並且可以看出，那座游泳池是在中東地方的，那背景是一座中東特有的拱門。司馬洛猜想，這裏可能就是巴哈酋長的後宮。

司馬洛把信和照片都放進了自己的衣袋裏，便離開了那間屋子。

司馬洛回到車子上，開動了，向市中心區疾駛而去。當他終於停下來的時候，他是停在一幢舊而破落的四層高樓宇的前面。那幢樓宇的進口處吊着一隻油漆剝落的牌子，寫着：「張氏語文學院」。

司馬洛就是登樓上去這間張氏語文學院。

司馬洛說：「你們這裏可有教授阿拉伯文的嗎？」

「你在開玩笑！」張博士說着，那雙狡猾的眼珠在眼鏡後面動着。

「我不是開玩笑，」司馬洛說着把那封信取出來，放在桌子上：「我想翻譯這個！我可以出很高的學費！」

張博士搖着頭：「在這裏，誰會學阿拉伯文？但，等一等，我有一個人！」他打開抽屜，匆匆地搜索着，搜出了一張小

紙頭，看了一看：「嗯，我有一個人！」

「你有阿拉伯文教員？」司馬洛問。

「不，那人是——上個月來這裏求職的，他說他能教阿拉伯文，」張博士抱歉地微笑：「我叫他留下地址，我再通知他！坦白說，我簡直忘記了他。在這裏，誰有興趣學阿拉伯文呢？」

「可以馬上找到他嗎？」

「可以的，」張博士點着頭：「他留下了電話號碼，如果，他還沒有餓死的話，可以馬上找他的，」他伸手去拿電話：「但，你準備出多少錢？」

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張大額鈔票放在桌上：「我願出這個數目，但，別太剝削他！」

「坦白告訴你，」張博士說：「我的良心還沒有完全失去，我會給他百份之五十！」

「這也不算少了。」司馬洛聳聳肩。

「總之，」張博士說：「你下午給我一個電話吧！」

「好的，謝謝你！」

× × ×

司馬洛是一個男人，他走進一個專屬於女人的地方去，當然是比較惹人注目。他走到了最美麗的一個女售貨員的面前。她給他一個明媚的微笑：「要買什麼嗎，先生？」

「對不起，」司馬洛抱歉地說：「要躭擱你一點時間，你可認識一位關慧清小姐嗎，她以前是在這裏做事的！」

「哦，她已經不在了！」她回答。

「你可知道她現在到了哪裏嗎？」司馬洛問。

她懷疑地看着司馬洛：「你找她有什麼事嗎？」

司馬洛的心一動。她這樣問，一定表示她知道關慧清的下落了。

「我——有一些有關錢銀的事找她，」司馬洛又撒起謊來了。

「什麼錢銀事呢？」

「一些佣金，」司馬洛說：「她帮過我做成一宗生意，現在佣金已經結出了。我知道前一陣她到了外國去，我知道她已經回來了，但她却沒有和我聯絡！」

「她是已經回來了！」那個美容顧問露出煩惱的表情，「但是她又走了！」

「你知道她住在哪裏？」司馬洛問。

「我們是幾個人合住在一起的，」那女人說：「她從外國回來了之後還是和我們同住。後來她就搬走了！」

「她沒有說搬到哪裏去？」

「沒有。」那女人搖頭。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司馬洛問。

「兩個月吧！」那女人說：「對了，正正兩個月之前！那人也大概是月中這個時間來的！」

「哪一個人？」司馬洛問。

「那個樣子很古怪的人！起先，他祇是一天到公司來溜幾次，看我們。後來，他就來對我們問起關慧清。他想知道她現在在哪裏。他說他是那個歌舞團的人，他想談談續約的問題。我們告訴他慧清和我們一起住，我們可以通知她。但那人說自己去找她就行了！」那美容顧問聳聳肩，「我們下班回家時，慧清已經不在了。」

司馬洛說：「而以後慧清就沒有了消息！」

「是的！」那女人說：「這使我們都替她担心了！」

「你以爲她會遭到了甚麼不測？」司馬洛問。

那女人聳聳肩。「這樣話都沒有說過一句就走了，總是教人不放心的！」

「那個來這裏找她的人，」司馬洛說，「他又是怎樣一個人呢？」

那女人皺着眉頭，想了一想：「不像是本地人，中文也很蹩脚，還要用英語搭上去——」

「一個西方人？」司馬洛問。

「不，不是，他的頭髮是黑色的，皮膚也很黑，就像——就像——」她吶吶着，找不着適當的字眼。

「譬如一個中東人？」司馬洛說：「阿拉伯人之類？」

「對了，」那女人點着頭，「是的，正是！對了，阿拉伯人！」

司馬洛忽然覺得喉嚨發乾，他的全身血脈都在奔騰着。「小姐，」他說，「你可以到警局走一趟嗎？」

那女人的臉色一變：「爲甚麼？」

「帮我們找尋關慧清！」司馬洛說。

「她——」

「我不知道她遭遇了甚麼，」司馬洛說：「但我相信你是可以帮忙我們查到這一點的。」

「但我還沒有下班——」

「我會私人補償你的損失！」司馬洛說，「而且我保證你不會因此而失掉這份工作！」

「我——要做些甚麼呢？」

「我現在就打電話叫探長派車子來接你，」司馬洛說，「你只要到警局去，對專家詳細形容那個阿拉伯人的樣子。警局有許多面型及五觀的素描圖畫，專家會根據你的形容而把那人的模樣砌出來，我們要知道那個人的樣子！我知道你幹得來的！你的工作是化粧，你對人的面部特別注意的，是不是？」

那女人遲疑地點頭。

× × ×

當司馬洛踏進警局的時候，那個美容顧問剛剛出來。這時已經是下午近黃昏了。她顯得疲倦而憔悴。

「怎麼樣了？」司馬洛問。

她點點頭。「做好了！」

「要我送你回家嗎？」司馬洛問。

她搖頭。「探長說有車子送我回去。但，司馬先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關慧清究竟出了什麼事，探長不肯告訴我！」

「我想現在也不大清楚，」司馬洛說：「到時我們會通知你的。」

司馬洛踏進了探長的寫字間，探長正坐在椅子上，雙脚高高地擱在桌面，手上拿着幾張照片般的東西。當司馬洛進去時，他就把那疊照片向司馬洛一遞。司馬洛接過來，看見那是一疊相同的畫像，每一張都是相同的，上面是用黑綫勾劃而成的一個男人的頭像。沒有什麼藝術靈氣，不過却是一幅很神肖的畫像。當你看過這畫像，再看見眞人時，你就會認得了。

（未完）



一臉假忠貞　全心篡帮權

丁玄道：「好，那麼我就不妨再說清楚些。剛才這三人，都是風雲教旗下的殺手，由於他們今晚很早就來了這裏，所以他們並未負有刺殺我的任務，在他們的全盤計劃中，我今晚的畢命之地，應該是太平客棧。

「他們今晚來這裏，只是由於妳在教中的身份，應該受到保護。貴教——咳咳——容我不客氣的批評一句：貴教最大的弱點，便是對殺手管束太嚴，以致每名殺手都成了殺人的工具，而失去血肉之軀應有的思攷力和決斷力。

「今晚的情形，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當三名殺手看見我走進來的時候，雖然人人大感意外，但却不知如何是好，因爲他們並沒有接到動手的命令。所以，他們便時時偸眼望妳，希望能從妳那裏獲得指示。而妳，並非無權發令，妳所以不敢發令，只是因爲妳心中也有個疙瘩，不曉得太平客棧那邊究竟出了什麼事！」

丁玄說到這裏，忽然笑了笑道：「風雲教依序排名，聽說有好位副教主，以芳駕過去在江湖上的名望，喊妳一聲副座，該沒問題吧？」

江寡婦板臉冷冷地道：「我不懂你胡言瘋語些什麼。」

丁玄歛起笑容，輕輕嘆了口氣，道：「在太平鎭上，妳江寡婦是個人緣很好的女人，如果大家不知道妳就是過去江湖上名噪一時的九尾金狐，以及近日崛起的那個什麼風雲教的副教主，而我竟然殺了妳，我猜想我丁玄以後一定無法做人。」

已經發現丁玄不是在談笑話的一干賭客，這時不由得益發驚上加驚！

什麼？前天在鎭上大事招搖的那女人是冒牌貨？這個在鎭上已落脚多年的江寡婦，才是眞正的九尾金狐？

有些平時想動這女人歪腦筋的仁兄，這時更是人人一身冷汗。

蔡麻子便是其中的一個。

這位殺手仲介人的冷汗，比誰都冒得多。因爲別人度德量力，對江寡婦只是時涉遐想，只有他老哥自認爲財勢相當，竟然好幾次都想來個霸王硬上弓。

總算他福大命大，每次到了緊要關頭，都給臨時的意外事故岔開了。

要不然今天還有他麻哥兒一條命在？

這時只有一個人的心情，反因爲丁玄這句話，而稍稍放鬆了不少。

這一個人便是正牌金狐——江寡婦本。

本來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她已別無選擇，除了奇跡出現，她只有拚命一途。

血鏢丁玄，當然不是拚命的好對象。但是，拚輸了是死，不拚也是死，死前撈點老本，無論如何也比束手待斃强得多。

所以，她一味板臉抵賴，便是打的這個算盤，一方面拖時間，一方面等機會，只要丁玄露出殺機，她便搶先出手。

「九尾金狐」不是一個人人當得起的名號。

她當然也有她的一套。

不過，這個問題現在似乎可以暫時擱到一邊去了。

因爲丁玄如果眞想殺她，根本不必說這些，如今丁玄話鋒拐彎，顯然是爲了放她一馬而找藉口！

這種情形之下，她當然沒有再表示强硬的必要。

丁玄緩緩接着道：「持有火龍珠的人，是你們的另一個副教主，一再想謀害我的人，也是他老兄。這證明當年那件袈裟血案，他仁兄縱然不出主謀，也必屬參與者之一，我要找的人，是當年的血案兇手。而這些，可說都跟妳無關。」

這是第二個她不該死的藉口。

「撇開這些不說，這兩年來，我每次到妳這裏，妳對我的欵待，也算不錯。」

這是第三個藉口了，也是最動人的一個。

江湖人物，講究恩怨。對待一個從沒有虧待過你的人，你狠得起心腸下絕情？

丁玄又嘆了口氣道：「但妳做錯了一件事情，這件事錯得很令人痛心。」

江寡婦心中一緊，忍不住脫口道：「我做錯了什麼？」

丁玄道：「你們爲了要達到謀害我的目的，不該將一個天眞無邪的女娃兒當祭品。」

江寡婦道：「我們？」

丁玄道：「是的，你們，一男一女，兩位副教主。」

江寡婦臉孔微紅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必瞞你，我雖然在教中担了一個名義，但這些年來，我一直住在太平鎮，並未實際參預教中事務，這一點你也應該知道。」

丁玄道：「我當然知道，我知道風雲教只有八個分壇，妳這裏便是八個分壇中，地位最重要的太平分壇。」

他頓了一下，又道：「妳說，妳很少參預教中事務，這也許是實話，但妳絕不能否認妳不知道這個殘忍而卑劣的計劃。妳跟另一位副教主的關係，我不必詳加交代，但我知道，他每個月必定會到妳這裏來一次，這種事他絕不會不讓妳知道，如今，很明顯的，妳對這一行動並未加以勸阻。」

江寡婦臉上突然失去血色。

她知道這位血鏢已跟那位淮揚帮主的千金發生情愫，以這位血鏢的性格，他可以容寬他的仇人，但他將絕不會寬容一個侵犯到他意中人的敵人。

現在她才知道，丁玄適才並不是爲了不想殺她而找藉口，而只是在婉轉說明他要殺她，乃是出於迫不得已。

丁玄道：「馬老六是個很貴的殺手，我這次請他帮忙，除了要付他指定的酬勞之外，還得同時買下他的留香院，因爲他以後也不能留在太平鎮混下去了；我所以要請他帮忙，就是因爲我對妳實在下不了手。」

蔡麻子心頭的疑問算是解決了。

血鏢何以需要別人助陣？馬婆子何以會接這趟買賣？這便是理由。

江寡婦緩緩向後移動脚步。

丁玄只當沒有看到，接着又道：「妳不必慌，我話還沒有說完哩！念在我們也是像朋友般相處過一段時間，我願意再給妳一個最後的機會，讓妳碰碰運氣。第一，馬老六不得到我的吩咐，不會動手，妳可以先準備，我吩咐馬老六動手時，妳可以搶先發難。第二，除非有第三者插手，我絕不干預。第三，只要妳能逃出馬老六手掌，馬老六和我，都不會追趕，就此前帳兩清，以後碰上的後算。」

江寡婦停下脚步，面現將信將疑之色道：「說話算數？」

丁玄道：「小丁的話，一向算數。」

江寡婦咬咬牙齒道：「好，你吩咐姓馬出來吧！」

門口突然有人冷冷地道：「不要急，等一等！」

× × ×

大門口燈光一暗，一個矮矮胖胖的破衣漢子，應聲緩步跨入大廳。

大家看清來人面目，不禁又是一呆。

你道進來的這人是誰？

原來竟是在隔壁巷子口，開小酒舖子的張禿子！

太平鎮上不認識張禿子的人，當然沒有幾個。

但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張禿子，却幾乎令人不敢辨認。

張禿子當然還是張禿子。

他甚至連衣服都沒有換一件，衣服上的補丁，塊塊都在閃着油光，亮得像他那沒有一根頭髮的額頂。

但是，從沒有人見過張禿子以這種莊嚴的步伐走過路。

也從沒有人見過張禿子的腰幹挺得這麼昂直。

江寡婦只朝張禿子望了一眼，便將視綫移去一邊。

因爲除了丁玄，只有她知道張禿子是誰。

丁玄微微皺起眉頭。

他似乎已經猜到張禿子爲什麼會突然現身，以及底下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這時只有馬婆子顯得最安閑。

他藉着燈光，望着自己的十根手指頭，彷彿在檢視手指甲，是不是已到了需要修剪的程度？

他的一雙手，白皙柔軟，幾乎比女人的一雙手還要細緻。

如果只看這一雙手，絕不會有人相信它們屬於一名殺手所有，甚且還是殺手中價錢最貴的一雙。

當然更沒有人相信，這樣一雙手，居然也能殺人。

× × ×

張禿子是鎮上最和氣的人，臉上常年不離笑容。但今晚，却幾乎刮得下霜片子來。

他一逕走去江寡婦面前站下，冷冷地道：「妳以爲妳能行險僥倖？妳可知道這位馬老六是什麼來頭？」

江寡婦當然不知道。

也許連丁玄不一定知道。

張禿子哼了一聲，又道：「別的妳不知道，我段高爲什麼會被人喊作八爪鷹，妳總不會不知道吧？我爲什麼只有八根指頭？我那另外兩根指頭那裏去了？」

江寡婦愕然抬頭道：「你說他……他就是……當年金陵的花花公子小馬？」

張禿子冷笑道：「服氣了沒有？妳還想不想像我當年一樣，跟這位花花公子小馬賭賭運氣？」

江寡婦恨恨地道：「那麼，你是不是勸我應該乖乖的聽別人擺佈？」

張禿子沒有回話，突然出手如電，飛快的點中了江寡婦身上三處穴道。

江寡婦猝不及防，一聲驚呼，應聲倒地。

大廳中人全瞧傻了。

張禿子這什麼意思？

江寡婦如是以前的九尾金狐艾格格，八爪鷹段高便該是她的老部屬。

老部屬當舊主人身處困境之際，不但不加以援救排解，反而抽冷子出手暗算，這說得過去嗎？

可是，再瞧張禿子，却一點也不像做了虧心事的樣子。

他點倒江寡婦後，緩緩轉向丁玄道：

「這樣行不行？」

這種沒頭沒尾的說話，恐怕誰也聽不懂。

但是，丁玄却像懂得。

丁玄輕輕一嘆道：「你老張一番苦心，的確令人感動，我只是不明白，你老張這樣做，又有什麼好處？」

躺在地上的江寡婦，忽然流淚道：「老段，你走吧！你救得了我，也救不了你自己……這些年來，你的心意，我都知道……我……只能說……我不……不值得你……你……」

張禿子像木頭一樣站着。

他雖然在瞪着丁玄，等候丁玄作肯定的回答，但那種恍惚的神情，則顯示他的神魂，似乎早已飄離了他軀殼。

這是他苦守了八年的代價。

八年，是一段漫長的日子，他幾乎不知道這八年是怎麼混過去的。

至少他絕沒有勇氣重新經歷一次。

任何人都沒有這種勇氣。

但是，如今她覺得他對得起自己，他覺得過去這八年，每一分每一刻都沒有虛擲。

因爲他聽到了她的心聲。

這就够了。

他最後聽到丁玄的話是：「她一身武功已經喪失，也許從此會變成一個賢母良妻，帶着她走吧，走得愈快愈遠愈好！」

× × ×

蔡麻子離開江寡婦家時，已是四更左右。

江寡婦被張禿子帶走了，留下來的四個丫頭，必須與予安頓，他以老朋友的身份，這份善後工作，自屬義不容辭。

他將四個丫頭打發上路，走出那幢宅子時，丁玄尚在跟馬婆子喝酒閑聊，但當他回到自己家裏，準備跨進書房，好好的大睡一覺時，書房裏竟已赫然端坐着一名不速之客。

這位不速之客，正是丁玄。

蔡麻子嚇了一大跳，結結巴巴的道：「你老弟，這……這……」

丁玄微笑道：「今天太平鎮上安全的地方不多，我想來想去，只有你這裏，還能讓我暫時避避風頭。」

蔡麻子埋怨道：「我差點被你嚇死，你要來幹嘛，不先打個招呼？」

丁玄笑道：「打過招呼，安全方面就要大打折扣了。」

蔡麻子瞪着兩眼道：「怕我麻子出賣你？」

丁玄笑道：「我如果有這種想法，我就不會選擇到你這裏來了。」

丁玄不放心的人，難道是馬婆子？

在江寡婦家，他、丁玄、馬婆子，是最後留下的三個人。

蔡麻子眨着眼皮道：「你想馬老六這個人怎麼樣？」

丁玄道：「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他笑笑，又加了一句道：「聰明的人，多半不甚可靠。」

蔡麻子道：「你既然認爲這位馬老六不太可靠，你爲什麼還要找他作帮手？」

丁玄道：「我藉重他的，是他的機智和武功，請這種殺手辦事，一個可抵好幾個。」

蔡麻子想了想，道：「你是不是早已知道這位馬老六就是當年的金陵花花公子小馬？」

丁玄道：「我曾一度懷疑過，但是無法確定，因爲我並沒有見過當年的花花公子小馬本人。」

蔡麻子道：「你這次僱用馬老六，是誰介紹的？」

丁玄道：「我自己。」

蔡麻子一怔道：「你知道他暗地裏也幹這一行？」

丁玄道：「我見他殺過人。」

蔡麻子道：「殺誰？」

丁玄道：「毒蜂弓强。」

蔡麻子道：「所以你斷定他也是一名職業殺手？」

丁玄笑笑道：「而且是太平鎮上最出色的一位！」

蔡麻子皺皺眉頭道：「現在我只有一件事弄不明白。」

丁玄道：「什麼事？」

蔡麻子道：「我不懂這位出身良好的花花公子，爲什麼竟會選擇了開妓院這種卑賤的行業。」

丁玄微笑道：「這個我倒懂。」

蔡麻子道：「哦？」

丁玄道：「當年的金陵花花公子小馬，我雖然沒有見過他本人，但關於這位公子哥兒的風流韻事，我却聽到不少。」

蔡麻子道：「開妓院是爲了可得近水樓台之便利。」

丁玄笑道：「可以這樣說，但眞正的原因，恰好跟你所猜想的完全相反。」

蔡麻子一怔道：「怎會相反？」

丁玄笑道：「是的。因爲這位花花公子早年風流過度，後來出了毛病，突然喪失人道能力，以致對女色已力不從心。」

蔡麻子大感意外道：「有這種事？那麼……他……開妓院幹什麼？」

丁玄笑道：「一個有缺憾的人，心理與行爲，極易反常，這也許是一種本身力有不逮，而又對某些事無法忘情的補償作用吧！」

蔡麻子只是搖頭，因爲他實在想不透這是什麼道理。

這時天已快亮了，院子裏忽然傳來沙的一聲輕响，像是梧桐樹上被吹落了一片葉子。

蔡麻子臉孔頓時變色，丁玄微微搖頭，示意他不必驚慌，一面壓着嗓門向外面問道：「是了緣麼？進來。」

應聲推門而入的，正是一身僞裝的假和尚了緣。

蔡麻子不禁又呆住了。

他是太平鎮的人，當然見過普渡寺的幾個窮和尚，但他怎麼也沒想到，這幾個和尚竟然也是道兒上的人物。

丁玄道：「有沒有等到人？」

了緣搖頭道：「沒有。」

丁玄道：「這樣看起來，鎮上可能還有他們的秘密窩巢，天亮之後，你不妨以化緣方式，鎮頭鎮尾走動一下，看能不能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了緣應了一聲是，立即轉身退去。

了緣離去後，丁玄也跟着站了起來，

蔡麻子詫異道：「你老弟一夜未睡，現在快天亮了，還要到那裏去？」

丁玄道：「找睡覺的地方去。」

蔡麻子道：「睡在我這裏，你不放心麼？」

丁玄道：「不是不放心，而是睡不着啊。」

蔡麻子道：「爲什麼？」

丁玄道：「是一個不足爲外人道的理由。」

蔡麻子道：「女人？」

丁玄笑道：「完全答對了！」

× × ×

太平鎭上，找女人的地方，只有一個留香院。

丁玄難道想去留香院？

不錯，丁玄現在去的地方，正是留香院，但他去留香院可並不是爲了找女人。

他要找的，是男人。

× × ×

丁玄要找的這個男人，却並不是馬老六。

馬老六殺手身份暴露，以後在太平鎭上已很難立足，就算他暫不想離開太平鎭，他目前也不會再回到留香院去的。

丁玄要找的男人，是留香院管帳的花壺老張。

花壺，就是澆花水壺的簡稱。

這位張老大可不像他們的東家馬婆子，他是眞正的男人，一點毛病也沒有，所以每晚都得有女人陪着他睡覺。

一夜一個，輪着替換，完全免費。

丁玄將這位張老大搖醒時，等於一下搖醒了兩個人。

因爲這位張老大懷裏還摟着一個人。

張老大睜開惺忪睡眼，還以爲來的是東家馬婆子，一邊披衣坐起，一邊打着呵欠道：「東家今天怎麼起身這樣早？」

話一說完，就咳嗽起來。

丁玄微笑道：「老張，人不是鐵打的，別只顧檢便宜，身子得保重點才好。」

老張倒吸一口冷氣，差點赤條條的跳了起來。

被窩裏的那個姑娘，也給嚇得叫了起來。

老張牙齒打戰道：「你是……是……是……」

丁玄道：「我是管大爺，別怕。」

老張拍拍胸口，長長噓了口氣，這才看清床前站的果然老主顧管大爺。

丁玄以管大爺的身份來到太平鎭時，已不止一次前來留香院喝花酒，由於他出手大方，全院上下，幾乎沒有人不對他這位管大爺留有好感。

老張想打火點燈，丁玄攔着道：「不必了，我只問幾句話就走。」

老張道：「大爺想問什麼？」

丁玄道：「院子裏昨晚上一共幾個住宿的客人？」

老張道：「八個。」

丁玄道：「幾個是天黑前來的？」

老張道：「五個。」

丁玄道：「另外那三位客人，是什麼時候來的？」

老張道：「一個是掌燈時分，一個是起更以後，還有一個來的時候，已是二更左右。」

丁玄微微點頭，道：「最後來的這個客人，可是老客人？」

老張道：「不是。」

丁玄道：「以前沒有來過？」

老張道：「好像沒有。」

丁玄道：「這人多大年紀？生做什麼模樣？聽口音是那一帶的人？」

老張想了想道：「看上去大概五十多歲，臉色有點發黃，不過精神却很好，說話的口音，像海州一帶的人。」

丁玄道：「他叫的是那個姑娘？歇的是那一個房間？」

老張道：「他叫的是紅姑娘玲玲，不過歇的却是美雲姑娘的房間。」

丁玄道：「爲什麼要換房間？」

老張道：「是那位大爺的意思，小的也弄不清楚。」

丁玄道：「什麼理由？」

老張道：「他說玲玲房間裏的傢俱太新，他怕聞油漆氣味。」

丁玄點頭道：「好，這人可能是我生意上的一個朋友，我已經等了好幾天了，停會兒我會去找他，你睡你的覺吧！」

× × ×

丁玄藉着迷濛曙色，很快的就找到美雲姑娘的房間。

他希望他沒有找錯人。

× × ×

像了緣和尚沒有能在三岔路口大槐樹底下，等上丁玄要他等的人一樣，奉命追截惡鬍子陸富的了雲和尚，結果也未能達成使命。

了雲和尚乘了一匹快馬，一路馬不停蹄，一口氣追出百餘重，始終沒有見到丁玄說的那輛馬車。

他起初以爲是自己的牲口，脚程不够快，直到天亮之後，沿路向人打聽，才知道惡鬍子的馬車根本就沒有從這條官道上經過！

惡鬍子和徐家主婢，以及那輛豪華馬車，究竟那裏去了呢？

正確的答案是：仍然歇在太平鎭上未走！

了雲和尚跑的這趟寃枉路，其實要怪丁玄，說得好聽一點，怪丁玄太謹愼，如果說得苛刻一點，則該怪丁玄過份低估了惡鬍子陸富的處事能力。

丁玄担心會發生的事，惡鬍子陸富實際上早就顧慮到了。

所以，他昨天一進太平鎭，便將馬車駛往一家一向跟淮揚幫有往來的集成茶莊了。

人從前門進，後門出，徐家主婢改變服飾，避去鎭郊民家，惡鬍子陸富則一個人悄悄住進了駱家老棧。

醉貓老吳是一條硬漢，但惡鬍子陸富有他對付硬漢的一套辦法。

他只是很平靜的要醉貓老吳仔細地想一想：他這次受僱去殺一名大閨女，這名大閨女是血鏢丁玄的情人，而丁玄結果只是在他身上不重要的部位，給了他一鏢，不僅饒了他一命，甚至沒有讓他變成殘廢，在這種情形之下，身爲男子漢大丈夫，是否該有一點表示？

醉貓老吳感愧交集，終於說出了仲介

人吸血鬼孫二的名字。

× × ×

剃光鬍子的惡鬍子，簡直就像變成了另一個人。

這是惡鬍子陸富的簡易易容術。

方法雖然簡易，但效果却無差別。

所以，當陸富問孫二認不認得他是誰時，孫二翻着眼珠子，竟然半晌回不出話來。

陸富笑了一下，又道：「孫老二今年貴庚幾何？」

孫二道：「三十七。」

陸富搖搖頭道：「可惜。」

孫二一楞道：「什麼事可惜？」

陸富道：「不才精通麻衣神相，敢打賭你孫老二一定活不到三十八歲！」

孫二不禁變了臉色道：「大爺您……您這是……開什麼玩笑？」

陸富道：「這叫鐵口論斷，信不信由你。如果以你孫老二的氣色來說，也許連今夜都熬不過去。」

孫二又驚又氣又怕，像木頭人似的呆在那裏，一時竟不知道如何接口才好。

陸富微微一笑道：「你孫老二信不信這一套？要不要本大爺想個法子替你改改運？」

孫二心頭微微一動，突然領悟到這是怎麼回事。

敲詐！

想到這一點，孫二的心情反而穩定了下來，這種事他不是第一次遇上，他對應付這種事，已有相當經驗。

他知道最好的應付方法，就是鎭定。既不表示拒絕，也不過份軟化，只要態度適宜，就不會受到太大的損失。

孫二點頭。

現在，他別無選擇，只有靜待對方開條件。這些年來，他的私蓄已相當可觀，只要對方的條件不太離譜，花個幾十兩銀子，他是不會在乎的。

陸富輕咳了一聲道：「醉貓老吳是不是你孫老二旗下的殺手？」

孫二愣了一下，突然道：「您是……您是……陸大爺？」

陸富微笑道：「我如果不是陸大爺，憑什麼我敢誇口可以替你改運？」

孫二立刻改變了態度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陸大爺要打聽什麼事情，只要我孫二知道的，無不據實告奉。」

陸富點點頭，表示滿意，於是他就老實不客氣的直接問道：「這次僱老吳殺人的僱主，是個什麼樣的人？」

「一位姓尚的大爺。」

「這位尚大爺住在幾號房？」

「已經走了。」

「走了多久？」

「這位尚大爺是三天之前，黃昏時分來的，談完交易之後，當晚就不見了人影了。」

「這人是老客人？」

「不是。」

「以前沒有見過？」

「沒有。」

「你能不能說出這人的長相？」

「大約四十來歲，中等身裁，留着小鬍子，臉色不怎麼好看，不過一雙眼光，却銳利得怕人……」

「談話時操什麼口音？」

「口音濁重，像是海州一樣的人。」

現在輪到惡鬍子的臉色變了。

淮揚幫內部，堂主以上的弟子，海州人不多，如果對方如他想像的，是一名內奸，他差不多已猜到這個人是誰了。

惡鬍子陸富思索了半刻，點點頭道：「好，謝謝你孫老二合作。不過，有一件事請切記，若是有人知道我陸富曾問過你孫老二這類話，你孫老二就眞的活不到三十八歲了。」

× × ×

太平鎭是淮揚道上要衝之一，這個小鎭當然也有淮揚幫的分舵。

只是由於這小鎭是有名的殺手聚居之處，該帮爲了減少磨擦起見，設在太平鎭上的這個分舵，一向對外保守秘密，同時也很少公開活動。所以，即使是淮揚帮內部，也僅有堂主以上的弟子，才知道這一分舵的存在。

正因爲這個分舵處境特殊，它設立的處所，也很特別。

你猜得出它設在這個小鎭的什麼地方嗎？

× × ×

當年，隋煬帝爲了要到揚州看瓊花，曾不惜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開鑿了一條運河。

運河經過的地方也有人稱之爲煬河。

這條煬河，在歷史上雖然備受物議，但對蘇北的繁榮來說，它倒不失爲一大功臣。

太平鎭便是由這條煬河孕育成長起來的一個小鎭。

煬河裏日夜均有大小船隻來來往往，太平鎭外的河岸兩旁，也經常停泊着大大小小各式不同的船隻。

不過，這些船隻停靠的時間都不長久，只要貨物裝卸完畢，它們便會啓程離去了。

其中只有一條是例外。

那是一條已經不堪航行的舊船，它早在好多年前，便變成了一對老夫婦的「家」了。

鎭上的人，喊這對無兒無女的老夫婦爲「胡老爹」和「胡大媽」。

兩夫婦以搓蔴繩和打草鞋爲生，平時很少離船上岸，當然也很少有人會登上這條舊船。

惡鬍子陸富現在從跳板上，慢慢的走上了這條船。

因爲這條船便是淮揚帮的太平分舵。

× × ×

船才微微搖幌，水波一圈圈散開，船艙中立即傳出一串蒼老的咳嗽聲。

船身幌動，以及這陣咳嗽，都是一種聯絡信號。

船身擺盪的幅度，不僅可以表明來人的身份，同時也可以暗示出事件的輕重緩急。

咳嗽則是一種回應：重咳不宜相見，輕咳一切平安。

胡老爹發出的是一串乾咳。

陸富上了船頭。

胡老爹從艙中探出腦袋，面孔上佈滿

了惶惑之色。

因爲陸富上船時傳達的是一級警號。除非帮中出了重大事故，這種一級警號是很少會使用的——帮中出了什麼大事故？

陸富連忙道：「給本座一隻總舵的信鴿。」

胡老爹道：「要那一類的？」

陸富道：「直傳帮主。」

胡老爹道：「帮主的信鴿沒有了。」

陸富一呆道：「沒有了？你這裏不是經常留有兩三隻備用的麼？」

胡老爹道：「是的，經常保持三隻，但昨天已全部放完，要等四五天後，總舵主才會再派人送來。」

陸富不悅道：「是什麼人，爲了什麼事，一次便要放出三隻帮主的信鴿？」

胡老爹道：「是上官總管。」

上官總管，就是淮揚帮中，地位僅次於帮主徐宏武的總管事神龍上官杰。

陸富輕輕嘆了口氣。

胡老爹接着道：「他老人家說，有三封火急文書，要馬上送達帮主本人，只放一隻信鴿，恐怕負荷不了，所以就放了三隻。」

這裏叫「老人家」，是種尊稱，神龍上官杰，其實並不老。

惡翳子陸富今年三十六歲，他比陸富要小四歲。三十二歲是男人的黃金時代，當然談不上一個老字。

陸富似已懶得再問，廢然點頭道：「好，那就算了……」

胡老爹却有點不放心，遲疑地道：「敢問護座，是不是帮裏出了什麼事故？」

惡翳子陸富苦笑道：「你難道還看不出來？」

胡老爹道：「小的當然看得出來。只是不曉得嚴重到什麼程度？是不是還有解救？以及小的夫婦是否能盡一份心力？」

陸富苦笑道：「多說也是白費，除非你能告訴本座上官總管如今在那裏。」

× × ×

一名小小的太平分舵主，當然無法知道帮中總管事的行踪。

如今清楚淮揚帮管事神龍上官杰行踪的人，只有一個。

血鏢丁玄！

× × ×

丁玄沒有找錯人。

掉換美雲姑娘的房間，跟院中紅姑娘玲玲睡在一起的男人，正是神龍上官杰。

丁玄只做錯了一件事。

他太低估了花壺老張這個撈毛。

在丁玄心目中，花壺老張可說只是一個好色而胆小的小人。

這一點沒有錯，花壺老張的確是個胆小而好色的小人。

但是，他忘了這種小人最沒有骨氣，最容易被人收買利用。

同時他也忘了開設這座妓院的主人，是過去的金陵花花公子小馬，以及小馬開設這座妓院的動機。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想到，院子裏的很多房間，均有秘道可通。

花壺老張的話，十之七八都是實情。

他只隱瞞了其中的一小段。

那便是上官杰掉換房間，實際上根本就是他這位花壺的主意。

這是五十兩銀子的效果。

花壺老張並不清楚上官杰是何許人，他建議這位客人換個房間，也沒有什麼惡意。

因爲上官杰告訴他，他老婆很兇，如果有人前來妓院問東問西，很可能便是他老婆派來的。

若是遇上這種情形，他要花壺老張先給他遞個信息。

然後，花壺老張便提出了換房間的建議。

因爲美雲的這個房間設有秘道。

所以，當丁玄找到美雲姑娘的房間之前，在房間裏擁美沉睡的上官杰，便給牆壁上一陣剝啄之聲驚醒了。

丁玄行事，一向很少犯錯。

而這一次，他不僅犯了錯，而且錯得相當嚴重。

× × ×

晨霧迷濛中，小紅樓上的窗戶突然緩緩開啓。

窗口出現一張含笑的面孔。

「早啊，小丁！」

濁重的海州口音，故我依然，只不過如今這張面孔上，業已看不到一絲病態的薑黃。

這正說明這位神龍已沒有再以藥物掩飾本來面目的必要，留香院是他預佈的最後一道陷阱，小子不上鈎，他無法可想，只要小子進了院門，他將絕不担心以往的失誤還會發生。

丁玄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以前，我一直以爲你是個正人君子。」

上官杰微笑道：「我現在還是一個正人君子。」

丁玄道：「那一類的正人君子？」

上官杰笑道：「自求多福的一類！」

丁玄道：「爲了覬覦密宗絕學，受了貪得之心的驅使，當年那件袈裟血案，尚還說得過去；現在，我問你，你昧心背叛淮揚帮，又是爲的什麼？」

上官杰道：「爲了更大的權勢，更多的享受。」

丁玄道：「你身爲淮揚帮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的總管事，要風有風，要雨有雨，帮中弟子敬你如神明，帮主待你如兄弟，難道你還嫌這份權勢不够大？日常的生活還不够奢侈？」

上官杰道：「你說的確是實情，但壞也就壞在徐老頭兒待我太好。」

丁玄道：「哦！」

上官杰道：「正如你所說，徐老頭兒確實對我如親兄弟一般，但也因爲如此，他將永遠不會攷慮到把女兒嫁給我。」

丁玄一怔道：「你——你竟懷有這種歪念頭？」

上官杰道：「爲什麼要說這是歪念頭？本座如今也不過三十剛出頭，以本座的人品地位，那一點配不上那個丫頭？」

丁玄長長吸了一口氣，停了片刻，才道：「你如今賣帮投敵，甚至不惜以那丫頭作爲謀害我的祭品，難道你以爲這種卑劣的手段，就可以達到你的目的？」

上官杰道：「只要除去了你小子，本

座什麼事情都能辦得成功。」

丁玄道：「你以爲那丫頭她會嫁給一個害得她家破人亡的男人？」

上官杰道：「只要封死了你小子這張咀巴，將沒有人會曉得本座在這齣戲裏所扮演的角色。」

丁玄道：「現在還未遲？」

上官杰道：「是的。」

丁玄道：「這麼一說，我今天豈不是死定了？」

上官杰道：「活路不多。」

丁玄道：「我記得你這句話好像已經說過不止一次。」

上官杰道：「這是最後一次。」

丁玄道：「你要我怎麼個死法？」

上官杰道：「你馬上就會知道！」

× × ×

丁玄果然馬上就發現他今天的生路的確不多。

若是說得更確切些，也許連半條都沒有。

× × ×

這是一座小三合院，三邊小鎭樓上，窗戶均已打開，窗口都站了人。

通往前院的兩道月牙門，也已被兩名悄然出現的彪形壯漢守住。

花壺老張說，昨夜院子裏一共歇下了五名客人，這個數字顯然不假。

而現在，這五名尋芳客，正以一種無懈可擊的角度，將他像一道密網似的包了起來。

從五名敵人手上，他至少已看到了四副神機奪魂弩，只有正面的神龍上官杰，好像沒有攜帶這種歹毒的暗器。

但是，誰都知道，上官杰方面，絕不是一道缺口。

永遠不會有人興起這種念頭。

丁玄也不會。

淮揚帮主徐宏武，用人惟才，如果是個稀鬆的角色，絕不會坐上該帮總管事的寶座。

所以，丁玄並沒有突圍的打算。

前兩次，他敢險中弄險，結果也都能僥倖成功，那全是沾了夜晚的光。

如今，朝陽初升，晨霧漸消，四具奪魂弩，均在三十步之內，只要他一有任何動作，無疑便難逃毒矢蝟集之厄。

他不是拚命來的，也不是送命來的，除非萬不得已，他絕不輕舉妄動。

他如今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想試探試探他是不是還有談幾句話的機會？

他扭身四下掃了一眼，微微點頭道：「唔，不錯，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果然不失爲梟雄之才。」

上官杰哈哈大笑道：「你小子這下總該服了吧？」

丁玄抬頭向小紅樓上道：「能勝則勝，不勝則和，是爲上智。如今，咳咳——咱們可不可以看在過去的交情上，談談條件？」

上官杰道：「什麼條件？」

丁玄道：「你老哥對密宗絕學不是很有興趣麼？」

上官杰道：「不錯。」

丁玄道：「如今這份興趣消失了沒有啊？」

上官杰道：「沒有。」

丁玄道：「那麼，咱們就來個交換如何？」

上官杰道：「很好，你說出眞經藏放地點，我派人前去提取，等眞經到了手，我再決定如何處置你。」

丁玄道：「這算什麼條件？」

上官杰道：「這聽起來的確不像條件，但你老弟已別無選擇。」

丁玄道：「這話怎講？」

上官杰道：「就爲了想得到那部眞經，我們已被你小子脫逃兩次，這種老套頭，應該結束了。」

他嘿了一聲，又道：「再說，若是眞有這樣一部眞經，待解決了你小子之後，我們遲早總會找到的，你小子最好別再拿它來當是餌。」

丁玄輕輕嘆了口氣道：「既然無事可談，無話可說，你們爲什麼還不動手？」

上官杰忽然陰陰一笑道：「本教有位殺手，過去在黑道上，有個混號叫『黑心諸葛』，他馬上就會趕來，他說他有個很妙的方法處置你小子，你小子等得及就等，如果實在等不及，我們當然也會提前成全你。」

丁玄聽了，心裏很不是滋味。

他聽說過黑心諸葛這個人。

黑道上如今流行的種種酷刑，差不多十之八九都是這位黑心諸葛發明的，其人心機之陰沉奸險，連四川唐家的人，都爲之畏懼三分。

但丁玄臉上還是現出了微笑。

他憑經驗知道，面對强敵，微笑往往是一種很有效的武器。

因爲微笑不僅能鎭定自己，還可以使敵人感到迷惑。

看到這種微笑，無論多精明的敵人，都難免要在心裏泛起疑問。

——是我說錯了話？還是這小子突然想到了什麼古怪的主意？

上官杰眼皮眨了幾下，果然忍不住問道：「你小子何事發笑？」

丁玄微笑道：「我笑我竟然忘了告訴你老哥一件事。」

上官杰道：「沒有關係，現在說出來還不遲。」

丁玄微笑道：「你是淮揚帮的總管事，你知不知道淮揚帮虎豹兩堂，共有多少名高手？」

上官杰詫異道：「當然知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丁玄輕咳了一聲，微笑道：「如果你老哥沒有忘記淮揚帮虎豹兩堂弟子的威力，我奉勸你老哥，最好還是帶着這四名殺手，儘快離開太平鎭。」

上官杰道：「爲什麼？」

丁玄笑笑道：「你應該懂得我說這話的意思。」

上官杰道：「你來此之前，已經跟徐老頭通了消息？」

丁玄笑道：「只要你不後悔，你儘可以當作耳邊風。」

上官杰道：「淮揚總舵離此不下百里之遙，你是怎麼聯絡的？」

丁玄笑道：「你該清楚最快的方法只有一種。」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苗疆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玉羅刹找到了梅姥姥和瑛姑，梅姥姥無心逃避玉羅刹，她覺得死在玉羅刹手中是情願的，但姥姥却要玉羅刹說明白爲何連瑛姑也要殺，到底對瑛姑有何怨仇？此時正好梅姥姥的師兄趕到，也在玉羅刹面前承認他是玉羅刹的殺父仇人，玉羅刹正想出手殺他，突然間，幾個人均中了人屠戶所施的毒氣，人屠戶趁此機會把瑛姑給擄走了……大和尚發現得早，沒中毒，梅姥姥求他幫忙救回瑛姑，大和尚立刻前去追尋，過後梅姥姥和鳳嬌也一起追尋瑛姑——

擄人赴郎岱　山荒遇漁僧

鳳嬌沒說，但梅姥姥豈會不明白，這姑娘聰明得很，當然想到她爹和那　呂的，身在險地。

黃昏時候，走在前面的鳳嬌，驀地一縮身，啊！霍的一聲，梅姥姥總算收住了勢子，道：「姑娘，你見到了甚麼？」

「人！有人！」鳳嬌說：「山坡上有人。」

梅姥姥道：「我們已翻過山來，這裏該已近洪江了，豈會沒人，若不是樵子，必是獵戶。」

鳳嬌道：「果然是個獵戶，姥姥，咱們會不會趕到人屠戶前頭來了。」

梅姥姥道：「這一個下午，我們就沒停一下脚步，雖在山裏，少說也走出五六十里地了，早年我也在山裏常常來去，若我估計得不錯，不出十里，咱們就可出山了，不過，你最好去問一聲，休要走了寃枉路。」

鳳嬌道：「太陽就落在那人身後，正是咱們的去路，啊，那人在轉身了，他背上扛着的，不是獐子就是小鹿，快走。」

翻過對面那山坡，才把那人追上了。那獵人聽得脚步聲，回過頭來，驚得瞪大了眼睛，自然不是怕，一個瞎眼的老婆婆，一個姑娘，他自不會怕，但在這只有樵子獵戶出沒的山中，突然出現在他身後，不由他不驚訝，何況還是個瞎了眼的老婆婆！

鳳嬌心急，道：「請問這位大哥，這條路可是去洪江的麼？」

打從那坡下起，已有路徑隱約可辨。那獵人道：「正是去洪江，喏，下坡再翻上那山坳，就能見到了，你們要去洪江，可得走快些，太陽已落山了，此去還有七八里路好走。」

鳳嬌道：「多謝大哥，姥姥，咱們走吧。」

她斜身錯過獵人身邊，拔脚就跑，那麼，她很快就能與她爹和呂苗子見面了。

人屠戶會不會走在她們前頭了？就算走在前頭，天沒黑，諒他也不敢動手，但她可得在天黑之前趕到，而且要尋到湘江一判的船。

兩人下坡又上山，把嚇得目瞪口呆的獵人留在坡上，一個瞎眼的婆子在山野中健步如飛，眞像飛一樣，怎不嚇煞了他。

兩人可不管他，翻過山坳，果然江水滔滔，澎湃奔流，沿河一片黑壓壓的房屋，鱗次櫛比，那洪江還眞不小，江邊停泊的船隻也能見到了。

但兩人雖然走得極快，到得江邊，夜幕已到在山嵎林中垂了下來，對岸的人家已現了點點燈火。

鳳嬌道：「姥姥，你在這槐樹下等我，我尋到那船，自來知會你。」

梅姥姥道：「小心，那湘江一判可不是好惹的，不過……你去吧。」

鳳嬌早跑下江邊去了，碼頭上泊的船隻，却不多，倒是木筏把上下流擠滿了，那些船上有的已掌了燈，忽然間，一隻無燈的船上，跳下一人來，而且直向鳳嬌奔來，叫道：「甘姑娘，你果然來了。」

啊！呂苗子！

「呂叔叔，是你呀！」鳳嬌撲到他身側，一把抱住了呂苗子的胳膊，急道：「我爹呢，你們沒事麼？」

鳳嬌又驚又喜，呂苗子當然沒事，但她爹呢？鳳嬌丟下呂苗子，不待他回答，已縱身上船。

忽然間，她楞住了，這船分明是她們從岳陽雇來的船，怎麼呂苗子倒在這船上？那麼，季公子和小寶呢？怎又不見？

呂苗子已跟了上來，啊呀！呂苗子嚇得魄散魂飛，半旋身，脚下一踉蹌，若不是鳳嬌一把抓住他，幾乎跌下江去了。

原來呂苗子尚未站定，只覺身後刮起一陣冷風，回頭，驀見身後跟着一個女殭屍，跟隨上了船，落在他身後。

鳳嬌道：「別怕，呂叔叔，這是梅姥姥。」

呂叔叔兀自往後退，啊喲，忘了身後是艙門，又幾乎跌落艙中，道：「她她，是人……還是……鬼！」

鳳嬌忍不住撲嗤一聲，這呂苗子既然沒事，必然她爹也沒事，既是在季公子和小寶的船上，不用說也都會合了。她放心了，也笑得出來了。

說道：「胡說，姥姥當然是人。」

果然是人，但梅姥姥那形象，可也眞怕人，瘦得皮包骨，眼睛只賸兩個深窩，花白的頭髮披散開來，天又黑下來了，驀然乍見，眞像鬼一樣，不，像更可怕的殭屍。

梅姥姥道：「這個人就是你的呂叔叔麼？」

是人，果然是人，鳳嬌連聲催問，不僅問她爹，也問季公子和小寶，但呂苗子那劇跳的心，仍未平靜下來，一時答不上來。

梅姥姥道：「進艙去吧，你們倒瞧不見，有多少人在望咱們。」

呂苗子才平靜了一點的心，又劇跳起來，誰說不是，兩面船上人都在望他們，他和鳳嬌直如不見，人家沒眼的倒見到了，眞邪門。

進入艙中，鳳嬌就蹬起脚來，道：「呂叔叔，你怎麼啦，是不是魂魄還沒歸竅，問你也不會答了。」

呂苗子愕然道：「我倒要問你，怎麼你爹沒跟你一齊來？他去尋你了啊，難道沒遇上？」

「甚麼？」鳳嬌愕然！

呂苗子道：「季公子和小寶把老鏢頭和我救了，把那船上人捉來一拷問，才知你在山那邊，你爹急了，就同季公子和小寶昨日一早就上了路，却又怕你會尋來，故爾留下我一人在船上等候着你。」

果然是季公子和小寶救出了兩人，梅姥姥忽然開了口，道：「姑娘，你記得天未亮時，我們聽得那脚步麼？是一行四人，必是他們了。」

鳳嬌道：「噯呀，那時我怎會想不到呢？」

姥姥道：「怎會想得到？却是我想到那來來去去的脚步聲，起初把那脚步聲聽成是兩個人了，後來該想到那是個不安份的孩兒的，必然就是你說的小寶了，那孩兒當眞頑皮，跑了一天山路，仍然蹦蹦跳跳。」

鳳嬌想到小寶，不禁打心裏樂起上來道：「姥姥，是了，那老花……不，桑大俠，必是半路上遇到了他們，就回了頭。總算我爹沒事了。却是還沒問你，呂叔叔，那季公子却怎知你和爹昏迷在艙底？」

呂苗子道：「季公子那會曉得，但却發現了湘江一判，敢情季公子暗中跟隨老鏢頭，早認識了那賊子，暗中一探，才知是在此等候人屠戶，既知那船是賊船，又都是罪惡滔大，死有餘辜的賊子，趁風高夜黑，那一船人盡數被季公子點了穴道，都被拋入江中。」

湘江一判武功可不等閒，這季公子豈不是高不可測？

呂苗子道：「季公子說，他把湘江一判擲入江心。最後賸下那梢公，跪下求饒，那梢公年紀大了，季公子幸是生了惻隱之心，也幸是恁地，才知老鏢頭和我昏迷在艙底，要不然，老鏢頭只怕早和我已隨船沉入江底了。那梢公只道季公子是爲救人而來，自動說了出來。」

鳳嬌長吸了一口氣，只聽梅姥姥長嘆了一聲，道：「這姓季的，也太狠了些，不怪瑛姑她……唉……」

姥姥搖搖頭，鳳嬌向前後一瞧，說：「那船家父子呢？怎生不見？」

呂苗子道：「季公子吩咐船家上岸去了，他是怕走後人屠戶有餘黨尋來，船家父子遭那賊子們的毒手，我可沒法兒，却是非在這裏等候不可，姑娘，你不知道，老鏢頭好不担心，盼望你會尋來，果然被我等着啦，却是這位……」

鳳嬌道：「這是姥姥，姥姥，你坐啊，你說，咱們是就住在船上，還是上岸落店。」

梅姥姥道：「那人屠戶的船，可還在麼？」

呂苗子道：「唗，相隔不過半箭之遙，泊在那面不是。季公子言道：人屠戶早晚要來，留下船隻，也就留下了那賊子們的踪跡，命我小心守候。」

梅姥姥道：「好好，那賊子早晚必來，怕他不到船上來。」

鳳嬌急道：「好，咱們安排牢籠擒猛虎。」

梅姥姥哼了一聲，說：「他也配，那

老狐狸。」

鳳嬌說：「姥姥，捉狐狸更好玩兒。呂叔叔，咱們可餓了，勞你去買些兒吃食的來，可要小心，碰上那老狐狸，可就不好玩啦。」

呂苗子一雙眼睛，直往梅姥姥身上瞄，也直搖頭。

鳳嬌道：「你不用瞪眼啦，姥姥本事大得很，人屠戶見到姥姥，就像老鼠見貓，姥姥就是來捉人屠戶的，快去啦，你沒聽到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呂苗子眞還是不信，可也不由他不信，先前嚇得他魄散魂飛，好半晌才歸竅，怎能不信，太陽才落山，還有滿江晚霞，眞不知這瞎婆子打那兒鑽出來的，眞像鬼怪一樣，陡然現出形來。

他可是從小把鳳嬌抱大的，這丫頭要是作弄他，使壞淘氣，她那眼珠兒必定先一轉，但她的眼珠兒可沒轉，說得正經。

呂苗子上岸去了，梅姥姥道：「咱們守在船上仍不行，那魔頭眞比老狐狸還狡獪，我猜，他一定要先知道船上沒事，岸上也沒人跟踪，才會落船，他豈不知天下武林全出動了，雪峯山那邊他碰到的已有不小了，豈會大意。」

鳳嬌道：「姥姥，那怎麼辦？」

梅姥姥道：「你祖母當年就是鬼精靈，咱們誰也不及她，不料你更勝她一籌，她爹娘在脚下的功夫上，都有驚人造詣，連玉羅刹也收你作徒兒，別以爲我瞧不見，我聽得出來，她一定傳了你一點脚下功夫。」

鳳嬌道：「師傅本是不讓我告人的，現下既然全知道了，我不怕告訴你，她教了我移形換位八步功夫。姥姥，可不是眞神妙，那日連小寶的爺爺，就是你叫他桑大俠的那個老化子他也抓不着我。」

梅姥姥道：「好極了，加上你這份聰明，只要小心些，那就不怕人屠戶了，你去，去到那路口等待，那老狐狸一來，你就快快回來。姑娘你要小心，你就是我的眼睛，我沒眼睛可不行了。」

鳳嬌匆匆去了，她是眞餓了，那洪江可沒模模賣，匆匆在河街上轉了轉，就是找不到携帶方便的食物，北方的饅頭鋪可遍街都有，沒法兒，買了點糕餅，她想知會呂苗子一聲，却不見人，只得趕快往來路跑去，因爲天已黑下來了，遠山已雲封，對岸也已霧鎖，河邊船上，已亮起了閃爍的燈火。鳳嬌不敢怠慢，連忙急急脚的一口氣跑到路口。

那洪江雖有城池，但山區小縣，夜幕未垂，路上已少行人，路口傍邊有個土坡，生着一叢叢灌木，鳳嬌鑽了進去，從那裏不但可望得遠，甚至可以望得到江邊。

那是三岔路口，東北面來的大路，和山裏來的小路，就在那坡下會合，背後還有一條，但誰會打背後來呢？人屠戶絕不會打東南面來，她瞪大了眼睛望着小路，天色怎生黑得那麼快，她伸長了頸子，兩三丈遠外，便已看不清楚了，是以連眼也不敢眨一下。

那人屠戶帶着瑛姑，分明是走在前頭的，現下倒落在她和梅姥姥後面了，但落在後面也不會很遠，按說該來了。

來了，竟是打她背後來了一人，不，是從灌木叢中鑽出一個人來，簡直就像從她背後長出來的，敢情那裏原已有伏在樹叢裏，倒是她鑽到人家面前來，那人森森的白牙發出閃光，是樂得張大了咀。

啊呀！鳳嬌身子一軟，倒了下去，那人也才壓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當眞得來全不費功夫，妞兒，你倒送到面前來，妙哇！妙極，哈哈。」

這是誰！鳳嬌驚恐又憤怒，但休說掙扎了，連動彈一下也不能，但灌木遮擋住了，她只能看到一個人的輪廓，那輪廓映在天幕上，特別清楚，就是看不出那人的臉來，驚怖憤怒之下，那人又啞着嗓門兒打哈哈，是以她一時也不能從那人的聲音辨出是誰來。

她明白，她是着了人家的道兒，被人家出其不意，點了穴道。

她明白得很，就是動彈不得，那人伸進手來了，但才被那人提了起來，就兜頭被甚麼東西裏着了，不像是口袋，是了，是一件長大衣衫裏着了她，她像端陽節裏粽子就是這麼裏的。她可成了個肉粽子，只覺兜頭連脚，都被人家嚴密地裏着了。

一定是被人扛了起來，可不是扛在肩上了，她感覺到那人的頭隨着起落，在她腰上磨擦，她清楚地感覺得出來，就是動彈不得，也出得聲。

走了多遠了？一定不會遠？這人的脚下快極了，隔着那包裹她衣衫，她也覺得耳畔風生，但只得兩盞茶的工夫，她驀覺身子淩空，撲通一聲，她被擲在地上，痛得鳳嬌眼前發黑。

本來天就黑了，又被罩頭裏着，如何不黑，但眼前冒出金星，倒感覺出黑來。

只聽那人道：「妞兒，你躺一會兒，你別怕，這破廟裏沒鬼怪，不過別睜開眼睛，我可不想嚇死你，你一睜開眼睛，青面獠牙的鬼可就來了，哈哈。」

哼！她才不信有鬼哩，原來這是一間破廟。其實她睜開眼沒用，她不是睜着眼，適才還能見到冒出來的金星，現下甚麼也看不到了。

那人走了兩步，怎麼又忽然回了頭，只聽那人道：「不行，要是有人進了廟，立即就會發現你，豈不是到了手的又成空。妞兒，你在這神案下躺着吧，我也得穿回衣衫來。」

她被人一抖，打了個翻滾，現在，沒東西裏着她了，但神案前面掛着破破爛爛的帷幔，從破洞中，她只能模糊看得出是個高大的男人，正在穿回衣衫，一邊穿衣衫，一面已向外走了，眼前一黑，那人走出門去了，原來他出門時擋住了亮光，一走出去，亮光又現了。

其實光是有，但一些兒也不亮，那不過是剛昇上東邊山頭的月光，打門口斜照進來，但已可看得清眼前的景象了。但也只能看得到大門。那一定是殿門，外面的草好長，看遠些，她看到了塌了一邊的廟門，倒下來的廟門反倒封閉了門口，但牆上有個大缺口。

她見到那人走出缺口去了，眞是見了鬼，鳳嬌在心裏切齒咬牙，因爲只能在心裏切無形之齒，咬無形之牙，因爲她除了眼珠兒能轉動外，連咀唇也不能動彈。

可不是鬼麼，原來是鬼影手，噯呀，她怎麼把這鬼影手竟忘得乾乾淨淨，那日這鬼影手和大和尚分手，原就是去找她的，自然一直在山前山後，那一日夜間發生的事故，這鬼必然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也瞧得明明白白，當今天下，論輕身功夫之高絕，無出其右。

鳳嬌暗中瞧得明白，大夥兒却沒發現他，自也不奇，既是爲她而來，自然也一直躡踪在她身後，想必也知道梅姥姥厲害，不是敵手，等到她獨個兒到那路口，這鬼才現出形來。

但這鬼怎倒放下她，却又走了，而且走得這般忽忽忙忙的。

鳳嬌憤怒又驚恐，她乾瞪眼，却動彈不得，這鬼要是一去兩三日不迴來，她也是有死無生，不餓渴而死，即使那時有人來解救她，她也活不了，一個人躺着三天不動彈，有命也成了廢人，也是生不如死的了。

她眞不怕這個鬼，鬼影手不過是爲了血劍，而今血劍可不在她身上，不得血劍，他就不會傷害她，因爲那麼一來，他永遠也得不到血劍了。

但這鬼却走了，爲甚麼竟不追問血劍，倒急忙忙走了？

那月亮爬上東邊山頭，更高，也更明亮了，連那殿門口，和那樑上垂落下來的蜘蛛網，她也可瞧得清清楚楚了，啊！呀！一陣寒氣從頭上傳到脚底，她驚怖得瞪大了眼睛，那心兒像要從口腔中跳出來！

是她發現暗角裏，有人也睜大眼睛望着她，是一個還伸着長長的舌頭！怕不有一尺多長！

鬼！這眞鬼！而且不是兩個，好多好多，這一面的暗角裏也有，噯呀！連兩邊殿側也有，眞是青面獠牙！

她眞是嚇了一大跳，若是跳得起來，那就好了，但總算看清楚了，原來是泥塑的鬼，即使明知是泥塑的，鳳嬌也不敢再瞧了，不過她可不閉上眼，皆因外面有了脚步聲，她聽得出，是兩個人的脚步聲，但時而又變成了一人的脚步聲，這是怎麼回事，再聽下去，仍然又是兩個人？

鬼呀！這番眞是鬼，一個活生生，能走路的鬼，而且是個女鬼，長長的頭髮直披到腰下，穿着寬大的衣衫，飄呀飄的，垂着兩臂，那兩臂和上身毫不動彈，只有兩條腿在移動。

殭屍！一定是個殭屍，那年頭死了的外鄉人，屍骨一時運不回原籍，必是停屍在廟裏，這不但是個廟，而且是個沒住持的破廟，不知停放了多少死屍，死屍就會變成殭屍。

鏢行裏的夥計走北闖南，足迹遍天下，雖然誰也沒見過殭屍，但各地都時有殭屍的傳說，閑來無事幹甚麼，少不免談狐說鬼，鳳嬌從小聽得多了，是以一見就知道那是殭屍，殭屍就是那麼走路。

她驚慌極了，殭屍走到院中來了，雖然背對着月亮，但也看得出那慘白的臉，她自是只見白，但驚怖加上了慘，偏是她閉上眼睛。女孩兒家胆再大也就只那麼多，鳳嬌幾乎暈了過去。

可是眞暈了過去？總之，她不知那殭屍是怎麼來到殿中的，若不是那慘白的臉在暗角裏也明顯地看出來，她幾乎發覺不出，若然她沒有再暈過去，也就是殭屍並不朝她走來，而是在那暗角裏，也正因在那暗角裏，反而更看不清了，除了那慘白的臉以外，看不出身子來。

殭屍竟會坐下，這倒沒聽說過，而且靠在泥鬼身上，是了，這必是一般城市都有的東獄廟，開封府也有一個東獄廟，她逛過好幾次，刀山油鍋，判官小鬼，眞怕人，逛一次，她總是怕上好幾天，那可是白天，現在是夜裏，還加上一個女殭屍。

忽聽外面响起了一聲哈哈，有人說：「大和尚，敢情是你，當眞是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相連，此間又得相見。」鬼影手！啊，那大和尚也來了，和尚不是追趕人屠戶麼，怎生他也跑到這裏來了？

總算有了人聲，鳳嬌深深吸了一口氣，和尚雖說是替姥姥辦事，但可是她師傅的仇人，那日又戲耍過他，不過，她可不怕和尚，他怎會知道她在神案中，倒巴不得和尚進殿來，鬼啊，可別殺死鬼影手，鬼影手要是死了，她也就沒命了，誰會知道她在這神案下面。

那大和尚陡然落到庭院中，院子裏草深可以沒脛，只有當中那石板砌的通道上，草才稀疏些。和尚就是……啊！鬼影手，敢情鬼影手沒走，從殿頂上飛躍而下，攔住了大和尚的來路。

和尚說：「阿彌陀佛，施主必是已先在此了，可見到人屠戶麼？」

「人屠戶！」鬼影手一怔，說道：「他也來了？在何處？」

鬼影手四下張望，顯然是怕人屠戶前來爭奪血劍，神色有些驚惶。

和尚道：「老衲追趕那賊子，適才在山上，剛發現他的踪跡，不料老衲追過那山溝，便失了那賊子的踪影，奇怪，這麼說，施主你沒見那賊子了。」

鬼影手道：「好賊子，他可來得眞快，却是大和尚你，你不是找玉羅刹麼？怎倒追趕人屠戶了，莫非你也……嘿，哈，俗語說得眞不錯，眼睛是黑的，銀子可是亮的。」

和尚說：「阿彌陀佛，施主以爲我也爲那萬兩賞金而來麼，施主你錯了，既知俗話說得好，施主豈不知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的俗話麼，老衲追趕人屠戶，乃是了心願而來，施主當眞沒見那賊子麼？」

啊！鳳嬌心想，這麼說，姥姥和這大和尚的一番言語，那鬼影手並未聽到了。哼，這鬼一定是怕羅刹，那晚必也是躲在遠處瞧着。

鬼影手道：「大和尚，你可眞是色空財也空了，不瞞你說，我也是剛剛才回來的呀！」

和尚說：「你……回來。」

鬼影手忙道：「我是說，剛剛才來，實是不見人，却是見到你進這廟來，還道大和尚你有所發現，那可見者有份。」

和尚道：「原來如此，老衲暫別。」

鬼影手道：「你要走麼，不送不送，大和尚，我忽然記起來了，適才我來時，似乎見到一條人影。」

和尚說：「當眞，在何處，不是兩條麼？」

「啊啊！」鬼影手說：「正是兩個……兩個人影，大和尚，只怕就是那賊子了

，你要追趕，可得趕快，我見那人影往洪江去了，不像是入城，那方向像是江邊，大和尚，我還告訴你，你聽說過湘江一判吧，他和人屠戶可是焦不離孟，那日我聽說湘江一判船泊洪江等候人屠戶。」

和尚說：「善哉，善哉，那就是了，多謝施主的指點。」

鳳嬌大叫，那額上的青筋也冒了出來，就是叫不出聲來，原來和尚追趕人屠戶來此，就無踪無影，也恍然大悟了。適才進殿來的，不是殭屍。噯呀，原來是瑛姑，先前本就聽出兩個人的脚步聲，那另一個必是人屠戶。

「瑛姑在這裏啊！」她大叫，在心裏大叫，和尚早打了個問訊，右袖一拂，已飄身越過那缺口去的，鬼影手趕去缺口處瞧了瞧，呵呵大笑，和尚上了他的當，怎會不樂得大笑，不料他一轉身，可就樂不起來了，啊啊，倏地退到牆脚。

人屠戶，鬼影手一轉，駭然他身後就站着人屠戶，啊，咦！

若是憑武功，鬼影手可不怕人屠戶，但誰不怕人屠戶這個魔頭，那一身劇毒，餵了劇毒的暗器不下十數種之多。

袖中藏着毒，更是再厲害不過，皆因暗器有形有聲，還能躲避，這魔頭一拂袖，若是站在上風頭，那毒就隨風擴開去，瞬息數丈方圓，而現在，人屠戶來到他身後，相距不過數尺，那衣袂又向着他飄飛，鬼影手如何不怕！

啊！咦！他笑不起來了，人屠戶倒一聲呵呵，說道：「不用再退了，你後面是牆，你現在是退無可退啦！」

可不是退無可退啦，但鬼影手仍然嚇了一大跳，因爲他的背脊撞到了牆上，而又全神貫注在人屠戶身上。

哼！鬼影手定了神，登時冷笑一聲，說道：「人屠戶，別以爲我怕了你，有種的，咱們憑手底下功夫見過高下，放毒暗算那不算好漢。」

人屠戶的細長眉兒一揚，說道：「出奇致勝，兵不厭詐。怎麼不算好漢！鬼影手，看來你的名兒得改一改啦，我到了你身後，你也發覺不出來，也配稱鬼影手麼，不過麼，你不用怕，我要殺你，若一伸手，你早沒命啦。我可不要殺你，你倒是說說，我爲何殺你？」

鬼影手又哼了一聲，道：「我不過全神貫注在那和尚身上，才一時大意，人屠戶，你知我爲何而來，你爲什麼到來這洪江，可也瞞不過我。」

人屠戶又一聲哈哈，說道：「鬼影手，我可不像你一般沒出息，你爲那血劍而來，好教你得知，萬兩黃金，可還不放在我人屠戶眼裏，我若要那血劍，早在十天半月前就已到手了，其實，早已無異到了我手中，難道你不知那身藏血劍的妞兒，早就落在我手上麼？」

鬼影手打了半聲哈哈，啊唷，他幾乎上了當，說出身藏血劍的妞兒現下已在他手中，是以即時醒悟，那哈哈也只打了半聲。

原來鬼影子眞還不知道鳳嬌曾落在人屠戶手中，他跟踪季方和小寶的船，一直到了洪江，才知上了當。

待他趕到山那邊，鳳嬌早已不在人屠戶身邊了。

鬼影手以爲人屠戶在替自己的臉上貼金，忍住那份得意，嘆口氣道：「罷了，罷罷，强龍不鬥地頭蛇，咱們看來都白忙一陣，恭喜你啦。」

人屠戶笑呵呵，說道：「咱們彼此彼此，我可也恭喜你啦，鬼影子，咱們是皆在歡喜。」

鬼影手心中一怔，難道鳳嬌落在他手中，被這人屠戶知道了。

人屠戶笑盈盈，又說道：「鬼影手，咱們是長話短說，別瞧咱們即有所得，皆大歡喜却只是眼前。」

鬼影手見人屠戶實無敵意，又話出有因，不自覺走前一步道：「這是怎說？」

人屠戶道：「你先放萬個心，我對你可不放在眼內，你不是早已擒住了那妞兒嗎？我更早知你把她藏在那神案下……」

才跨上一步的鬼影手，倏又退了回來，右手迅速抓住了劍柄。

人屠戶搖手道：「我不是教你放心麼？你只管放一萬個心，那妞兒便是你送給我，帶在身邊我也嫌累贅，但你要，我可沒法兒了，告訴你吧，我要的人，也在殿中，有道是分則力弱，你不是要把那妞兒送去苗疆，領那萬兩賞金麼？我可也要把擒住的人，帶去苗疆，你想想……不，你聽我說，別打岔，當心那和尚又回來。若然你獨個兒帶着那妞兒上路，嘿嘿，不是我瞧你不起，只怕過了沅江，那妞兒已被人家刦走了，不刦走，也被人家奪回去了。若是咱們連起手來呢？那自是合則力强，兩個人出主意，自比一人的主意更週全，就像適才吧……」

人屠戶皺眉又一擺手，道：「別打岔，我說完了，你再說不遲，此間實是不可久留，你難道沒想到，適才有事出去一會，可又不能把那妞兒帶在身邊，怎麼辦？是不是沒法兒，只有把她藏在那神案下，我不也發現了麼，若是我要刦走她，你豈不是落得一場空，早把她刦走得無影無踪了。」

鬼影子垂下了鬼手，當眞人家若要和他爭奪，倒還在這裏和他說話兒麼。

人屠戶又道：「若是咱連手呢，可就不同了，任誰有事離去一會，也有人留下來看守，遇敵也就不勢孤了，互相也有了照應。」

鬼影手却又狐疑起來，道：「人屠戶，咱們是明人面前不說假話，放着你那個焦不離孟的湘江一判在這裏，手下也帶着那麼多得力的嘍囉，怎倒找上我來？」

人屠戶驀地一揚面，目光頓現寒光，說道：「這難怪你要生疑了，你既知道湘江一判在此等候我，可見你也眞非浪得虛名，我也不瞞你，我與湘江一判原未約定在此接應，停船候我的，不料適才去尋找竟然失了踪，不僅他一個人，連手下也一個不見了，偏是船却仍泊在碼頭上，那駕船的乃是跟隨我多年的伙伴，手底下也有點功夫，我一瞧他獨自一人在舟中，一見他苦臉愁眉，就知出了事，那原是約定的暗號，示意近傍有强敵環伺，別說湘江一判生死未卜，既然對方有備，我更得快離開洪江。」

鬼影手啊了一聲，道：「湘江一判和你稱霸江南，他那判官筆上的功夫，非比等閒，難道也遭了毒手，」

人屠戶道：「我不是說生死未卜麼？却也可見敵人更加了得，你適才說得不假，要知除了他，還有四個我最得力的手下，武功便不及湘江一判，但相差也無幾，竟然也一道失了踪，可知敵方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人數衆多，我若前去問問，只怕我脫身不得，沒法兒，只有趕快離開洪江，越快越好，越遠也越好，要知我手上的人，也和你手上的人，也都是他們的人，明白了麼。」

鬼影手好不心驚，他豈不知爭奪血劍的，大有人在，而且若不是武功高强的，也不敢來插上一手，道：「但我問你，人屠戶，你先得告訴我，你手上的人是甚麼人，你眞……不是要和我爭奪血劍？」

人屠戶啞着嗓門兒，又打了個哈哈，說道：「我也不怕告訴你，你不過是要從那妞兒身上得到萬兩黃金，鬼影子，不瞞你說，我從我這個人身上，將來得到的，不是百倍，而是千倍萬倍，山那邊有個瞎了眼的婆子，你知道吧，她身邊有個長髮齊腰的女子，名叫瑛姑，便是那郞岱前土司之女……」

鬼影手啊了一聲，鳳嬌雖巳猜測，何如人屠戶親口說出來，敢情眞是瑛姑。

人屠戶道：「你現在明白啦，那就快走，事不宜遲。」

鬼影手道：「我倒是明白啦，只不過我帶着血劍走路，豈不更加便宜，爲何要這般費事，帶上那妞兒。」

人屠手又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道：「鬼影手，看來你的道行還差一些，你以爲帶着血劍，不用帶那妞兒在身邊就便當麼？我可不是嚇你，你一般兒也過不得洪江，湘江一判既然在這水面上出了事，不用說，人家對咱們是瞭如指掌，這條江面，豈有不在人家監視之下，但把那妞兒帶在身邊，他們可就投鼠忌器了，走罷，快去把兩人帶着，即刻上路。」

人屠戶續道：「若我計算得不錯，再遲些，那和尚就會回來了，想必你也清楚，憑咱們手底下的功夫，可不是和尚的敵手，別以爲和尚和那妞兒無關，要知差遣和尚的人，可與那妞兒大有關連，再說，你把那妞兒點了穴道，咱們可不能扛着她走路，我自有法兒，教對方便是碰上見到了，也不敢前來刦奪，快進去。」

鬼影手那還敢怠慢，當先進了殿，鳳嬌在這一陣工夫，見得清楚，聽也聽得清清楚楚，她不怕了，只是恨，她知道那個像殭屍一樣的女人，就是瑛姑，她即會就要像瑛姑一樣，就會也像個殭屍，不，是眞合了一句罵人的話兒，成了行屍走肉，任由這兩個賊子支配。

該死的鬼影手，抓住她的脚，把她從神案下拖了出來，人屠戶哈哈一笑，說：「乖女兒，你又回到我身邊來啦，別怕，若不是你那日從我身邊逃走，我怎生會得到這位苗家公主，死在我人屠戶手中的人，沒一千也有八百，但你放心，我不會殺你，等事完後，我仍然還你一個活潑潑，嬌滴滴的姑娘。」

他把甚麼東西放在鳳嬌鼻端？那自是甚麼毒藥，但毒藥竟有香氣，啊，那香氣入鼻，鳳嬌頓覺頭腦昏昏，在她尙有幾分明白之前，她還知道人屠戶塞了甚麼在她的髮髻裏。

不，她始終有些明白，却又不是眞明白，不懼，也不惱恨了，在迷糊中，仍然看得清楚，認得人屠戶，認得鬼影手，還有瑛姑。

人屠戶得意地一笑，說道：「你看見了麼，她可又成爲聽聽話話的乖女兒啦，快把她的穴道解開，鬼影手，眞不料你的點穴功另有一手，我瞧，你不是點她一處穴道吧？」

鬼影手也得意地一笑，說：「穴道人人會點，各有巧妙不同，嘿嘿，是我點的穴道，誰也不能解得開，人屠戶，這可是眞實功夫，你瞧見了也沒用。」

說着，在鳳嬌身上連點帶拍，鳳嬌兩腿一伸，翻身坐了起來。

人屠戶說：「別担心，現在她是我最聽話的乖女　啦，走吧，趁早離開此地，只怕那和尚就會回來。」

「邪門！」鬼影手見鳳嬌在人屠戶說一聲走，立即站了起來，往外就走，啊喲，那泥鬼脚下長出了一條黑影，披頭散髮，鬼影手還眞嚇了一跳，但立即知道那就是人屠戶說的苗家公主了，也才知道人屠戶沒騙他，人家是要人，不要血劍，倒完全放了心。

人屠戶說：「鬼影手，你打前頭走，我[illegible]她們跟在身後，她們就會一步也不離開你，我來斷後，你記住了，別回頭，我是說，你要是發現我沒跟來，那就是發現了追來的人，我去把人引開去了，我自會隨後追上你們，上流頭離此有十里地，那裏有個淺灘，可涉水而過。」

鬼影手道：「人屠戶，別以爲你在三湘土生土長，這　方只怕我比你還要熟悉，往上走，江面就窄了，水也淺了，清水江在這裏和洪江會合，舟楫也通到這裏爲止，上游只行得木筏。」

「人屠戶道：「好極了，走。」

鬼影手在前眞是頭也不回，快步走了下去，先還担心身後的苗家公主和小妞跟不上，那料他快，兩人也跟得快，他慢下來，兩人也把脚步放慢了，他不用回頭，只是微一錯身，便把身後瞧得清楚，只見人屠戶落後在三數　外，不時竄到高處眺望，倏忽又不見人影，離了洪江，那江岸更荒凉了，草深幾與腰齊。

鬼影手只道眞有人追來，帶着兩人，走得更快，敢情竟是人屠戶，不知他怎倒走在前頭了。

人屠戶說：「好好，鬼影手，咱們兩人連手，可眞是天衣無縫，現下過了江，這一面我已搜查過了，連半個人影也沒有。嘿嘿，哈哈，咱們早已入了苗疆，讓他們在這洪江慢慢兒搜查尋找吧，走。」

走了，迷迷糊糊的鳳嬌，跟隨着瑛姑，瑛姑跟隨着鬼影手，人屠戶仍然斷後，走了多少天，迷迷糊糊的鳳嬌只分辨得出天亮天黑，多少次天亮天又黑了，她不知道，她認得瑛姑，瑛姑顯然也認得她，但就是脚下不由自主，說認識，却又像僅是似曾相識，也會想，但剛剛想起甚麼來，却又亂了，立即又迷糊起來，也會飲食，却只是飯來張口，見了床，倒頭就睡，明

知人屠戶不是好人，偏是就不由自主，偏會聽他的話。

是十天，還是半月了，倒有一大半的日子，行走在荒山野嶺之中，這天走到日落的時候，就見不到一戶人家，人屠戶說：「咱們歇了吧，這小溪邊最好，草也不高。」

鬼影手道：「咱們還要多久才到鄖岱？這苗疆你必然熟悉，不瞞你說，北邊我只到過婁山關，連烏江渡也沒到過，西面這條道更是未曾踏入一步的。」

只見那瑛姑渾身一震，鳳嬌眸子也發出一道閃光，那人屠戶道：「這就快啦，哈哈，鬼影子，我可要恭喜你了，明兒要恭喜你了，明兒你就有萬兩黃金到手。」

鬼影手道：「人屠戶，說眞話，初時我眞還信不過你，現下我才知道。你眞是不在乎血劍？既然明兒就到鄖岱，這妞兒也用她不着了，不如我取了血劍，不用再帶着她一道兒走了，就把她棄在這荒山中，也不殺她，任她自生自滅豈不好麼？」

人屠戶哈哈笑道：「鬼影手，你眞是個死心眼兒，咱們一刻未到鄖岱，仍不能說安全無事。血劍在這妞兒身上，和在你手中，有何差別，我可是爲你着想。」

鬼影手道：「我明白，你不說，我也明白得很，你是說血劍一取到手中，我就成了衆矢之的。」

人屠戶道：「既然你明白了，這不是很好麼，你想想，那日咱們打洪江溜走了，雖說這麼多日子，並未被人追踪趕來，但你怎會想不到，人家必然已趕到前頭，早在鄖岱等候咱們了。」

鬼影手道：「你這是怎麼說的，你怎會知道。」

人屠戶道：「我問你，咱們刦持這兩人，爲了甚麼，你不是去鄖岱領取那萬兩黃金麼，我把這鄖岱公主刦持了來，當然也是要來鄖岱，人家尋找不到咱們，當然咱們的去向，這些日子，咱們乃是行走荒山野嶺，避開大道，何況又帶着這兩個女人走路，自然快不了，經過了這麼多日，人家不早已趕到鄖岱了麼。

鬼影手道：「你慮得雖是，但血劍到了手中，我以爲較安全，你想想，一旦眞碰了頭，那時顧得對敵，如何還能顧得取血劍，豈不是人劍兩空，人若救去，劍也沒了，我看還是……」

說着，鬼影手已站了起來，但才向鳳嬌走得一步，人屠戶已大大打了個哈哈。

鬼影手一怔停步道：「你笑甚麼？」

人屠戶道：「我笑你怎生見事恁地不明，若是碰上了這妞兒的人，你自信是人家的敵手麼，強煞你也只是一個人，這妞兒已拜玉羅刹爲師，你又不是不知道，還有一個龍江釣叟，別以爲你鬼影手輕功蓋世，那老兒容你跑出半里地去，他一拋釣竿，也能把你擒得回來，你又不是不知終南三惡是怎麼死的，但你若把刀架在這妞兒的頸子上呢？」

鬼影手道：「那又如何？」

人屠戶咳了一聲，說：「你這人，人家說鬼聰明，看來你這個鬼一點也不聰明，你想：那時誰敢近你的身，你用刀架在這妞兒的頸子上了，自是在這妞兒身後，你那時伸手一抓，血劍豈不就到了手中，他們那時顧得救人，誰還管甚麼血劍，譬如說，山裏何處沒崖，你退到崖邊，把這妞兒推落下崖，你當然也跟隨而下，憑你的輕身功夫，再陡的懸岩，你也不怕，你發揮你的絕世輕功，那時你也才能施展你之所長，你想想，那時你……」

鬼影手一拍大腿，說：「好主意，虧你想得到，那時際，他們的人只顧救人要緊，我却已去把萬兩賞金領到手了。」

人屠戶道：「總算你明白過來了，要不然，帶着她走這迢迢長途幹麼，這就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對敵不發揮自己之所長，必然受制於人，嘿，鬼影手，我人屠戶不是吹牛，勝是勝在出奇致勝。」

鬼影手道：「不怪你稱霸三湘多年，誰也不敢招惹你了。」

隨取出乾糧來，給了瑛姑和鳳嬌每人一塊，自去和人屠戶在溪邊坐地，把人屠戶恭維得心花怒放，那夜幕也就在人屠戶的呵呵笑聲中，垂了下來。

天色黑了下來，鳳嬌的眼睛可漸漸亮了起來，經過了這些日子，那人屠戶的藥力似乎漸漸失了效，忽覺瑛姑的手肘碰了她一下。耳邊有了聲音，是瑛姑在她耳邊說道：「別出聲，也別動。」

鳳嬌打了個冷顫，陡然間，她清晰地看見了映在天幕上的樹梢，瑛姑那一聲低得不能再低的低語，宛若晴天霹靂一般，她更清醒了。

瑛姑又悄悄和在她耳邊說道：「試試看，運氣，氣行周天，能不能……慢慢地，緩緩地……別動，裝做仍然迷糊。」原來瑛姑功力已極深厚，雖是人屠戶每日晨早就要給兩人嗅一種毒氣，但塞在兩人髮裏的藥餅，即漸漸失了效，人屠戶雖然知道毒性，可從來沒把一個人昏迷得半月以上，是以忽略了那藥餅是藏在兩人髮中，而兩人又日夜行走在高山峻嶺之中，那山間的風有多勁疾，加上夜晚露宿的時候多，山風日吹夜吹，那藥力也耗散得快，半月下來，幾乎已失了效力，瑛姑本來功力已極深厚，漸漸心下明白過來，便也漸漸生出抵抗之力，那浮散的眞氣也漸漸能凝於丹田，功力也漸漸回復了。

但瑛姑功力雖然漸復，奈何每日仍吸入人屠戶的毒氣，是以也只得午後近晚，那神智才最清醒，臂與腿仍然軟弱無力，加上還有一個鳳嬌，她豈能不救，是以這幾日來，清醒時候也假裝迷糊，生怕被這兩個賊子發覺了，否則她功力未復，那是這兩個當今高手之敵。

這日，她一早趁人屠戶不覺，把鳳嬌頭上的藥餅取出掉了，有了一日功夫，鳳嬌到了傍晚，也就漸漸清醒了，瑛姑一直留心鳳嬌的眼神，一見她眼中有了神，天黑下來，鳳嬌的眼睛倒亮了起來，就知道是時候了，若然兩個賊子知道她已清醒，那還了得。

鳳嬌清醒了，只是軟弱無力，這幾日來，那思想已漸漸能集中了，雖不似瑛姑一般，自身產生抵抗之力來，但隨着那藥逐漸減弱，她已能逐漸集中在一個問題上想了，認得出兩個賊子是大壞人，竟然從瑛姑想到了梅姥姥。

鳳嬌完全清醒了，瑛姑那一聲耳語，眞似晴天霹靂，瑛姑趕緊挨近了些。人屠

戶被鬼影手又讚又感激，大是得意，正在大打哈哈。

那天色也更黑了，只有樹梢映在天幕上，才能看得清楚，溪在山谷底處，夜晚豈無霧生，霧令黑夜也更朦朧了。

「別出聲，別動彈。」瑛姑又在她耳邊說。

鳳嬌只是輕輕地在瑛姑臉上擦了擦。瑛姑說：「調勻呼吸，緩緩地，閉上眼睛，像睡熟了一樣，跑了一天山路，自然倦極啦，睡啊，馬上閉上眼睛。」

鳳嬌的眼皮像有千斤重，緩緩閉上了，瑛姑像有催眠法術一般，眞睡着了。她眼望着兩個賊子，輕悄悄地，替鳳嬌緩緩地推拿，替鳳嬌活脈舒筋，她自己也借此運氣行功，要知不發動則已，一旦被兩個賊子發覺她們已清醒了來，那可就是一場生死的搏鬥，就算她能够脫得了身，但鳳嬌又如何呢？

天亮以前，一定要助鳳嬌恢復體力，否則天一亮，人屠戶又會給她們嗅那藥瓶兒，那時又會神智不清了。

人屠戶又在說了，道：「你明白啦，那就快快睡一覺養精蓄銳，明兒我指點你去鄖岱的路徑，咱們就得分手了。」

「分手！」鬼影手愕然說。

人屠戶道：「不分手，難道我要去分你的萬兩黃金不成。鬼影手，你怎生這麼沒計較，到時，你抱人，喏，就是那妞兒，交給了他，也就是把血劍也交給了他，他把這妞兒怎麼處置，與你就沒關連了，若是他把這妞兒殺了，豈不是更好麼？」

鬼影手又拍了一下大腿，叫道：「好主意，那時際，與這妞兒有關連的人，必要找那鄖岱土司算帳，妙極妙極，怎生我竟會想不到，把禍嫁給鄖岱土司，鄖岱也就大亂，當眞越亂越好，那時誰也不會注意咱們了。」

人屠戶道：「那時啊，你就袋着那萬兩黃金，一路無阻，回去自在逍遙，哈哈哈。」

鬼影手說：「嘿！我眞蠢，人屠戶，我可服了你啦，妙極妙極。」

鬼影手喜歡得昏了頭，倒是遠遠在石堆後的瑛姑，反倒看出了人屠戶面上陰冷冷的邪笑。不由心中一動，忙悄悄摸索着，取出鳳嬌背上的血劍來。她可不能讓神器落入這些賊子的手中，哼，她原不要當甚麼土司，不料她那堂兄倒與這些賊子們勾結，反倒要害她性命，當眞狠子野心，太以惡毒了，而這人屠戶顯然又更惡毒，分明也懷着更惡毒的陰謀詭計……啊……

瑛姑取出血劍，那是用一塊布包裹着的長不逾尺的細長之物，可不像血劍啊？而且入手極輕，那像是鋼鐵之物。

天色更黑了，谷底溪邊，雖不比樹中更黑暗，但也只能在那兩個人仰面時，才看得出面上的表情，這還是瑛姑功力深厚，且功力已復，這一陣工夫就沒見兩人回過一下頭，這麼多天來都沒事故，對兩人自是大大鬆懈了。

瑛姑側着身子，忙把那布包解了開來，啊！那是甚麼血劍，不過是一截樹枝，和那半截血劍一般長短。

瑛姑端的吃了一驚！難道血劍已到了這兩個賊子手中？

不可能啊？人屠戶明着是爭奪血劍而來，其實不在劍，而在人，她旁聽者清，適才兩個賊子的談話，她聽得明明白白，人屠戶不但要她這個人，而且要身有血劍的鳳嬌，因爲鳳嬌身有血劍，才能加以利用，否則何苦帶着她長途跋涉，是則又豈能容鬼影手把血劍盜去。

想想看：鬼影手若把血劍取到手中了，怕不早走了，早到了鄖岱。

瑛姑忙不迭把那樹枝包好，仍替鳳嬌繫在背上衣底。

鳳嬌睡着了，睡得又香又甜，她是可以把鳳嬌弄醒的，但鳳嬌的功夫太淺，可不能喉中發聲，若被兩個賊子發覺了，那還了得。

瑛姑只得忍住了，那眉頭也緊緊皺了起來，若然血劍有失，鳳嬌便是醒來功力回復了些，可也不能走了，血劍無論如何不容落到她那狠子野心的堂兄弟手中，一旦他有了血劍，那時他再不用收買人心了，不知會怎麼荼毒苗民。

兩個賊子在溪邊像是睡了，都已躺了下去，躺下來的兩個賊子，分開來相距約有一丈遠，而且面對着面，顯然都在裝睡，暗中都在監視着對方，必要好久好久才會眞入睡。

夜，靜了下來，瑛姑也再不敢動彈。

忽然間，人屠戶倏地坐起身來，不料鬼影手也一躍而起，打了個呵欠，道：「奇怪，今晚總是睡不着，原來你也……」

人屠戶哼了一聲，低聲道：「你要不是心中有鬼，可就睡着了。鬼影手，你尾巴一翹，我就知你要撒尿，你心下在想甚麼，豈會瞞得了我，別……出聲，聽！」

聽！聽甚麼？

瑛姑也凝神而聽，啊！脚步聲，不過相隔得極遠，少說也在半里地外，好個人屠戶，以往只知他一身是劇毒，敢情內功也極精湛，那鬼影手就顯有不如，人家提醒了他，好半晌他才能聽得出來。

有人！荒山深夜，竟然也有人來了！

兩人對望了一眼，瑛姑心頭也是一緊，苗疆山中，多毒蛇猛獸，任誰也不敢在山中夜行，除非……

瑛姑本是躺在草地上，忙把耳朵貼着地面，不，不是梅姥姥，若然是她，最先入耳的該當是她那篤篤的杖聲。

想到梅姥姥——這半個多月來，瑛姑還是第一次想梅姥姥，她怎麼了？一個瞎了眼的老婆婆，武功再高，也是廢人一樣，在那山中仍是寸步難行。

那脚步聲來得近了，一個人，奇怪，脚步斷斷續續，但每次再入耳，却已近了許多，分明是騰躍而來。果然不出所料，是個武功高强的人。

不料就在那瞬間，溪邊已不見了人屠戶和鬼影手，瑛姑可就不敢大意了，鳳嬌鼻息喘喘，仍然熟睡未醒，這倒好，兩個賊子不見了，必是聽出來人是向這谷底而來，亦已知道是個高手，豈會想不到是爲瑛姑與鳳嬌而來的，不然也是爲血劍而來，是以即忙隱了身形。

瑛姑再又打量了那溪邊一眼。適才兩人躺臥之處，只不過是一塊小小的草地。溪對面古樹參天，幾乎蔭蔽到這面的草地上來。而溪這面之所以沒有高大的樹木，

乃是因爲崖下遍佈亂石，越近崖脚，亂石堆也越大越多，兩個賊子不見了，必是躲在亂石堆中，說不定就在她們身側。

一定是躲在她們身側，瑛姑和鳳嬌原就是躺在一塊大石和一堆亂石之間，只有一塊不逾一丈的草地上，可不能被兩個賊子發覺她清醒了。

瑛姑把眼睛瞇成了一條縫，再不用把耳朵貼着地面了，因爲溪邊忽然出現了一個人影，從那人的滿頭白髮，和微見傴僂的背看來，來人是個七老八十的老頭兒，只見他來到溪邊，向那剛爬上山頭的月亮望了望，自言自語地說：「月亮爬上來了，是時候了。」

敢情這老頭兒帶着釣竿，是來夜釣的，瑛姑毫不以爲奇，在苗疆中，她從小就見了，但中原一帶，可沒見過有夜釣的。

那白髮蒼蒼的老頭兒，垂下了釣絲，瑛姑心頭一緊，因爲有話聲入耳。眞似在耳邊一般，原來是傳自身側的石堆後。

是鬼影手，說道：「眞該死，怎麼半夜三更，跑來了這麼個老兒，倒駭了我一跳。」

人屠戶的聲音打了個哈哈，說道：「駭了你一跳？那也未免太胆小了。」

兩人的聲音近在瑛姑耳邊，相距那老頭兒不下五六丈，那老頭兒自不會聽到，瑛姑却聽得清楚，其實這兩人來到身側，原該在意料之中，她和鳳嬌被這兩個賊子所擄，突然間有人來了，想想荒山深夜，會有誰來？要不是無關闖來的苗人，必就是追踪而來的敵人，兩人豈會不趕緊守候着他們的俘虜。

鬼影手說：「哼！這左近分明沒人烟，怎會半夜闖來了這老兒，這倒好，他倒垂起釣來……」

人屠戶道：「你做甚麼？」

瑛姑聽到有衣服擦磨着石頭的音响，顯然是鬼影手站起身來，却被人屠戶抓住了。

鬼影手道：「做甚麼？他在這裏，咱們還能睡覺麼？不能睡覺，怎能養精蓄銳呢。」

人屠戶道：「別胡鬧，你以爲把這老兒殺了，你就能睡得安穩麼？你怎不想想，也許這老兒還有同伴，隨後就來呢？要不，他的兒孫到時候，半夜，或天明來接他回去，發現他在這裏被殺那還了得。」

鬼影手道：「怎生了不得？」

人屠戶道：「唉！人家說鬼聰明，你這鬼偏這麼蠢，這老兒闖來夜釣，顯然這一帶非如我們所料，非是無人烟的荒山，這裏距郞岱原巳近了，必然比我們料想的更近，要知我來去都是走的大路，這番我不過只以方位來辨別。好了，你把這老兒殺了，被人家發覺了，那時這一帶的苗人豈不是鬧得個天翻地覆，尋來搜山，那時你能殺得了許多？我問你，你到底是爲何而來，你還要不要那萬兩黃金？」

鬼影手道：「這這……」

人屠戶道：「不用這個那個了，睡覺吧，他垂他的釣，咱們睡咱們的覺，苗疆的荒山野嶺，毒物最多，蜈蚣有尺多兩尺長，你見過沒有？那毒蠍比拳頭還要大，毒蛇更多，是以便是苗人，夜間也只能在空曠之處行走，這裏亂石成堆，他絕不敢過來，反倒替咱們守了夜，再有人來，只要他一出聲，咱們立即就會知道了，豈不好麼。」

鬼影手道：「但是……但是……你不怕蜈蚣蠍子？」

當眞是一朝經蛇咬，十載怕井繩。那日他上了玉羅刹的當，提起蠍子，就怕在心中。

人屠戶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道：「你把我當作甚麼人？來時你沒見我繞着這亂石堆轉了一轉麼？任他再毒的蛇蠍，便是丈長的蜈蚣，也不能進入咱們三丈之內，你放心好好的去睡大覺吧。」

鬼影手說：「啊，當眞我忘了……」

突然住口，原來遠處又有了脚步聲，而且是健步而來的聲响。

鬼影手咦了一聲，說：「是他……」

人屠戶的話聲低得不能再低了，說：「住口！別出聲！」

是那和尚，如飛而來，落在那老頭兒身邊，那和尚的功力何等精湛，竟然脚才落地，就抹汗。但一見那老頭兒，却連忙啊了一聲，登時矮下半個頭去。

不，和尚不過是失望，不是怕了那老兒，那釣魚的老兒却不聞也不見，全神貫注在釣竿上。

「喂！」和尚說：「老兒，你見到兩男兩女的一行四人麼？」

那老兒顯然是個聾子，連頭也不回，仍然全神貫注在釣竿上。

和尚的聲音提高了，說：「老兒，我問你，你見到一行四人麼？」

只聽鬼影手說：「小心，人屠戶，這和尚是找你晦氣來的，往日他開口阿彌陀佛，閉口善哉，若不是激怒也氣壞了，豈會開口老兒，閉口老兒。」

人屠戶啞聲一笑，說道：「這是不怪他要惱的，鬼影手，我是怕早對你說了，你會害怕，前日這和尚巳差點追上咱們了，幸是我發覺得早，和他捉了一日迷藏，引他在那山裏兜轉了大半天，才能脫身，不料……這和尚端的厲害，不料又被他追了來。不過……哈……你瞧。先前你要把那老頭兒殺了，可糟透了。」

溪邊那老頭兒這時像是聽到了，但側過頭，以手拊耳，似乎是要那和尚說得再大聲些，敢情老頭兒眞是聾子。

和尚大聲說：「有兩男兩女一行四人，你見到沒有？打東邊來，往西邊去的，是向郞岱方向去的。」

「郞岱？」那老頭兒向西指了指，說：「過了山，出山口十來里地，就是郞岱啦。」

和尚急得蹬脚，說：「我不是問路，我就是從郞岱來的，我是問你見沒見過一行四人？啊！你你……」

那和尚倏地退了一步，怎麼回事？不但瑛姑詫異，那人屠戶與鬼影手也同是一怔！和尚像是認識這老頭兒，非但認識，且像有些懼怕他。

那老者像擺了擺手，和尚登時呆若木鷄，隨緩緩地轉起頭來，向四下裏瞧，老頭兒的目光又落到釣竿上，山中又回復了岑靜，和尚顯然焦急又迷惑，道：「原來……原來是……你也到了苗疆。」

——未完——